

## 列传第八十五

卢杞 子元辅 白志贞 裴延龄 韦渠牟 李齐运 李实 韦执谊  
王叔文 王伾附 程异 皇甫拊 弟镛

卢杞，字子良，故相怀慎之孙。父奕，天宝末为东台御史中丞；洛城为安禄山所陷，奕守司而遇害。杞以门廕，解褐清道率府兵曹。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辟为掌书记、试大理评事、监察御史，以病免。入补鸿胪丞，迁殿中侍御史、膳部员外郎，出为忠州刺史。至荆南，谒节度使卫伯玉，伯玉不悦。杞移病归京师，历刑部员外郎、金部吏部二郎中。

杞貌陋而色如蓝，人皆鬼视之。不耻恶衣粝食，人以为能嗣怀慎之清节，亦未识其心。颇有口辩。出为虢州刺史。建中初，征为御史中丞。时尚父子仪病，百官造问，皆不屏姬侍。及闻杞至，子仪悉令屏去，独隐几以待之。杞去，家人问其故，子仪曰“杞形陋而心险，左右见之必笑。若此人得权，即吾族无类矣。”及居纠弹顾问之地，论奏称旨，迁御史大夫。旬日，为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既居相位，忌能妒贤，迎吠阴害，小不附者，必致之于死，将起势立威，以久其权。杨炎以杞陋貌无识，同处台司，心甚不悦，为杞所谮，逐于崖州。德宗幸奉天，崔宁流涕论时事，杞闻恶之，谮于德宗，言宁与硃泚盟誓，故至迟回，宁遂见杀。恶颜真卿之直言，令奉使李希烈，竟歿于贼。初，京兆尹严郢与杨炎有隙，杞乃擢郢为御史大夫以倾炎；炎既歿死，心又恶郢，图欲去之。宰相张镒忠

正有才，上所委信，杞颇恶之。会硃滔、硃泚弟兄不睦，有泚判官蔡廷玉者离间滔，滔论奏，请杀之。廷玉既贬，殿中侍御史郑詹遣吏监送，廷玉投水而卒。杞因奏曰：“恐硃泚疑为诏旨，请三司按鞠詹；又御史所为，禀大夫命，并令按郢。”詹与张镒善，每伺杞昼眠，辄诣镒，杞知之。他日，杞假寝佯熟，伺詹果来，方与镒语，杞遽至镒阁中，詹趋避杞，杞遽言密事，镒曰：“殿中郑侍御在此。”杞佯愕曰：“向者所言，非他人所宜闻。”时三司使方按詹、郢，狱未具而奏杀詹，贬郢为驩州刺史。镒寻罢相，出镇凤翔。其阴祸贼物如此。李揆旧德，虑德宗复用，乃遣使西蕃，天下无不扼腕痛愤，然无敢言者。户部侍郎、判度支杜佑，甚承恩顾，为杞媒孽，贬饶州刺史。

初，上即位，擢崔祐甫为相，颇用道德宽大，以弘上意，故建中初政声蔼然，海内想望贞观之理；及杞为相，讽上以刑名整齐天下。初，李希烈请讨梁崇义，崇义诛而希烈叛，尽据淮右、襄、邓之郡邑。恆州李宝臣死，其子惟岳邀节钺，遂与田悦缔结以抗王师，由是河北、河南连兵不息。度支使杜佑计诸道用军月费一百余万贯，京师帑廩不支数月；且得五百万贯，可支半岁，则用兵济矣。杞乃以户部侍郎赵赞判度支，赞亦无计可施，乃与其党太常博士韦都宾等谋行括率，以为泉货所聚，在于富商，钱出万贯者，留万贯为业，有余，官借以给军，冀得五百万贯。上许之，约以罢兵后以公钱还。敕即下，京兆少尹韦禎督责颇峻，长安尉薛萃荷校乘车，搜人财货，意其不实，即行榜箠，人不胜冤痛，或有自缢而死者，京师嚣然如被贼盗。都计富户田宅奴婢等估，才及八十八万贯。又以僦柜纳质积钱货贮粟麦等，一切借四分之一，封其柜窖，长安为之罢市，百姓相率千万众邀宰相于道诉之。杞初虽慰谕，后无以遏，即疾驱而归。计僦质与借商，才二百万贯。德宗知下民流怨，诏皆

罢之，然宿师在野，日须供馈。

明年六月，赵赞又请税间架、算除陌。凡屋两架为一间，分为三等：上等每间二千，中等一千，下等五百。所由吏秉笔执筹，入人第舍而计之。凡没一间，杖六十，告者赏钱五十贯文。除陌法，天下公私给与贸易，率一贯旧算二十，益加算为五十，给与物或两换者，约钱为率算之。市主人牙子各给印纸，人有买卖，随自署记，翌日合算之。有自贸易不用市牙子者，验其私簿，投状自其有私簿投状。其有隐钱百，没入；二千，杖六十；告者赏钱十千，出于其家。法既行，主人市牙得专其柄，率多隐盗，公家所入，百不得半，怨讟之声，嚣然满于天下。及十月，泾师犯阙，乱兵呼于市曰：“不夺汝商户僦质矣！不税汝间架除陌矣！”是时人心悉怨，泾师乘间谋乱，奉天之奔播，职杞之由。故天下无贤不肖，视杞如仇。

德宗在奉天，为硃泚攻围，李怀光自魏县赴难。或谓王翊、赵赞曰：“怀光累叹愤，以为宰相谋议乖方，度支赋敛烦重，京尹刻薄军粮，乘舆播迁，三臣之罪也。今怀光勋业崇重，圣上必开襟布诚，询问得失，使其言入，岂不殆哉！”翊、赞白于杞，杞大骇惧，从容奏曰：“怀光勋业，宗社是赖。臣闻贼徒破胆，皆无守心。若因其兵威，可以一举破贼；今若许其朝覲，则必赐宴，赐宴则留连，使贼得京城，则从容完备，恐难图之。不如使怀光乘胜进收京城，破竹之势，不可失也。”帝然之，乃诏怀光率众屯便桥，克期齐进。怀光大怒，遂谋异志，德宗方悟为杞所构。物议喧腾，归咎于杞，乃贬为新州司马，白志贞恩州司马，赵赞为播州司马。

遇赦，移吉州长史。在贬所谓人曰：“吾必再入用。”是日，上果用杞为饶州刺史。给事中袁高宿直，当草杞制，遂执以谒宰相卢翰、刘从一曰：“杞作相三年，矫诬阴贼，排斥忠

良，朋附者亥。唾立至青云，睚眦者顾盼已挤沟壑。傲很背德，反乱天常，播越銮舆，疮痍天下，皆杞之为也。幸免诛戮，唯示贬黜，寻已稍迁近地，更授大郡，恐失天下望，惟相公执奏之，事尚可救。”翰、从一不悦，遂改命舍人草制。明日诏下，袁高执奏曰：“卢杞为政，极恣凶恶，三军将校，愿食其肉，百辟卿士，嫉之若仇。”谏官赵需、裴佶、宇文炫、卢景亮、张荐等上疏曰：“伏以吉州长史卢杞，外矫俭简，内藏奸邪，三年擅权，百揆失序，恶直丑正，乱国殄人，天地神祇所知，蛮夷华夏同弃。伏惟故事，皆得上闻，自杞为相，要官大臣，动逾月不敢奏闻，百僚惴惴，常惧颠危。及京邑倾沦，皇舆播越，陛下炳然觉悟，出弃遐荒，制曰：‘忠讷壅于上闻，朝野为之侧目。’由是忠良激劝，内外欢欣；今复用为饶州刺史，众情失望，皆谓非宜。臣闻君之所以临万姓者，政也；万姓之所以载君者，心也。倘加巨奸之宠，必失万姓之心，乞回圣慈，遽辍新命。”疏奏不答。谏官又论曰：“卢杞蒙蔽天听，隳紊朝典，致乱危国，职杞之由，可谓公私巨蠹，中外弃物。自闻再加擢用，忠良痛骨，士庶寒心。臣昨者沥肝上闻，冒死不恐，冀回宸睭，用快群情；至今拳拳，未奉圣旨，物议腾沸，行路惊嗟。人之无良，一至于此。伏乞俯从众望，永弃奸臣。幸免诛夷，足明恩贷；特加荣宠，恐造祸阶。臣等忝列谏司，今陈狂瞽。”给事中袁高坚执不下，乃改授澧州别驾。翌日延英，上谓臣曰：“朕欲授杞一小州刺史，可乎？”李勉对曰：“陛下授杞大郡亦可，其如兆庶失望何？”上曰：“众人论杞奸邪，朕何不知？”勉曰：“卢杞奸邪，天下人皆知；唯陛下不知，此所以为奸邪也！”德宗默然良久。散骑常侍李泌复对，上曰：“卢杞之事，朕已可袁高所奏，如何？”泌拜而言曰：“累日外人窃议，以陛下同汉之桓、灵；臣今亲承圣旨，乃知尧、

舜之不迨也！”德宗大悦，慰勉之。杞寻卒于澧州。

子元辅，字子望，少以清行闻于时。进士擢第，授崇文馆校书郎。德宗思杞不已，乃求其后，特恩拜左拾遗，再迁左司员外郎，历杭、常、绛三州刺史。以课最高，征为吏部郎中，迁给事中，改刑部侍郎。自兵部侍郎出为华州刺史、潼关防御、镇国军等使，复为兵部侍郎。元辅自祖至曾，以名节著于史册。元辅简絜贞方，绰继门风，历践清贯，人亦不以父之丑行为累，人士归美。大和三年八月卒，时年五十六。

白志贞者，太原人，本名琇珪。出于胥吏，事节度使李光弼，小心勤恪，动多计数，光弼深委信之，帐中之事，与琇珪参决。代宗素知之，光弼薨后，用为司农少卿，迁太卿，在寺十余年。德宗尝召见与语，引为腹心，遂用为神策军使、检校左散骑常侍、兼御史大夫，赐名志贞。善伺候上意，言无不从。

建中四年，李希烈陷汝州，命志贞为京城召募使。时尚父子仪端王傅吴仲孺家财巨万，以国家召募有急，惧不自安，乃上表请以子弟率奴客从军，德宗嘉之，超授五品官。由是志贞请令节度、观察、团练等使并尝为是官者，令家出子弟甲马从军，亦与其男官。是时豪家不肖子幸之，贫而有知者苦之。自是京师人心摇震，不保家室。时禁军募致，悉委志贞，两军应赴京师，杀伤殆尽，都不奏闻，皆以京师沽贩之徒以填其阙。其人皆在市廛，及泾师犯阙，诏志贞以神策军拒贼，无人至者，上无以御寇，乃图出幸。时令狐建以龙武军四百人从驾至奉天，仍以志贞为行在都知兵马使。闻李怀光至，恐暴扬其罪，乃与卢杞同沮怀光入朝，众议喧沸，言致播迁，卢杞、志贞之罪也。故与杞同贬，遇赦量移阆州别驾。贞元二年，迁果州刺史，宰臣李勉及谏官表疏论列，言志贞与卢杞罪均，未宜叙用，固执不许，凡旬日，方下其诏。贞元三年，迁润州刺史、兼御史大

夫、浙西观察使。是年六月卒。

裴延龄，河东人。父旭，和州刺史。延龄，乾元末为汜水县尉，遇东都陷贼，因寓居鄂州，缀缉裴驷所注《史记》之阙遗，自号小裴。后华州刺史董晋辟为防御判官；黜陟使荐其能，调授太常博士。卢杞为相，擢为膳部员外郎、集贤院直学士，改祠部郎中。崔造作相，改易度支之务，令延龄知东都度支院。及韩滉领度支，召赴京，守本官，延龄不待诏命，遽入集贤院视事。宰相延赏恶其轻率，出为昭应令，与京兆尹郑叔则论辨是非，攻讦叔则之短。时李泌为相，厚于叔则；中丞窦参恃恩宠，恶泌而佑延龄。叔则坐贬为永州刺史，延龄改著作郎。窦参寻作相，用为太府少卿，转司农少卿。贞元八年，班宏卒，以延龄守本官，权领度支。自揣不通殖货之务，乃多设钩距，召度支老吏与谋，以求恩顾，乃奏云：“天下每年出入钱物，新陈相因，常不减六七千万贯，唯有一库，差舛散失，莫可知之。请于左藏库中分置别库：欠、负、耗、剩等库及季库、月库，纳诸色钱物。”上皆从之。且欲多张名目以惑上听，其实于钱物更无增加，唯虚费簿书、人吏耳。

其年，迁户部侍郎、判度支，奏请令京兆府以两税青苗钱市草百万围送苑中。宰相陆贽、赵憬议，以为：“若市送百万围草，即一府百姓，自冬历夏，般载不了，百役供应，须悉停罢，又妨夺农务。请令府县量市三二万围，各贮侧近处，他时要即支用。”京西有汙池卑湿处，时有芦苇生焉，亦不过数亩，延龄乃奏曰：“廊马冬月合在槽枥秣饲，夏中即须牧放。臣近寻访知长安、咸阳两县界有陂池数百顷，请以为内廊牧马之地；且去京城十数里，与苑廊中无别。”上初信之，言于宰相，对曰：“恐必无此。”上乃差官阅视，事皆虚妄，延龄既惭且怒。又诬奏李充为百姓妄请积年和市物价，特敕令折填，谓之“底

折钱”。尝因奏对请积年钱帛以实帑藏，上曰：“若为可得钱物？”延龄奏曰：“开元、天宝中，天下户仅千万，百司公务殷繁，官员尚或有阙；自兵兴已来，户口减耗大半，今一官可兼领数司。伏请自今已后，内外百司官阙，未须补置，收其阙官禄俸，以实帑藏。”

后因对事，上谓延龄曰：“朕所居浴堂院殿一楹，以年多之故，似有损蠹，欲换之未能。”对曰：“宗庙事至重，殿楹事至轻。况陛下自有本分钱物，用之不竭。”上惊曰：“本分钱何也？”对曰：“此是经义证据，愚儒常材不能知，陛下正合问臣，唯臣知之。准《礼经》天下赋税当为三分：一分充乾豆，一分充宾客，一分充君之庖厨。乾豆者，供宗庙也。今陛下奉宗庙，虽至敬至严，至丰至厚，亦不能一分财物也。只如鸿胪礼宾、诸国蕃客，至于回纥马价，用一分钱物，尚有赢羨甚多。况陛下御膳宫厨皆极简俭，所用外分赐百官充俸料、餼钱等，犹未能尽。据此而言，庖厨者之余，其数尚多，皆陛下本分也。用修数十殿亦不合疑虑，何况一楹。”上曰：“经义如此，人总不曾言之。”颔之而已。又因计料造神龙寺，须长五十尺松木，延龄奏曰：“臣近于同州检得一谷木，可数千条，皆长八十尺。”上曰：“人言开元、天宝中侧近求觅长五六十尺木，尚未易，须于岚、胜州采市，如今何为近处便有此木？”延龄奏曰：“臣闻贤材、珍宝、异物，皆在处常有，但遇圣君即出见。今此木生关辅，盖为圣君，岂开元、天宝合得有也！”

时陆贽秉政，上素所礼重，每于延英极论其诞妄，不可令掌财赋。德宗以为排摈，待延龄益厚。贽上书疏其失曰：

前岁秋首，班宏丧亡，特诏延龄继司邦赋。数日之内，遽銜功能，奏称，“勾获隐欺，计钱二十万贯，请贮别库以为羨余，供御所须，永无匮乏。”陛下欣然信纳，因谓委任得人。

既赖盈余之财，稍弘心意之欲，兴作浸广，宣索渐多。延龄务实前言，且希睿旨，不敢告阙，不敢辞难。勾获既是虚言，无以应命；供办皆承严约，苟在及期。遂乃搜求市廛，豪夺入献；追捕夫匠，迫胁就功。以敕索为名，而不酬其直；以和雇为称，而不偿其佣。都城之中，列肆为之昼闭；兴役之所，百工比于幽囚。聚诅连郡，遮诉盈路，持纲者莫敢致诘，巡察者莫敢为言。时有讦而言之，翻谓党邪丑直。天子轂下，器声沸腾，四方观瞻，何所取则。伤心于止，敛怨于人，欺天陷君，远近危惧，此其罪之大者也。

总制邦用，度支是司；出纳货财，太府攸职。凡是太府出纳，皆禀度支文符，太府依符以奉行，度支凭案以勘覆，互相关键，用绝奸欺。其出纳之数，则每旬申闻；见在之数，则每月计奏。皆经度支勾覆，又有御史监临，旬旬相承，月月相继。明若指掌，端如贯珠，财货多少，无容隐漏。延龄务行邪谄，公肆诬欺，遂奏云“左藏库司多有失落，近因检阅使置簿书，乃于粪土之中收得十三万两，其匹段杂货又百万有余，皆是文帐脱遗，并同已弃之物。今所收获，即是羨余，悉合移入杂库，以供别敕支用者。”其时特宣进止，并依所奏施行。太府卿韦少华抗疏上陈，殊不引伏，确称“每月申奏，皆是见在数中，请令推寻，足验奸诈。”两司既有论执，理须详办是非，陛下纵其妄欺，不加按问。以在库之物为收获之功，以常赋之财为羨余之费，罔上无畏，示人不惭，此又罪之大者也。

国家府库，出纳有常，延龄险猾售奸，诡譎求媚，遂于左藏之内，分建六库之名，意在别贮赢余，以奉人主私欲。曾不知王者之体，天下为家，国不足则取之于人，人不足则资之于国，在国为官物，在人为私财，何谓赢余，须别收贮？是必巧诈以变移官物，暴法以刻削私财，舍此二途，其将安取？陛下

方务崇信，不加检裁，姑务保持，曾无诘责。延龄谓能蔽惑，不复惧思，奸威既沮于四方，儉态复行于内府。由是蹂躪官属，倾倒货财，移东就西，便为课绩，取此适彼，遂号羨余，愚弄朝廷，有同兒戏。

夫理天下者，以义为本，以利为末，以人为本，以财为末，本盛则其末自举，末大则其本必倾。自古及今，德义立而利用不丰，人庶安而财货不给，因以丧邦失位者，未之有也。故曰：“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”“有德必有人，有土必有土，有人必有财。”“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”盖谓此也。自古及今，德义不立而利用克宣，人庶不安而财货可保，因以兴邦固位者，未之有也。故曰：“财散则人聚，财聚则人散。”“与其有聚敛之臣，宁有盗臣。”无令侵削兆人，为天子取怨于下也。且陛下初膺宝历，志翦群凶，师旅繁兴，征求浸广，榷算侵剥，下无聊生。是以泾原叛徒，乘人怨咨，白昼犯阙，都邑眈庶，恬然不惊，反与贼众相从，比肩而入宫殿。虽蚩蚩之性，靡所不为，然亦由德泽未浹，而暴令驱之，以于是也。于时内府之积，尚如丘山，竟资凶渠，以饵贪卒，此则陛下躬睹之矣。是乃失人而聚货，夫何利之有焉！

车驾既幸奏天，逆泚旋肆围逼，一垒之内，万乘所屯，窘如涸流，庶物空匮。尝欲发一健步出规贼军，其人恳以苦寒为辞，跪奏乞一襦袴，陛下为之求觅不致，竟闷默而遣之。又尝宫壶之中，服用有阙，圣旨方戎事为急，不忍重烦于人，乃剥亲王饰带之金，卖以给直。是时行从将吏，赴难师徒，苍黄奔驰，咸未冬服，渐属凝沍，且无薪蒸，饥冻内攻，矢石外迫。昼则荷戈奋迅，夜则映堞呻吟，凌风飏，冒霜雪，逾四旬而众无携贰，卒能走强贼、全危城者，陛下岂有严刑重赏使之然耶？唯以不厚其身，不藏其货，与众庶同其忧患，与士伍共其有

无，乃能使人捐躯命而扞寇仇，馁之不离，冻之不憾，临危而不易其守，见死而不去其君，所谓“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”，此其效也。

及乎重围既解，诸路稍通，赋税渐臻，贡献继至，乃于行宫外庑之下，别置琼林、大盈之司。未赏功劳，遽私贿玩，甚沮惟新之望，颇携死义之心，于是舆诵兴讥，而军士始怨矣。财聚人散，不其然乎！旋属蠹贼内兴，翠华南狩，奉天所积财货，悉复殄于乱军。即迁岷、梁，日不暇给，独凭大顺，遂复皇都。是知天子者，以得人为资，以蓄义为富，人苟归附，何患蔑资？义苟修崇，何忧不富？岂在贮之内府，方为已有哉！故藏于天下者，天子之富也；藏于境内者，诸侯之富也；藏于困仓筐牖者，农夫、商贾之富也。奈何以天子之贵，海内之富，面猥行诸侯之弃德，守农商之鄙业哉！陛下若谓厚取可以恢武功，则建中之取既无成矣；若谓多积可以为己有，则建中之积又不在矣；若谓徇欲不足伤理化，则建中之失伤已甚矣；若谓敛怨不足致危亡，则建中之乱危亦至矣！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祸，成中兴之功者，良以陛下有侧身修励之志，有罪己悔惧之辞，罢息诛求，敦尚节俭，涣发大号，与人更新；故灵祇感陛下之诚，臣庶感陛下之意，释憾回虑，化危为安。陛下亦当为宗庙社稷建不拔之永图，为子孙黎元立可久之休业，惩前事徇欲之失，复日新盛德之言；岂宜更纵儉邪，复行克暴，事之追悔，其可再乎！

臣又窃虑陛下纳彼盗言，堕其奸计，以为搏噬拏攫，怨集有司，积聚丰盈，利归君上，是又大谬，所宜慎思。夫人主昏明，系于所任，咎繇、夔、契之道长，而虞舜享浚哲之名；皇甫、聚、橘之嬖行，而周厉婴颠覆之祸。自古何尝有小人柄用，而灾患不及邦国者乎！譬犹操兵以刃人，天下不委罪于兵而委

罪于所操之主；畜蛊以殃物，天下不归咎于蛊而归咎于所畜之家；理有必然，不可不察。

臣伏虑陛下以延龄之进，独出宸衷，延龄之言，多顺圣旨，今若以罪置辟，则似为众所挤，故欲保持，用彰坚断。若然，陛下与人终始之意则美矣。其于改过勿吝、去邪勿疑之道，或未尽善。今希旨自默，浸以成风，奖之使言，犹惧不既，若又阻抑，谁当贡诚？或恐未亮斯言，请以一事为证。只如延龄凶妄，流布寰区，上自公卿近臣，下迨舆台贱品，喧喧谈议，亿万为徒，能以上言，其人有几？陛下诚令亲信博采舆词，参较比来所闻，足鉴人间情伪。

臣以卑鄙，位当台衡，既极崇高，又承渥泽。岂不知观时附会，足保旧恩，随众沉浮，免贻厚责。谢病黜退，获知几之名；党奸苟容，无见嫉之患。何急自苦，独当豺狼，上违欢情，下饵谗口。良以内顾庸昧，一无所堪，夙蒙眷知，唯以诚直，绸缪帷扆，一纪于兹，圣慈既播此见容，愚臣亦以此自负。从陛下历播迁之危，睹陛下致兴复之难，至今追思，犹为心悸；所以畏覆车而骇虑，惧毁室而悲鸣，盖情激于衷，虽欲罢而不能自默也！因事陈请，虽已其烦，天听尚高，未垂谅察，辄申悃款，以极愚诚。忧深故语烦，意恳故词切，以微臣自固之谋则过，于陛下虑患之计则忠。糜躯奉君，所不敢避；沽名銜直，亦不忍为。愿回睿聪，为国熟虑，社稷是赖，岂唯微臣。

书奏，德宗不悦，待延龄益厚。时盐铁转运使张滂、京兆尹李充、司农卿李銛，以事相关，皆证延龄矫妄。德宗罢陆贽知政事，为太子宾客；滂、充、銛悉罢职左迁。

十一年春暮，上数畋于苑中，时久旱，人情忧惴，延龄遽上疏曰：“陆贽、李充等失权，心怀怨望，今专大言于众曰：‘天下炎旱，人庶流亡，度支多欠阙诸军粮草。’以激怒群情。

“后数日，上又幸苑中，适会神策军人诉度支欠厩马刍草。上思延龄言，即时回驾，下诏斥逐贄、充、滂、銛等，朝廷中外惶恐。延龄谋害在朝正直之士，会谏议大夫阳城等伏阁切谏，事遂且止。贄、充等虽已贬黜，延龄憾之未已，乃掩捕李充腹心吏张忠，捶掠楚痛，令为之词，云“前后隐没官钱五十余万贯，米麦称是，其钱物多结托权势，充妻常于犊车中将金宝缯帛遗陆贄妻。”忠不胜楚毒，并依延龄教抑之辞，具于款占。忠妻、母于光顺门投匭诉冤，诏御史台推问，一宿得其实状，事皆虚，乃释忠。延龄又奏京兆府妄破用钱谷，请令比部勾覆，以比部郎中崔元尝为陆贄所黜故也。及崔元勾覆钱谷，又无交涉。延龄既锐意以苛刻剥下附上为功，每奏对际，皆恣骋诡怪虚妄，他人莫敢言者，延龄言之不疑，亦人之所未尝闻。德宗颇知其诞妄，但以其敢言无隐，且欲访闻外事，故断意用之。延龄恃之，谓必得宰相，尤好慢骂，毁诋朝臣，班行为之侧目。及卧病，载度支官物置于私家，亦无敢言者。贞元十二年卒，时年六十九。延龄死，中外相贺，唯德宗悼惜不已，册赠太子少保。

韦渠牟，京兆万年人。六代祖范，魏西阳太守，后周封郿城公。渠牟少慧悟，涉览经史。初为道士，后为僧。兴元中，韩滉镇浙西，奏授试秘书郎，累转四门博士。

贞元十二年四月，德宗诞日，御麟德殿，召给事中徐岱、兵部郎中赵需、礼部郎中许孟容与渠牟及道士万参成、沙门谭延等十二人，讲论儒、道、释三教。渠牟枝词游说，捷口水注；上谓其讲耨有素，听之意动。数日，转秘书郎，奏诗七十韵，旬日，迁右补阙、内供奉，僚列初不有之。在延英既对宰相，多使中贵人召渠牟于官次，同辈始注目矣。岁终，迁右谏议大夫。时延英对秉政赋之臣，昼漏率下二三刻为常，渠牟奏事，

率漏下五六刻，上笑语款狎，往往外闻。渠牟形神佻躁，无士君子器，志向不根道德，众雅知不能以正道开悟上意。

陆贽免相后，上躬亲庶政，不复委成宰相，庙堂备员，行文书而已。除守宰、御史，皆帝自选择。然居深宫，所狎而取信者裴延龄、李齐运、王绍、李实、韦执谊洎渠牟，皆权倾相府。延龄、李实，奸欺多端，甚伤国体；绍无所发明；而渠牟名素轻，颇张恩势以招趋向者，门庭填委。茅山处士崔芊征至阙下，郑随自山人再至补阙，冯伉自醴泉令为给事中、皇太子侍读，皆渠牟延荐之。上既偏有所听，浮薄率背本衒进，不复藏器蕴德，皆奔驰请谒，割蹄甘辞以附渠牟。居无何，迁太府卿，赐金紫，又转太常卿。贞元十七年卒，时年五十三，赠刑部尚书，仍谥曰忠。

李齐运者，蒋王恽之孙也。解褐宁王府东阁祭酒，七迁至监察御史。江淮都统李峘辟为幕府，累转工部郎中，为长安县令，职事修理。历京兆少尹、陕府长史。建中末，改河中尹、晋绛慈隰观察使。时李怀光自山东卷甲奔难，昼夜倍道，比至河中，力疲，休兵三日，齐运倾力犒设，军人皆悦。怀光既反，驱兵还保河中，齐运不能敌，弃城而走，除为京兆尹，兼御史大夫。时贼据京城，李晟军东渭桥，齐运扰攘之中，征募工役，版筑城垒，飞刍輓粟以应晟。收复之际，颇有力焉。

贞元中，蝗旱方炽，齐运无政术，乃以韩洄代之，改宗正卿，兼御史大夫、闲厩宫苑使。改检校礼部尚书，兼殿中监。寻正拜礼部尚书，兼殿中监使如故。其后十余岁，宰臣内殿对后，齐运常次进，贡其计虑，以决群议。齐运无学术，不知大体，但甘言取信而已。荐李錡为浙西观察使，受贿数十万计。举李词为湖州刺史，既而邑人告其赃犯，上以齐运故，不问而遣之。齐运被疾，岁余不能朝请，朝廷除授，往往降中人就宅

咨决。末以妾卫氏为正室，身为礼部尚书，冕服以行其礼，人士嗤诮。贞元十二年卒，时年七十二，赠尚书左仆射。

李实者，道王元庆玄孙。以廕入仕，六转至潭州司马。洪州节度使、嗣曹王皋辟为判官，迁蕲州刺史。皋为山南东道节度使，复用为节度判官、检校太子宾客、员外郎。皋卒，新帅未至，实知留后，刻薄军士衣食，军士怨叛，谋杀之，实夜缒城而出，归诣京师，用为司农少卿，加检校工部尚书、司农卿。

贞元十九年，为京兆尹，卿及兼官如故。寻封嗣道王。自为京尹，恃宠强愎，不顾文法，人皆侧目。二十年春夏旱，关中大歉，实为政猛暴，方务聚敛进奉，以固恩顾，百姓所诉，一不介意。因入对，德宗问人疾苦，实奏曰：“今年虽旱，谷田甚好。”由是租税皆不免，人穷无告，乃彻屋瓦木，卖麦苗以供赋敛。优人成辅端因戏作语，为秦民艰苦之状云：“秦城城池二百年，何期如此贱田园，一顷麦苗五硕米，三间堂屋二千钱。”凡如此语有数十篇。实闻之怒，言辅端诽谤国政，德宗遽令决杀，当时言者曰：“譬诵箴谏，取其诙谐以托讽谏，优伶旧事也。设谤木，采刍蕘，本欲达下情，存讽议，辅端不可加罪。”德宗亦深悔，京师无不切齿以怒实。

故事，府官避台官。实常遇侍御史王播于道，实不肯避，导从如常。播诘其从者，实怒，奏播为三原令，谢之日，庭诟之。陵轹公卿百执事，随其喜怒，诬奏迁逐者相继，朝士畏而恶之。又诬奏万年令李众，贬虔州司马，奏虔部员外郎房启代众，升黜如其意，怙势之色，警然在眉睫间。故事，吏部将奏科目，奥密，朝官不通书问，而实身诣选曹迫赵宗儒，且以势恐之。前岁，权德舆为礼部侍郎，实托私荐士，不能如意，后遂大录二十人迫德舆曰：“可依此第之；不尔，必出外官，悔无及也。”德舆虽不从，然颇惧其诬奏。

二十一年，有诏蠲畿内逋租，实违诏征之，百姓大困，官吏多遭笞罚，剥割倍敛，聚钱三十万贯，胥吏或犯者，即按之。有乞丐丝发固死；无者，且曰“死亦不屈”，亦杖杀之。京帅贵贱同苦其暴虐。顺宗在谅阴逾月，实毙人于府者十数，遂议逐之，乃贬通州长史。制出，市人皆袖瓦石投其首；实知之，由月营门自苑西出，人人相贺。后遇赦量移虢州，在道卒。

韦执谊者，京兆人。父洸，官卑。执谊幼聪俊有才，进士擢第，应制策高等，拜右拾遗，召入翰林为学士，年才二十余。德宗尤宠异，相与唱和歌诗，与裴延龄、韦渠牟等出入禁中，略备顾问。德宗载诞日，皇太子献佛像，德宗命执谊为画像赞，上令太子赐执谊缣帛以酬之。执谊至东宫谢太子，卒然无以藉言，太子因曰：“学士知王叔文乎？彼伟才也。”执谊因是与叔文交甚密。俄丁母忧，服阕，起为南宫郎。德宗时，召入禁中。

初，贞元十九年，补阙张正一因上书言事得召见，王仲舒、韦成季、刘伯刍、裴萑、常仲孺、吕洞等以尝同官相善，以正一得召见，偕往贺之。或告执谊曰：“正一等上疏论君与王叔文朋党事。”执谊信然之，因召对，奏曰：“韦成季等朋聚观望。”德宗令金吾伺之，得其相过从饮食数度，于是尽逐成季等六七人，当时莫测其由。

及顺宗即位，久疾不任朝政，王叔文用事，乃用执谊为宰相，乃自朝议郎、吏部郎中、骑都尉赐绯鱼袋，授尚书左丞、同平章事，仍赐金紫。叔文欲专政，故令执谊为宰相于外，己自专于内。执谊既为叔文引用，不敢负情，然迫于公议，时时立异，密令人谢叔文曰：“不敢负约为异，欲共成国家之事故也。”叔文诟怒，遂成仇怨；执谊既因之得位，亦欲矛盾掩其迹。及宪宗受内禅，王伾、王叔文徒党并逐，尚以执谊是宰相

杜黄裳之婿，故数月后贬崖州司户。初，执谊自卑官，常忌讳不欲人言岭南州县名。为郎官时，尝与同舍诣职方观图，每至岭南州，执谊遽命去之，闭目不视。及拜相，还所坐堂，见北壁有图，不就省，七八日，试观之，乃崖州图也，以为不祥，甚恶之，不敢出口。及坐叔文之贬，果往崖州，卒于贬所。

王叔文者，越州山阴人也。以棋待诏，粗知书，好言理道。德宗令直东宫。太子尝与侍读论政道，因言宫市之弊，太子曰：“寡人见上，当极言之。”诸生称赞其美，叔文独无言。罢坐，太子谓叔文曰：“向论宫市，君独无言何也？”叔文曰：“皇太子之事上也，视膳问安之外，不合辄预外事。陛下在位岁久，如小人离间，谓殿下收取人情，则安能自解？”太子谢之曰：“苟无先生，安得闻此言？”由是重之，宫中之事，倚之裁决。每对太子言，则曰：“某可为相，某可为将，幸异日用之。”密结当代知名之士而欲侥幸速进者，与韦执谊、陆质、吕温、李景俭、韩晔、韩泰、陈谏、柳宗元、刘禹锡等十数人，定为死交；而凌准，程异，又因其党以进；藩镇侯伯，亦有阴行赂遗请交者。

德宗崩，已宣遗诏，时上寝疾久，不复关庶政，深居施帘帷，阉宦李忠言、美人牛昭容侍左右，百官上议，自帷中可其奏。王伾常谕上属意叔文，宫中诸黄门稍稍知之。其日，召自右银台门，居于翰林，为学士。叔文与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善，请用为宰相。叔文因王伾，伾因李忠言，忠言因牛昭容，转相结构。事下翰林，叔文定可否，宣于中书，俾执谊承奏于外。与韩泰、柳宗元、刘禹锡、陈谏、凌准、韩晔唱和，曰管，曰葛，曰伊，曰周，凡其党憍然自得，谓天下无人。

叔文贱时，每言钱谷为国大本，将可以盈缩兵赋，可操柄市土。叔文初入翰林，自苏州司功为起居郎，俄兼充度支、盐

铁副使，以杜佑领使，其实成于叔文。数月，转尚书户部侍郎，领使、学士如故。内官俱文珍恶其弄权，乃削去学士之职。制出，叔文大骇，谓人曰：“叔文须时至此商量公事，若不带此职，无由入内。”王伾为之论请，乃许三、五日一入翰林，竟削内职。叔文始入内廷，阴构密命，机形不见，因腾口善恶进退之。人未窥其本，信为奇才。及司两使利柄，齿于外朝，愚智同曰：“城狐山鬼，必夜号窟居以祸福人，亦神而畏之；一旦昼出路驰，无能必矣。”

叔文在省署，不复举其职事，引其党与窃语，谋夺内官兵柄，乃以故将范希朝统京西北诸镇行营兵马使，韩泰副之。初，中人尚未悟，会边上诸将各以状辞中尉，且言方属希朝，中人始悟兵柄为叔文所夺，中尉乃止诸镇无以兵马入。希朝、韩泰已至奉天，诸将不至，乃还。无几，叔文母死。前一日，叔文置酒饌于翰林院，宴诸学士及内官李忠言、俱文珍、刘光奇等。中饮，叔文白诸人曰：“叔文母疾病，比来尽心戮力为国家事，不避好恶难易者，欲以报圣人之重知也。若一去此职，百谤斯至，谁肯助叔文一言者，望诸君开怀见察。”又曰：“羊士谔非毁叔文，欲杖杀之，而韦执谊懦不遂。叔文生平不识刘辟，乃以韦皋意求领三川，辟排门相干，欲执叔文手，岂非凶人耶！叔文已令扫木场，将斩之，韦执谊苦执不可。叔文无以对。

叔文未欲立皇太子。顺宗既久疾未平，群臣中外请立太子，既而诏下立广陵王为太子，天下皆悦；叔文独有忧色，而不敢言其事，但吟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末句云：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。”因歔歔泣下，人皆窃笑之。皇太子监国，贬为渝州司户，明年诛之。

王伾，杭州人。始为翰林侍书待诏，累迁至正议大夫、殿中丞、皇太子侍书。顺宗即位，迁左散骑常侍，依前翰林待诏。

伾鬬茸，不如叔文，唯招贿赂，无大志，貌寝陋，吴语，素为太子之所褻狎；而叔文颇任气自许，粗知书，好言事，顺宗稍敬之，不得如伾出入无间。叔文入止翰林，而伾入至柿林院，见李忠言、牛昭容等。然各有所主：伾主往来传授；王叔文主决断；韦执谊为文诰；刘禹锡、陈谏、韩晔、韩泰、柳宗元、房启、凌准等谋议唱和，采听外事。而伾与叔文及诸朋党之门，车马填凑，而伾门尤盛，珍玩赂遗，岁时不绝。室中为无门大柜，唯开一窍，足以受物，以藏金宝，其妻或寝卧于上。与叔文同贬开州司马。

王叔文最所重者，李景俭、吕温。叔文用事时，景俭居丧于东都；吕温使吐蕃，留半岁，叔文败方归。陆质为皇太子侍读，寻卒。

伾、叔文既逐，诏贬其党韩晔饶州司马，韩泰虔州司马，陈谏台州司马，柳宗元永州司马，刘禹锡朗州司马，凌准连州司马，程异郴州司马，韦执谊崖州司马。

韩晔，宰相滉之族子，有俊才，依附韦执谊，累迁尚书司封郎中。叔文败，贬池州刺史，寻改饶州司马，量移汀州刺史，又转永州卒。

陈谏至叔文败，已出为河中少尹，自台州司马量移封州刺史，转通州卒。

凌准，贞元二十年自浙东观察判官、侍御史召入，王叔文与准有旧，引用为翰林学士，转员外郎。坐叔文贬连州。准有史学，尚古文，撰《邠志》二卷。

韩泰，贞元中累迁至户部郎中，王叔文用为范希朝神策行营节度行军司马。泰最有筹画，能决阴事，深为伾、叔文之所重，坐贬，自虔州司马量移漳州刺史，迁郴州。

柳宗元、刘禹锡自有传。

程异，京兆长安人。尝侍父疾，乡里以孝悌称。明经及第，释褐扬州海陵主簿。登《开元礼》科，授华州郑县尉。精于吏职，剖判无滞。杜确刺同州，帅河中，皆从为宾佐。

贞元末，擢授监察御史，迁虞部员外郎，充盐铁转运、扬子院留后。时王叔文用事，由逢放利者皆附之，异亦被引用。叔文败，坐贬岳州刺史，改郴州司马。元和初，盐铁使李巽荐异晓达钱谷，请弃瑕录用，擢为侍御史，复为扬子留后，累检校兵部郎中、淮南等五道两税使。异自悔前非，厉己竭节，江淮钱谷之弊，多所铲革。入为太府少卿、太卿，转卫尉卿，兼御史中丞，充盐铁转运副使。

时淮西用兵，国用不足，异使江表以调征赋，且讽有土者以饶羨入贡，至则不剥下，不浚财，经费以赢，人颇便之。由是专领盐铁转运使、兼御史大夫。十三年九月，转工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领使如故。议者以异起钱谷吏，一旦位冠百僚，人情大为不可。异自知叨据，以谦逊自牧，月余日，不敢知印秉笔。异知西北边军政不理，建议置巡边使，上问谁可使者，异请自行。议未决，无疾而卒，元和十四年四月也。赠左仆射，谥曰恭。异性廉约，歿官第，家无余财，人士多之。

皇甫镈，安定朝那人。祖邻几，汝州刺史。父愉，常州刺史。镈贞元初登进士第，登贤良文学制科，授监察御史。丁母忧，免丧，坐居丧时薄游，除詹事府司直。转吏部员外郎、判南曹，凡三年，颇钤制奸吏。改吏部郎中，三迁司农卿、兼御史中丞，赐金紫，判度支，俄拜户部侍郎。时方讨淮西，切于馈运，镈勾剥紧急，储供办集，益承宠遇，加兼御史大夫。

十三年，与盐铁使程异同日以本官同平章事，领使如故。镈虽有吏才，素无公望，特以聚敛媚上，刻削希恩。诏书既下，物情骇异，至于贾贩无识，亦相嗤诮。宰相崔群、裴度以物议

上闻，宪宗怒而不听。度上疏乞罢知政事，因论之曰：

臣日昨于延英陈乞，伏奉圣旨，未遂愚衷。窃以上古明王圣帝，致理兴化，虽由元首，亦在股肱。所以述尧、舜之道，则言稷、契、皋、夔；纪太宗、玄宗之德，则言房、杜、姚、宋。自古至今，未有不任辅弼而能独理天下者。况今天下，异于十年已前，方驱驾文武，廓清寇乱，建升平之业，十已得八九。然华夏安否，系于朝廷，朝廷轻重，在于宰相。如臣驽钝，夙夜战兢，常以为上有圣君，下无贤臣，不能增日月之明，广天地之德。遂使每事皆劳圣心，所以平贼安人，费力如此，实由臣辈不称所职。方期陛下博采物议，旁求人望，致之辅弼，责之化成；而乃忽取微人，列于重地，始则殿庭班列，相与惊骇，次则街衢市肆，相与笑呼。伏计远近流闻，与京师无异。何者？天子如堂，宰臣如陛，陛高则堂高，陛卑则堂不得高矣，宰臣失人，则天子不得尊矣。

伏以陛下睿哲文明，唯在所授，凡所阅视，洞达无遗。所以比来选任宰相，纵道不周物，才不济时，公望所归，皆有可取。况皇甫镈自掌财赋，唯事割剥，以苛为察，以刻为明。自京北、京西城镇及百司并远近州府，应是仰给度支之处，无不苦口切齿，愿食其肉；犹赖臣等每加劝诫，或为奏论，庶事之中，抑令通济。比者淮西诸军粮料，所破五成钱，其实只与一成、两成，士卒怨怒，皆欲离叛。臣到行营，方且慰喻，直其迁延不进，供军渐难，俱能前行，必有优赏，以此约定，然后切勒供军官，且支九月一日两成已上钱，俱容努力，方将小安，不然必有溃散。今旧兵悉向淄青讨伐，忽闻此人入相，则必相与惊扰，以为更有前时之事，则无告诉之忧。虽侵刻不少，然漏落亦多，所以罢兵之后，经费钱数一千三十万贯，此事犹可。直以性惟狡诈，言不诚实，朝三暮四，天下共知，惟能上惑圣

聪，足见奸邪之极。程异虽人品凡俗，然心事和平，处之烦剧，或亦得力，但升之相位，便在公卿之上，实亦非宜。如皇甫铸，天下之人，怨入骨髓，陛下今日收为股肱，列在台鼎，切恐不可，伏惟图之。倘陛下纳臣恳款，速赐移易，以副天下之望，则天下幸甚。伏闻李修疾病，亦求入来，如浙西观察使，且与亦得。

臣知一言出口，必犯天威，但使言行，甘心获戾。今者臣若不退，天下之人谓臣有负恩宠；今退毁未许，言又不听，如火烧心，若箭攒体。臣自无足惜，惜陛下今日事势。何者？淮西荡定，河北咸宁，承宗敛手削地，程权束身赴阙，韩弘舆疾讨贼，此岂京师气力能制其命，祇是朝廷处置能服其心。今既开中兴，再造区夏，陛下何忍却自破除，使亿万之众离心，四方诸侯解体？凡百君子，皆欲恸哭。况陛下任臣之意，岂比常人；臣事陛下之心，敢同众士？所以昧死重封以闻，如不足观，臣当引领受责。陛下引一市肆商徒，与臣同列，在臣亦有何损，陛下实有所伤，不胜愤懣惶恐之至。

时宪宗以世道渐平，欲肆意娱乐，池台馆宇，稍增崇饰，而异、铸探知上旨，数贡羨余，以备经构，故帝独排物议相之；见裴度疏，以为朋党，竟不省览。铸知公议不可，益以巧媚自固，奏减内外官俸钱以贍国用；敕下，给事中崔祐封还诏书，其事方罢。时内出积年库物付度支估价，例皆陈朽，铸尽以善价买之，以给边军。罗縠缁彩，触风断裂，随手散坏，军士怨怒，皆聚而焚之。裴度奏事，因言边军焚赐之意，铸因引其足奏曰：“此靴乃内库出者，臣以俸二千买之，坚韧可以久服，所言不可用，皆诈也。”帝以为然，由是铸益无忌惮。裴度有用兵伐叛之功，铸心嫉之，与宰相李逢吉、令狐楚合势挤度出镇太原。崔群有望，为搢绅所重，屡言时政之弊，铸恶之，

因议宪宗尊号，乃奏曰：“昨群臣议上徽号，崔群于陛下惜‘孝德’两字。”宪宗怒，黜群为湖南观察使。又与金吾将军李道古叶为奸谋，荐引方士柳泌、僧大通，言可致长生。中尉吐突承璀恩宠莫二，铸厚赂结其欢心，故及相位。

穆宗在东宫，备闻铸之奸邪，及居谅阴，听政之日，诏：“皇甫铸器本凡近，性惟险狭，行靡所顾，文无可观，虽早践朝伦，而素乖公望。自掌邦计，属当军兴，以剥下为徇公，既鼓众怒；以矫迹为孤立，用塞人言。泊尘台司，益蠹时政，不知经国之大体，不虑安边之远图，三军多冻馁之忧，百姓深凋瘵之弊。事皆罔蔽，言悉虚诬，远近咸知，朝野同怨。而又恣求方士，上惑先朝，潜通奸人，罪在难舍。合加鞫殛，以正刑章，俾黜遐荒，尚存宽典。”又诏曰：“山人柳泌辄怀左道，上惑先朝，固求牧人，贵欲疑众，自知虚诞，仍便奔逃。僧大通医方不精，药术皆妄。既延祸衅，俱是奸邪，邦国固有常刑，人神所宜共弃，宜付京兆府决重杖一顿处死。”

柳泌本曰杨仁力，少习医术，言多诞妄。李道古奸回巧宦，与泌密谋求进，言之于皇甫铸，因征入禁中。自云能致灵药，言：“天台山多灵草，君仙所会，臣尝知之，而力不能致。愿为天台长吏，因以求之。”起徒步为台州刺史，仍赐金紫。谏官论奏曰：“列圣亦有好方士者，亦与官号，未尝令赋政临民。”宪宗曰：“烦一郡之力而致神仙长年，臣子于君父何爱焉！”由是莫取有言者。裴潏以极言被黜。泌到天台，驱役吏民于山谷间，声言采药，鞭笞躁急。岁余一无所得，惧诈发获罪，举家入山谷。浙东观察使追捕，送于京师，铸与李道古恳保证之，必能可致灵药，乃待诏翰林院。宪宗服泌药，日益烦躁，喜怒不常，内官惧非罪见戮，遂为弑逆。大通自云寿一百五十岁，久得药力。又有田佐元者，凤翔虢人，自言有奇术，能变

瓦砾为金，白衣授虢县令。初，柳泌系京兆府，狱吏叱之曰：“何苦作此虚矫？”泌曰：“吾本无此心，是李道古教我，且云寿四百岁。”府吏防虞周密，恐其隐化；及解衣就诛，一无变异，但灸灼之瘢痕浹身而已。铸卒于贬所。

铸弟镛，端士也。亦进士擢第，累历宣歙、凤翔使府从事，入为殿中侍御史，转比部员外郎、河南县令、都官郎中、河南少尹。时铸为宰相，领度支，恩宠殊异。镛恶其太盛，每弟兄宴语，即极言之，铸颇不悦。乃求为分司，除右庶子。及铸获罪，朝廷素知镛有先见之明，不之罪，征为国子祭酒，改太子宾客、秘书监。开成初，除太子少保分司，卒年四十九。镛能文，尤工诗什，乐道自怡，不屑世务，当时名士皆与之交。有集十八卷，著《性言》十四篇。

史臣曰：奸邪害正，自古有之；而矫诞无忌，妒贤伤善，未有如延龄、皇甫之甚也。臣每读陆丞相论延龄疏，未尝不泣下沾衿，其守正效忠，为宗社大计，非端士益友，安能感激犯难如此？异哉德宗之为人主也，忠良不用，谗慝是崇，乃至身播国屯，几将覆灭，尚独保延龄之是，不悟卢杞之非，悲夫！执谊、叔文，乘时多僻，而欲斡运六合，斟酌万几；刘、柳诸生，逐臭市利，何狂妄之甚也！章武雄材睿断，翦削厉阶；洎逐群、度而相异、铸，盖季年之妖惑也，夫何言哉！

赞曰：贞元之风，好佞恶忠。龄、铸害善，为国蠹虫。裴、陆献替，嫉恶如风。天听匪谏，吾道斯穷。

## 列传第八十六

窦参从 子申附 齐映 刘滋 从兄赞附  
卢迈 崔损 齐抗

窦参，字时中，工部尚书诞之玄孙。父审言，闻喜尉，以参贵赠吏部尚书。参习法令，通政术，性矜严，强直而果断。少以门廕，累官至万年尉。时同僚有直官曹者，将夕，闻亲疾，请参代之。会狱囚亡走，京兆尹按直簿，将奏，参遽请曰：“彼以不及状谒，参实代之，宜当罪。”坐贬江夏尉，人多义之。

累迁奉先尉。县人曹芬，名隶北军，芬素凶暴，因醉殴其女弟，其父救之不得，遂投井死。参捕理芬兄弟当死，众官皆请俟免丧，参曰：“子因父生，父由子死，若以丧延罪，是杀父不坐也。”皆正其罪而杖杀之，一县畏伏。转大理司直。按狱江淮，次扬州，节度使陈少游骄蹇，不郊迎，令军吏传问，参正辞让之，少游悔惧，促诣参，参不俟济江。还奏合旨。时婺州刺史邓珽坐赃八千贯，珽与执政有旧，以会赦，欲免赃。诏百僚于尚书省杂议，多希执政意，参独坚执正之于法，竟征赃。明年，除监察御史，奉使按湖南判官马彝狱。时彝举属令赃罪至千贯，为得罪者之子因权幸诬奏彝，参竟白彝无罪。彝实能吏，后累佐曹王皋，以正直强干闻。

参转殿中侍御史，改金部员外郎、刑部郎中、侍御史、知杂事。无几，迁御史中丞，不避权贵，理狱以严称。数蒙召见，论天下事，又与执政多异同，上深器之，或参决大政。时宰颇

忌之，多所排抑，亦无以伤参。然多率情坏法。初定百官俸料，以尝为司直，党其官，故给俸多于本寺丞；又定百官班秩，初令太常少卿在左右庶子之上；又恶詹事李昇，遂移詹事班退居诸府尹之下，甚为有识所嗤。寻兼户部侍郎。时京师人家豕生两首四足，有司欲奏；参曰：“此为豕祸，安可上闻！”命弃之。是时，郊牛生犊有六足者，太仆卿周皓白宰相请奏，李泌亦戏答以遣之。

故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子正仪请袭封，参大署尚书省门曰：“陈少游位兼将相之崇，节变艰危之际，君上含垢，未能发明，愚子何心，辄求传袭。”正仪惧，不敢求封而去。时神策将军孟华有战功，为大将军所诬奏，称华谋反；有右龙武将军李建玉，前陷吐蕃，久之自拔，为部曲诬告潜通吐蕃，皆当死，无以自白，参悉理出之，由是人皆属望。明年，拜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，领度支、盐铁转运使。每宰相间日于延英召对，诸相皆出，参必居后久之，以度支为辞，实专大政。参无学术，但多引用亲党，使居要职，以为耳目，四方藩帅，皆畏惧之。李纳既惮参，馈遗毕至，外示敬参，实阴间之。上所亲信，多非毁参。窦申又与吴通玄通犯事觉，参任情好恶，恃权贪利，不知纪极，终以此败。贬参郴州别驾，贞元八年四月也。

参至郴州，汴州节度使刘士宁遗参绢五千匹。湖南观察使李巽与参有隙，遂具以闻；又中使逢士宁使于路，亦奏其事。德宗大怒，欲杀参。宰相陞贄曰：“窦参与臣无分，因事报怨，人之常情。然臣参宰衡，合存公体，以参罪犯，置之于死，恐用刑太过。”于是且止。寻又遣中使谓贄等曰：“卿等所奏，于大体虽好，然此人交结中外，其意难测，朕寻情状，其事灼然。又窦参在彼，与诸戎帅交通，社稷事重，卿等速进文书处分。”贄奏曰：“臣面承德音，幸奉密旨，皆以社稷为言，又

知根寻已审，敢不上同忧愤，内绝狐疑，岂愿迟回，更贻念虑？但以参常经重任，斯谓大臣，进退之间，犹宜有礼，诛戮之际，不可无名。刘晏久掌货财，当时亦招怨讟，及加罪责，事不分明，叛者既得以为辞，众人亦为之怀愍。用刑暧昧，损累不轻，事例未遥，所宜重慎。窦参顷司钧轴，颇怙恩私，贪受货财，引纵亲党，此则朝廷同议，天下共传。至于潜怀异图，将起大恶，迹既未露，人皆莫知。臣等新奉天颜，议加刑辟，但闻凶险之意，尚昧结构之由。况在众流，何由备悉，忽行峻罚，必谓冤诬，群情震惊，事亦非细。若不付外推鞠，则恐难定罪名，乞留睿聪，更少详度。窦参于臣，素亦无分，陛下固已明知，有何顾怀，辄欲营救？良以事关国体，义绝私嫌，所冀典刑不滥于清时，君道免亏于圣德。”乃再贬为驩州司马。男景伯，配泉州；女尼真如，隶郴州；其财物婢妾，传送京师。参时为左右中官深怒，谤沮不已，未至驩州，赐死于邕州武经镇，时年六十。

窦申者，参之族子。累迁至京兆少尹，转给事中。参特爱之，每议除授，多访于申，申或泄之，以招权受贿。申所至，人目之为喜鹊。德宗颇闻其事，数诫参曰：“卿他日必为申所累，不如出之以掩物议。”参曰：“臣无强子侄，申虽疏属，臣素亲之，不忍远出，请保无他犯。”帝曰：“卿虽自保，如众人何？”参固如前对。申亦不悛。

兵部侍郎陆贄与参有隙。吴通微弟兄与贄同在翰林，俱承德宗顾遇，亦争宠不协。金吾大将军、嗣虢王则之与申及通微、通玄善，遂相与倾。贄考贡举，言贄考贡不实。吴通玄取宗室女为外妇，德宗知其毁贄，且令察视，具得其奸状，乃贬则之为昭州司马，吴通玄为泉州司马，窦申为道州司马。不旬日贬参郴州别驾，即以陆贄为宰相。明年，窦参再贬驩州。德宗

谓陆贄曰：“窦申、窦荣、李则之首末同恶，无所不至，又并细微，不比窦参，便宜商量处置，所有亲密，并发遣于远恶处。

“贄奏曰：

窦参罪犯，诚合诛夷，圣德含弘，务全事体，特宽严宥，俯贷余生。始终之恩，实足感于庶品；仁煦之惠，不独幸于斯人。所议贬官，谨具别状。其窦申、窦荣、李则之等，即皆同恶，固亦难容；然以得罪相因，法有首从，首当居重，从合从轻。参既蒙恩矜全，申等亦宜减降。又于党与之内，亦有淑慝之殊，稍示区分，足彰沮劝。窦荣与参虽非近属，亦甚相亲，然于款密之中，都无邪僻之事。仍闻激愤，屡有直言，因此渐构猜嫌，晚年颇见疏忌。若论今者阴事，则尚未究端由，如据比来所行，应不至凶险，恐须差异，以表详明。臣等商量，窦荣更贬远官，窦申、则之并除名配流，庶允从轻之典，以治好生之恩。夫趋势附权，时俗常态，苟无高节出众，何能特立不群？窦参久坐钧衡，特承宠渥，君之所任，孰敢不从？或游于门庭，或序以中表，或偏被接引，或骤与荐延，如此之徒，十常八九。若听流议，皆谓党私，自非甚与交亲，安可悉从贬累？况窦参罢黜，殆欲周星，应是私党近亲，当时并已连坐，人心久定，不可复摇。臣等商量，除与窦参阴谋邪事处，一切不问。

诏从之，由是申等得配流岭南。既赐参死，乃杖杀申，诸窦皆贬，荣得免死。

齐映，瀛州高阳人。父圮，试太常少卿，兼检校工部郎中。映登进士第，应博学宏辞，授河南府参军。滑亳节度使令狐彰辟为掌书记，累授监察御史。彰疾甚，映草遗表，因与谋后事，映说彰令上表请代，令子建归京师，彰皆从之，因妻以女。彰卒后兵乱，映脱身归东都，河阳三城使马燧辟为判官，奏殿中

侍御史。建中初，卢杞为宰相，荐之，迁刑部员外郎，会张镒出镇凤翔，奏为判官。映口辩，颇更军事，数以论奏合旨，寻转行军司马、兼御史中丞。德宗在奉天，凤翔逼于贼泚。镒懦弱不晓兵家事，部将有李楚琳者，慁悍凶暴，军中畏之，乘间将谋乱。先数日，映与同列齐抗觉其谋，乃言于镒，请早图之。镒不从映言，乃示其宽大，召楚琳语之曰：“欲令公使于外。

“楚琳恐，是夜作乱，乃杀镒以应泚；军中多为映指道，故得免。因赴奉天行在，除御史中丞。

兴元初，从幸梁州，每过险，映常执辔。会御马遽骇，奔跳颇甚，帝惧伤映，令舍辔，映坚执久之，乃止。帝问其故，曰：“马奔蹶，不过伤臣；如舍之，或犯清尘，虽臣万死，何以塞责？”上嘉奖无已。在梁州，拜给事中。映白晰长大，言音高朗。上自山南还京，常令映侍左右，或令前马，至城邑州镇，俾映宣诏令，帝益亲信之。其年冬，转中书舍人。

贞元二年，以本官与左散骑常侍刘滋、给事中崔造同拜平章事。滋以端默雅重寡言，映谦和美言悦下，无所是非，政事多决于造。无几，造疾病，映当国政，乘间亦敢言事。时吐蕃数入寇，人情摇动，且言帝欲行幸避狄。映奏曰：“戎狄乱华，臣之罪也。今人情恟惧，谓陛下理装具糗粮，臣闻大福不再，奈何不与臣等熟计之？”因俯伏流涕，上亦为之感动。时给事中袁高忤旨，映连请为左丞、御史大夫。

映于东都举进士及宏词时，张延赏为河南尹、东都留守，厚映。及映为相，延赏罢相为左仆射，数画时事令映行之，及为所亲求官，映多不应。延赏怒，言映非宰相器。三年正月，贬映夔州刺史，又转衡州。七年，授御史中丞、桂管观察使，又改洪州刺史、江西观察使。映常以顷为相辅，无大过而罢，冀其复入用，乃培敛贡奉，及大为金银器以希旨。先是，银瓶

高者五尺余，李兼为江西观察使，乃进六尺者，至是，因帝诞日端午，映为瓶高八尺者以献。贞元十一年七月卒，时年四十八，赠礼部尚书。

刘滋，字公茂，左散骑常侍子玄之孙。父贶，开元初为左拾遗，父子仍代为史官。贶依刘向《说苑》撰《续说苑》一十卷以献，玄宗嘉之。滋少以门荫，调授太子正字，历涟水令。吏部侍郎杨绾荐滋堪为谏官，拜左补阙，改太常卿，复为左补阙。辞官侍亲还东都，河南尹李廙署奏功曹参军。无几，丁母丧，服除，迁屯田员外郎，转司勋员外郎，判南曹，勤于吏职，孜孜奉法。迁司勋郎中，累拜给事中。从幸奉天，转太常少卿，掌礼仪。兴元元年，改吏部侍郎，往洪州知选事。时京师寇盗之后，天下蝗旱，谷价翔贵，选人不能赴调，乃命滋江南典选，以便江、岭之人，时称举职。

贞元二年，迁左散骑常侍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在相位无所启奏，但多谦退，廉谨畏慎而已。三年正月，守本官，罢知政事。四年，复为吏部侍郎。六年，迁吏部尚书。窦参以宰相为吏部尚书，换刑部尚书。无何，御史台劾奏滋前在吏部选人逾滥，诏夺金紫阶。滋有经学，善持论，性廉洁刻苦，嫉恶，掌选多所发擢，适更代，诈伪者尤畏之。十年十月卒，时年六十六，赠陕州大都督。

滋从兄赞，大历中左散骑常侍洵之子。少以资荫补吏，累授鄆县丞，宰相杜鸿渐自南还朝，途出于鄆，赞储供精办。鸿渐判官杨炎以赞名儒之子，荐之，累授侍御史、浙江观察判官。杨炎作相，擢为歙州刺史，以勤干闻。有老妇人持君拾榛间，猛兽将噬之，幼女号呼搏兽而救之，母子俱免。宣歙观察使韩滉表其异行，加金紫之服，再迁常州刺史。韩滉入相，分旧所统为三道，以赞为宣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、宣歙池都团练观察

使。赞在宣州十余年。

赞祖子玄，开元朝一代名儒，父汇博涉经史，唯赞不知书，但以强猛立威，官吏畏之，重足一迹。宣为天下沃饶，赞久为廉察，厚敛殖货，顿贡奉以希恩。子弟皆亏庭训，虽童年稚齿，便能侮易骄人，人士鄙之。贞元十二年卒，时年七十，赠吏部尚书。

卢迈，字子玄，范阳人。少以孝友谨厚称，深为叔舅崔祐甫所亲重。两经及第，历太子正字、蓝田尉。以书判拔萃，授河南主簿，充集贤校理。朝臣荐其文行，迁右补阙、侍御史、刑部吏部员外郎。迈以叔父兄弟姊妹悉在江介，属蝗虫岁饥，恳求江南上佐，由是授滁州刺史。入为司门郎中，迁右谏议大夫，累上表言时政得失。转给事中，属校定考课，迈固让，以授官日近，未有政绩，不敢当上考，时人重之。迁尚书右丞。

将作监元亘当摄太尉享昭德皇后庙，以私忌日不受誓诫，为御史劾奏，诏尚书省与礼官、法官集议。迈奏状曰：“臣按《礼记》，大夫士将祭于公，既视濯而父母死，犹奉祭。又按唐礼，散斋有大功之丧，致斋有周亲丧，斋中疾病，即还家不奉祭事，皆无忌日不受誓诫之文。虽假宁令忌日给假一日，《春秋》之义，不以家事辞王事。今亘以假宁常式，而违摄祭新命，酌其轻重，誓诫则祀事之严，校其礼式，忌日乃寻常之制，详求典据，事缘荐献，不宜以忌日为辞。”由是亘坐罚俸。迈九年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；岁余，迁中书侍郎。时大政决在陆贽、赵憬，迈谨身中立，守文奉法而已。而友爱恭俭。迈从父弟，为剑南西川判官，卒于成都，归葬于洛阳，路由京师，迈奏请至城东哭于其柩，许之。近代宰臣多自以为崇重，三服之亲，或不过从而吊临；而迈独振薄俗，请临弟丧，士君子是之。十二年九月，迈于政事堂中风，肩舆而归，上表请罢官，不

许，诏宰臣就第问疾。自是凡五上表，坚乞骸骨，诏曰：“卿操履贞方，器识淹茂，自居台辅，益见忠清。方藉谋猷，遽婴疾疹，岁月滋久，章表屡闻，陈请再三，搢谦难夺。且备养贤之礼，宜遂优闲之秩，告免之诚，虽为恳至，俯从来奏，良用恍然。”乃除太子宾客。贞元十四年卒，时年六十，赠太子太傅，赙以布帛。迈再娶无子，以从父弟子纪为嗣。

崔损，字至无，博陵人。高祖行功已后，名位卑替。损大历末进士擢第，登博学宏词科，授秘书省校书郎，再授咸阳尉。外舅王翊为京兆尹，改大理评事，累迁兵部郎中。贞元十一年，迁右谏议大夫。会门下侍郎平章事赵憬卒，中书侍郎平章事卢迈风病请告，户部尚书裴延龄素与损善，乃荐之于德宗。十二年，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与给事中赵宗儒同日知政事，并赐金紫。初，二相有故，旬日中外颺望名德，损比无声实，及制下之日，中外失望。性齷齪谨慎，每延英论事，未尝有言。十四年秋，转门下侍郎平章事。是岁，以昭陵旧宫为野火所焚，所司请修奉。“昭陵旧宫在山上，置来岁久，曾经野火烧爇，摧毁略尽，其宫寻移在瑶台寺左侧。今属通年，欲议修置，缘供水稍远，百姓劳弊，今欲于见住行宫处修创，冀久远使人。又为移改旧制，恐礼意未周，宜令宰臣百僚集议。”议者多云：“旧宫既焚，宜移就山下。”上意不欲迁移，只于山上重造，命损为八陵修奉使。于是献、昭、乾、定、泰五陵造屋五百七十间，桥陵一百四十间，元陵三十间，唯建陵仍旧，但修葺而已。所缘陵寝中床蓐帷幄一事以上，帝亲自阅视，然后授损送于陵所。

损以久疾在家，赐绢二百匹以为医药。南北两省清要，损皆历践之，在位无称于人者。身居宰相，母野殡，不言展墓，不议迁祔；姊为尼，没于近寺，终丧不临，士君子罪之。加以

过为恭逊，接见便僻，不止于容身而已。自建中以后，宰相罕有久在位者，数岁罪黜；损用此中上意，窃大任者八年。上亦知物议鄙其持禄取容，然怜而厚之。贞元十九年卒，赠太子太傅，赙布帛五百端、米粟四百石。

齐抗，字遐举，天宝中平阳太守洸之孙。父翱，一命卑官卒，以抗贵，累赠国子祭酒。抗少隐会稽剡中读书，为文长于笺奏。大历中，寿州刺史张镒辟为判官，明闲吏事，敏于文学，镒甚重之。建中初，镒为江西观察使，抗亦随在幕府。三年，镒自中书侍郎平章事出镇凤翔，奏抗为监察御史，仍为宾佐，幕中筹画，多出于抗。

德宗在奉天，镒为李楚琳所害。抗奔赴行在，拜侍御史，旬日改户部员外郎。宰相萧复为江淮宣慰使，以抗为判官。德宗还京，大盗之后，天下旱蝗，国用尽竭。盐铁转运使元琇以抗有才用，奏授仓部郎中，条理江淮盐务。贞元初，为水陆运副使，督江淮漕运以给京师。迁谏议大夫。历处州刺史，转潭州刺史、湖南都团练观察使。入为给事中，又为河南尹，历秘书监、太常卿，代郑余庆为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先是每年吏部选人试判，别奏官考覆，第其上下；既考，中书门下复奏择官覆定，浸以为便。抗乃奏曰：“吏部尚书、侍郎，已是朝廷精选，不宜别差考官重覆。”其年他官考判讫，俾吏部侍郎自覆，一岁遂除考判官，盖抗所论奏也。故事，礼部侍郎掌贡举，其亲故即试于考功。谓之“别头举人”，抗亦奏罢之。寻奏省诸州府别驾、田曹、司田官及判司之双曹者，复省中书省驱使官及诸胥吏。寻加修国史。抗虽读书，无远智大略，凡为官，必求至精，未乃滋彰，物论薄其隘刻。遇疾，上表请罢，改太子宾客，竟不任朝谢。贞元二十年卒，时年六十五，赠户部尚书，又赐其家绢二百匹。

史臣曰：窦参朋党，不顾君上之诚，斯为悖矣。齐映曲贡希用甚谬，而爱君莅事，往往有长者之言。滋、迈家行修谨，临事可称，器虽龌龊，无废为君子矣。而损、抗之比，夫何足云，遽汙台槐，盖时主之容易耳。

赞曰：物之同器，贵于弘通。窦阿齐佞，偏波斯同。滋、迈之行，可以饰躬。康济蒸民，胡为厥中。

## 列传第八十七

徐浩 赵涓 子博宣 卢南史附 刘太真 李纾 邵说 于邵  
崔元翰 于公异 吕渭 子温 恭俭让 郑云逵 李益 李贺

徐浩，字季海，越州人。父峤，官至洛州刺史。浩少举明经，工草隶，以文学为张说所器重，调授鲁山主簿。说荐为丽正殿校理，三迁右拾遗，仍为校理。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奏在幕府，改监察御史。丁父忧，服除，授京兆司录，以母忧去职。数年，调授河南司录，历河阳令，以善政称。拜太子司议郎，迁金部员外郎，历宪部郎中。安禄山反，出为襄阳太守、本郡防御使，赐以金紫之服。肃宗即位，召拜中书舍人，时天下事殷，诏令多出于浩。浩属词赡给，又工楷隶，肃宗悦其能，加兼尚书左丞。玄宗传位诰册，皆浩为之，参两宫文翰，宠遇罕与为比。除国子祭酒，坐事贬庐州长史。代宗征拜中书舍人、集贤殿学士，寻迁工部侍郎、岭南节度观察使、兼御史大夫，又为吏部侍郎、集贤殿学士。坐以妾弟冒选，托侍郎薛邕注授京尉，为御史大夫李栖筠所弹，坐贬明州别驾。

德宗即位，征拜彭王傅。建中三年，以疾卒，年八十，赠太子少师。初，浩以文雅称；及授广州，典选部，多积货财，又嬖其妾侯莫陈氏，颇干政事，为时论所贬。

赵涓，冀州人也。幼有文学。天宝初，举进士，补郾城尉，累授监察御史、右司员外郎。河南副元帅王缙奏充判官，授检

校兵部郎中、兼侍御史，迁给事中、太常少卿，出为衢州刺史。

永泰初，涓为监察御史。时禁中失火，烧屋室数十间，火发处与东宫稍近，代宗深疑之，涓为巡使，俾令即讯。涓周历需囿，按据迹状，乃上直中官遗火所致也，推鞠明审，颇尽事情。既奏，代宗称赏焉。德宗时在东宫，常感涓之究理详细，及刺衢州，年考既深，又与观察使韩滉不相得，滉奏免涓官，德宗见其名，谓宰臣曰：“岂非永泰初御史赵涓乎？”对曰：“然。”即拜尚书左丞。无何，知吏部选，扈从梁州。兴元元年卒，赠户部尚书。

子博宣，登进士第，文章俊拔，性率多酒。陈许节度使曲环辟为从事，宾筵之间多所忽略，环不能容。朝廷方讨淮、蔡，环诬奏博宣受吴少诚赂为反间，又妄说国家休咎，扇惑军情。时博宣权知舞阳县事，诏令环决杖四十，流于康州，人皆以为枉。

先是，侍御史卢南史坐事贬信州员外司马，至郡，准例得吏一人，每月请纸笔钱，前后五年，计钱一千贯。南史以官闲冗，放吏归，纳其纸笔钱六十余千。刺史姚骥劾奏南史，以为赃，又劾南史买铅烧黄丹。德宗遣监察御史郑楚相、刑部员外郎裴漼、大理评事陈正仪充三司使，同往按鞫。将行，并召于延英，谓之曰：“卿等必须详审，无令漏罪衔冤。”三人将退，裴漼独留，奏曰：“臣按姚骥奏状，称南史取吏纸笔钱计赃六十余贯，虽于公法有违，量事且非巨蠹。”上曰：“此事亦未为甚，未知烧铅何如？”漼曰：“烧铅为丹，格令不禁。准天宝十三载敕，铅、铜、锡不许私家买卖货易，盖防私铸钱，本亦不言烧铅为丹。南史违敕买铅，不得无罪。伏以陛下自登宝位，及天宝、大历以来，未曾降三司使至江南；今忽录此小事，令三司使往，非唯损耗州县，亦恐远处闻之，各怀忧惧。”

臣闻开元中张九龄为五岭按察使，有录事参军告龄非法，朝廷止令大理评事往按。大历中，鄂岳观察使吴仲孺与转运使判官刘长卿纷竞，仲孺奏长卿犯赃二十万贯，时止差监察御史苗伾就推。今姚骥所奏事状无多，臣堪任此行，即请独往，恐不须三司并行为使。”德宗忻然曰：“卿言是矣。”乃复召楚相、正仪与澥俱坐，谓之曰：“朕懵于理道，处事未精，适见裴澥所奏，深协事宜，亦不用三人总去，但行首一人行可也，卿等使宣付宰臣改敕。”德宗不务大体，以察为明，皆此类也。而博宣、南史坐诬枉摈逐，赖裴澥悟主，南史不至深罪，后得召还。

刘太真，宣州人。涉学，善属文，少师事词人萧颖士。天宝末，举进士。大历中，为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掌书记，征拜起居郎。累历台阁，自中书舍人转工部、刑部二侍郎。性怯懦诡随。及转礼部侍郎，掌贡举，宰执姻族，方镇子弟，先收擢之。又常叙少游勋绩，拟之桓、文，大招物论。贞元五年，贬信州刺史，到州寻卒。

太真尤长于诗句，每出一篇，人皆讽诵。德宗文思俊拔，每有御制，即命朝臣毕和。贞元四年九月，赐宴曲江亭，帝为诗，序曰：

朕在位仅将十载，实赖忠贤左右，克致小康。是以择三令节，锡兹宴赏，俾大夫、卿士得同欢洽也。夫共其戚者同其休，有其初者贵其终，咨尔群僚，颁朕不暇，乐而能节，职思其忧，咸若时则，庶乎理矣。因重阳之会，聊示所怀。早衣对庭燎，躬化勤意诚。时此万枢暇，适与佳节并。曲池絜寒流，芳菊舒金英。乾坤爽气澄，台殿秋光清。朝野庆年丰，高会多欢声。永怀无荒诚，良士同斯情。

因诏曰：“卿等重阳会宴，朕想欢洽，欣慰良多，情发于

中，因制诗序。今赐卿等一本，可中书门下简定文词士三五十人应制，同用‘清’字，明日内于延英门进来。”宰臣李泌等虽奉诏简择，难于取舍，由是百僚皆和。上自考其诗，以太真及李纾等四人为上等，鲍防、于邵等四人为次等，张濛、殷亮等二十三人为下等；而李晟、马燧、李泌三宰相之诗，不加考第。

初，硃泚、怀光之乱，关辅荐饥，贞元三年以后，仍岁丰稔，人始复生人之乐。德宗诏曰：“比者卿士内外，朝夕公务，今方隅无事，蒸民小康，其正月晦日、三月三日、九月九日三节日，宜任文武百僚择胜地追赏。每节宰相、常参官共赐钱五百贯文、翰林学士一百贯文，左右神威、神策等十军各赐五百贯。金吾英武、威远及诸卫将军共赐二百贯，客省奏事共赐一百贯，委度支每节前五日支付，永为常制。”

李纾，字仲舒，礼部侍郎希言之子。少有文学。天宝末，拜秘书省校书郎。大历初，吏部侍郎李季卿荐为左补阙，累迁司封员外郎、知制诰，改中书舍人。寻自虢州刺史征拜礼部侍郎。德宗居奉天，择为同州刺史，寻弃州诣梁州行在，拜兵部侍郎。反正，兼知选事。李怀光诛，河东节度及诸军会河中，诏往宣劳节度，使还，敷奏合旨，拜礼部侍郎。

纾通达，善诙谐，好接后进，厚自奉养，鲜华舆马，以放达蕴藉称。虽为大官，而佚游佐宴，不尝自忘。尝议享武成王不当视文宣庙，奏云：“准开元十九年敕，置齐太公庙，以张良配，太常卿及少卿、丞充三献官。又按《开元礼》祝文云‘皇帝遣某官昭告于齐太公，汉留侯’。至上元年，敕追赠太公为武成王，享祭之典，一同文宣王，有司因差太尉充献官，兼御署祝板。伏以太公即周之太师，张良即汉之少傅，圣朝列于祀典，已极褒崇；今屈礼于至尊，施敬于臣佐，理或过当，神

何敢歆。伏以文宣垂教，百代宗师，五常三纲，非其训不明，有国有家，非其制不立，故孟轲称‘生人已来，一人而已’。由是正素王之位，加先圣之名，乐用宫悬，献差太尉，尊师崇道，雅合政经。且太公述作止于《六韬》勋业形于一代，岂宜拟诸盛德，均其殊礼！其祝文请不进署，‘敢昭告’请改为‘敬祭于’，‘其昭告’请改为‘致祭于留侯’，其献官请准旧式，差太常卿已下充。”诏百僚进议。文武官上言，互有异同。诏曰：“帝德广运，乃武乃文，文化武功，皇王之二柄，祀礼教敬，国章孔明。自今宜上将军以下充献官，余依纁所奏。”纁又奏诏为《兴元纪功述》及郊庙乐章，诸所论著甚众。卒于官，年六十二。贞元八年，赠礼部尚书。

邵说，相州安阳人。举进士，为史思明判官，历事思明、朝义，常掌兵事。朝义之败，说降于军前，郭子仪爱其才，留于幕下。累授长安令、秘书少监，迁吏部侍郎、太子詹事，以才干称。谈者或以宰相许之，金吾将军裴徽谓谏议大夫柳载曰：“以鄙夫所度，说得祸不久矣。且说与史思明父子定君臣之分，居剧官，掌兵柄，亡躯犯顺，前后百战，于贼庭掠名家子女以为婢仆者数十人，剽盗宝货，不知纪极。力屈然后降，朝廷宥以不死。获齿班序，无厚颜，而又遑遑求财，崇饰第宅，附托贵幸，以求大用，不知愧惧，而有得色，其能久乎！”建中三年，严郢得罪，说与郢厚善，劝硃泚抗疏申其冤，说为草其奏，上知之，贬说归州刺史，竟卒于贬所。

于邵，字相门，其先家于代，今为京兆万年人。曾祖筠，户部尚书。邵天宝末进士登科，书判超绝，授崇文馆校书郎。累历使府，入为起居郎，再迁比部郎中，尚二十考第于吏部，以当称。无何，出为道州刺史，未就道，转巴州。时岁俭，夷獠数千相聚山泽，围州掠众，邵励州兵以拒之。旬有二日，遣

使说喻，盗邀邵面降，邵儒服出城，盗罗拜而降，围解，节度使李抱玉以闻，超迁梓州，以疾不至，迁兵部郎中。西川节度使崔宁请留为支度副使。寻拜谏议大夫、知制诰，再迁礼部侍郎、史馆修撰，为三司使。以撰上尊号册，赐阶三品，当时大诏令，皆出于邵。顷之，与御史中丞袁高、给事中蒋镇杂理左丞薛邕诏狱。邵以为邕犯在赦前，奏出之，失旨，贬桂州长史。贞元初，除原王傅，后为太子宾客，与宰相陆贽不睦。八年，出为杭州刺史，以疾请告，坐贬衢州别驾，移江州别驾，卒年八十一。

邵性孝悌，内行修洁，老而弥笃。初，樊泽常举贤良方正，邵一见之于京师，曰：“将相之材也。”不十五年，泽为节将。崔元翰年近五十，始举进士，邵异其文，擢第甲科，且曰：“不十五年，当掌诏令。”竟如其言。独孤授举博学宏词，吏部考为乙第，在中书覆升甲科，人称其当。有集四十卷。

崔元翰者，博陵人。进士擢第，登博学宏词制科，又应贤良方正、直言极谏科，三举皆升甲第，年已五十余。李汧公镇滑台，辟为从事。后北平王马燧在太原，闻其名，致礼命之，又为燧府掌书记。入朝为太常博士、礼部员外郎。窦参辅政，用为知制诰，诏令温雅，合于典谟。然性太刚褊简傲，不能取容于时，每发言论，略无阿徇，忤执政旨，故掌诰二年，而官不迁。竟罢知制诰，守比部郎中。元翰苦心文章，时年七十余，好学不倦。既介独耿直，故少交游，唯秉一操，伏膺翰墨。其对策及奏记、碑志、师法班固、蔡伯喈，而致思精密。为时所摈，终于散位。

于公异者，吴人。登进士第，文章精拔，为时所称。建中末，为李晟招讨府掌书记。兴元元年，收京城，公异为露布上行在云：“臣已肃清宫禁，祇奏寝园，钟虞不移，庙貌如故。

“德宗览之，泣下不自胜，左右为之呜咽。既而曰：“不知谁为之？”或对曰：“于公异之词也。”上称善久之。

公异初应进士时，与举人陆贽不协；至是贽为翰林学士，闻上称与，尤不悦。时议者言之，公异少时不为后母所容，自游宦成名，不归乡里；及贞元中陆贽为宰相，奏公异无素行，黜之。诏曰：“祠部员外郎于公异，顷以才名，升于省闕。其少也，为父母之所不容，宜其引慝在躬，孝行不匮，匿名迹于畎亩，候安否于门闾，俾其亲之过不彰，庶其诚之至必感。安于弃斥，游学远方，忘其温清之恋，竟至存亡之隔，为人子者，忍至是乎！宜放归田里，俾自循省。其举公异官尚书左丞卢迈，宜夺俸两月。”时中书舍人高郢荐监察御史元敦义，及睹公异谴逐，惧为所累，乃上疏首陈敦义亏于礼教，诏嘉郢之知过，俾敦义罢归。公异竟名位不振，感轲而卒，人士惜其才，恶贽之褊急焉。

吕渭，字君载，河中人。父延之，越州刺史、浙江东道节度使。渭举进士，累授婺州永康令、大理评事。浙西观察使李涵辟为支使，再迁殿中侍御史。涵自御史大夫改太子少傅，渭上言：“涵父名少康，今涵为少傅，恐乖朝典。”由是特授渭司门员外郎。寻为御史台劾奏：“涵再任少卿，此时都不言；今为少傅，疑以散慢，乃为不可。”由是贬渭歙州司马，改涵检校工部尚书、兼光禄卿。

渭累授舒州刺史、吏部员外、驾部郎中、知制诏、中书舍人，母忧罢。服阕，授太子右庶子、礼部侍郎。中书省有柳树，建中末枯死，兴元元年车驾还京后，其树再荣，人谓之瑞柳。渭试进士，取瑞柳为赋题，上闻而嘉之。渭又结附裴延龄之子操，举进士，文词非工，渭擢之登第，为正人嗤鄙。因入阁遗失请托文记，遂出为潭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、湖南都团练观察

使，在任三岁，政甚烦碎。贞元十六年卒，年六十六，赠陕州大都督。子温、恭、俭、让。

温，字化光，贞元末登进士第，与翰林学士韦执谊善。顺宗在东宫，侍书王叔文劝太子招纳时之英俊以自辅，温与执谊尤为叔文所睽，起家再命拜左拾遗。二十年冬，副工部侍郎张荐为入吐蕃使，行至凤翔，转侍御史，赐绯袍牙笏。明年，德宗晏驾，顺宗即位，张荐卒于青海，吐蕃以中国丧祸，留温经年。时王叔文用事，故与温同游东宫者，皆不次任用，温在蕃中，悲叹久之。元和元年，使还，转户部员外郎。时柳宗元等九人坐叔文贬逐。唯温以奉使免。

温天才俊拔，文彩赡逸，为时流柳宗元、刘禹锡所称。然性多险诈，好奇近利，与窦群、羊士谔趣尚相狎。群为韦夏卿所荐，自处士不数年至御史中丞，李吉甫尤奇待之。三年，吉甫为中官所恶，将出镇扬州，温欲乘其有间倾之。温自司封员外郎转刑部郎中，窦群请为知杂。吉甫以疾在第，召医人陈登诊视，夜宿于安邑里第。温伺知之，诘旦，令吏捕登鞫问之，又奏劾吉甫交通术士。宪宗异之，召登面讯，其事皆虚，乃贬群为湖南观察使，羊士谔资州刺史，温均州刺史。朝议以所责太轻，群再贬黔南，温贬道州刺史。五年，转衡州，秩满归京，不得意，发疾卒。温文体富艳，有丘明、班固之风，所著《凌烟阁功臣铭》、《张始兴画赞》、《移博士书》，颇为文士所赏，有文集十卷。

恭、俭皆至侍御史，让至太子右庶子，皆有美才。自后吉甫再入中书，长庆以后，李德裕党盛，吕氏诸子无至达官者。

郑云逵，荥阳人。大历初，举进士。性果诞敢言。客游两河，以画干于硃泚，泚悦，乃表为节度掌书记、检校祠部员外郎，仍以弟滔女妻之。泚将入觐，先令云逵入奏；及泚至京，

以事怒云逵，奏贬莫州参军。滔代泚后，请为判官。滔助田悦为逆，云逵渝之不从，遂弃妻子驰归长安，帝嘉其来，留于客省，超拜谏议大夫。奉天之难，云逵奔赴行在，李晟以为行军司马，戎略多以咨之。历秘书少监、给事中，寻拜大理卿，迁刑部、兵部二侍郎、迁御史中丞，充顺宗山陵桥道置顿使。

云逵初为硃泚判官，常忤同幕蔡庭玉；庭玉白泚，黜为莫州录事参军。滔复奏为判官，因深构庭玉于滔；滔为泚留后事，有请于泚，庭玉又辄隳之。又有判官硃体微，亦蒙泚亲信，与庭玉常从容言于泚曰：“滔非长者，不可付以兵权。”滔窃知之。后滔南讨有功，云逵数激怒之，滔乃抗表论庭玉等离间骨肉；及滔叛，帝乃召泚以表示之，故归罪于庭玉等以悦滔，滔亦终叛。三年，云逵奏：其弟前太仆丞方逵，“受性凶悖，不知君亲，众恶备身，训教莫及，结聚凶党，江中劫人。臣亡父先臣眢杖至一百，终不能毙。张延赏任扬州日，亦曾犯延赏法，决杀复苏。至于常言，皆呼臣亡父先臣名，亲戚所知，无可教语。昨闻于邠、宁、庆等州干谒节度及州县乞丐，今见在武功县南，西戎附近，恐有异谋；若不冒死奏闻，必恐覆臣家族。

“诏令京兆府辋身递送黔州，付李模于僻远州驱使，勿许东西。

云逵元和元年拜右金吾卫大将军，岁中改京兆尹。五年五月卒。

李益，肃宗朝宰相揆之族子。登进士第，长为歌诗。贞元末，与宗人李贺齐名。每作一篇，为教坊乐人以赂求取。唱为供奉歌词。其《征人歌》、《早行篇》，好事者画为屏障；“回乐峰前沙似雪，受降城外月如霜”之句，天下以为歌词。然少有痴病，而多猜忌，防闲妻妾，过为苛酷，而有散灰扃户之谭闻于时，故时谓妒痴为“李益疾”；以是久之不调，而流辈皆居显位。益不得意，北游河朔，幽州刘济辟为从事，常与济诗而

有“不上望京楼”之句。

宪宗雅闻其名，自河北召还，用为秘书少监、集贤殿学士。自负才地，多所凌忽，为众不容，谏官举其幽州诗句，降居散秩。俄复用为秘书监，迁太子宾客、集贤学士判院事，转右散骑常侍。太和初，以礼部尚书致仕，卒。

李贺，字长吉，宗室郑王之后。父名晋肃，以是不应进士，韩愈为之作《讳辨》贺竟不就试。手笔敏捷，尤长于歌篇。其文思体势，如崇岩峭壁，万仞崛起，当时文士从而效之，无能仿佛者。其乐府词数十篇，至于云韶乐工，无不讽诵。补太常寺协律郎，卒，时年二十四。

史臣曰：文学之士，代不乏才。永泰、贞元之间，如徐浩、赵涓诸公，可谓一时之秀也。然太真以畏懦闻，邵说以僭侈失，于公异、吕渭、李益皆有微累，故知全其德者罕矣。

赞曰：名以才显，才兼德尊。徐、赵、刘、李，厥声远闻。邵、于、吕、郑，其名久存。半乏全德，愧于后人。

## 列传第八十八

赵憬 韦伦 贾耽 姜公辅

赵憬，字退翁，天水陇西人也。总章中吏部侍郎、同东西台三品仁本之曾孙。祖諲历左司郎中。父道先，洪州录事参军。

憬少好学，志行修洁，不求闻达。宝应中，玄宗、肃宗梓宫未祔，有司议山陵制度。时西蕃入寇，天下饥馑，憬以褐衣上疏，宜遵俭制，时人称之。后连为州从事，试江夏尉。累迁监察御史，随牒籓府，历殿中侍御史、太子舍人。居母忧，哀毁几绝。服除，建中初，擢授水部员外郎。未拜，会湖南观察使李承请为副使、检校工部郎中，充职。岁余，承卒，遂知留后事。寻授潭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、湖南观察使，仍赐金紫。居二岁，受代归京师，阖门静居，不与人交。久之，特召对于别殿。憬多学问，有辞辩，敷奏称旨，上悦，拜给事中。

贞元四年，回纥请结和亲。诏以咸安公主降回纥，命检校右仆射关播充使。憬以本官兼御史中丞为副。前后使回纥者，多私赍缯絮，蕃中市马回以规利。憬一无所市，人叹美之。使还，迁尚书左丞，纲辖省务，清勤奉职。窦参为宰相，恶其能，请出为同州刺史，上不从。

八年四月，窦参罢黜，憬与陆贽并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憬深于理道，常言：“为政之本，在于选贤能，务节俭，薄赋敛，宽刑罚。”对扬之际，必以此为言，乃献《审官六议》曰：

臣谬登宰府，四年于兹，恭承德音，未尝不以求贤为切。

至于延荐，职在愚臣，虽当代天之工，且乏知人之鉴；渐积岁月，负于圣明，无补王猷，有妨贤路。况多疾恙，兼虑阙遗，顷奉表章，备陈肝膈。陛下以臣性拙直，身病可矜，不弃孱微，尚加委任。自此思省，报效尤难，莫副尧、舜之心，空怀尸素之惧。伏惟陛下法象应期，圣神广运，云行雨施，皆发自然，训诰典谟，悉经睿览。臣所以不敢援引古昔，上烦天聪，且以用人之要，愿伸鄙见。复念稽颡丹陛，仰对宸严，謇讷易穷，遽数难辩，理详则尘渎颇甚，言略则利害未宣。若默以求容，苟而窃位，纵天地之仁幸免，而中外之责何逃！非陛下用臣之意也。其所欲言者，皆陛下圣虑之内。臣以顶戴恩造，不知所为，身被风毒，渐觉沉痾，是以勤勤恳恳，切于愚诚也。

臣闻贞观、开元之际，宰辅论事，或多上书，所冀获尽情理。今臣酌前代之损益，体当时之通变，谨献《审官六议》，伏惟闲宴时赐省览。

其大指，议相，则曰：“宜博采众贤，用为辅弼。今中外知其贤者，伏愿陛下用之，识其能者任之，求其全材，恐不可得。”

议进用庶官，则曰：“异同之论，是非难辨。由考课难于实效，好恶杂于众声，所以访之弥多，得之弥少。选士古今为难，拔十得五，贤愚犹半。陛下谓臣曰：‘何必五也？十得二三斯可矣！’圣主思贤至是，而宰臣不能进之，臣之罪也。进贤在于广任用，明殿最，举大节，弃其小瑕，随其所能，试之以事，用人之大纲也。”

议京诸司阙官，则曰：“当今要官多阙，闲官十无一二。文武任用，资序递迁，要官本以材行，闲官多由恩泽。朝廷或将任，多拟要官则人少阙多，闲官则人多阙少；明当选拔者转少，在优容者转多，宜补阙员，务育材用。大厦永固，是栋梁

棨桶之全也；圣朝致理，亦庶官群吏之能也。”

议中外考课官，则曰：“汉以数易长吏，谓之弊政。其有能理者，辄增秩赐金，或八九年、十余年，乃入为九卿，或迁三辅。功绩茂异，遂至丞相，其间不隔数官。今陛下内选庶僚，外委州府，课绩高者，不次超升，致理之法，无逾于此。臣愚以为黜陟且立年限，若所居要重，未当迁移，就加爵秩。其余进退，令知褒贬之必应，迟速之有常。如课绩在中，年考及限，与之平转。中外迭处，历试其能，使无苟且之心，又无滞淹之虑。”

议举遗滞，则曰：“官司既广，必委宰辅以举之；宰辅不能遍知，又询于庶官；庶官不能遍知，又访于众人。众声嚣然，互有臧否，十人举之未信，一人毁之可疑，迨至于今，兹弊未改。其所以然者，非尽为爱憎也，苦于不审实而承声言之。大凡常人之心，以称人之善为清，以攻人之过为直，苟有除授，多生横议。由是宰臣每将荐用，亦自重难，日往月来，未副圣意。宜须采听时论，以所举多者先用，必非大故，皆不弃之。”

议擢用诸使府僚属，则曰：“诸使辟吏，各自精求，务于得人，将重府望。既经试效，能否可知，擢其贤能，置之朝列。或曰外使须才，固不可夺。臣知必不然也。属者使府宾介，每有登朝，本使殊以为荣，自喜知人，且明公选。大凡才能之士，名位未达，多在方镇。日月在上，谁不知之，思登阙庭，如望霄汉，宜须博采，无宜久滞。”上优诏答之。

时吏部侍郎杜黄裳为中贵谗譖及他过犯，御史中丞穆贇、京兆少尹韦武、万年县令李宣、长安令卢云，皆为裴延龄构陷，将加斥逐。憬保护救解之，故多从轻贬。

初，憬廉察湖南，令狐峘、崔傲并为巡属刺史。峘尝历中

书舍人、礼部侍郎，傲久在朝列，所为或亏法令，憬每以正道制之。峒、傲密遣人数憬罪状，毁之于朝。及憬为相，拔傲自大理卿为尚书右丞，峒先贬官为别驾，又擢为吉州刺史，时人多之。

憬与陆贽同知政事。贽恃久在禁庭，特承恩顾，以国政为己任，才周岁，转憬为门下侍郎。憬由是深衔之，数以目疾请告，不甚当政事，因是不相协。裴延龄奸诈恣睢，满朝侧目。憬初与贽约于上前论之，及延英奏对，贽极言延龄奸邪诬诞之状，不可任用。德宗不悦，形于颜色。憬默然无言，由是罢贽平章事，而憬当国矣。

时宰相贾耽、卢迈与憬三人。十二年春正月，耽、迈皆有假，故憬独对于延英。上问曰：“近日起居注记何事？”憬对曰：“古者左史记言，人君动止，有实言随即记录，起居注是也。国朝永徽中，起居唯得对仗承旨，仗下后谋议皆不得闻，其记注唯编制敕，更无他事。所以长寿中姚璩知政事，以为亲承德音谟训，若不宣旨，宰相、史官无以得书。璩请宰相一人记录所论军国政事，谓之时政记，每月送史馆。既而时政记又废。”上曰：“君举必书，义存劝诫。既尝有时政记，宰臣宜依故事为之。”无何，憬卒，时政记亦不行。

憬特承恩顾，性清俭，虽为宰辅，居第仆使，类贫士大夫之家，所得俸入，先置私庙，而竟不立第舍田产。

其年八月，遇暴疾，信宿而卒，时年六十一。子元亮进憬遗表草曰：“臣叨荷圣慈，窃坐台鼎，年序颇久，绩用无闻，负乘之败已彰，覆餗之咎俄及。而天与之疾，福过生灾，自今日卯时以来，稍加困重，针灸不及，药饵奚施。奄然游魂，终当就木，冥冥残喘，岂忍辞天！号呼涕零，侧息心断，反风结草，誓报深恩，虽死犹生，岂孤素愿。无任感恩，呜咽痛恨之

至。”德宗尤悼惜之，废朝三日，册赠太子太傅，赙帛五百端、米粟四百石，令鸿胪卿王权充册吊使。

元亮官至左司郎中、侍御史知杂事卒。次子全亮，官至侍御史、桂管防御判官。元亮兄宣亮、弟承亮，皆以门荫授官。

韦伦，开元、天宝中朔方节度使光乘之子。少以廕累授蓝田县尉。以吏事勤恪，杨国忠署为铸钱内作使判官。国忠恃权宠，又邀名称，多征诸州县农人令铸钱。农夫既非本色工匠，被所由抑令就役，多遭箠罚，人不聊生。伦白国忠曰：“铸钱须得本色人，今抑百姓农人为之，尤费力无功，人且兴谤。请厚悬市估价，募工晓者为之。”由是役使减少，而益铸钱之数。天宝末，宫内土木之功无虚日，内作人吏因缘为奸，伦乃躬亲阅视，省费减倍。改大理评事。

会安禄山反，车驾幸蜀，拜伦监察御史、剑南节度行军司马，兼充置顿使判官，寻改屯田员外、兼侍御史。时内官禁军相次到蜀，所在侵暴，号为难理；伦清俭，率身以化之，蜀川咸赖其理。竟遭中官毁谮，贬衡州司户。属东都、河南并陷贼，漕运路绝，度支使第五琦荐伦有理能，拜商州刺史，充荆襄等道租庸使。会襄州裨将康楚元、张嘉延聚众为叛，凶党万余人，自称东楚义王。襄州刺史王政弃城遁走。嘉延又南袭破江陵，汉、沔馈运阻绝，朝廷旰食。伦乃调发兵甲驻邓州界，凶党有来降者，必厚加接待。数日后，楚元众颇怠，伦进军击之。生擒楚元以献，余众悉走散，收租庸钱物仅二百万贯，并不失坠。荆、襄二州平。诏除崔光远为襄州节度使，征伦为卫尉卿。旬日，又以本官兼宁州刺史、招讨处置等使，寻又兼陇州刺史。

乾元三年，襄州大将张瑾杀节度使史翔作乱，乃以伦为襄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、山南东道襄邓等十州节度使。时李辅国秉权用事，节将除拜，皆出其门。伦既为朝廷公用，又不私谒

辅国。伦受命未行，改秦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、本州防御使。时吐蕃、党项岁岁入寇，边将奔命不暇。伦至秦州，屡与虏战。兵寡无援，频致败衄，连贬巴州长史、思州务川县尉。

代宗即位，起为忠州刺史，历台、饶二州。以中官吕太一于岭南矫诏募兵为乱，乃以伦为韶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、韶连柳三州都团练使。竟遭太一用赂反间，贬信州司马、虔州司户、隋州司户、随州司马。遇赦，旅寓于洪州十数年。

德宗即位，选堪使绝域者，征伦拜太常少卿、兼御史中丞，持节充通和吐蕃使。伦至蕃中，初宣谕皇恩，次述国威德远振，蕃人大悦，赞普入献方物。使还，迁太常卿、兼御史大夫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。再入吐蕃，奉使称旨，西蕃敬服。朝廷得失，数上疏言之。又为宰相卢杞所恶，改太子少保，累加开府仪同三司。泾师之乱，驾幸奉天。及卢杞、白志贞、赵赞等贬官，关播罢相为刑部尚书，伦于朝堂呜咽而言曰：“宰相不能弼谐启沃，使天下一至于此。仍为尚书，天下何由致理？”闻者敬惮之。从驾梁州，还京，又欲擢用卢杞为饶州刺史。伦又上表切言不可，深为忠正之士所称叹。以年逾七十，表请休官，改太子少师致仕，封郢国公。时李楚琳以仆射兼卫尉卿，李忠诚以尚书兼少府监，伦上言曰：“楚琳凶逆，忠诚蕃戎丑类，不合厕列清班。”又表请置义仓以防水旱，择贤良任之左右。又言吐蕃必无信约，专须防备，不可轻易。上每善遇之。

伦居家孝友，抚弟侄以慈爱称。贞元十四年十二月卒，时年八十三，赠扬州都督。

贾耽，字敦诗，沧州南皮人。以两经登第，调授贝州临清县尉。上疏论时政，授绛州正平尉。从事河东，检校膳部员外郎、太原少尹、北都副留守。又检校礼部郎中、节度副使，改汾州刺史。在郡七年，政绩茂异。入为鸿胪卿，时左右威远营

隶鸿胪，耽仍领其使。大历十四年十一月，检校左散骑常侍、兼梁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山南西道节度使。

建中三年十一月，检校工部尚书、兼御史大夫、山南东道节度使。德宗移幸梁州。兴元元年二月，耽使行军司马樊泽奏事于行在，泽既复命，方大宴诸将，有急牒至，言泽代耽为节度使，而召耽为工部尚书。耽得牒内怀中，宴饮不改容。及散，召樊泽，以诏授之曰：“诏以行军为节度使，耽今即上路。”因告将吏使谒泽。牙将张献甫曰：“天子巡幸山南，尚书使行军奉表起居，而行军敢自图节钺，潜夺尚书土地，此可谓事人不忠。军中皆不伏，请杀樊泽。”耽曰：“公是何言欤！天子有命，即为节度使矣。耽今赴行在，便与公偕行。”即日离镇，以献甫自随，军中乃安。寻以本官为东都留守、东畿汝南防御使。

贞元二年，改检校右仆射、兼滑州刺史、义成军节度使。是时淄青节度使李纳虽去伪王号，外奉朝旨，而心常蓄并吞之谋。纳兵士数千人自行营归，路由滑州，大将请城外馆之。耽曰：“与人邻道，奈何野处其兵？”命馆之城内，淄青将士皆心服之。耽善射好猎，每出畋不过百骑，往往猎于李纳之境。纳闻之，大喜，心畏其度量，不敢异图。九年，征为右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耽好地理学，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，必与之从容，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。是以九州之夷险，百蛮之土俗，区分指画，备究源流。自吐蕃陷陇右积年，国家守于内地，旧时镇戍，不可复知。耽乃画陇右、山南图，兼黄河经界远近，聚其说为书十卷，表献曰：

臣闻楚左史倚相能读《九丘》，晋司空裴秀创为六体；《九丘》乃成赋之古经，六体则为图之新意。臣虽愚昧，夙尝师范，

累蒙拔擢，遂忝台司。虽历践职任，诚多旷阙，而率土山川，不忘寤寐。其大图外薄四海，内别九州，必藉精详，乃可摹写，见更缙集，续冀毕功。然而陇右一隅，久沦蕃寇，职方失其图记，境土难以区分。辄扣课虚微，采掇舆议，画《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》一轴。伏以洮、湟旧墟，连接监牧；甘、凉右地，控带朔陲。岐路之侦候交通，军镇之备御冲要，莫不匠意就实，依稀像真。如圣恩遣将护边，新书授律，则灵、庆之设险在目，原、会之封略可知。诸州诸军，须论里数人额；诸山诸水，须言首尾源流。图上不可备书，凭据必资记注，谨撰《别录》六卷。又黄河为四渎之宗，西戎乃群羌之帅，臣并研寻史牒，翦弃浮词，罄所闻知，编为四卷，通录都成十卷。文义鄙朴，伏增惭悚。

德宗览之称善，赐厩马一匹、银采百匹、银瓶盘各一。

至十七年，又撰成《海内华夷图》及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》四十卷，表献之，曰：

臣闻地以博厚载物，万国棋布；海以委输环外，百蛮绣错。中夏则五服、九州，殊俗则七戎、六狄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臣。昔毋丘出师，东铭不耐；甘英奉使，西抵条支；奄蔡乃大泽无涯，鬲宾则悬度作险。或道理回远，或名号改移，古来通儒，罕遍详究。臣弱冠之岁，好闻方言，筮仕之辰，注意地理，究观研考，垂三十年。绝域之比邻，异蕃之习俗，梯山献琛之路，乘舶来朝之人，咸究竟其源流，访求其居处。闾阖之行贾，戎貊之遗老，莫不听其言而掇其要。闾阖之琐语，风谣之小说，亦收其是而芟其伪。

然殷、周以降，封略益明，承历数者八家，浑区宇者五姓，声教所及，惟唐为大。秦皇罢侯置守，长城起于临洮；孝武却地开边，障塞限于鸡鹿；东汉则哀牢请吏；西晋则裨离结辙；

隋室列四郡于卑和海西，创三州于扶南江北，辽阳失律，因而弃之。高祖神尧皇帝诞膺天命，奄有四方。太宗继明重熙，柔远能迓，逾大碛通道，北至仙娥，于骨利干置玄阙州。高宗嗣守丕绩，克广前烈，遣单车赉诏，西越葱山，于波刺斯立疾陵府。中宗复配天之业，不失旧物。睿宗含先天之量，惟新永图。玄宗以大孝清内，以无为理外，大宛骥录，岁充内厩，与贰师之穷兵黩武，岂同年哉！肃宗扫平氛昆，润泽生人。代宗划除残孽，彝伦攸叙。

伏惟皇帝陛下，以上圣之姿，当太平之运，敦信明义，履信包元，惠养黎蒸，怀柔遐裔。故泸南贡丽水之金，漠北献余吾之马，玄化洋溢，率土沾濡。

臣幼切磋于师友，长趋侍于轩墀，自揣孱愚，叨荣非据，鸿私莫答，夙夜兢惶。去兴元元年，伏奉进止，令臣修撰国图，旋即充使魏州、汴州，出镇东洛、东都，间以众务，不遂专门，绩用尚亏，忧愧弥切。近乃力竭衰病，思殫所闻见，丛于丹青。谨令工人画《海内华夷图》一轴，广三丈，从三丈三尺，率以一寸折成百里。别章甫左衽，奠高山大川。缩四极于纤缟，分百郡于作绩。宇宙虽广，舒之不盈庭；舟车所通，览之咸在目。并撰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》四十卷，中国以《禹贡》为首，外夷以《班史》发源；郡县纪其增减，蕃落叙其衰盛。前地理书以黔州属酉阳，今则改入巴郡；前西戎志以安国为安息，今则改入康居。凡诸疏舛，悉从厘正。陇西、十地，播弃于永初之中；辽东、乐浪，陷屈于建安之际。曹公弃陞北，晋氏迁江南，缘边累经侵盗，故墟日致堙毁。旧史撰录，十得二三，今书搜补，所获太半。《周礼职方》，以淄、时为幽州之浸，以华山为荆河之镇，既有乖于《禹贡》又不出于淹中，多闻阙疑，讵敢编次。其古郡国题以墨，今州县题以硃，今古殊文，执习

简易。臣学谢小成，才非博物。伏波之聚米，开示众军；鄴侯之图书，方知厄塞。企慕前哲，尝所寄心，辄整庸陋，多惭纆繆。

优诏答之，赐锦彩二百匹、袍段六、锦帐二、银瓶盘各一、银榼二、马一匹，进封魏国公。

顺宗即位，检校司空，守左仆射，知政事如故。时王叔文用事，政出群小，耽恶其乱政，屡移病乞骸，不许。耽性长者，不喜臧否人物。自居相位，凡十三年，虽不能以安危大计启沃于人主，而常以检身厉行以律人。每自朝归第，接对宾客，终日无倦。至于家人近习，未尝见其喜愠之色，古之淳德君子，何以加焉！

永贞元年十月卒，时年七十六。废朝四日，册赠太傅，谥曰元靖。

姜公辅，不知何许人。登进士第，为校书郎。应制策科高等，授左拾遗，召入翰林为学士。岁满当改官，公辅上书自陈，以母老家贫，以府掾俸给稍优，乃求兼京兆尹户曹参军，特承恩顾。才高有器识，每对见言事，德宗多从之。

建中四年十月，泾师犯阙。德宗苍黄自苑北便门出幸，公辅马前谏曰：“硃泚尝为泾原帅，得士心。昨以硃滔叛，坐夺兵权，泚常忧愤不得志。不如使人捕之，使陪銮驾，忽群凶立之，必贻国患。臣顷曾陈奏，陛下苟不能坦怀待之，则杀之，养兽自贻其患，悔且无益。”德宗曰：“已无及矣！”从幸至奉天，拜谏议大夫，俄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从幸山南，车驾至城固县，唐安公主薨。上之长女，昭德皇后所生，性聪敏仁孝，上所钟爱。初，诏尚韦宥，未克礼会而遇播迁；及薨，上悲悼尤甚，诏所司厚其葬礼。公辅谏曰：“非久克复京城，公主必须归葬，今于行路，且宜俭薄，以济

军士。”德宗怒，谓翰林学士陆贽曰：“唐安天亡，不欲于此为茔垆，宜令造一砖塔安置，功费甚微，不合关宰相论列。姜公辅忽进表章，都无道理，但欲指朕过失，拟自取名。朕比擢拔为腹心，乃负朕如此！”贽对曰：“公辅官是谏议，职居宰衡，献替固其职分。本立辅臣，置之左右，朝夕纳诲，意在防微，微而弼之，乃其所也。陛下以造塔役费微小，非宰相所论之事。但问理之是非，岂论事之大小！若造塔为是，役虽大而作之何伤！若造塔为非，费虽小而言者何罪！”帝又曰：“卿未会朕意。朕以公辅才行，共宰相都不相当，在奉天时已欲罢免，后因公辅辞退，朕已面许。寻属怀光背叛，遂且因循，容至山南。公辅知朕拟改官，所以固论造塔，卖直取名。据此用心，岂是良善！朕所惆怅者，只缘如此。”贽再三救护，帝怒不已，乃罢为左庶子。寻丁母忧，服阙，授右庶子，久之不迁。

洎陆贽知政事，以有翰林之旧，数告贽求官。贽密谓公辅曰：“予尝见郴州窦相，言为公奏拟数矣，上旨不允，有怒公之言。”公辅恐惧，上疏乞罢官为道士，久之未报。后又廷奏，德宗问其故，公辅不敢泄贽，便以参言为对。帝怒，贬公辅为泉州别驾，又遣中使赍诏责窦参。顺宗即位，起为吉州刺史，寻卒。宪宗朝，赠礼部尚书。

史臣曰：贾魏公以温克长者，致位丞相，拒献甫之请，畋李纳之郊，则器略可知矣！韦郢公慷慨节义，困于谗邪，命矣夫！赵丞相区分检裁，求为雅士，以争权而陷陆贽，则前时以德报怨，其可信乎！公辅一言悟主，骤及台司；一言不合，礼遽疏薄，则加膝坠泉之间，君道可知矣！

贽曰：元靖訏谟，真谓纯儒。手调鼎饪，心运地图。姜躁赵险，并跃天衢。哀哉韦公，终困谗夫。

## 列传第八十九

### 陆贄

陆贄，字敬輿，苏州嘉兴人。父侃，溧阳令，以贄贵，赠礼部尚书。贄少孤，特立不群，颇勤儒学。年十八登进士第，以博学宏词登科，授华州郑县尉。罢秩，东归省母，路由寿州，刺史张镒有时名，贄往谒之。镒初不甚知，留三日，再见与语，遂大称赏，请结忘年之契。及辞，遗贄钱百万，曰：“愿备太夫人一日之膳。”贄不纳，唯受新茶一串而已，曰：“敢不承君厚意。”又以书判拔萃，选授渭南主簿，迁监察御史。德宗在东宫时，素知贄名，乃召为翰林学士，转祠部员外郎。贄性忠尽，既居近密，感人主重知，思有以效报，故政或有缺，巨细必陈，由是顾待益厚。

建中四年，硃泚谋逆，从驾幸奉天。时天下叛乱，机务填委，征发指踪，千端万绪，一日之内，诏书数百。贄挥翰起草，思如泉注，初若不经思虑，既成之后，莫不曲尽事情，中于机会；胥吏简札不暇，同舍皆伏其能。转考功郎中，依前充职。尝启德宗曰：“今盗遍天下，輿驾播迁，陛下宜痛自引过，以感动人心。昔成汤以罪己勃兴，楚昭以善言复国。陛下诚能不吝改过，以言谢天下，使书诏无忌，臣虽愚陋，可以仰副圣情，庶令反侧之徒，革心向化。”德宗然之。故奉天所下书诏，虽武夫悍卒，无不挥涕感激，多贄所为也。

其年冬，议欲以新岁改元。而卜祝之流，皆以国家数钟百六，凡事宜有变革，以应时数。上谓贄曰：“往年群臣请上尊

号‘圣神文武’四字，今缘寇难，诸事并宜改更，众欲朕旧号之中更加一两字，其事何如？”赞奏曰：“尊号之兴，本非古制。行于安泰之日，已累谦冲；袭乎丧乱之时，尤伤事体。今者銮舆播越，未复宫闱，宗社震惊，尚愆禋祀，中区多梗，大憝犹存。此乃人情向背之秋，天意去就之际，陛下宜深自惩励，收揽群心，痛自贬损，以谢灵谴，不可近从未议，重益美名。

“帝曰：“卿所奏陈，虽理体甚切，然时运必须小有改迹，亦不可执滞，卿更思量。”赞曰：“古之人君称号，或称皇称帝，或称王，但一字而已。至暴秦，乃兼皇帝二字，后代因之。及昏僻之君，乃有圣刘、天元之号。是知人主轻重，不在自称，崇其号无补于徽猷；损其名不伤其德美。然而损之有谦光稽古之善，崇之获矜能纳谏之讥，得失不侔，居然可辨。况今时遭迍否，事属倾危，尤宜惧思，以自贬抑。必也俯稽术数，须有变更。与其增美称而失人心，不若黜旧号以祇天戒。天时人事，理必相符，人既好谦，天亦助顺。陛下诚能断自宸鉴，焕发德音，引咎降名，深示刻责，惟谦与顺，一举而二美从之。”德宗从之，但改兴元年号而已。

初，德宗仓皇出幸，府藏委弃，凝冽之际，士众多寒，服御之外，无尺縑丈帛。及贼泚解围，诸藩贡奉继至，乃于奉天行在贮贡物于廊下，仍题曰“琼林”、“大盈”二库名。赞谏曰：

“琼林”、“大盈”，自古悉无其制，传诸耆旧之说，皆云创自开元。贵臣贪权，饰巧求媚，乃言：“郡邑贡赋所用，盍各区分：赋税当委于有司，以给经用；贡献宜归于天子，以奉私求。”玄宗悦之。新是二库，荡心侈欲，萌抵于兹，迨乎失邦，终以饵寇。《记》曰：“货悖而入，必悖而出。”岂其效欤！

陛下嗣位之初，务遵理道，敦行俭约，斥远贪饕。虽内库

旧藏，未归太府，而诸方曲献，不入禁闱，清风肃然，海内丕变。近以寇逆乱常，銜輿外幸，既属忧危之运，宜增傲励之诚。臣昨奉使军营，出经行殿，忽睹右廓之下，榜列二库之名，愕然若惊，不识所以。何者？天衢尚梗，师旅方殷，痛心呻吟之声，噢咻未息；忠勤战守之效，赏赉未行。诸道贡珍，遽私别库，万目所视，孰能忍情？窃揣军情，或生缺望，或忿形谤讟，或丑肆诬谣，颇含思乱之情，亦有悔忠之意。是知氓俗昏鄙，识昧高卑，不可以尊极临，而可以诚义感。

顷者六师初降，百物无储，外扞凶徒，内防危堞，昼夜不息，殆将五旬。冻饿交侵，死伤相枕，毕命同力，竟夷大艰。良以陛下不厚其身，不私其欲，绝甘以同卒伍，辍食以啖功劳。无猛制人而不携，怀所感也；无厚赏士而不怨，悉所无也。今者攻围已解，衣食已丰，而谤讟方兴，军情稍沮，岂不以勇夫常性，嗜货矜功，其患难既与之同忧，而好乐不与之同利，苟异恬默，能无怨咨！此理之常，故不足怪。《记》曰：“财散则民聚。”岂其效欤！陛下天资英圣，见善必迁，是将化蓄怨为衔恩，反过差为至当，促殄遗寇，永垂鸿名，大圣应机，固当不俟终日。

上嘉纳之，令去其题署。

兴元元年，李怀光异志已萌，欲激怒诸军，上表论诸军衣粮薄，神策衣粮厚，厚薄不均，难以驱战，意在挠沮进军。李晟密奏，恐其有变，上忧之，遣贄使怀光军宣谕。使还，贄奏事曰：

贼泚稽诛，保聚宫苑，势穷援绝，引日偷生。怀光总仗顺之军，乘制胜之气，鼓行芟翦，易若摧枯。而乃寇奔不追，师老不用，诸帅每欲进取，怀光辄沮其谋。据兹事情，殊不可解。陛下意在全护，委曲听从，观其所为，亦未知感。若不别为规

略，渐相制持，唯以姑息求安，终恐变故难测。此诚事机危迫之秋也，故不可以寻常容易处之。

今李晟奏请移军，适遇臣衔命宣慰，怀光偶论此事，臣遂泛问所宜，怀光乃云：“李晟既欲别行，某亦都不要藉。”臣犹虑有翻覆，因美其军强盛。怀光大自矜夸，转有轻晟之意。臣又从容问云：“昨发离行在之日，未知有此商量；今日从此却回，或恐圣旨顾问，事之可否，决定何如？”怀光已肆轻言，不可中变，遂云：“恩命许去，事亦无妨。”要约再三，非不详审，虽欲追悔，固难为词。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书，敕下依奏，别赐怀光手诏，示以移军事由。其手诏大意云：“昨得李晟奏，请移军城东以分贼势。朕缘未知利害，本欲委卿商量，适会陆贽从彼宣慰回，云见卿论叙军情，语及于此，仍言许去，事亦无妨，遂敕本军允其所请。卿宜授以谋略，分路夹攻，务使叶齐，克平寇孽。”如此词婉而直，理当而明，虽蓄异端，何由起怨？

臣初奉使谕旨，本缘粮料不均，偶属移军，事相谐会。又幸怀光诡对，且无阻绝之言，机宜合并。若有幽赞，一失其便，后何可追，幸垂裁察！

德宗初望怀光回意破贼，故晟屡奏移军不许；及贽缕陈怀光反状，乃可晟之奏，遂移军东渭桥。而鄜坊节度李建徽、神策行营阳惠元犹在咸阳，贽虑怀光并建徽等军，又奏曰：

怀光当管师徒，足以独制凶寇，逗留未进，抑有他由。所患太强，不资傍助。比者又遣李晟、李建徽、阳惠元三节度之众附丽其营，无益成功，只忧生事。何则？四军悬垒，群帅异心，论势力则悬绝高卑，据职名则不相统属。怀光轻晟等兵微位下，而忿其制不从心。晟等疑怀光养寇蓄奸，而怨其事多陵己。端居则互防飞谤，欲战则递恐分功，龃龉不和，嫌衅遂构，

俾之同处，必不两全。强者恶积而后亡，弱者势危而先覆，覆亡之祸，翹足可期。旧寇未平，新患方起，忧叹所切，实堪疚心。太上消慝于未萌，其次救失于始兆，况乎事情已露，祸难垂成，委而不谋，何以制乱？李晟见机虑变，先请移军就东，建徽、惠元，势转孤弱，为其吞噬，理在必然。他日虽有良图，亦恐不能自拔，拯其危急，唯在此时。今因李晟愿行，便遣合军同往，托言晟兵素少，虑为贼泚所邀，藉此两军，迭为掎角。仍先谕旨，密使促装，诏书至营，即日进路。怀光意虽不欲，然亦计无所施。是谓先人有夺人之心，疾雷不及掩耳者也。

夫制军驭将，所贵见情，离合疾徐，各有宜适。当离者合之则召乱，当合者离之则寡功；当疾而徐则失机，当徐而疾则漏策。得其要，契其时，然后举无败谋，措无危势。而今者屯兵而不肯为用，聚将而罔能叶心，自为鲸鯢，变在朝夕。留之不足以相制，徒长历阶；析之各竞于擅能，或成勋绩。事有必应，断无可疑。

德宗曰：“卿之所料极善。然李晟移军，怀光心已惆怅，若更遣建徽、惠元就东，则使得为词。且俟旬时。”晟至东渭桥，不旬日，怀光果夺两节度兵，建徽单骑遁而获免，惠元中路被执，害之。报至行在，人情大恐。翌日，移幸山南。贽练达兵机，率如此类。

二月，从幸梁州，转谏议大夫，依前充学士。先是，凤翔衙将李楚琳乘泾师之乱，杀节度使张镒，归款硃泚。及奉天解围，楚琳遣使贡奉，时方艰阻，不获已，命为凤翔节度使。然德宗忿其弑逆，心不能容，才至汉中，欲令浑瑊代为节度。贽谏曰：“楚琳之罪，固不容诛，但以乘舆未复，大憝犹存，勤王之师，悉在畿内，急宣速告，晷刻是争。商岭则道迂且遥，骆谷复为贼所扼，仅通王命，唯在褒斜，此路若又阻艰，南北

便成隔绝。以诸镇危疑之势，居二逆诱胁之中，恟々群情，各怀向背。贼胜则往，我胜则来，其间事机，不容差跌。傥楚琳发憾，公肆猖狂，南塞要冲，东延巨猾，则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，其势岂不病哉！”上释然开悟，乃善待楚琳使，优诏安慰其心。

德宗至梁，欲以谷口已北从臣赐号曰“奉天定难功臣”，谷口已南随扈者曰“元从功臣”，不选朝官，一例俱赐。赞奏曰：“破贼扞难，武臣之效。至如宫闱近侍，班列员僚，但驰走从行而已，忽与介胄奋命之士，俱号功臣，伏恐武臣愤惋。”乃止。

李晟既收京城，遣中使宣付翰林院具录先散失宫人名字，令草诏赐浑瑊，遣于奉天寻访，以得为限，仍量与资粮送赴行在。赞不时奉诏，进状论之曰：

顷以理道乖错，祸乱荐钟，陛下思咎惧灾，裕人罪己，屡降大号，誓将更新。天下之人，垂涕相贺，愆忿释怨，煦仁戴明，毕力同心，共平多难。止土崩于绝岸，收版荡于横流，殄寇清都，不失旧物。实由陛下至诚动于天地，深悔感于神人，故得百灵降康，兆庶归德。苟不如此，自古何尝有捐弃宫阙，失守宗祧，继逆于赴难之师，再迁于蒙尘之日，不逾半岁，而复兴大业者乎！

今渠魁始平，法驾将返，近自郊甸，远周寰瀛，百役疲瘵之氓，重战伤残之卒，皆忍死扶病，倾耳耸肩，想闻德声，翘望圣泽。陛下固当感上天悔祸之眷，荷列祖垂裕之休，念将士锋刃之殃，愍黎元涂炭之酷。以致寇为戒，以居上为危，以务理为忧，以复宫为急。损之又损，尚惧汰侈之易滋；艰之惟艰，犹患戒慎之难久。谋始尽善，克终已稀；始而不谋，终则何有！夫以内人为号，盖是中壶末流。天子之尊，富有宫掖，如此

等辈，固繁有徒，但恐伤多，岂忧乏使！翦除元恶，曾未浹辰，奔贺往来，道途如织。何必自亏君德，首访妇人，又令资装速赴行在！万目阅视，众口流传，恐非所以答庆赖之心，副惟新之望也。

夫事有先后，义有重轻，重者宜先，轻者宜后。武王克殷，有未及下车而为之者，有下车而为之者，盖美其不失先后之宜也。自翠华播越，万姓靡依，清庙震惊，三时乏祀，当今所务，莫大于斯。诚宜速遣大臣，驰传先往，迎复神主，修整郊坛，展禋享之仪，申告谢之意。然后吊恤死义，慰犒有功，绥辑黎蒸，优问耆耄。安定反侧，宽宥胁从；宣畅郁堙，褒奖忠直；官失职之士，复废业之人。是皆宜先，不可后也。至如崇饰服器，缮缉殿台，备耳目之娱，选巾栉之侍，是皆宜后，不可先也。

散失内人，已经累月，既当离乱之际，必为将士所私。其人若稍有知，不求当自陈献；其人若甚无识，求之适使忧虞。自因寇乱丧亡，颇有大于此者，一闻搜索，怀惧必多；余孽尚繁，群情未一，因而善抚，犹恐危疑，若又惧之，于何不有！昔人所以掩绝纓而饮盗马者，岂必忘其情爱，盖知为君之体然也。以小妨大，明者不为。天下固多褻人，何必独在于此。所令撰赐浑瑊诏书，未敢顺旨。

帝遂不降诏，但遣使而已。

德宗还京，转中书舍人，学士如故。初，贄受张镒知，得居内职；及镒为卢杞所排，贄常忧惴；及杞贬黜，始敢上书言事。德宗好文，益深顾遇。奉天解围后，德宗言及违离宗庙，呜咽流涕曰：“致寇之由，实朕之过。”贄亦流涕而对曰：“臣思致今日之患者，群臣之罪也。”贄意盖为卢杞、赵贄等也。上欲掩杞之失，则曰：“虽朕德薄，致兹祸乱，亦运数前定，

事不由人。”赞又极言杞等罪状，上虽貌从，心颇不说。吴通微兄弟俱在翰林，亦承德宗宠遇，文章才器不迨赞；而能交结权幸，共短赞于上前。故刘从一、姜公辅自卑品苍黄之中，皆登辅相；而赞为朋党所挤，同职害其能，加以言事激切，动失上之欢心，故久之不为辅相。其于议论应对，明练理体，敷陈剖判，下笔如神，当时名流，无不推挹。

贞元初，李抱真入朝，从容奏曰：“陛下幸奉天、山南时，敕书至山东，宣谕之时，士卒无不感泣。臣即时见人情如此，知贼不足平也。”

时赞母韦氏在江东，上遣中使迎至京师，搢绅荣之。俄丁母忧，东归洛阳，寓居嵩山丰乐寺。藩镇贖赠及别陈饷遗，一无所取。与韦皋布衣时相善，唯西川致遗，奏而受之。赞父初葬苏州，至是欲合葬。上遣中使护其柩车至洛，其礼遇如此。免丧，权知兵部侍郎，依前充学士。申谢日，赞伏地而泣，德宗为之改容叙慰。恩遇既隆，中外属意为辅弼，而宰相窦参素忌赞，赞亦短参之所为，言参黜货，由是与参不平。

七年，罢学士，正拜兵部侍郎，知贡举。时崔元翰、梁肃文艺冠时，赞输心于肃。肃与元翰推荐艺实之士，升第之日，虽众望不惬，然一岁选士，才十四五，数年之内，居台省清近者十余人。

八年四月，窦参得罪，以赞为中书侍郎、门下同平章事。赞久为邪党所挤，困而得位，意在不负恩奖，悉心报国，以天下事为己任。上即位之初，用杨炎、卢杞秉政，树立朋党，排摈良善，卒致天下沸腾，釜輿奔播。愆是之失，贞元已后，虽立辅臣，至于小官除拟，上必再三详问，久之方下。及赞知政事，请许台省长官自荐属官，仍保任之，事有旷败，兼坐举主。上许之，俄又宣旨曰：“外议云：‘诸司所举，多引用亲党，

兼通赂遗，不得实才。’此法行之非便，今后卿等宜自选择，勿用诸司延荐。”贽论奏曰：

臣实顽鄙，一无所堪，猥蒙任使，待罪宰相。虽怀窃位之惧，且乏知人之明，自揣庸虚，终难上报。唯知广求才之路，使贤者各以汇征；启至公之门，令职司皆得自达。既蒙允许，即宜宣行。南宫举人，才至十数，或非台省旧吏，则是使府佐僚，累经荐延，多历事任。论其资望，既不愧于班行；考其行能，又未闻于阙败。遽以腾口，上烦圣聪，道之难行，亦可知矣！

陛下勤求理道，务徇物情，因谓举荐非宜，复委宰臣拣择。其为崇任辅弼，博采舆词，可谓圣德之盛者。然于委任责成之道，听言考实之方，闲邪存诚，犹恐有阙。陛下既纳臣言而用之，旋闻横议而止之，于臣谋不责成，于横议不考实，此乃谋失者得以辞其罪，议曲者得以肆其诬。率是而行，触类而长，固无必定之计，亦无必实之言。计不定则理道难成，言不实则小人得志。国家之病，常必由之。昔齐桓公问管仲害霸之事，对曰：“得贤不能任，害霸也；用而不能终，害霸也；与贤人谋事，而与小人议之，害霸也。”为小人者，不必悉怀险谲，故覆邦家。盖以其意性回邪，趣向狭促，以沮议为出众，以自异为不群，趋近利而昧远图，效小信而伤大道，况又言行难保，恣其非心者乎！

伏以宰辅，常制不过数人，人之所知，固有限极，不有遍谙诸士，备阅群才。若令悉命群官，理须展转询访，是则变公举为私荐，易明易女为暗投。倘如议者之言，所举多有情故，举于君上，且未绝私；荐于宰臣，安肯无诈！失人之弊，必又甚焉。所以承前命官，罕有不涉私谤，虽则秉钧不一，或自行情，亦由私访所亲，转为所卖。其弊非远，圣鉴明知。今又将

徇浮言，专任宰臣除吏，宰臣不遍谙识，踵前须访于人。若访亲朋，则是悔其覆车，不易故辙；若访于朝列，则是求其私荐，不如公举之愈也。二者利害，惟陛下更详择焉。恐不如委任长官，慎拣僚属，所拣既少，所求亦精，得贤有鉴识之名，失实当暗谬之责。人之常性，莫不爱身，况于台省长官，皆是当朝华选，孰肯徇私妄举，以伤名取责者耶！所谓台省长官，即仆射、尚书、左右丞、侍郎及御史大夫、中丞是也。陛下比择辅相，多亦出于其中。今之宰臣，则往日台省长官也；今之台省长官，乃将来之宰臣也，但是职名暂异，固非行业顿殊。岂有为长官之时不能举一二属吏，居宰臣之位则可择千百具僚，物议悠悠，其惑斯甚。

夫求才贵广，考课贵精。求广在于各举所知，长吏之荐择是也；贵精在于按名责实，宰臣之序进是也。往者则天太后践祚临朝，欲收人心，尤务拔擢，弘委任之意，开汲引之门，进用不疑，求访无倦，非但人得荐士，亦许自举其才。所荐必行，所举辄试，其于选士之道，岂不伤于容易哉！而课责既严，进退皆速，不肖者旋黜，才能者骤升，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，累朝赖多士之用。此乃近于求才贵广，考课贵精之效也。

陛下诞膺宝历，思致理平，虽好贤之心，有逾于前哲，而得人之盛，未迨于往时。盖由赏鉴独任于圣聪，搜择颇难于公举，仍启登延之路，罕施练核之方。遂使先进者渐益凋讹，后来者不相接续，施一令则谤沮互起，用一人则疮磐立成。此乃失于选才太精，制法不一之患也。则天举用之法，伤易而得人；陛下慎拣之规，太精而失士。陛下选任宰相，必异于庶官；精择长官，必愈于末品。及至宰相献规，长吏荐士，陛下即但纳横议，不稽始谋。是乃任以重者轻其言，待以轻者重其事，且又不辨所毁之虚实，不校所试之短长。人之多言，何所不至，

是将使人无所措其手足，岂独选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！

上虽嘉其所陈，长官荐士之诏，竟追寝之。

国朝旧制，吏部选人，每年调集。自乾元已后，属宿兵于野。岁或凶荒，遂三年一置选。由是选人停拥，其数猥多，文书不接，真伪难辨，吏缘为奸，注授乖滥，而有十年不得调者。赞奏吏部分内外官员为三分，计阙集人，每年置选。故选司之弊，十去七八，天下称之。

赞与贾耽、卢迈、赵憬同知政事，百司有所申覆，皆更让不言可否。旧例，宰臣当旬，秉笔决事，每十日一易，赞请准故事，令秉笔者以应之。又以河陇陷蕃已来，西北边常以重兵守备，谓之防秋，皆河南、江淮诸镇之军也，更番往来，疲于戎役。赞以中原之兵，不习边事，及扞虏战贼，多有败衄，又苦边将名目太多，诸军统制不一，缓急无以应敌，乃上疏论其事曰：

臣历观前代书史，皆谓镇抚四夷，宰相之任，不揆闇劣，屡敢上言。诚以备边御戎，国家之重事；理兵足食，备御之大经。兵不治则无可御之师，食不足则无可固之地。理兵在制置得所，足食在敛导有方。陛下幸听愚言，先务积谷，人无加赋，官不费财，坐致边储，数逾百万。诸镇收余，今已向终，分贮军城，用防艰急，纵有寇戎之患，必无乏绝之忧。守此成规，以为永制，常收冗费，益贍边农，则更经二年，可积十万人三岁之粮矣。足食之原粗立，理兵之术未精，敢议筹量，庶备采择。

伏以戎狄为患，自古有之，其于制御之方，得失之论，备存史籍，可得而言。大抵尊即序者，则曰“非德无以化要荒”，曾莫知威不立，则德不能驯也。乐武威者，则曰“非兵无以服凶犷”，曾莫知德不修，则兵不可恃也。务和亲者，则曰“要

结可以睦邻好”，曾莫知我结之而彼复解也。美长城者，则曰“设险可以固邦国而扞寇仇”，曾莫知力不足，兵不堪，则险之不能有也。尚薄伐者，则曰“驱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”，曾莫知兵不锐，垒不完，则遏之不能胜，驱之不能去也。议边之要，略尽于斯，虽互相讥评，然各有偏驳。听一家之说，则例理可征；考历代所行，则成败异效。是由执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势，徇所见而昧于所遇之时。

夫中夏有盛衰，夷狄有强弱，事机有利害，措置有安危，故无必定之规，亦无长胜之法。夏后以序戎而圣化茂，古公以避狄而王业兴；周城朔方而捡狁攘，秦筑临洮而宗社覆；汉武讨匈奴而貽悔，太宗征突厥而致安；文、景约和亲而不能弭患于当年，宣、元弘抚纳而足以保宁于累叶。盖以中夏之盛衰异势，夷狄之强弱异时，事机之利害异情，措置之安危异便。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，附其时而不失其称则成。形变不同，胡可专一！

夫以中国强盛，夷狄衰微，而能屈膝称臣，归心受制，拒之则阻其向化，威之则类于杀降，安得不存而抚之，即而序之也？又如中国强盛，夷狄衰微，而尚弃信奸盟，蔑恩肆毒，谕之不变，责之不惩，安得不取乱推亡，息人固境也？其有遇中国丧亡之弊，当夷狄强盛之时，图之则彼衅未萌，御之则我力不足，安得不卑词降礼，约好通和，啖之以亲，纾其交祸？纵不必信，且无大侵，虽非御戎之善经，盖时事亦有不得已也。倘或夷夏之势，强弱适同，抚之不宁，威之不靖；力足以自保，不足以出攻，得不设险以固军，训师以待寇，来则薄伐以遏其深入，去则攘斥而戒于远追？虽为安边之令图，盖势力亦有不得不然也。故夏之即序，周之于攘，太宗之翦乱，皆乘其时而善用其势也。古公之避狄，文、景之和亲，神尧之降礼，皆顺

其时而不失其称也。秦皇之长城，汉武之穷讨，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时者也。向若遇孔炽之势，行即序之方，则见侮而不从矣！乘可取之资，怀畏避之志，则失机而养寇矣！有攘却之力，用和亲之谋，则示弱而劳费矣！当降屈之时，务翦伐之略，则召祸而危殆矣！故曰：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，附其时而不失其称则成。是无必定之规，亦无长胜之法，得失著效，不其然欤！至于察安危之大情，计成败之大数，百代之不变易者，盖有之矣。其要在于失人肆欲则必蹶，任人从众则必全，此乃古今所同，而物理之所壹也。

国家自禄山构乱、河陇用兵以来，肃宗中兴，撤边备以靖中邦，借外威以宁内难。于是吐蕃乘衅，吞噬无厌；回纥矜功，凭陵亦甚。中国不遑振旅，四十余年。使伤耗遗氓，竭力蚕织，西输贿币，北偿马资，尚不足塞其烦言，满其骄志。复乃远征士马，列戍疆陲，犹不能遏其奔冲，止其侵侮。小入则驱略黎庶，深入则震惊邦畿。时有议安边策者，多务于所难而忽于所易，勉于所短而略于所长。遂使所易所长者，行之而其要不精；所难所短者，图之而其功靡就。忧患未弭，职斯之由。

夫制敌行师，必量事势，势有难易，事有先后。力大而敌脆，则先其所难，是谓夺人之心，暂劳而永逸者也；力寡而敌坚，则先其所易，是谓固国之本，观衅而后动者也。顷属多故，人劳未瘳，而欲广发师徒，深践寇境，复其侵地，攻其坚城，前有胜负未必之虞，后有馈运不继之患。倘或挠败，适所以启戎心而挫国威，以此为安边之谋，可谓不量事势而务于所难矣！

天之授者，有分事，无全功；地之产者，有物宜，无兼利。是以五方之俗，长短各殊。长者不可逾，短者不可企；勉所短而敌其所长必殆，用所长而乘其所短必安。强者，乃以水草为邑居，以射猎供饮茹，多马而尤便驰突，轻生而不耻败亡，此

戎狄之所长也。戎狄之所长，乃中国之所短；而欲益兵蒐乘，角力争驱，交锋原野之间，决命寻常之内，以此为御寇之术，可谓勉所短而校其所长矣！务所难，勉所短，劳费百倍，终于无成。虽果成之，不挫则废，岂不以越天授而违地产，亏时势以反物宜者哉！

将欲去危就安，息费从省，在慎守所易，精用所长而已。若乃择将吏以抚宁众庶，修纪律以训齐师徒，耀德以佐威，能迩以柔远；禁侵抄之暴以彰吾信，抑攻取之议以安戎心；彼求和则善待而勿与结盟，彼为寇则严备而不务报复，此当今之所易也。贱力而贵智，恶杀而好生，轻利而重人，忍小以全大，安其居而后动，俟其时而后行。是以修封疆，守要害，堑蹊隧，垒军营，谨禁防，明斥候，务农以足食，练卒以蓄威，非万全不谋，非百克不斗。寇小至则张声势以遏其入，寇大至则谋其人以邀其归；据险以乘之，多方以误之。使其勇无所加，众无所用；掠则靡获，攻则不能；进有腹背受敌之虞，退有首尾难救之患，所谓乘其弊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此中国之所长也。我之所长，乃戎狄之所短；我之所易，乃戎狄之所难。以长制短，则用力寡而见功多；以易敌难，则财不匮而事速就。舍此不务，而反为所乘，斯谓倒持戈矛，以钁尊授寇者也！今则皆务之矣，犹且守封未固，寇戎未惩者，其病在于谋无定用，众无适从。所任不必才，才者不必任；所闻不必实，实者不必闻；所信不必诚，诚者不必信；所行不必当，当者未必行。故令措置乖方，课责亏度；财匮于兵众，力分于将多，怨生于不均，机失于遥制。臣请为陛下粗陈六者之失，惟明主慎听而熟察之：

臣闻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；武欲胜其敌，必先练其兵。练兵之中，所用复异。用之于救急，则权以纾难；用之于暂敌，则缓以应机。故事有便宜，而不拘常制；谋有奇诡，而不徇众

情。进退死生，唯将所命，此所谓攻讨之兵也！用之于屯戍，则事资可久；势异从权，非物理所惬不宁，非人情所欲不固。夫人情者，利焉则劝，习焉则安，保亲戚则乐生，顾家业则忘死，故可以理术驭，不可以法制驱，此所谓镇守之兵也。夫欲备封疆，御戎狄，非一朝一夕之事，固当选镇守之兵以置焉。古之善选置者，必量其性习，辨其土宜，察其伎能，知其欲恶。用其力而不违其性，齐其俗而不易其宜；引其善而不责其所不能，禁其非而不处其所不欲。而又类其纪伍，安其室家，然后能使之乐其居，定其志，奋其气势，结其恩情。抚之以惠，则感而不骄；临之以威，则肃而不怨。靡督课而人自为用，弛禁防而众自不携。故出则足兵，居则足食，守则固，战则强。其术无他，便于人情而已矣！今者散征士卒，分戍边陲，更代往来，以为守备。是则不量性习，不辨土宜，邀其所不能，强其所不欲。求广其数而不考其用，将致其力而不察其情，斯可以为羽卫之仪，而无益于备御之实也。何者？穷边之地，千里萧条，寒风裂肤，惊沙惨目；与豺狼为邻伍，以战斗为嬉游；昼则荷戈而耕，夜则倚烽而戍；日有剽害之虑，永无休暇之娱，地恶人勤，于斯为甚！自非生于其域，习于其风，幼而睹焉，长而安焉，不见乐土而迁焉，则罕能宁其居而狎其敌也。关东之地，百物阜殷，从军之徒，尤被优养。惯于温饱，狎于欢康，比诸边隅，若异天地。闻绝塞荒陬之苦，则辛酸动容；聆强蕃劲虜之名，则震慑夺气。而乃使之去亲族，舍园庐，甘其所辛酸，抗其所震慑，将冀为用，不亦疏乎！矧又有休代之期，无统帅之驭，资奉若骄子，姑息如倩人，进不邀之以成功，退不处之以严究。其来也咸负得色，其止也莫有固心，屈指计归，张颐待饬。徼倖者犹患还期之赊缓，常念戎丑之充斥；王师挫伤，则将乘其乱离，布路东溃，情志且尔，得之奚为？平居则

殫耗资储以奉浮冗之众，临难则拔弃城镇以摇远近之心，其弊岂惟无益哉！固亦将有所挠也。复有抵犯刑禁，谪徙军城，意欲增户实边，兼令展效自赎。既是无良之类，且加怀土之情，思乱幸灾，又甚戍卒。适足烦于防卫，谅无望于功庸，虽前代时或行之，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。复有拥旄之帅，身不临边，但分偏师，俾守疆场。大抵军中壮锐，元戎例选自随，委其疲羸，乃配诸镇。节将既居内地，精兵祇备纪纲，遂令守要御冲，常在寡弱之辈。寇戎每至，乃势不支，入垒者才足闭关，在野者悉遭劫执，恣其芟蹂，尽其搜驱。比及都府闻知，虏已克获旋返。且安边之本，所切在兵，理兵若斯，可谓措置乖方矣！

夫赏以存劝，罚以示惩，劝以懋有庸，惩以威不恪。故赏罚之于驭众也，犹绳墨之于曲直，权衡之揣重轻，輶輶之所以行车，衔勒之所以服马也。驭众而不用赏罚，则善恶相混而能否莫殊；用之而不当功过，则奸妄宠荣而忠实摈抑。夫如是，若聪明可衡，律度无章，则用与不用，其弊一也。自顷权移于下，柄失于朝，将之号令，既鲜克行之于军，国之典章，又不能施之于将，务相遵养，苟度岁时。欲赏一有功，翻虑无功者反侧；欲罚一有罪，复虑同恶者忧虞。罪以隐忍而不彰，功以嫌疑而不赏，姑息之道，乃至于斯。故使忘身效节者，获诮于等夷；率众先登者，取怨于士卒；僨军蹙国者，不怀于愧畏；缓救失期者，自以为智能。褒贬既阙而不行，称毁复纷然相乱，人虽欲善，谁为言之？况又公忠者，直己而不求于人，反罹困厄；败挠者，行私而苟媚于众，例获优崇。此义士所以痛心，勇夫所以解体也。又有遇敌而所守不固，陈谋而其效靡成；将帅则以资粮不足为词，有司复以供给无阙为解。既相执证，理合辨明，朝廷每为含糊，未尝穷究曲直。措理者吞声而靡诉，诬善者罔上而不惭。驭众若斯，可谓课责亏度矣！

课责亏度，措置乖方，将不得竭其材，卒不得尽其力，屯集虽众，战阵莫前。虏每越境横行，若涉无人之地；递相推倚，无敢谁何，虚张贼势上闻，则曰兵少不敌。朝廷莫之省察，惟务征发益师，无裨备御之功，重增供亿之弊。闾井日耗，征求日繁，以编户倾家破产之资，兼有司榷盐税酒之利，总其所入，半以事边，制用若斯，可谓财匮于兵众矣！

今四夷之最强盛为中国甚患者，莫大于吐蕃，举国胜兵之徒，才当中国十数大郡而已。其于内虞外备，亦与中国不殊，所能寇边，数则盖寡。且又器非犀利，甲不坚完，识迷韬铃，艺乏趋敏。动则中国畏其众而不敢抗，静则中国惮其强而不敢侵，厥理何哉？良以中国之节制多门，蕃丑之统帅专一故也。夫统帅专则人心不分，人心不分则号令不贰，号令不贰则进退可齐，进退可齐则疾徐如意，疾徐如意则机会靡愆，机会靡愆则气势自壮！斯乃以少为众，以弱为强，变化翕辟，在于反掌之内。是犹臂之使指，心之制形，若所任得人，则何敌之有！夫节制多门则人心不一，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，进退难必则疾徐失宜，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，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！斯乃勇废为怯，众散为弱，逗挠离析，兆乎战阵之前。是犹一国三公，十羊九牧，欲令齐肃，其可得乎？开元、天宝之间，控御西北两蕃，唯朔方、河西、陇右三节度而已，犹虑权分势散，或使兼而领之。中兴已来，未遑外讨，侨隶四镇于安定，权附陇右于扶风，所当西北两蕃，亦朔方、泾原、陇右、河东节度而已，关东戍卒，至则属焉。虽委任未尽得人，而措置尚存典制。自顷逆泚诱泾、陇之众叛，怀光污朔方之军，割裂诛锄，所余无几。而又分朔方之地，建牙拥节者，凡三使焉。其余镇军，数且四十，皆承特诏委寄，各降中贵监临，人得抗衡，莫相禀属。每俟边书告急，方令计会用兵，既

无军法下临，唯以客礼相待。是乃从容拯溺，揖让救焚，冀无阽危，固亦难矣！夫兵，以气势为用者也，气聚则盛，散则消；势合则威，析则弱。今之边备，势弱气消，建军若斯，可谓力分于将多矣。

理戎之要，最在均齐，故军法无贵贱之差，军实无多少之异，是将所以同其志而尽其力也。如或诱其志意，勉其艺能，则当阅其材，程其勇，校其劳逸，度其安危，明申练覆优劣之科，以为衣食等级之制。使能者企及，否者息心，虽有薄厚之殊，而无觖望之衅。盖所谓日省月试，饩禀均事，如权量之无情于物，万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。今者穷边之地，长镇之兵，皆百战伤夷之余，终年勤苦之剧，角其所能则练习，度其所处则孤危，考其服役则劳，察其临敌则勇。然衣粮所给，唯止当身，例为妻子所分，常有冻馁之色。而关东戍卒，岁月践更，不安危城，不习戎备，怯于应敌，懈于服劳。然衣粮所颁，厚逾数等，继以茶药之馈，益以蔬酱之资。丰约相形，悬绝斯甚。又有素非禁旅，本是边军，将校诡为媚词，因请遥隶神策，不离旧所，唯改虚名，其于禀赐之饶，遂有三倍之益。此侑类所以忿恨，忠良所以忧嗟，疲人所以流亡，经费所以褊匮。夫事业未异，而给养有殊，人情之所不能甘也，况乎矫佞行而禀赐厚，绩艺劣而衣食优，苟未忘怀，能无愠怒！不为戎首，则已可嘉，而欲使其协力同心，以攘寇难，虽有韩、白、孙、吴之将，臣知其必不能焉。养士若斯，可谓怨生于不均矣！

凡欲选任将帅，必先考察行能，然后指以所授之方，语以所委之事，令其自揣可否，自陈规模。须某色甲兵，藉某人参佐，要若干士马，用若干资粮，某处置军，某时成绩，始终要领，悉俾经纶，于是观其计谋，校其声实。若谓材无足取，言不可行，则当退之于初，不宜贻虑于其后也。若谓志气足任，

方略可施，则当要之于终，不宜掣肘于其间也。夫如是，则疑者不使，使者不疑；劳神于选才，端拱于委任。既委其事，既足其求，然后可以核其否臧，行其赏罚。受赏者不以为滥，当罚者无得而辞，付授之柄既专，苟且之心自息。是以古之遣将帅者，君亲推毂而命之曰：“自阃以外，将军裁之。”又赐鈇钺，示令专断。故军容不入国，国容不入军，将在军，君命有所不受。诚谓机宜不可以远决，号令不可以两从，未有委任不专，而望其克敌成功者也。自顷边军去就，裁断多出宸衷，选置戎臣，先求易制，多其部以分其力，轻其任以弱其心，虽有所惩，亦有所失。遂令分阃责成之义废，死绥任咎之志衰，一则听命，二亦听命，爽于军情亦听命，乖于事宜亦听命。若所置将帅，必取于承顺无违，则如斯可矣；若有意平凶靖难，则不可。夫两境相接，两军相持，事机之来，间不容息，蓄谋而俟，犹恐失之，临时始谋，固已疏矣。况乎千里之远，九重之深，陈述之难明，听览之不一，欲其事无遗策，虽圣者亦有所不能焉。设使谋虑能周，其如权变无及！戎虏驰突，迅如风飏，驿书上闻，旬月方报。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敌，分镇者以无诏不肯出师，逗留之间，寇已奔逼，托于救援未至，各且闭垒自全。牧马屯牛，鞠为椎剽；穡夫樵妇，罄作俘囚。虽诏诸镇发兵，唯以虚声应援，互相瞻顾，莫敢遮邀，贼既纵掠退归，此乃陈功告捷。其败丧则减百而为一，其摺获则张百而成千。将帅既幸于总制在朝，不忧于罪累；陛下又以为大权由己，不究事情。用师若斯，可谓机失于遥制矣！

理兵而措置乖方，驭将而赏罚亏度，制用而财匱，建兵而力分，养士而怨生，用师而机失，此六者，疆场之蠹贼，军旅之膏肓也。蠹贼不除，而但滋之以粪溉，膏肓不疗，而唯啖之以滑甘，适足以养其害，速其灾，欲求稼穡丰登，肤革充美，

固不可得也。

臣愚谓宜罢诸道将士番替防秋之制，率因旧数而三分之：其一分委本道节度使募少壮愿住边城者以徙焉；其一分则本道但供衣粮，委关内、河东诸军州募蕃、汉子弟愿傅边军者以给焉；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粮，加给应募之人，以资新徙之业。又令度支散于诸道和市耕牛，兼雇召工人，就诸军城缮造器具。募人至者，每家给耕牛一头，又给田农水火之器，皆令充备。初到之岁，与家口二人粮，并赐种子，劝之播植，待经一稔，俾自给家。若有余粮，官为收余，各酬倍价，务奖营田。既息践更征发之烦，且无幸灾苟免之弊。寇至则人自为战，时至则家自力农。是乃兵不得不强，食不得不足，与夫倏来忽往，岂可同等而论哉！

臣又谓宜择文武能臣一人为陇右元帅，应泾、陇、凤翔、长武城、山南西道等节度管内兵马，悉以属焉；又择一人为朔方元帅，应鄜坊、邠宁、灵夏等节度管内兵马，悉以属焉；又择一人为河东元帅，河东、振武等节度管内兵马，悉以属焉。三帅各选临边要会之州以为理所，见置节度，有非要者，随所便近而并之。唯元帅得置统军，余并停罢。其三帅部内太原、凤翔等府及诸郡户口稍多者，慎拣良吏以为尹守，外奉师律，内课农桑，俾为军粮，以壮戎府。理兵之宜既得，选帅之授既明，然后减奸滥虚浮之费以丰财，定衣粮等级之制以和众，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，悬赏罚之典以考其成。而又慎守中国之所长，谨行当今之所易，则八利可致，六失可除。如是而戎狄不威怀，疆场不宁谧者，未之有也。诸侯轨道，庶类服从。如是而教令不行，天下不理者，亦未之有也。以陛下之英鉴，民心之思安，四方之小休，两寇之方静，加以频年丰稔，所在积粮，此皆天赞国家，可以立制垂统之时也。时不久居，事不常兼，

已过而追，虽悔无及。明主者，不以言为罪，不以人废言，罄陈狂愚，惟所省择。

德宗极深嘉纳，优诏褒奖之。

贄在中书，政不便于时者，多所条奏。德宗虽不能皆可，而心颇重之。初，窦参既贬郴州，节度使刘士宁饷参绢数千匹。湖南观察使李巽与参有隙，具事奏闻，德宗不悦。会右庶子姜公辅于上前闻奏，称“窦参尝语臣云：陛下怒臣未已”，德宗怒，再贬参，竟杀之。时议云公辅奏窦参语得之于贄，云参之死，贄有力焉。又素恶于公异、于邵，既辅政而逐之，谈者亦以为厄。

户部侍郎、判度支裴延龄，奸宄用事，天下嫉之如仇。以得幸于天子，无敢言者。贄独以身当之，屡于延英面陈其不可，累上疏极言其弊。延龄日加譖毁。十年十二月，除太子宾客，罢知政事。贄性畏慎，及策免私居，朝谒之外，不通宾客，无所过从。十一年春，旱，边军刍粟不给，具事论诉；延龄言贄与张滂、李充等摇动军情，语在《延龄传》德宗怒，将诛贄等四人，会谏议大夫阳城等极言论奏，乃贬贄为忠州别驾。

贄初入翰林，特承德宗异顾，歌诗戏狎，朝夕陪游。及出居艰阻之中，虽有宰臣，而谋猷参决，多出于贄，故当时目为“内相”。从幸山南，道途艰险，扈从不及，与帝相失，一夕不至，上喻军士曰：“得贄者赏千金。”翌日贄谒见，上喜形颜色，其宠待如此。既与二吴不协，渐加浸润，恩礼稍薄；及通玄败，上知诬枉，遂复见用。贄以受人主殊遇，不敢爱身，事有不可，极言无隐。朋友规之，以为太峻，贄曰：“吾上不负天子，下不负吾所学，不恤其他。”精于吏事，斟酌决断，不失锱铢。尝以“词诏所出，中书舍人之职，军兴之际，促迫应务，权令学士代之；朝野乂宁，合归职分，其命将相制诏，

却付中书行讫。”又言“学士私臣，玄宗初令待诏，止于唱和文章而已”。物议是之。德宗以贄指斥通微、通玄，故不可其奏。

贄在忠州十年，常闭关静处，人不识其面，复避谤，不著书。家居瘴乡，人多疠疫，乃抄撮方书，为《陆氏集验方》五十卷，行于代。初，贄秉政，贬驾部员外郎李吉甫为明州长史，量移忠州刺史。贄在忠州，与吉甫相遇，昆弟、门人咸为贄忧，而吉甫忻然厚礼，都不衔前事，以宰相礼事之，犹恐其未信不安，日与贄相狎，若平生交契者。贄初犹惭惧，后乃深交。时论以吉甫为长者。后有薛延者，代吉甫为刺史，延朝辞日，德宗令宣旨慰安。而韦皋累上表请以贄代己。顺宗即位，与阳城、郑余庆同诏征还。诏未至而贄卒，时年五十二，赠兵部尚书，谥曰宣。

子简礼，登进士第，累辟使府。

史臣曰：近代论陆宣公，比汉之贾谊，而高迈之行，刚正之节，经国成务之要，激切仗义之心，初蒙天子重知，未涂沦蹶，皆相类也。而谊止中大夫，贄及台铉，不为不遇矣。昔公孙鞅挟三策说秦王，淳于髡以隐语见齐君，从古以还，正言不易。昔周昭戒急论议，正为此也。贄居珥笔之列，调饪之地，欲以片心除众弊，独手遏群邪，君上不亮其诚，群小共攻其短，欲无放逐，其可得乎！《诗》称“其维哲人，告之话言”，又有“诲尔”、“听我”之恨，此皆贤人君子，叹言不见用也。故尧咨禹拜，千载一时，携手提耳，岂容易哉！

贄曰：良臣悟主，我有嘉猷。多僻之君，为善不周。忠言救失，启沃曰讎。勿贻天问，苍昊悠悠。

## 列传第九十

韦皋 刘辟附 张建封 卢群

韦皋，字城武，京兆人。大历初，以建陵挽郎调补华州参军，累授使府监察御史。宰相张镒出为凤翔陇右节度使，奏皋为营田判官，得殿中侍御史，权知陇州行营留后事。

建中四年，泾师犯阙，德宗幸奉天，凤翔兵马使李楚琳杀张镒，以府城叛归于硃泚，陇州刺史郝通奔于楚琳。先是，硃泚自范阳入朝，以甲士自随；后泚为凤翔节度使，既罢，留范阳五百人戍陇州，而泚旧将牛云光督之。时泚既以逆徒围奉天，云光因称疾，请皋为帅，将谋乱，擒皋以赴泚。皋将翟晔伺知之，白皋为备；云光知事泄，遂率其兵以奔泚。行及汧阳，遇泚家僮苏玉将使于皋所，苏玉谓云光曰：“太尉已登宝位，使我持诏以韦皋为御史中丞，君可以兵归陇州。皋若承命，即为吾人；如不受诏，彼书生，可以图之，事无不济矣。”乃反鼻疾趋陇州。皋迎劳之，先纳苏玉，受其伪命，乃问云光曰：“始不告而去，今又来，何也？”云光曰：“前未知公心，故潜去；知公有新命，今乃复还。愿与公戮力定功，同其生死。”皋曰：“善。”又谓云光曰：“大使苟不怀诈，请纳器甲，使城中无所危疑，乃可入。”云光以书生待皋，且以为信然，乃尽付弓矢戈甲。皋既受之，乃内其兵。明日，皋犒宴苏玉、云光之卒于郡舍，伏甲于两廊。酒既行，伏发，尽诛之，斩云光、苏玉首以徇。泚又使家僮刘海广以皋为凤翔节度使，皋斩海广

及从者三人，生一人，使报泄。于是诏以皋为御史大夫、陇州刺史，置奉义军节度以旌之。皋遣从兄平及弇继入奉天城，城中闻皋有备，士气增倍。

皋乃筑坛于廷，血牲与将士等盟曰：“上天不吊，国家多难，逆臣乘间，盗据宫闱。而李楚琳亦扇凶徒，倾陷城邑，酷虐所加，爰及本使，既不事上，安能恤下。皋是用激心愤气，不遑底宁，誓与群公，竭诚王室。凡我同盟，一心协力，仗顺除凶，先祖之灵，必当幽赞。言诚则志合，义感则心齐；粉骨糜躯，决无所顾。有渝此志，明神殛之，迨于子孙，亦罔遗类。皇天后土，当兆斯言。”又遣使入吐蕃求援。十一月，加检校礼部尚书。兴元元年，德宗还京，征为左金吾卫将军，寻迁大将军。

贞元元年，拜检校户部尚书，兼成都尹、御史大夫、剑南西川节度使，代张延赏。皋以云南蛮众数十万，与吐蕃和好，蕃人入寇，必以蛮为前锋。四年，皋遣判官崔佐时入南诏蛮，说令向化，以离吐蕃之助。佐时至蛮国羊咄咄城，其王异牟寻忻然相遇，请绝吐蕃，遣使朝贡。其年，遣东蛮鬼主骠傍、苴梦冲、苴乌等相率入朝。南蛮自巂州陷没，臣属吐蕃，绝朝贡者二十余年，至是复通。

五年，皋遣大将王有道简习精卒以入蕃界，与东蛮于故巂州台登北谷大破吐蕃青海、腊城二节度，斩首二千级，生擒笼官四十五人，其投崖谷而死者不可胜计。蕃将乞臧遮遮者，蕃之骁将也，久为边患。自擒遮遮，城栅无不降，数年之内，终复巂州，以功加吏部尚书。九年，朝廷筑盐州城，虑为吐蕃掩袭，诏皋出兵牵维之。乃命大将董勔、张芬出西山及南道，破峨和城、通鹤军。吐蕃南道元帅论莽热率众来援，又破之，杀伤数千人，焚定廉城。凡平堡栅五十余所，以功进位检校右仆

射。皋又招抚西山羌女、诃陵、白狗、逋租、弱水、南王等八国酋长，入贡阙廷。十一年九月，加统押近界诸蛮、西山八国兼云南安抚等使。十二年二月，就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十三年，收复嵩州城。十六年，皋命将出军，累破吐蕃于黎、嵩二州。吐蕃怒，遂大搜阅，筑垒造舟，欲谋入寇，皋悉挫之。于是吐蕃酋帅兼监统曩贡、腊城等九节度婴、笼官马定德与其大将八十七人举部落来降。定德有计略，习知兵法及山川地形，吐蕃每用兵，定德常乘驿计事，蕃中诸将禀其成算。至是，自以扞边失律，惧得罪而归心焉。

十七年，吐蕃昆明城管些蛮千余户又降。赞普以其众外溃，遂北寇灵、朔，陷麟州。德宗遣使至成都府，令皋出兵深入蕃界。皋乃令镇静军使陈洎等统兵万人出三奇路，威戎军使崔尧臣兵千人出龙溪石门路南，维保二州兵马使仇冕、保霸二州刺史董振等兵二千趋吐蕃维州城中，北路兵马使邢玘等四千趋吐蕃栖鸡、老翁城，都将高侗、王英俊兵二千趋故松州，陇东兵马使元膺兵八千人出南道雅、邛、黎、嵩路。又令镇南军使韦良金兵一千三百续进，雅州经略使路惟明等兵三千趋吐蕃租、松等城，黎州经略使王有道兵二千人过大渡河，深入蕃界，嵩州经略使陈孝阳、兵马使何大海、韦义等及磨些蛮、东蛮二部落主苴那时等兵四千进攻昆明城、诺济城。自八月出军齐入，至十月破蕃兵十六万，拔城七、军镇五、户三千，擒生六千，斩首万余级，遂进攻维州。救军再至，转战千里，蕃军连败。于是寇灵、朔之众引而南下，赞普遣论莽热以内大相兼东境五道节度兵马都群牧大使，率杂虏十万而来解维州之围。蜀师万人据险设伏以待之，先出千人挑战。莽热见我师之少，悉众追之。发伏掩击，鼓噪雷骇，蕃兵自溃，生擒论莽热，虏众十万，歼夷者半。是岁十月，遣使献论莽热于朝；德宗数而释之，赐

第于崇仁里。皋以功加检校司徒，兼中书令，封南康郡王。

顺宗即位，加检校太尉。顺宗久疾，不能临朝听政，宦者李忠言、侍棋待诏王叔文、侍书待诏王伾等三人颇干国政，高下在心。皋乃遣支度副使刘辟使于京师，辟私谒王叔文曰：“太尉使致诚于足下，若能致某都领剑南三川，必有以相酬；如不留意，亦有以奉报。”叔文大怒，将斩辟以徇；韦执谊固止之，辟乃私去。皋知王叔文人情不附，又知与韦执谊有隙，自以大臣可议社稷大计，乃上表请皇太子监国，曰：“臣闻上承宗庙，下镇黎元，永固无疆，莫先储贰。伏闻圣明以山陵未祔，哀毁逾制，心劳万几，伏计旬月之间，未甚痊愈。皇太子睿质已长，淑问日彰，四海之心，实所倚赖。伏望权令皇太子监抚庶政，以俟圣躬痊愈，一日万几，免令壅滞。”又上皇太子笺曰：

殿下体重离之德，当储贰之重，所以克昌九庙，式固万方，天下安危，系于殿下。皋位居将相，志切匡扶，先朝奖知，早承恩顾。人臣之分，知无不为，愿上答眷私，罄输肝鬲。伏以圣上嗣膺鸿业，睿哲英明，攀感先朝，志存孝理。谅闇之际，方委大臣，但付托偶失于善人，而参决多亏于公政。今群小得志，隳紊纪纲，官以势迁，政由情改，朋党交构，荧惑宸聪。树置腹心，遍于贵位；潜结左右，难在萧墙。国赋散于权门，王税不入天府，褻慢无忌，高下在心。货贿流闻，迁转失叙，先圣屏黜赃犯之类，咸擢居省寺之间。至令忠臣陨涕，正人结舌，遐迩痛心，人知不可。伏恐奸雄乘便，因此谋动干戈，危殿下之家邦，倾太宗之王业。伏惟太宗栉沐风雨，经营庙朝，将垂二百年，欲及千万祀；而一朝使叔文奸佞之徒，侮弄朝政，恣其胸臆，坐致倾危。臣每思之，痛心疾首！伏望殿下斥逐群小，委任贤良，上妻々血诚，输写于此！

太子优令答之。而裴均、严绶笈表继至，由是政归太子，尽逐伾文之党。是岁，暴疾卒，时年六十一，赠太师，废朝五日。

皋在蜀二十一年，重赋敛以事月进，卒致蜀土虚竭，时论非之。其从事累官稍崇者，则奏为属郡刺史，或又署在府幕，多不令还朝，盖不欲泄所为于阙下故也。故刘辟因皋故态，图不轨以求三川，历阶之作，盖有由然。

皋兄聿，时为国子司业，刘辟与卢文若据西川叛，皋径行式，先娶文若妹，而聿不奏。既收行式，以其妻没官，诏御史台按聿，聿下狱。有司以行式妻在远，不与兄同情，不当连坐，诏归行式妻而释聿。

刘辟者，贞元中进士擢第，宏词登科，韦皋辟为从事，累迁至御史中丞、支度副使。永贞元年八月，韦皋卒，辟自为西川节度留后，率成都将校上表请降节钺。朝廷不许，除给事中，便令赴阙。辟不奉诏。时宪宗初即位，以无事息人为务，遂授辟检校工部尚书，充剑南西川节度使。辟益凶悖，出不臣之言，而求都统三川，与同幕卢文若相善，欲以文若为东川节度使，遂举兵围梓州。宪宗难于用兵，宰相杜黄裳奏：“刘辟一狂蹶书生耳，王师鼓行而俘之，兵不血刃。臣知神策军使高崇文，骁果可任，举必成功。”帝数日方从之。于是令高崇文、李元奕将神策京西行营兵相续进发，令与严砺、李康犄角相应以讨之，仍许其自新。

元和元年正月，崇文出师。三月，收复东川。乃下诏曰：

朕闻皇祖玄元之诫曰：“兵者，凶器也，不得已而用之。

“恭惟圣谟，常所祗服。故惟文诰有所不至，诚信有所未孚，始务安人，必能忍耻，朕之此志，亦可明征。近者德宗皇帝举柔服之规，授宰衡之杰，弘我庙胜，遂康巴、庸，故得南诏入

贡，西戎寝患。成绩始究，元臣丧亡，刘辟乘此变故，坐邀符节。朕以成狂命者虽乖于理体，从权便者所冀于辑宁，竟乖卿士之谋，遂允幸求之志。朕之于辟，恩亦弘矣。曾不知恩，负牛羊之力，饱则逾凶；畜梟獍之心，驯之益悖。诳惑士伍，围逼梓州；诱陷戎臣，塞绝剑路。师徒所至，烧劫无遗，干纪之辜，擢发难数。朕为人司牧，字彼黎元，如辟之罪，非朕敢舍，可削夺在身官爵。

六月，崇文破鹿头关，进收汉州。九月，崇文收成都府。刘辟以数十骑遁走，投水不死；骑将郾定进入水，擒辟于成都府西洋灌田。卢文若先自刃其妻子，然后缢石投江，失其尸。辟槛送京师，在路饮食自若，以为不当死。及至京西临皋驿，左右神策兵士迎之，以帛系首及手足，曳而入，乃惊曰：“何至于是？”或给之曰：“国法当尔，无忧也。”是日，诏曰：“刘辟生于士族，敢蓄梟心，驱劫蜀人，拒扞王命。肆其狂逆，诳误一州，俾我黎元，肝脑涂地。贼将崔纲等同恶相扇，至死不回，咸宜伏辜，以正刑典。刘辟男超郎等九人，并处斩。”辟入京城，上御兴安楼受俘馘，令中使于楼下诘辟反状。辟曰：“臣不敢反，五院子弟为恶，臣不能制。”又遣诘之曰：“朕遣中使送旌节官告，何故不受？”辟乃伏罪。令献太庙、郊社，徇于市，即日戮于子城西南隅。

初，辟尝病，见诸问疾者来，皆以手据地，倒行入辟口，辟因砾裂食之；惟卢文若至，则如平常。故尤与文若厚，竟以同恶俱赤族，不其怪欤！

张建封，字本立，兖州人。祖仁范，洪州南昌县令，贞元初赠郑州刺史。父玠，少豪侠，轻财重土。安禄山反，令伪将李庭伟率蕃兵胁下城邑，至鲁郡；太守韩择木具礼郊迎，置于邮馆。玠率乡豪张贵、孙邑、段绛等集兵将杀之。择木怯懦，

大惧；唯员外司兵张孚然其计，遂杀庭伟并其党数十人，择木方遣使奏闻。择木、张孚俱受官赏，玠因游荡江南，不言其功。以建封贵，赠秘书监。

建封少颇属文，好谈论，慷慨负气，以功名为己任。宝应中，李光弼镇河南，时苏、常等州草贼，寇掠郡邑，代宗遣中使马日新与光弼将兵马同征讨之。建封乃见日新，自请说喻贼徒。日新从之，遂入虎窟、蒸里等贼营，以利害祸福喻之。一夕，贼党数千人并诣日新请降，遂悉放归田里。

大历初，道州刺史裴虬荐建封于观察使韦之晋，辟为参谋，奏授左清道兵曹，不乐吏役而去。滑亳节度使令狐彰闻其名，辟之；彰既未曾朝觐，建封心不悦之，遂投刺于转运使刘晏，自述其志，不愿仕于彰也。晏奏试大理评事，勾当军务。岁余，复罢归。

建封素与马燧友善，大历十年，燧为河阳三城镇遏使，辟为判官，奏授监察御史，赐绯鱼袋。李灵曜反于梁、宋间，与田悦犄角，同为叛逆，燧与李忠臣同讨平之，军务多咨于建封。及燧为河东节度使，复奏建封为判官，特拜侍御史。建中初，燧荐之于朝，杨炎将用为度支郎中，卢杞恶之，出为岳州刺史。

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乘破灭梁崇义之势，渐纵恣跋扈，寿州刺史崔昭数书疏往来。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奏之，上遽召宰相令选寿州刺史。卢杞本恶建封，是日苍黄，遂荐建封以代崔昭牧寿阳。李希烈称兵，寇陷汝州，擒李元平，击走胡德信、唐汉臣等，又摧破哥舒曜于襄城，连陷郑、汴等州，李勉弃城而遁。泾师内逆，驾幸奉天，贼锋益盛。淮南陈少游潜通希烈，寻称伪号，改元，遣将杨丰赍伪赦书二道，令送少游及建封。至寿州，建封缚杨丰徇于军中。适会中使自行在及使江南回者同至，建封集众对中使斩丰于通衢，封伪赦书送行在，远近震

骇。陈少游闻之，既怒且惧。建封乃具奏少游与希烈往来事状。希烈又伪署其党杜少诚为淮南节度使，令先平寿州，趣江都。建封令其将贺兰元均、邵怡等守霍丘秋栅。少诚竟不能侵轶，乃南掠蕲、黄等州，又为伊慎所挫衄。寻加建封兼御史中丞、本州团练使。车驾还京，陈少游忧愤而卒。

兴元元年十二月，乃加兼御史大夫，充濠寿庐三州都团练观察使。于是大修缉城池，悉心绥抚，远近悦附，自是威望益重。李希烈选凶党精悍者率劲卒以攻建封，旷日持久，无所克获而去。及希烈平，进阶封，赐一子正员官。

初，建中年，李涓以徐州归附。涓寻卒，其后高承宗父子、独孤华相继为刺史。为贼侵削，贫困不能自存；又咽喉要地，据江淮运路，朝廷思择重臣以镇者久之。贞元四年，以建封为徐州刺史，兼御史大夫、徐泗濠节度、支度营田观察使。既创置军伍，建封触事躬亲；性宽厚，容纳人过误，而按据纲纪，不妄曲法贷人。每言事，忠义感激，人皆畏悦。七年，进位检校礼部尚书。十二年，加检校右仆射。十三年冬，入觐京师，德宗礼遇加等，特以双日开延英召对，又令朝参入大夫班，以示殊宠。建封赋《朝天行》一章上献，赐名马珍玩颇厚。

时宦者主宫中市买，谓之宫市，抑买人物，稍不如本估。末年不复行文书，置白望数十百人于两市及要闹坊曲，阅人所卖物；但称宫市，则敛手付与，真伪不复可辨，无敢问所从来及论价之高下者。率用直百钱物买人直数千物，仍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银。人将物诣市，至有空手而归者，名为宫市，其实夺之。尝有农夫以驴驮柴，宦者市之，与绢数尺，又就索门户，仍邀驴送柴至内。农夫啼泣，以所得绢与之，不肯受，曰：“须得尔驴。”农夫曰：“我有父母妻子，待此而后食；今与汝柴，而不取直而归，汝尚不肯，我有死而已。”遂殴宦者。街

使擒之以闻，乃黜宦者，赐农夫绢十匹。然宫市不为之改，谏官御史表疏论列，皆不听。吴凑以戚里为京兆尹，深言其弊。建封入覲，具奏之，德宗颇深嘉纳；而户部侍郎、判度支苏弁希宦者之旨，因入奏事，上问之，弁对曰：“京师游手堕业者数千万家，无土著生业，仰宫市取给。”上信之，凡言宫市者皆不听用。诏书矜免百姓诸色逋赋，上问建封，对曰：“凡逋赋残欠，皆是累积年月，无可征收，虽蒙陛下忧恤，百姓亦无所裨益。”时河东节度使李说、华州刺史卢微，皆中风疾，口不能言，足不能行，但信任左右胥吏决遣之。建封皆悉闻奏，上深嘉纳。又金吾大将军李翰好伺察城中细事，加诸闻奏，冀求恩宠，人畏而恶之。建封亦奏之，乃下诏曰：“比来朝官或诸处过从，金吾皆有上闻。其间如素是亲故，或曾同僚友，伏腊岁序，时有还往，亦是常礼，人情所通。自今以后，金吾不须闻。”

十四年春上巳，赐宰臣百僚宴于曲江亭，特令建封与宰相同座而食。贞元已后，藩帅入朝及还镇，如马燧、浑瑊、刘玄佐、李抱真、曲环之崇秩鸿勋，未有获御制诗以送者，建封将还镇，特赐诗曰：“牧守寄所重，才贤生为时。宣风自淮甸，授钺膺藩维。入覲展遐恋，临轩慰来思。忠诚在方寸，感激陈清词。报国尔所尚，恤人予是资。欢宴不尽怀，车马当还期。谷雨将应候，行春犹未迟。勿以千里遥，而云无已知。”又令高品中使赍常所执鞭以赐之，曰：“以卿忠贞节义，岁寒不移，此鞭朕久执用，故以赐卿，表卿忠节也。”建封又献诗一篇，以自警励。

建封在彭城十年，军州称理。复又礼贤下士，无贤不肖，游其门者，皆礼遇之，天下名士向风延颈，其往如归。贞元时，文人如许孟容、韩愈诸公，皆为之从事。

十六年，遇疾，连上表请速除代，方用韦夏卿为徐泗行军司马。未至而建封卒，时年六十六，册赠司徒。子愔。

愔以廕授虢州参军。初，建封卒，判官郑通诚权知留后事。通诚惧军士谋乱，适遇浙西兵迁镇，通诚欲引入州城为援。事泄，三军怒，五六千人斫甲仗库取戈甲，执带环绕衙城，请愔为留后。乃杀通诚、杨德宗、大将段伯熊、吉遂、曲澄、张秀等。军众请于朝廷，乞授愔旄节。初不之许，乃割濠、泗二州隶淮南，加杜佑同平章事以讨徐州。既而泗州刺史张伾以兵攻埭桥，与徐军接战，伾大败而还。朝廷不获已，乃授愔起复右骁卫将军同正，兼徐州刺史、御史中丞，充本州团练使，知徐州留后。仍以泗州刺史张伾为泗州留后，濠州刺史杜兼为濠州留后。正授武宁军节度、检校工部尚书。元和元年，被疾，上表请代，征为兵部尚书，以东都留守王绍为武宁军节度代愔，复隶濠、泗二州于徐。徐军喜复得二州，不敢为乱，而愔遂赴京师，未出界卒。愔在徐州七年，百姓称理，诏赠右仆射。

卢群，字载初，范阳人。少好读书，初学于太安山。淮南节度使陈少游闻其名，辟为从事。建中末，荐于朝廷，会李希烈反叛，诏诸将讨之。以群为监察御史、江西行营粮料使。兴元元年，江西节度、嗣曹王皋奏为判官。曹王移镇江陵、襄阳，群皆从之，幕府之事，委以咨决，以正直闻。

贞元六年，入拜侍御史。有人诬告故尚父子仪嬖人张氏宅中有宝玉者，张氏兄弟又与尚父家子孙相告诉，诏促按其狱。群奏曰：“张氏以子仪在时分财，子弟不合争夺。然张氏宅与子仪亲仁宅，皆子仪家事。子仪有大勋，伏望陛下特赦而勿问，俾私自引退。”德宗从其言，时人嘉其识大体。累转左司、职方、兵部三员外郎中。

淮西节度使吴少诚擅开决司、洧等水漕輓溉田，遣中使止

之，少诚不奉诏。令群使蔡州诘之，少诚曰：“开大渠，大利于人。”群曰：“为臣之道，不合自专，虽便于人，须俟君命。且人臣须以恭恪为事，若事君不尽恭恪，即责下吏恭恪，固亦难矣。”凡数百千言，谕以君臣之分，忠顺之义，少诚乃从命，即停工役。

群博涉，有口辨，好谈论，与少诚言古今成败之事，无不耸听。又与唱和赋诗，自言以反侧，常蒙隔在恩外，群于筵中醉而歌曰：“祥瑞不在凤凰、麒麟，太平须得边将、忠臣。卫、霍真诚奉主，貔虎十万一身。江、河潜注息浪，蛮貊款塞无尘。但得百僚师长肝胆，不用三军罗绮金银。”少诚大感悦。群以奉使称旨，俄迁检校秘书监，兼御史中丞、义成军节度行军司马。

贞元十六年四月，节度姚南仲归朝，拜群义成军节度、郑滑观察等使。先寓居郑州，典质良田数顷；及为节度使至镇，各与本地契书，分付所管令长，令召还本主，时论称美。寻遇疾，其年十月卒，时年五十九，废朝一日，赠工部尚书，赙布帛、米粟有差。

史臣曰：韦南康、张徐州，慷慨下位之中，横身丧乱之际，力扶衰运，气激壮图，义风凛凛，耸动群丑，春盗之喉，折贼之角，可谓忠矣！而韦公季年，惑贼辟之奸说，欲兼巴、益，则志未可量。徐州请觐，颇有规谏之言，所谓以道匡君，能以功名始终者。卢载初喻少诚，还地券，君子哉！三子之贤，不可多得。

赞曰：南康英壮，力匡交丧。张侯义烈，志平乱象。见危能振，蹈利无谤。韦德不周，张心可亮。

## 列传第九十一

田承嗣 侄悦 子绪 绪子季安

田弘正 子布牟 布子在宥

张孝忠 子茂昭 茂昭子克勤 弟茂宗 茂和 陈楚附

田承嗣，平州人，世事卢龙军为裨校。祖璟，父守义，以豪侠闻于辽、碣。承嗣，开元末为军使安禄山前锋兵马使，累俘斩奚、契丹功，补左清道府率，迁武卫将军。禄山构逆，承嗣与张忠志等为前锋，陷河洛。禄山败，史朝义再陷洛阳，承嗣为前导，伪授魏州刺史。代宗遣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引回纥军讨平河朔。帝以二凶继乱，郡邑伤残，务在禁暴戢兵，屡行赦宥，凡为安、史诖误者，一切不问。时怀恩阴谋不轨，虑贼平宠衰，欲留贼将为援，乃奏承嗣及李怀仙、张忠志、薛嵩等四人分帅河北诸郡，乃以承嗣检校户部尚书、郑州刺史。俄迁魏州刺史、贝博沧瀛等州防御使。居无何，授魏博节度使。

承嗣不习教义，沉猜好勇，虽外受朝旨，而阴谋自固。重加税率，修缮兵甲；计户口之众寡，而老弱事耕稼，丁壮从征役，故数年之间，其众十万。仍选其魁伟强力者万人以自卫，谓之衙兵。郡邑官吏，皆自署置。户版不籍于天府，税赋不入于朝廷，虽曰藩臣，实无臣节。代宗以黎元久罹寇虐，姑务优容，累加检校尚书仆射、太尉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封雁门郡王，赐实封千户。及升魏州为大都督府，以承嗣为长史，仍以其子华尚永乐公主，冀以结固其心，庶其悛革。而生于朔野，志性凶逆，每王人慰安，言词不逊。

大历八年，相卫节度使薛嵩卒，其弟嵎欲邀旄节；及用李承昭代嵩，衙将裴志清谋乱逐嵎，嵎率众归于承嗣。十年，薛嵎归朝，承嗣使亲党扇惑相州将吏谋乱，遂将兵袭击，谬称救应。代宗遣中使孙知在使魏州宣慰，令各守封疆。承嗣不奉诏，遣大将卢子期攻洛州，杨光朝攻卫州。杀刺史薛雄，仍逼知在令巡磁、相二州，讽其大将割耳髡面，请承嗣为帅，知在不能诘。四月，诏曰：

田承嗣出自行间，策名边戍，早参戎秩，效用无闻，尝辅凶渠，驱驰有素。洎再平河朔，归命辕门。朝廷俯念遗黎，久罹兵革。自禄山召祸，瀛、博流离；思明继衅，赵、魏埋厄；以至农桑井邑，靡获安居，骨肉室家，不能相保。念其凋瘵，思用抚宁，以其先布款诚，寄之为理。所以委授旄钺之任，假以方面之荣，期尔知恩，庶能自效。崇资茂赏，首冠朝伦，列异姓之苴茅，登上公之礼命。子弟童稚，皆联台阁之华；妻妾仆媵，并受国邑之号。人臣之宠，举集其门；将相之权，兼领其职。

夫宰相者，所以尽忠，而乃据国家之封壤，仗国家之兵戈，安国家之黎人，调国家之征赋。掩有资实，凭窃宠灵，内包凶邪，外示归顺。且相、卫之略，所管素殊，而逼胁军人，使之翻溃。因其惊扰，便进军师，事迹暴彰，奸邪可见。不然，岂志清之乱，曾未崇朝；子期、光朝，会于明日。足知先有成约，指期而来，是为蔑弃典刑，擅兴戈甲。既云相州骚扰，邻境救灾，旋又更取磁州，重行威虐。此实自矛盾，不究始终。三州既空，远迩惊陷，更移兵马，又赴洛州，实为暴恶不仁，穷极残忍。

薛雄乃卫州刺史，固非本藩，忿其不附，横加凌虐，一门尽屠，非复噍类，酷烈无状，人神所冤。又四州之地，皆列屯

营，长史属官，任情补署。精甲利刃，良马劲兵，全实之资装，农藏之积实，尽收魏府，罔有子遗。其为盖在无赦，欲行讨问，正厥刑书。犹示含容，冀其迁善，抑于典宪，务在慰安。乃遣知在远奉诏书，谕以深旨，乃命承昭副兹麾下，抚彼旧封。而承昭又遣亲将刘浑先传诏命。承嗣逡巡磁、相，仍劫知在偕行，先令侄悦权扇军吏，至使引刀自割，抑令腾口相稽，当众喧哗，请归承嗣。论其奸状，足以为凭，此而可容，何者为罪？

承嗣宜贬永州刺史，仍许一幼男女从行，便路赴任。委河东节度使薛兼训、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、幽州节度留后硃滔、昭义节度李承昭、淄青节度李正己、淮西节度李忠臣、永平军节度使李勉、汴宋节度田神玉等，犄角进军。如承嗣不时就职，所在加讨，按军法处分。

诏下，承嗣惧；而麾下大将，复多携贰，仓黄失图。乃遣牙将郝光朝奉表请罪，乞束身归朝。代宗重劳师旅，特恩诏允，并侄悦等悉复旧官，仍诏不须入覲。

十一年，汴将李灵曜据城叛，诏近镇加兵。灵曜求援于魏。承嗣令田悦率众五千赴之，为马燧、李忠臣逆击败之；悦仅而获免，兵士死者十七八，复诏诛之。十二年，承嗣复上章请罪，又赦之，复其官爵。承嗣有贝、博、魏、卫、相、磁、洛等七州，复为七州节度使，于是承嗣弟廷琳及从子悦、承嗣子绾、绪等皆复本官，仍令给事中杜亚宣谕，赐铁券。

十三年九月，卒，时年七十五。有子十一人：维、朝、华、绎、纶、绾、绪、绘、纯、绅、缙等。维为魏州刺史；朝，神武将军；华，太常少卿、驸马都尉，尚永乐公主，再尚新都公主；余子皆幼。而悦勇冠军中，承嗣爱其才，及将卒，命悦知军事，而诸子佐之。

悦初为魏博中军兵马使、检校右散骑常侍、魏府左司马。

大历十三年，承嗣卒，朝廷用悦为节度留后。骁勇有膂力，性残忍好乱，而能外饰行义，倾财散施，人多附之，故得兵柄。寻拜检校工部尚书、御史大夫，充魏博七州节度使。大历末，悦尚恭顺。建中初，黜陟使洪经纶至河北，方闻悦军七万。经纶素昧时机，先以符停其兵四万，令归农田。悦伪亦顺命，即依符罢之。既而大集所罢将士，激怒之曰：“尔等久在军戎，各有父母妻子，既为黜陟使所罢，如何得衣食自资？”众遂大哭。悦乃尽出其家财帛衣服以给之，各令还其部伍。自此魏博感悦而怨朝廷。

居无何，或谬称车驾将东封，而李勉增广汴州城。李正己闻而猜惧，以兵万人屯曹州，遣使说悦，同为拒命。悦乃与正己、梁崇义等谋各阻兵，以判官王侑、扈萼、许士则为腹心，邢曹俊、孟希祐、李长春、符璘、康恂为爪牙。建中二年，镇州李宝臣卒，子惟岳求袭节钺。俄而淄青李正己卒，子纳亦求节钺。朝廷皆不允，遂与惟岳、李纳同谋叛逆。时朝廷遣张孝忠等讨恆州，悦将孟希祐率兵五千援之。又遣将康恂率兵八千围邢州，杨朝光五千人营于邯郸西北卢家砦，绝昭义粮饷之路，悦自将兵甲数万继进。邢州刺史李洪、临洛将张伾，为贼所攻，御备将竭，诏河东节度使马燧、河阳李芑，与昭义军讨悦。七月三日，师自壶关东下，收贼卢家砦，大破贼于双冈；邢州解围，悦众遁走，保洹水。马燧等三帅距悦军三十里为垒，李纳遣兵八千人助悦。

魏将邢曹俊者，承嗣之旧将，老而多智，颇知兵法，悦昵于扈萼，以曹俊为贝州刺史。及悦拒官军于临洛，大为王师所破，悦乃召曹俊而问计焉。曹俊曰：“兵法十倍则攻，尚书以逆犯顺，势且不侔。宜于郭口置兵万人以逼西师，则河北二十四州悉为尚书有矣。今于临洛、武安设攻城之计，粮竭卒尽，

危凶立至，未见其可也。”祐等以其异己，咸谮毁，悦复令守贝州。

悦与淄青兵三万余人阵于洹水，马燧等三帅与神策将李晟等来攻，悦之众复败，死伤二万计。悦收合残卒奔魏州，至南郭外，大将李长春拒关不内，以俟官军。三帅虽进，顿兵于魏州南平邑浮图，咸迟留不进，长春乃开门内之。悦持佩刀立于军门，谓军士百姓曰：“悦藉伯父余业，久与卿等同事，今既败丧相继，不敢图全。然悦所以坚拒天诛者，特以淄青、恆冀二大人在日，为悦保荐于先朝，方获承袭。今二帅云亡，子弟求袭，悦既不能报效，以至兴师。今军旅败亡，士民涂炭，此皆悦之罪也。以母亲之故，不能自刭，公等当斩悦首以取功勋，无为俱死也！”乃自马投地，众皆怜之。或前扶持悦曰：“久蒙公恩，不忍闻此！今士民之众，犹可一战，生死以之。”悦收涕言曰：“诸公不以悦丧败，犹愿同心，悦纵身死，宁忘厚意于地下乎！”悦乃自割一髻，以为要誓，于是将士自断其髻，结为兄弟，誓同生死。其将符璘、李再春、李瑶，悦从兄昂，相次以郡邑归国。璘等家在魏州者，无少长悉为悦所害。悦观城内兵仗罄乏，士众衰减，甚为惶骇，乃复召邢曹俊与之谋。既至，完整徒旅，缮修营壁，人心复坚。经旬余日，马燧等进至城下。向使燧等乘胜长驱，袭其未备，则魏城屠之久矣！识者痛惜之。

会王武俊杀李惟岳，硃滔攻深州，下之，朝廷以武俊为恆州刺史，又以宝臣故将康日知为深赵二州观察使。是以武俊怨赏功在日知下，硃滔怨不得深州，二将有憾于朝廷。悦知其可间，遣判官王侑、许士则使于北军，说硃滔曰：“昨者司徒奉诏征伐，径趋贼境。旬朔之内，拔束鹿，下深州，惟岳势蹙，故王大夫获殄凶渠，皆因司徒胜势。又闻司徒离幽州日，有诏

得惟岳郡县，使隶本镇；今割深州与日知，是国家无信于天下也。且今上英武独断，有秦皇、汉武之才，诛夷豪杰，欲扫除河朔，不令子孙嗣袭。又朝臣立功立事如刘晏辈，皆被屠灭。昨破梁崇义，杀三百余口，投之汉江，此司徒之所明知也。如马燧、抱真等破魏博后，朝廷必以儒德大臣以镇之，则燕、赵之危可翘足而待也。若魏博全，则燕、赵无患，田尚书必以死报恩义。合从连衡，救灾恤患，《春秋》之义也。春秋时诸侯有危者，桓公不能救则耻之。今司徒声振宇宙，雄略命世，救邻之急，非徒立义，且有利也。尚书以贝州奉司徒，命某送孔目，惟司徒熟计之。”滔既有贰于国，欣然从之。乃命判官王郢与许士则同往恆州说王武俊，仍许还武俊深州。武俊大喜，即令判官王巨源报滔，仍知深州事。武俊又说张孝忠同援悦，孝忠不从，恐为后患，乃遣小校郑羯筑垒于北境，以拒孝忠；仍令其子士真为恆、冀、深三州留后，以兵围赵州。

三年五月，悦以救军将至，率其众出战于御河之上，大败而还。四月，硃滔、武俊蒐军于宁晋县，共步骑四万。五月十四日，起军南下，次宗城，滔判官郑云逵及弟方逵背滔归马燧。六月二十八日，滔、武俊之师至魏州，会神策将李怀光军亦至。怀光锐气不可遏，坚欲与贼战，遂径薄硃滔阵，杀千余人。王武俊与骑将赵琳、赵万敌等二千骑横击怀光阵，滔军继踵而进，禁军大败，人相蹈藉，投尸于河三十里，河水为之不流。马燧等收军保垒。是夜，王武俊决河水入王莽故河，欲隔官军，水已深三尺，粮饷路绝。王师计无从出，乃遣人告硃滔曰：“鄙夫辄不自量，与诸人合战。王大夫善战，天下无敌；司徒五郎与王君图之，放老夫归镇，必得闻奏，以河北之事委五郎。”时武俊战胜，滔心忌之，即曰：“大夫二兄败官军，马司徒卑屈若此，不宜迫人于险也。”武俊曰：“燧等连兵十万，皆是

国之名臣，一战而北，贻国之耻，不知此等何面见天子耶！然吾不惜放还，但不行五十里，必反相拒。”燧等至魏县，军于河西；武俊等三将，壁于河东。两军相持，自七月至十月，胜负未决。

悦感硃滔救助，欲推为盟主。滔判官李子牟、武俊判官郑儒等议曰：“古有战国，连衡誓约以抗秦，请依周末七雄故事，并建国号为诸侯，用国家正朔。今年号不可改也。”于是硃滔称冀王，悦称魏王，武俊称赵王，又请李纳称齐王。十一月一日，筑坛于魏县中，告天受之。滔为盟主，称孤；武俊、悦、纳称寡人。滔以幽州为范阳府，恆州为真定府，魏州为大名府，郟州为东平府，皆以长子为元帅。伪册之日，其军上有云物稍异，马燧等望而笑曰：“此云无知，乃为贼瑞。”又其营地前三年土长高三尺余，魏州户曹韦稔为《土长颂》曰：“益土之兆也。”

四年十月，泾师犯阙，诸师各还本镇。悦、滔、武俊互相疑惑，各去王号，遣使归国。悦亦致书于抱真，遣使闻奏。兴元元年正月，加悦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封济阳王，使并如故。仍令给事中、兼御史大夫孔巢父往魏州宣慰。时悦阻兵四年，身虽骁猛，而性愎无谋。以故频致破败，士众死者十七八。魏人苦于兵革，愿息肩焉；闻巢父至，莫不舞抃。悦方宴巢父，为其从弟绪所杀。

绪，承嗣第六子。大历末，授京兆府参军。承嗣卒时，绪年幼稚。承嗣虑诸子不任军政，以从子悦便弓马，性狡黠，故任遇之，俾代为帅守。及绪年长，悦以承嗣委遇之厚，待绪等无间，令主衙军。绪凶险多过，悦不忍，尝笞而拘之。绪颇怨望，常俟衅隙。会兴元元年，朝廷宥悦，仍令孔巢父往宣慰。悦既顺命，门阶彻警。悦宴巢父夜归，绪率左右数十人先杀悦

腹心蔡济、扈岵、许士则等，挺剑而入。其两弟止之；绪斩止者，遂径升堂。悦方沉醉，绪手刃悦并悦妻高氏，又入别院杀悦母马氏。自河北诸盗残害骨肉，无酷于绪者。绪惧众不附，奔出北门。邢曹俊、孟希祐等领徒数百追及之。遥呼之曰：“节度使须郎君为之，他人固不可也。”乃以绪归衙，推为留后。明日，归罪于扈岵，以其首徇；然后禀于孔巢父，遣使以闻。时绪兄纶居长，为乱兵所杀，遂以绪为留后。朝廷授绪银青光禄大夫、魏州大都督府长史、兼御史大夫、魏博节度使。时硃滔率兵兼引回纥之众南侵，绪遣兵助王武俊、李抱真，大破硃滔于泾城，以功授检校工部尚书。贞元元年，以嘉诚公主出降绪，加驸马都尉。寻迁检校左仆射，封常山郡王，食邑三千户。改封雁门郡王，食实封五百户。寻加同平章事。

初，田悦性俭嗇，衣服饮食，皆有节度；而绪等兄弟，心常不足。绪既得志，颇纵豪侈，酒色无度。贞元十二年四月，暴卒，时年三十三，赠司空，赙赀加等。

子三人：季和、季直、季安。季和为澶州刺史；季直为衙将；季安最幼，为嫡嗣。

季安，字夔。母微贱，嘉诚公主蓄为己子，故宠异诸兄。年数岁，授左卫胄曹参军，改著作佐郎、兼侍御史，充魏博节度副大使。累加至试光禄少卿、兼御史大夫。绪卒时，季安年才十五，军人推为留后，朝廷因授起复左金吾卫将军，兼魏州大都督府长史、魏博节度营田观察处置等使。服阙，拜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尚书右仆射，进位检校司空，袭封雁门郡王。未几，加金紫光禄大夫，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季安幼守父业，惧嘉诚之严，虽无他才能，亦粗修礼法。及公主薨，遂颇自恣，击鞠、从禽色之娱。其军中政务，大抵任徇情意，宾僚将校，言皆不从。免公主丧，加检校司徒。元

和中，王承宗擅袭戎帅，宪宗命吐突承璀为招抚使，会诸军进讨。季安亦遣大将率兵赴会，仍自供粮饷。师还，加太子太保。

季安性忍酷，无所畏惧。有进士丘绛者，尝为田绪从事，及季安为帅，绛与同职侯臧不协，相持争权。季安怒，斥绛为下县尉；使人召还，先掘坎于路左，既至坎所，活排而瘞之，其凶暴如此！元和七年卒，时年三十二，赠太尉。子怀谏、怀礼、怀询、怀让。

怀谏母，元谊女。及季安卒，元氏召诸将欲立怀谏，众皆唯唯。怀谏幼，未能御事，军政无巨细皆取决于私白身蒋士则，数以爱憎移易将校。衙军怒，取前临清镇将田兴为留后，遣怀谏归第，杀蒋士则等十余人。田兴葬季安毕，送怀谏于京师，乃起复授右监门卫将军，赐第一区，刍米甚厚。田氏自承嗣据魏州至怀谏，四世相传袭四十九年，而田兴代焉。

田弘正，本名兴。祖延恽，魏博节度使承嗣之季父也，位终安东都护府司马。延恽生廷玠，幼敦儒雅，不乐军职，起家为平舒丞。迁乐寿、清池、束城、河间四县令，所至以良吏称。大历中，累官至太府卿、沧州别驾，迁沧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，充横海军使。承嗣与淄青李正己、恆州李宝臣不协，承嗣既令廷玠守沧州，而宝臣、硃滔兵攻击，欲兼其土宇。廷玠婴城固守，连年受敌，兵尽食竭，人易子而食，卒无叛者，卒能保全城守。朝廷嘉之，迁洛州刺史，又改相州。属薛嵩之乱，承嗣蚕食薛嵩所部。廷玠守正字民，不以宗门回避而改节。建中初，族侄悦代承嗣领军政，志图凶逆，虑廷玠不从，召为节度副使。悦奸谋颇露，廷玠谓悦曰：“尔藉伯父遗业，可禀守朝廷法度，坐享富贵，何苦与恆、郓同为叛臣？自兵乱已来，谋叛国家者，可以历数，鲜有保完宗族者。尔若狂志不悛，可先杀我，无令我见田氏之赤族也。”乃谢病不出。悦过其第而谢之；廷玠杜

门不纳，将吏请纳。建中三年，郁愤而卒。

弘正，廷玠之第二子。少习儒书，颇通兵法，善骑射，勇而有礼，伯父承嗣爱重之。当季安之世，为衙内兵马使。季安惟务侈靡，不恤军务，屡行杀罚；弘正每从容规讽，军中甚赖之。季安以人情归附，乃出为临清镇将，欲捃摭其过害之。弘正假以风痺请告，灸灼满身，季安谓其无能为。及季安病笃，其子怀谏幼驩，乃召弘正署其旧职。

季安卒，怀谏委家僮蒋士则改易军政，人情不悦，咸曰：“都知兵马使田兴，可为吾帅也！”衙兵数千诣兴私第陈请，兴拒关不出，众呼噪不已。兴出，众环而拜，请入府署。兴顿仆于地，久之。度终不免，乃令于军中曰：“三军不以兴不肖，令主军务，欲与诸军前约，当听命否？”咸曰：“惟命是从！”兴曰：“吾欲守天子法，以六州版籍请吏，勿犯副大使，可乎？”皆曰：“诺！”是日，入府视事，杀蒋士则十数人而已。晚自府归第，其兄融责兴曰：“尔卒不能自晦，取祸之道也！”翌日，具事上闻。宪宗嘉之，加兴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工部尚书、魏州大都督府长史、兼御史大夫、上柱国、沂国公，充魏、博等州节度观察、处置、支度、营田等使，仍赐名弘正。仍令中书舍人裴度使魏州宣慰，赐魏博三军赏钱一百五十万贯。

弘正既受节钺，上表曰：

臣闻君臣父子，是谓大伦，爰立纪纲，以正上下。其或子不为子，臣不为臣，覆载莫可得容，幽明所宜共殛。臣家本边塞，累代唐人；从乃祖乃父以来，沐文子文孙之化。臣幸因宗族，早列偏裨，驱驰戎马之乡，不睹朝廷之礼。惟忠与孝，天与臣心。常思奋不顾生，以身殉国，无由上达，私自感伤。岂意命偶昌时，事缘难故，白刃之下，谬见推崇。天慈遽临，免书罪累，朝章荐及，仍委旂旄。锡封壤于全藩，列班荣于八座；

君父之恩已极，丝毫之效未伸，但以觊冒知羞，低回自愧。是知功荣所著，必俟危乱之时；微幸之来，却在清平之日。循涯揣分，以宠为忧。伏自天宝已还，幽陵肇乱，山东奥壤，悉化戎墟。外抚车马，内怀梟獍，官封代袭，刑赏自专，国家含垢匿瑕，垂六十载。臣每思此事，当食忘餐。若稍假天年，得奉宸算，兼弱攻昧，批亢捣虚；竭鹰犬之资，展获禽之用，导扬和气，洗涤伪风，然后退归田园，以避贤路。臣怀此志，陛下察之！

优诏褒美。

弘正乐闻前代忠孝立功之事，于府舍起书楼，聚书万余卷，视事之隙，与宾佐讲论古今言行可否。今河朔有《沂公史例》十卷，弘正客为弘正所著也。魏州自承嗣已来，馆宇服玩有逾常制者，悉命彻毁之，以正 大侈不居，乃视事于采访使。宾僚参佐，请之于朝。颇好儒书，尤能史氏，《左传》、《国史》，知其大略。

自弘正归国，幽、恆、军、蔡有齿寒之惧，屡遣客间说，多方诱阻，而弘正终始不移其操。裴度明理体，词说雄辩；弘正听其言，终夕不倦。遂深相结纳，由是奉上之意逾谨。元和十年，朝廷用兵讨吴元济，弘正遣子布率兵三千进讨，屡战有功。李师道以弘正效忠，又袭其后，不敢显助元济，故绝其犄角之援，王师得致讨焉。俄而王承宗叛，诏弘正以全师压境。承宗惧，遣使求救于弘正，遂表其事，承宗遂纳二子，献德、棣二州以自解。

十三年，王师加兵于郢，诏弘正与宣武、义成、武宁、横海等五镇之师会军齐进。十一月，弘正自帅全师自杨刘渡河筑垒，距郢四十里。师道遣大将刘悟率重兵以抗弘正，结垒相望。前后合战，魏军大捷。而李醞、李光颜三面进攻，贼皆挫败，

其势将危。十四年三月，刘悟以河上之众倒戈入郢，斩师道首，诣弘正请降。淄青十二州平，论功加检校司徒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是年八月，弘正入觐，宪宗待之隆异，对于麟德殿，参佐将校二百余人皆有颁锡，进加检校司徒、兼侍中，实封三百户。仍以其兄检校刑部尚书、相州刺史融为太子宾客，东都留司。弘正三上章，愿留阙下，宪宗劳之曰：“昨韩弘至朝，称疾恳辞戎务，朕不得不从。今卿复请留，意诚可尚，然魏土乐卿之政，邻境服卿之威，为我长城，不可辞也。可亟归藩。”弘正每惧有一旦之忧，嗣袭之风不革，兄弟子侄，悉仕于朝，宪宗皆擢居班列，殊紫盈庭，当时荣之。

十五年十月，镇州王承宗卒，穆宗以弘正检校司徒、兼中书令、镇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充成德军节度、镇冀深赵观察等使。弘正以新与镇人战伐，有父兄之怨，乃以魏兵二千为卫从。十一月二十六日，至镇州，时赐镇州三军赏钱一百万贯，不时至，军众喧腾以为言。弘正亲自抚喻，人情稍安。仍表请留魏兵为纪纲之仆，以持众心，其粮赐请给于有司。时度支使崔倭不知大体，固阻其请，凡四上表不报。明年七月，归卒于魏州，是月二十八日夜军乱，弘正并家属、参佐、将吏等三百余口并遇害。穆宗闻之震悼，册赠太尉，赠赙加等。弘正孝友慈惠，骨肉之恩甚厚。兄弟子侄在两都者数十人，竞为崇饰，日费约二十万，魏、镇州之财，皆辇属于道。河北将卒心不平之，故不能尽变其俗，竟以此致乱。弘正子布、群、牟。

布，弘正第三子。始，弘正为田季安裨将，镇临清，布年尚幼，知季安身世必危，密白其父帅其所镇之众归朝，弘正甚奇之。及弘正节制魏博，布掌亲兵，国家讨淮、蔡，布率偏师隶严绶，军于唐州，授检校秘书监、兼殿中侍御史。前后十八战，破凌云柵，下鄆城，布皆有功，擢授御史中丞。时裴度为

宣抚使，尝观兵于沱口，贼将董重质领骁骑遽至，布以二百骑突出沟中击之；俄而诸军大集，贼乃退去。淮西平，拜左金吾卫将军、兼御史大夫。十三年，丁母忧，起复旧官。十五年冬，弘正移镇成德军，仍以布为河阳三城怀节度使，父子俱拥节旄，同日拜命。时韩弘亦与子公武俱为节度使，然人以忠勤多田氏。

长庆元年春，移镇泾原。其秋，镇州军乱，害弘正，都知兵马使王廷凑为留后。时魏博节度使李醞病不能军，无以捍廷凑之乱；且以魏军田氏旧旅，乃急诏布至，起复为魏博节度使，仍迁检校工部尚书，令布乘传之镇。布丧服居堊室，去旌节导从之饰；及入魏州，居丧御事，动皆得礼。其禄俸月入百万，一无所取，又籍魏中旧产，无巨细计钱十余万贯，皆出之以颁军士。牙将史宪诚出己麾下，谓必能输诚报效，用为先锋兵马使，精锐悉委之。时屡有急诏促令进军。十月，布以魏军三万七千讨之，结垒于南宫县之南。十二月，进军，下贼二栅。时硃克融囚张弘靖，据幽州，与廷凑犄角拒命。河朔三镇，素相连衡，宪诚阴有异志。而魏军骄侈，怯于格战，又属雪寒，粮饷不给，以此愈无斗志，宪诚从而间之。俄有诏分布军与李光颜合势，东救深州，其众自溃，多为宪诚所有，布得其众八千。是月十日，还魏州。十一日，会诸将复议兴师，而将卒益倨，咸曰：“尚书能行河朔旧事，则死生以之；若使复战，皆不能也。”布以宪诚离间，度众终不为用，叹曰：“功无成矣！”即日，密表陈军情，且称遗表，略曰：“臣观众意，终负国恩，臣既无功，不敢忘死。伏愿陛下速救光颜、元翼，不然，则义士忠臣，皆为河朔屠害。”奉表号哭，拜授其从事李石。乃入启父灵，抽刀自刺，曰：“上以谢君父，下以示三军。”言讫而绝。时议以布才虽不足，能以死谢家国，心志决烈，得燕、赵之古风焉。穆宗闻之骇叹，废朝三日，诏曰：

故魏博节度使、起复宁远将军、检校工部尚书、兼魏州大都督府长史、御史大夫、赐紫金鱼袋田布，朕以寡昧，临御万邦，威刑不能禁干纪之徒，道化不能驯多僻之俗，致使上公罹祸，田氏衔冤。爰整旅以徂征，每终食而浩叹，自兹吊伐，骤历寒暄。虽良将锐师，率皆协力；而俟时观衅，未即齐驱。嗟我诚臣，结其哀愤，引迁延之咎以自刻责，奋决烈之志以谢君亲。白刃置于肝心，鸿毛论其生死，忠臣孝子，一举两全。晋称卞氏之门，汉表尸乡之节，比方于布，今古为邻。况其临命须臾，处之不挠；载形章表，益深哀愍。间使发緘，悼心疾首。从先臣于厚载，尔则无愧；睹遗像于麟阁，予何所堪！端拱崇名，职垂彝典，据斯以报，聊摅永怀。可赠尚书右仆射。

布子在宥，大中年为安南都护，颇立边功。

群，太和八年为少府少监，充入吐蕃使，历棣州刺史、安南都护。

牟，会昌初为丰州刺史、天德军使，历武宁军节度使。大中朝为兖海节度使，移镇天平军。诸子皆以边上立功，累更藩镇，以忠义为谈者所称。

张孝忠，本奚之种类。曾祖靖，祖逊，代乙失活部落酋帅。父谧，开元中以众归国，授鸿胪卿同正，以孝忠贵，赠户部尚书。孝忠以勇闻于燕、赵。时号张阿劳、王没诺干，二人齐名。阿劳，孝忠本字；没诺干，王武俊本字。孝忠形体魁伟，长六尺余，性宽裕，事亲恭孝。天宝末，以善射授内供奉。安禄山奏为偏将，破九姓突厥，先登陷阵，以功授果毅折冲。禄山、史思明继陷河洛，孝忠皆为其前锋。史朝义败，入李宝臣帐下。上元中，奏授左领军郎将，累加左金吾卫将军同正、试殿中监，仍赐名孝忠，历飞狐、高阳二军使。李宝臣以孝忠谨重骁勇，甚委信之，以妻妹昧谷氏妻焉，仍悉以易州诸镇兵马令其统制。

前后居城镇十余年，甚著威惠。

田承嗣之寇冀州也，宝臣俾孝忠以精骑数千御之。承嗣见其整肃，叹曰：“张阿劳在焉，冀州未易图也！”乃焚营宵遁。及宝臣与硃滔战于瓦桥，常虑滔来攻，故以孝忠为易州刺史，选精骑七千配焉，使扞幽州。奏授太子宾客、兼御史中丞，封范阳郡王。既而宝臣疑忌大将，杀李献诚等四五人，使召孝忠，孝忠惧不往。宝臣使孝忠弟孝节召焉。孝忠命孝节复命曰：“诸将无状，连颈受戮，孝忠惧死不敢往，亦不敢叛，犹公之不覲于朝，虑祸而已，无他志也。”孝节泣曰：“兄不行，吾归死矣！”孝忠曰：“偕往则并命，吾留无患也。”乃归，果无患。

无几，宝臣死，其子惟岳阻兵不受命，朝廷诏幽州节度使讨之。滔以孝忠宿将善战，有精兵八千在易州，虑军兴则挠其后，乃使判官蔡雄说孝忠曰：“惟岳小子骄贵，不达人事，辄拒朝命。滔奉命伐罪，使君何用助逆，不自求多福耶！今昭义、河东攻破田悦，淮西李仆射收下襄阳，梁崇义投井而卒，临汉江而诛者五千人，即河南军计日北首，赵、魏灭亡可见也。使君诚能去逆效顺，必受重任，有先归国之功矣！”孝忠然之，乃遣衙官随雄报滔，又遣易州录事参军董稹入朝。德宗嘉之，授孝忠检校工部尚书、恆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，充成德军节度使，便令与滔合兵攻惟岳，仍赐实封二百户。其弟孝义及孝忠三女已适人在恆州者，悉为惟岳所害。孝忠甚德滔之保荐，以其子茂和聘滔之女，契约甚密，遂合兵破惟岳之师于束鹿，惟岳遁归恆州。滔请乘胜袭之，孝忠仍引军西北，还营义丰，滔大骇。孝忠将佐曰：“尚书布赤心于硃司徒，相信至矣。今逆寇已溃，不终其功，窃所未喻。”孝忠曰：“本求破贼，贼已破矣。然恆州宿将尚多，迫之则困兽犹斗，缓之必翻然改图。”

又硃滔言大识浅，可以虑始，难与守成。吾壁义丰，坐待惟岳之殄灭耳！”既而硃滔屯束鹿，不敢进军。月余，王武俊果斩惟岳首以献，如孝忠所料。后定州刺史杨政义以州降，孝忠遂有易、定之地。时既诛惟岳，分四州各置观察使，武俊得恆州，康日知得深、赵二州，孝忠得易州。以成德军额在恆州，孝忠既降政义，朝廷乃于定州置义武军，以孝忠检校兵部尚书，为义武军节度、易定沧等州观察等使。

及硃滔、王武俊谋叛，将救田悦于魏州，虑孝忠踵后，滔军将发，复遣蔡雄往说之。孝忠曰：“李惟岳背国作逆，孝忠归国，今为忠臣。孝忠性直，业已效忠，不复助逆矣！往与武俊同行，且孝忠与武俊俱出蕃部，少长相狎，深知其心僻，能翻覆语，司徒当记鄙言，忽有蹉跌，始相忆也！”滔又啖以金帛，终拒而不从。易定居二凶之间，四面受敌，孝忠修峻沟垒，感励将士，竟不受二凶之荧惑，议者多之。又加检校左仆射，实封至三百户。后孝忠为硃滔侵逼，诏神策兵马使李晟、中官窦文场率师援之。孝忠以女妻晟子凭，与晟戮力同心，整训士众，竟全易定，贼不敢深入。及上幸奉天，令大将杨荣国提锐卒六百从晟入关赴难，收京城，荣国有功。

兴元元年正月，诏以本官同平章事。沧州本隶成德军，既移隶义武，其刺史李固烈者，惟岳妻兄也，请还恆州。是岁，孝忠遣牙将程华往沧州交检府藏。固烈辎车数十乘上路，沧州军士呼曰：“士皆菜色，刺史不垂赈恤，乃捆载而归，官物不可得也！”杀固烈而剽之。程华闻乱，由襄而遁，将士追之，谓曰：“固烈贪暴，已诛之矣，押牙且知州务。”孝忠即令摄刺史事。及硃滔、王武俊称伪国，华与孝忠阻绝，不能相援。华婴城拒贼，一州获全，朝廷嘉之，乃拜华沧州刺史、御史中丞，充横海军使，仍改名日华，令每岁以沧州税钱十二万贯供

义武军。

贞元二年，河北蝗旱，米斗一千五百文。复大兵之后，民无蓄积，饿殍相枕。孝忠所食，豆而已，其下皆甘粗粝，人皆服其勤俭，孝忠为一时之贤将也。三年，加检校司空，仍以其子茂宗尚义章公主。孝忠遣其妻邓国夫人昧谷氏入朝，执亲迎之礼。上嘉之，赏赉隆厚。五年七月，为将佐所惑，以兵入蔚州。寻诏归镇，仍以擅兴削检校司空。七年三月卒，时年六十二，废朝三日，追封上谷郡王，赠太傅，再赠魏州大都督，册赠太师，谥曰贞武。子茂昭、茂宗、茂和。

茂昭，本名升云。幼有志气，好儒书，以父廕累官至检校工部尚书。贞元七年，孝忠卒，德宗以邕王谅为义武军节度大使、易定观察使；以升云为定州刺史，起复左金吾卫大将军，充节度观察留后，仍赐名茂昭。九年正月，授节度使，累迁检校仆射、司空。二十年十月，入朝，累陈奏河北及西北边事，词情忠切，德示耸听，叹曰：“恨见卿之晚！”锡宴于麟德殿，赐良马、甲第、器用、珍币甚厚，仍以其第三男克礼尚晋康郡主。德宗方欲委之以边任，明年晏驾，茂昭入临于太极殿，每朝晡预列，声哀气咽，人皆奖其忠恳。顺宗听政，加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且令还镇，赐女乐二人，三表辞让。及中使押犊车至第，茂昭立谓中使曰：“女乐出自禁中，非臣下所宜目睹。昔汾阳、咸宁、西平、北平尝受此赐，不让为宜。茂昭无四贤之功，述职入觐，人臣常礼，奈何当此宠赐！后有立功之臣，陛下何以加赏？”顺宗闻之，深加礼异，允其所让。又锡安仁里第，亦固让不受。元和二年，又请入觐，五上章恳切，宪宗许之。冬十月，至京师，留数月，诏令归镇。茂昭愿奉朝请于阙下，不许；加太子太保，复令还镇。

四年，王承宗叛，诏河东、河中、振武三镇之师，合义武

军，为恆州北道招讨。茂昭创廩厩，开道路，以待西军。属正月望夜，军吏请曰：“旧例，上元前后三夜，不止行人，不闭里门。今外道军戎方集，请如军令。”茂昭曰：“三镇兵马，官军也，安得言外道！放灯一如常岁。”使长男克让与诸军分道并进。克让渡木刀沟，与贼接战屡胜。茂昭亲擐甲胄，为诸军前锋，累献戎捷，几覆承宗。会朝廷洗雪承宗，乃诏班师，加检校太尉，兼太子太傅。

自安、史之乱，两河藩帅多阻命自固，父死子代，唯茂昭表请举族还朝。邻藩累遣游客间说，茂昭志意坚决，拜表求代者数四。上乃命左庶子任迪简为其行军司马，乘驿赴之。以两郡之簿书、管钥、符印付迪简，遣其妻季氏、男克让、克恭等先就路。将行，诫之曰：“吾使尔曹侍亲出易者，庶后之子孙不为风俗所染，则吾无恨矣！”时五年冬也。行及晋州，拜检校太尉、兼中书令，充河中晋绛慈隰等州节度观察等使。十二月十二日，至京师。故事双日不坐，是日特开延英殿对茂昭，五刻乃罢。又上表请迁祖考之骨墓于京兆。在朝两月，未之镇。六年二月，疽发于首，卒，时年五十。废朝五日，册赠太师，赙绢三千匹、布一千端、米粟三千硕，丧事所须官给，诏京兆尹监护，谥曰献武。

宪宗念其忠荃，诸昆仲子侄皆居职秩，仍诏每年给绢二千匹，春秋分给。克让、克恭官至诸卫大将军。小男克勤，长庆中左武卫大将军。时有赦文许一子五品官，克勤以子幼，请准近例回授外甥。状至中书，下吏部员外郎判废置，裴夷直断曰：“一子官，恩在念功，贵于延赏；若无己子，许及宗男。今张克勤自有息男，妄以外甥奏请，移于他族，知是何人！倘涉卖官，实为乱法。虽援近日敕例，难破著定格文，国章既在必行，宅相恐难虚授。具状上中书门下，克勤所请，望宜不允。”

“遂为定例。

茂宗以父廕累官至光禄少卿同正。贞元三年，许尚公主，拜银青光禄大夫、本官驸马都尉，以公主幼，待年十三。属茂宗母亡，遗表请终嘉礼。德宗念茂昭之勋，即日授云麾将军，起复授左卫将军同正、驸马都尉。谏官蒋乂等论曰：“自古以来，未闻有驸马起复而尚公主者。”上曰：“卿所言，古礼也；如今人家往往有借吉为婚嫁者，卿何苦固执？”又奏曰：“臣闻近日人家有不甚知礼教者，或女居父母服，家既贫乏，且无强近至亲，即有借吉以就亲者。至于男子借吉婚娶，从古未闻，今忽令驸马起复成礼，实恐惊骇物听。况公主年幼，更俟一年出降，时既未失，且合礼经。”太常博士韦彤、裴堪曰：“伏见驸马都尉张茂宗犹在母丧，圣恩念其亡母遗表所请，许公主出降，仍令茂宗即吉就婚者。伏以夫妇之义，人伦大端，所以《关雎》冠于《诗》首者，王化所先也。天属之亲，孝行为本，所以齐斩五服之重者，人道之厚也。圣人知此二端为训人之本，不可变也，故制婚礼，上以承宗庙，下以继后嗣，至若墨衰夺情，事缘金革。若使茂宗释衰服而衣冕裳，去堊室而为亲迎，虽云辍衰借吉，是亦以凶渎嘉。伏愿抑茂宗亡母之请，顾典章不易之义，待其终制，然后赐婚。”德宗不纳，竟以义章公主降茂宗。自是以戚里之亲，颇承恩顾。

元和中，为闲厩使。国家自贞观中至于麟德，国马四十万匹在河、陇间。开元中尚有二十七万，杂以牛羊杂畜，不啻百万，置八使四十八监，占陇右、金城、平凉、天水四郡，幅员千里，自长安至陇右，置七马坊，为会计都领。岐、陇间善水草及腴田，皆属七马坊。至麟德以后，西戎陷陇右，国马尽散，监牧使与七马坊名额尽废，其地利因归于闲厩使。宝应中，凤翔节度使请以监牧赋给贫民为业，土著相承，十数年矣。又有

别敕赐诸寺观凡千余顷。及茂宗掌闲廐，与中尉吐突承璀善，遂恃恩举旧事，并以监牧地租归闲廐司。茂宗又奏麟游县有岐阳马坊，按旧图地方三百四十顷，制下闲廐司检计。百姓纷纭论诉，节度使李惟简具事上闻，诏监察御史孙革往按问之。革还奏曰：“天兴县东五里有隋故岐阳马坊，地在其侧，盖因监为名，与今岐阳所指百姓侵占处不相接，皆有明验。”茂宗怒，恃有中助，诬革所奏不实。又令侍御史范传式覆按，乃附茂宗，尽翻前奏，遂夺居人田业，皆属闲廐，乃罢革官。长庆初，岐人论诉不已，诏御史按验明白，乃复以其地还百姓，贬传式官。

茂宗俄授左金吾卫大将军。长庆二年，检校工部尚书，兼兖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兖海沂节度等使，加检校兵部尚书。太和五年，入为左津吾卫大将军，充左卫使，转左龙武统军卒。

茂和，元和中为左武卫将军。裴度为淮西行营处置，用兵讨吴元济，建牙赴行营，奏用茂和为都押衙。茂和尝以胆气才略自赞于相府，故度奏用之。茂和虑度无功，淮、蔡不可平，乃辞之以疾。度怒甚，奏请斩茂和以励行者。宪宗曰：“予以其家门忠顺，为卿远贬。”后复用为诸卫将军，卒。

陈楚者，定州人，茂昭之甥。少有武干，为义勇牙将，事茂昭，每出征伐，必令典精卒。随茂昭入朝，授诸卫大将军。元和十二年，义武军节度使浑镐丧师，定州兵乱，乃除楚易定节度，令驰传赴任。乱犹未弥，楚夜驰入州城。楚家世久在定州，军中部校皆楚之旧卒，人情大悦，军卒帖然。转河阳三城怀节度使。前后亟立战功，入为龙武统军。长庆三年卒。

史臣曰：朝廷治乱，在法制当否，形势得失而已。秦人叛上，法制失也；汉道勃兴，形势得也。臣观开元之政举，坐制百蛮；天宝之法衰，遂沦四海。玄宗一失其势，横流莫救，地分于群盗，身播于九夷。河朔二十余州，竟为盗穴，诸田凶险，

不近物情。而弘正、孝忠，颇达人臣之节，沂国力善无报，殆天意之好乱恶治欤！茂昭忠梗有礼，明祸福大端，近代之贤侯也！

赞曰：田宗不令，祸淫无应。谓天辅仁，胡覆弘正。茂昭知止，终以善胜。孰生厉阶，上失威柄。

## 列传第九十二

李宝臣 子惟岳 惟诚 惟简 惟简子元本  
 王武俊 子士真 士平 士则 士真子承宗 承元  
 王廷凑 子元逵 元逵子绍鼎 绍懿 绍鼎子景崇 景崇子谿

李宝臣，范阳城旁奚族也。故范阳将张弋巢高之假子，故姓张，名忠志。幼善骑射，节度使安禄山选为射生官。天宝中，随禄山入朝，玄宗留为射生子弟，出入禁中。及禄山叛，忠志遁归范阳；禄山喜，录为假子，姓安，常给事帐中。禄山兵将指阙，使忠志领骁骑八千人入太原，劫太原尹杨光翔。忠志挟光翔出太原，万兵追之不敢近。禄山使董精甲，扼井陘路，军于土门。安庆绪伪署为恆州刺史。九节度之师围庆绪于相州，忠志惧，献章归国，肃宗因授恆州刺史。及史思明复渡河，伪授忠志工部尚书、恆州刺史、恆赵节度使，统众三万守常山。及思明败，不受朝义之命，乃开土门路以内王师。河朔平定，忠志与李怀仙、薛嵩、田承嗣各举其地归国，皆赐铁券，誓以不死。因授忠志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礼部尚书、恆州刺史，实封二百户，仍旧为节度使。乃以恆州为成德军，赐姓名曰李宝臣。

时宝臣有恆、定、易、赵、深、冀六州之地，后又得沧州，步卒五万、马五千匹，当时勇冠河朔诸帅。宝臣以七州自给，军用殷积，招集亡命之徒，缮阅兵仗，与薛嵩、田承嗣、李正己、梁崇义等连结姻娅，互为表里，意在以土地传付子孙，不

禀朝旨，自补官吏，不输王赋。初，天宝中，天下州郡皆铸铜为玄宗真容，拟佛之制。及安、史之乱，贼之所部，悉熔毁之，而恆州独存，由是实封百户。

初，宝臣、正己皆为承嗣所易。宝臣弟宝正娶承嗣女，在魏州与承嗣子维击鞠，宝正马驰骇，触杀维。承嗣怒，縶宝正以告。宝臣谢为教不谨，絨杖令承嗣以示责，承嗣遂鞭杀之，由是交恶。

大历十年，宝臣、正己更言承嗣之罪，请讨之。代宗欲因其相图，乃从其请。时幽州节度留后硃滔方恭顺朝廷，诏滔与宝臣及太原之师攻其北，正己与滑亳、河阳、江淮之师攻其南。宝臣、正己会军于枣强，椎牛酹酒，犒劳将士，仍颁优赏。宝臣军赏厚，正己军赏薄。既罢会，正己军中咄咄有辞，正己闻，惧有变，即时引退。由是宝臣、硃滔共攻承嗣之沧州，连年未下。时承嗣使腹心将卢子期攻邢州，城将陷，宝臣发精卒赴救，击败之，擒子期来献。河南诸将又大破田悦于陈留，正己收承嗣之德州，以重兵临其境，指期进讨。承嗣大惧，遂求解于宝臣，宝臣不许。

初，正己将发兵，使人至魏，承嗣囚之。及是，乃厚礼遣归，发使与俱，具列境内户口兵粮之数，悉以奉正己。且告曰：“承嗣老矣，今年八十有六，形体支离，无日月焉。己子不令，悦亦孱弱，不足保其后业。今之所有，为公守耳，曷足辱公师旅焉！”立使者于廷，南向，拜而授书。又图正己形，焚香事之如神，谓人曰：“真圣人也！”正己闻之，且得其欢，乃止诸军，莫敢进者。

承嗣止正己，无南军之虞。又知范阳宝臣故里，生长其间，心常欲得之；乃勒石为讖，密瘞宝臣境内，使望气者云：“此中有玉气。”宝臣掘地得之，有文曰：“二帝同功势万全，将

田作伴入幽、燕。”二帝，指宝臣、正己也。承嗣又使客讽之曰：“公与硃滔共举，取吾沧州，设得之，当归国，非公所有。诚能舍承嗣之罪，请以沧州奉献，可不劳师而致，愿取范阳以自效。公将骑为前驱，承嗣率步卒从，此万全之势。”宝臣喜，以为事合符命，遂与承嗣通谋，割州与之。宝臣乃密图范阳，承嗣亦陈兵境上。宝臣谓硃滔使曰：“吾闻硃公貌如神，安得而识之？愿因绘事而观，可乎？”滔乃图其形以示之。宝臣悬于射堂，命诸将熟视之，曰：“硃公信神人也！”他日，滔出军，宝臣密选精卒劫之，戒其将曰：“取彼貌如射堂所悬者。”是时，二军不相虞有变，滔与战于瓦桥。滔适衣他服，以不识免。承嗣闻与滔交锋，其衅已成，乃旋军，使告宝臣曰：“河内有警急，不暇从公。石上讖文，吾戏为之耳！”宝臣惭怒而退。

迁左仆射，封陇西郡王、检校司空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德宗即位，拜司空，兼太子太傅。宝臣名位既高，自擅一方，专贮异志。妖人伪为讖语，言宝臣终有天位。宝臣乃为符瑞及灵芝硃草，作硃书符。又于深室斋戒筑坛，上置金匱、玉斝，云“甘露神酒自出”。又伪刻玉为印，金填文字，告境内云：“天降灵瑞，非予所求，不祈而至。”将吏无敢言者。妖辈虑其诈发，乃曰：“相公须饮甘露汤，即天神降。”宝臣然之。妖人置堇汤中，饮之，三日而卒。

宝臣暮年，益多猜忌，以惟岳暗懦，诸将不服，即杀大将辛忠义、卢倕、定州刺史张南容、赵州刺史张彭老、许崇俊等二十余人，家口没入，自是诸将离心。建中二年春卒，时年六十四，废朝三日，册赠太保。子惟岳、惟诚、惟简。

宝臣卒时，惟岳为行军司马，三军推为留后，仍遣使上表求袭父任，朝旨不允。魏博节度使田悦上章保荐，请赐旄节，

不许。惟岳乃与田悦、李正己同谋拒命，判官邵真泣谏，以为不可。惟岳暗懦，初虽听从，终为左右所惑而止。而所与图议，皆奸吏胡震、家人王他奴等，唯劝拒逆为事。

惟岳舅谷从政者，有智略。为宝臣所忌，称病不出，至是知惟岳之谋，虑其覆宗，乃出谏惟岳曰：“今天下无事，远方朝贡，主上神武，必致太平。如至不允，必至加兵。虽大夫恩及三军，万一不捷，孰为大夫用命者？又先朝相公与幽帅不协，今国家致讨，必命硃滔为帅。彼尝切齿，今遂复讎，可不惧乎！又顷者相公诛灭军中将校，其子弟存者，口虽不言，心宁无愤？兵犹火也，不戢自焚。往者田承嗣佐安禄山、史思明谋乱天下，千征百战。及顷年侵扰

洺、相等州，为官军所败，及贬永州，仰天垂泣。赖先相公佐佑保援，方获赦宥，若雷霆不收，承嗣岂有生理！今田悦凶狂，何如承嗣名望？苟欲坐邀富贵，不料破家覆族。而况今之将校，罕有义心，因利乘便，必相倾陷。为大夫画久长之计，莫若令惟诚知留后，大夫自速入朝。国家念先相公之功，见大夫顺命，何求而不得？今与群逆为自危之计，非保家之道也。

“惟岳亦素忌从政，皆不听，竟与魏、齐谋叛。

既而惟岳大将张孝忠以郡归国，朝廷以孝忠为成德军节度使，仍诏硃滔与孝忠合势讨之。惟岳以精甲屯束鹿以抗之，田悦遣大将孟佑率兵五千助惟岳。建中三年正月，硃滔、孝忠大破恆州军于束鹿，惟岳烧营而遁。惟岳大将赵州刺史康日知以郡归国，惟岳乃令衙将卫常宁率士卒五千，兵马使王武俊率骑军八百同讨日知。武俊既出恆州，谓常宁曰：“武俊尽心于本使，大夫信谗，颇相猜忌，所谓朝不谋夕，岂图生路！且赵州用兵，捷与不捷，武俊不复入恆州矣！妻子任从屠灭，且以残生往定州事张尚书去也，孰能持颈就戮！”常宁曰：“中丞以

大夫不可事，且有诏书云，斩大夫首者，以其官爵授。自大夫拒命已来，张尚书以易州归国得节度使。今闻日知已得官爵。观大夫事势，终为硃滔所灭。此际转祸为福，莫若倒戈入使府，诛大夫以取富贵也。况大夫暗昧，左右诳惑，其实易图。事苟不捷，归张尚书非晚。”武俊然之。三年闰正月，武俊与常宁自赵州回戈，达明至恆，武俊子士真应于内。武俊兵突入府署，遣虞任越劫擒惟岳，缢死于戟门外。又诛惟岳妻父郑华及长庆、王他奴等二十余人，传首京师。

惟诚，惟岳异母兄，以父廕为殿中丞，累迁至检校户部员外郎。好儒书理道，宝臣爱之，委以军事；性谦厚，以惟岳嫡嗣，让而不受。同母妹嫁李正己子纳。宝臣以其宗姓，请惟诚归本姓，又令入仕于郾州，为李纳营田副使。历兖、淄、济、淮四州刺史，竟客死东平。

惟简，宝臣第三子。初，王武俊既诛惟岳，又械惟简送京师。德宗拘于客省，防伺甚峻。硃泚之乱，惟简斩关而出，赴奉天。德宗嘉之，用为禁军将。从浑瑊率师讨贼，频战屡捷，加御史中丞。从幸山南，得“元从功臣”之号，封武安郡王。后授左神威大将军，转天威统军。元和初，检校户部尚书、左金吾卫大将军，充街使；俄拜凤翔陇右节度使。元和十三年正月卒，赠尚书右仆射。

子元本，生于贵族，轻薄无行。初，张茂昭子克礼尚襄阳公主。长庆中，主纵恣不法，常游行市里。有士族子薛枢、薛浑者，俱得幸于主。尤爱浑，每诣浑家，谒浑母行事姑之礼。有吏谁何者，即以厚赂啖之。浑与元本皆少年，遂相诱掖；元本亦得幸于主，出入主第。张克礼不胜其忿，上表陈闻，乃召主幽于禁中。以元本功臣之后，得减死，杖六十，流象州。枢、浑以元本之故，亦从轻杖八十，长流崖州。

王武俊，契丹怒皆部落也。祖可讷干，父路俱。开元中，饶乐府都督李诗率其部落五千帐，与路俱南河袭冠带，有诏褒美，从居蓟。武俊初号没诺干，年十五，能骑射。上元中，为史思明恆州刺史李宝臣裨将。宝应元年，王师入井陘。将平河朔，武俊谓宝臣曰：“以寡敌众，以曲遇直，战则离，守则溃，锐师远斗，庸可御乎？”宝臣遂彻警备，以恆、定、深、赵、易，充本军先锋兵马使。

大历十年，田承嗣因薛嵩死，兼有相、卫、磁、邢、洺五州。承嗣遣将卢子期寇磁州，诏令宝臣与李正己、李勉、李承昭、田神玉、硃滔、李抱真各出兵讨之。诸军与子期战于清水，大破之。宝臣将有节生擒子期以献。代宗嘉其功，使中贵人马承倩赍诏宣劳。承倩将归，止传舍，宝臣亲遗百缣。承倩诟置，掷出道中；宝臣顾左右有愧色。还休府中，诸将散归，宝臣潜伺屏间，独武俊佩刀立于门下。召入，解刀与语曰：“见向者顽竖乎？”武俊曰：“今阁下有功尚尔，寇平后，天子以幅纸之诏召置京下，一匹夫耳，可乎？”宝臣曰：“为之若何？”武俊曰：“不如玩养承嗣，以为己资。”宝臣曰：“今与承嗣有衅矣，可推腹心哉？”武俊曰：“势同患均，转寇仇为父子，亥 睡间。若传虚言，无益也。今中贵人刘清谭在驿，斩首送承嗣，立质妻孥矣！”宝臣曰：“恐不能如此。”武俊曰：“硃滔为国屯兵沧州，请擒送承嗣以取信。”许之。立选士二千，皆乘骏马，通夜驰三百里，晨至滔营，掩其不备。滔军出战，大败，擒类滔者，滔故得脱。自此宝臣与田承嗣、李正己更相为援，皆武俊萌之。

宝臣死，其子惟岳谋袭父位。宝臣旧将易州刺史张孝忠以州顺命，遂以孝忠代宝臣。俾惟岳护丧归京，惟岳不受命。建中三年正月，诏硃滔、张孝忠合军讨之。惟岳与武俊复统万余

众战于束鹿。武俊率三千骑先进，为滔所败，惟岳遁走。赵州刺史康日知遂以州顺命，惟岳令武俊统兵击之。日知遣人谓武俊曰：“惟岳孱微而无谋，何足同反！我城坚众一，未可以岁月下。且惟岳恃田悦为援，前岁悦之丁男甲卒涂地于邢州城下，犹不能陷，况此城乎！”复给伪手诏招武俊，信之；遂倒兵入恆州，率数百骑入衙门。使谓惟岳曰：“大夫举兵与魏、齐同恶，今田尚书已丧败，李尚书为赵州所间，军士自束鹿之役，伤痛軫心。殊仆射强兵宿境内，张尚书已授定州，三军俱惧殒首丧家。闻有诏征大夫，宜亟赴命，不尔，祸在漏刻。”惟岳怖，遽睚眦。武俊子士真斩惟岳，持首而出。武俊杀不同己者十数人，遂定。传首上闻，授武俊检校秘书少监、兼御史大夫、恆州刺史、恆冀都团练观察使，实封五百户，以康日知为深赵团练观察使。

时惟岳伪定州刺史杨政义以州顺命，深州刺史杨荣国降硃滔，分兵镇之。朝廷既以定州属张孝忠，深州属康日知。武俊怒失赵、定二州，且名位不满其志。硃滔怒失深州，因诱武俊谋反，斥言朝廷，遂连率劲兵救田悦。时马燧、李抱真、李芄、李晟方讨田悦，败悦于洹水。后连岁暴兵，然悦势已蹙。至是武俊、硃滔复振起之。悦势益张。

十一月，武俊使大将张钟葵寇赵州，康日知击败之，斩首上献。是日，武俊僭建国，称赵王，又恆州为真定府，伪命官秩。硃滔、田悦、李纳一同僭号，分据所部，各遣使劝诱蔡州李希烈同僭位号。四年三月，希烈既为周曾谋溃其腹心，或传希烈已死，马燧等四节度军中闻之，欢声震外。

六月，李抱真使辩客贾林诈降武俊。林至武俊壁曰：“是来传诏，非降也。”武俊色动，征其说。林曰：“天子知大夫宿诚，及登坛建国之日，抚膺顾左右曰：‘我本忠义，天子不

省。’是后诸军曾同表论列大夫。天子览表动容，语使者曰：‘朕前事误，追无及已。朋友间失意尚可谢，朕四海主，毫芒安可复念哉！’”武俊曰：“仆虏将，尚知存抚百姓，天子固不专务杀人以安天下。今山东大兵者五，比战胜，骨尽暴野，虽胜与谁守？今不憚归国，以与诸侯盟约，虏性直，不欲曲在己。朝廷能降恩涤荡之，仆首倡归国，不从者，于以奉辞，则上不负天子，下不负朋友。此谋既行，河朔不五旬可定。”

十月，泾原兵犯阙，上幸奉天。京师问至，诸将退军。李抱真将还潞泽，田悦说武俊与硃滔袭击之。贾林复说武俊曰：“今退军前輜重，后锐师，人心固一，不可图也。且胜而得地，则利归魏博；丧师，即成德大伤。大夫本部易、定、沧、赵四州，何不先复故地？”武俊遂北马首，背田悦约。贾林复说武俊曰：“大夫冀邦豪族，不合谋据中华。且滔心幽险，王室强即藉大夫援之，卑即思有并吞。且河朔无冀国，唯赵、魏、燕耳！今硃滔称冀，则窥大夫冀州，其兆已形矣。若滔力制山东，大夫须整臣礼；不从，即为所攻夺，此时臣滔乎？”武俊投袂作色曰：“二百年宗社，我尚不能臣，谁能臣田舍汉！”由此计定，遂南修好抱真，西联盟马燧。会兴元元年德宗罪己，大赦反侧。二月，武俊集三军，削伪国号。诏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董晋、中使王进杰，自行在至恆州宣命，授武俊检校兵部尚书、成德军节度使。三月，加司空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兼幽州、卢龙两道节度使、琅邪郡王。

时硃泚伪册滔为皇太弟，滔率幽、檀劲卒，诱回纥二千骑，已围贝州数十日，将绝白马津，南盗洛都，与泚合势。时李怀光反，据河中；李希烈已陷大梁，南逼江、汉；李纳尚反于齐，田绪未为用；李晟孤军壁渭上。天子羽书所制者，天下才十二三，海内荡析，人心失归。贾林又说武俊与抱真合军，同救魏

博，为武俊陈利害曰：“硃滔此行，欲先平魏博，更逢田悦被害，人心不安。旬日不救，魏、贝必下，滔益数万。张孝忠见魏、贝已拔，必臣硃滔。三道连衡，兼统回纥，长驱至此，家族可得免乎？常山不守，则昭义退保山西，河朔地尽入滔。今乘魏、贝未下，孝忠未附，公与昭义合军破之，如掇遗耳！此计就，则声振关中，京邑可坐复，銮舆反正自公，则勋业无二也。”武俊欢然许之。两军议定，卜日同征。五月，武俊、抱真会军于钜鹿东。两军既交，滔震恐。抱真为方阵，武俊用奇兵，硃滔倾垒出战。武俊不擐甲而驰之。滔望风奔溃，自相蹂践，死者十四五。收其辎重、器甲、马牛不可胜计，滔夜奔还幽州。武俊班师，表让幽州卢龙节度使，许之。乃升恆州为大都督府，以武俊为长史，加检校司徒，实封七百户，余如故。

车驾还京，宠之逾厚。子尚贵主，子弟在孩稚者，皆赐官名。寻丁母忧，起复加左金吾上将军同正；免丧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十二年，上念旧勋，加检校太尉，兼中书令。

十七年六月卒，时年六十七，废朝五日，群臣诣延英门奉慰，如浑瑊故事。诏左庶子上公持节册赠太师，赙绢三千匹、布千端、米粟三千硕。太常谥曰威烈，德宗曰：“武俊竭忠奉国，宜赐谥忠烈。”子士真、士清、士平、士则。士真嗣。

士真，武俊长子。少骁悍，冠于军中，沉谋有断。事李宝臣为帐中亲将，仍以女妻之。宝臣末年，虑身后诸子暗弱，为诸将所夺，屡行诛戮，诸将离心。武俊官位虽卑，而勇略迈世；宝臣惜其才，不忍诛之。而士真密结宝臣左右，保护其父，以是获免。

惟岳之世，尤加委任，武俊亦尽心匡佐。既兵败束鹿，张孝忠、康日知以地归国，受官赏；惟岳稍贖防疑，武俊谋自贬损，出入不过三两人。左右谓惟岳曰：“先相公委任武俊，以

遗大夫，兼有治命。今披肝胆为大夫者，武俊耳。又士真即大夫妹婿，保无异志。今势危急，若不坦怀待之，若更如康日知，即大事去矣！”惟岳曰：“我待武俊自厚，不独先公遗旨。”由是无疑，即令将兵攻赵州。士真更宿于府衙，与同职谋事。及武俊倒戈，士真等数人擒惟岳出衙，缢死之。武俊领节钺，以士真为副大使。

建中年，武俊僭称赵王于魏县，以士真为司空、真定府留守，充元帅。及武俊破硃滔顺命，以武俊兼幽州卢龙军节度使，仍以士真为副使、检校工部尚书。德宗还京，进位检校兵部尚书，充德州刺史、德棣观察使，封清河郡王。十七年，武俊卒，起复授左金吾卫大将军同正、恆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充成德军节度、恆冀深赵德棣等州观察等使。寻检校尚书左仆射。顺宗即位，进位检校司空。

士真佐父立功，备历艰苦；得位之后，恬然守善，虽自补属吏，赋不上供，然岁贡货财，名为进奉者，亦数十万，比幽、魏二镇，最为承顺。元和元年，就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四年三月卒。子承宗、承元、承通、承迪、承荣。

士清，以父勋累加官至殿中少监同正。元和初，为冀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封北海郡王，早卒。

士平，以父勋补原王府咨议。贞元二年，选尚义阳公主，加秘书少监同正、附马都尉。元和中，累迁至安州刺史。时公主纵恣不法，士平与之争忿；宪宗怒，幽公主于禁中，士平幽于私第，不令出入。后释之，出为安州刺史。坐与中贵交结，贬贺州司户。时轻薄文士蔡南、独孤申叔为义阳主歌词，曰《团雪》、《散雪》等曲，言其游处离异之状，往往歌于酒席。宪宗闻而恶之，欲废进士科，令所司网捉搦，得南、申叔贬之，由是稍止。及盗杀宰相武元衡，旬日捕贼未获。士平与兄士则

庭奏盗主于承宗，既获张晏等诛之，乃以士平为左金吾卫大将军。及夺承宗官爵，仍以士平袭父实封。

士则，士平异母兄。承宗既立为节度使，不容诸父，乃奔于京师，用为神策大将军。及承宗叛逆，盗杀宰相，士则请移贯京兆府。诸镇兵讨承宗，裴度言士则武俊子，其军中必有怀之者，乃用士则为邢州刺史，兼本州团练使，从昭义节度使郗士美讨贼，冀携离承宗之党，且许以节制。士则恃此，颇不受士美节制，行止以兵自卫；虽谒士美，而卫兵如故。吏呵止之，士则不能平，见于辞气。士美恶之，密以状闻，乃以张遵代还。

承宗，士真长子。河朔三镇自置副大使，以嫡长为之。承宗累奏至镇州大都督府右司马、知州事、御史大夫，充都知兵马使、副大使。

元和四年三月，士真卒；三军推为留后，朝廷伺其变，累月不问。承宗惧，累上表陈谢。至八月，上令京兆少尹裴武往宣谕，承宗奉诏甚恭，且曰：“三军见迫，不候朝旨，今请割德、棣二州上献，以表丹恳。”由是起复云麾将军、左金吾卫大将军同正、检校工部尚书、镇州大都督府长史、御史大夫、成德军节度、镇冀深赵等州观察等使。又以德州刺史薛昌朝检校右散骑常侍、德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保信军节度、德棣观察等使。

昌朝，故昭义节度使嵩之子，婚姻于王氏，入仕于成德军，故为刺史。

承宗既献二州，朝廷不欲别命将帅，且授其亲将。保信旌节未至德州，承宗遣数百骑驰往德州，虏昌朝归真定囚之。朝廷又加棣州刺史田涣充本州团练守捉使，冀渐离之。令中使景忠信往谕旨，令遣昌朝还镇，承宗不奉诏。宪宗怒，下诏曰：“枉承宗顷在苦庐，潜窥戎镇；而内外以事君之礼，逆而必诛，

分土之仪，专则有辟。朕念其先祖尝有茂勋，贷以私恩，抑于公议。使臣旁午以告谕，孽童俯伏以陈诚，愿献两州，期无二事。朕欲收其后效，用以曲全，授节制于旧疆，齿勋贤于列位。况德、棣本非成德所管，昌朝又是承宗懿亲，俾抚近邻，斯诚厚渥，外虽两镇，中实一家。而承宗象恭怀奸，肖貌稔祸。欺裴武于得位之后，縲昌朝于受命之中。豺狼之心，饱之而愈发；枭獍之性，养之而益凶。加以表疏之中，悖慢斯甚。式遏乱略，期于无刑；恭行天诛，干于有制。可削承宗在身官爵。”诏左神策护军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、河中、河阳、浙西、宣歙等道赴镇州行营兵马招讨处置等使，会诸道军进讨。神策兵马使赵万敌者，王武俊之骑将也，骁悍闻于燕、赵，具言进讨必捷。承璀因得兵柄，与万敌偕行。承璀至行营，威令不振，禁军屡挫衄。都将郾定进前擒刘辟有功，号为骁将，又陷于贼。唯范阳节度使刘济、易定节度使张茂昭至效忠赤，战贼屡捷。而昭义节度使卢从史反复难制，阴附于贼；宪宗密诏承璀擒之，送于京师。

五年七月，承宗遣巡官崔遂上表三封，乞自陈首，且归过于卢从史。其略曰：

臣顷在苦庐，绵历时序，恭守朝旨，罔敢阙违。复奉诏书，令献州郡，迫以三军之势，不从孤臣之心。今天兵四临，王命久绝，白刃之下，难避国刑；殷忧之中，转积衅隙。中由卢从史首为乱阶，兴天下之兵，生海内之乱，既不忠于国，又不孝于家。当其闻父之丧，已变为臣之节，迫胁天使，渎紊朝经。而乃幸臣居丧，败臣求利，上敢欺于圣主，下不顾其死亲；矫情徒见于封章，邪妄素萌于胸臆。今构祸者已就擒获，抱冤者实冀辩明。况臣之一军，素守忠义，横被从史离间君臣，哀号辕门，痛隔恩外。伏冀陛下以天地之德，容纳为心；弘好生之

仁，许自新之路。顺阳和而布泽，因雷雨以覃恩。追念祖父之前劳，俯观臣子之来效，特开汤网，使乐尧年。

时朝廷以承璀宿师无功，国威日沮，颇忧。会承宗使至，宰臣商量，请行赦宥，乃全以六郡付之。承宗送薛昌朝入朝，授以右武卫将军。

承宗以国家加兵不胜，诬从史奸计得行，虽上章表谦恭，而心无忌惮。十年，王师讨吴元济，承宗与李师道继献章表，请宥元济。其牙将尹少卿奏事，因为元济游说。少卿至中书，见宰相论列，语意不逊；武元衡怒，叱出之，承宗益不顺。自是与李师道奸计百端，以沮用兵。四月，遣盗烧河阴仓。六月，遣盗伏于靖安里，杀宰相武元衡，京师震恐，大索旬日，天子为之旰食。是时，承宗、师道之盗，所在窃发，焚襄州佛寺，斩建陵门戟，烧献陵寝宫，欲伏甲屠洛阳。宪宗赫怒，命田弘正出师临其境，并邻道六节度之众讨之。时方淮西用兵，国用虚竭，河北诸军多观望不进。独昭义节度使郗士美率精兵压贼垒，欲乘衅而取之，军威甚盛。承宗惧，不敢犯。俄诏权罢河北用兵，并力淮西。

十二年十月，诛吴元济，承宗始惧，求救于田弘正。十三年三月，弘正遣人送承宗男知感、知信及其牙将石汛等诣阙请命，令于客舍安置；又献德、棣二州图印，兼请入管内租税，除补官吏。上以弘正表疏相继，重违其意，乃下诏曰：

帝者承天子人，下临万国。观乾坤覆载之施，常务其曲全；用德刑抚御之方，每先其弘贷。叛则必伐，服而舍之，访于典谟，亦尚斯道。朕祇符前训，缙嗣丕图，底宁方隅，荡涤氛祲。上以摅祖宗之宿愤，下以致黎庶之阜康，思厚者生，务去者杀。至于包荒藏慝，屈法伸恩，苟衷诚之可矜，则宥过而无大。

王承宗顷居丧纪，见卖于邻封；后邻藩城，受疑于朝野。

国恩虽厚，时宪不容。戚实自贻，宠非我绝。百辟卿士，昌言在廷；四方诸侯，飞奏盈筐，竞请致讨，争先出军。尚复广示招怀，务存容纳，至于动众，事岂愿然！开境愍罹其杀伤，退舍为伏其士伍，取陷救溺，能无惨嗟！以其先祖武俊，有劳王室，书于甲令，铭在景钟；虽再驾王师，再从人欲，而十代之宥，常切朕怀。

近以三朝称庆，八表流泽，广此鸿霈，开其自新。而承宗果能翻然改图，披露忠恳，远遣二子，进陈表章，緘图印以上闻，献德、棣之名部，发困奉粟，并灶贡盐，地愿帅于职方，物请归于司会。且天子所临，莫非王土；析兹旧服，将表尔诚，谅由效顺之心，悉见纳忠之志，抑而不抚，何以示怀。朕念此方，亦犹赤子，一物失所，寝兴靡宁；忍驱乐土之人，竟就陈原之戮！既克翦暴，常思止戈，予之此心，天地临鉴。况常山师旅，旧有功劳，将改往以修来，誓酬恩而迁善，鉴精诚之俱切，俾涣汗而再敷。旷涤乃愆，断于朕志；复此殊渥，当怀永图。承宗可依前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吏部尚书、镇州大都督府长史、御史大夫，充成德军节度、镇冀深赵观察等使。

仍令右丞崔从往镇州宣慰。承宗素服俟命，乃以华州刺史郑权为德州刺史，充横海军节度、德棣沧景观察等使。明年，加金紫光禄大夫、检校尚书左仆射。是岁，李师道平，承宗奉法逾谨，请当管四州，每州置录事参军一员、判司三员，每县令一员、主簿一员，吏补授皆听朝旨。十五年十一月卒，赠侍中。子知感、知信在朝。

承元，士真第二子。兄承宗既领节钺，奏承元为观察支使、朝议郎、左金吾卫胄曹参军，兼监察御史，年始十六。劝承宗以二千骑佐王师平李师道，承宗不能用其言。

元和十五年冬，承宗卒，秘不发丧，大将谋取帅于旁郡。

时参谋崔燧密与握兵者谋，乃以祖母凉国夫人之命，告亲兵及诸将，使拜承元。承元拜泣不受，诸将请之不已。承元曰：“天子使中贵人监军，有事盍先与议。”及监军至，因以诸将意赞之。承元谓诸将曰：“诸公未忘先德，不以承元齿幼，欲使领事。承元欲效忠于国，以奉先志，诸公能从之乎？”诸将许诺。遂于衙门都将所理视事，约左右不得呼留后，事无巨细，决之参佐。密疏请帅，天子嘉之，授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工部尚书，兼滑州刺史、义成军节度、郑滑观察等使。邻镇以两河近事讽之，承元不听，诸将亦悔。及起居舍人柏耆赍诏宣谕滑州之命，兵士或拜或泣。承元与柏耆于馆驿召诸将谕之，诸将号哭喧哗。承元诘之曰：“诸公以先世之故，不欲承元失此，意甚隆厚；然奉诏迟留，其罪大矣！前者李师道未败时，议赦其罪，时师道欲行，诸将止之，他日杀师道，亦诸将也！今公辈辛勿为师道之事，敢以拜请。”遂拜诸将，泣涕不自胜。承元乃尽出家财，籍其人以散之，酌其勤者擢之。牙将李寂等十数人固留承元，斩寂等，军中始定。承元出镇州，时年十八，所从将吏，有具器用货币而行者，承元悉命留之。承元昆弟及从父昆弟，授郡守者四人，登朝者四人，从事将校有劳者，亦皆擢用。祖母凉国夫人入朝，穆宗命内宫筵待，锡赉甚厚。

俄而王廷凑杀田弘正，据镇州叛。移镇鄜坊丹延节度使，便道请觐，穆宗器之，数召顾问。未几，改凤翔节度使。凤翔西北界接泾原，无山谷之险，吐蕃由是径往入寇。承元于要冲筑垒，分兵千人守之，赐名曰临泾城。诏袭岐国公，累加检校左仆射。凤翔城东，商旅所集，居人多以烽火相警，承元奏益城以环之。居镇十年，加检校司空、御史大夫，移授平卢军节度、淄青登莱观察等使。时均输盐法未尝行于两河，承元首请盐法，归之有司，自是兖、郓诸镇，皆禀均输之法。承元宽惠

有制，所理称治。太和七年十二月，卒于平卢，时年三十三，册赠司徒。

王廷凑，本回鹘阿布思之种族，世隶安东都护府。曾祖曰五哥之，事李宝臣父子。王武俊养为假子，骁果善斗，武俊爱之。以军功累授左武卫将军同正，赠越州都督。祖未怛活，赠左散骑常侍。父升朝，赠礼部尚书。皆以廷凑贵加赠典。祖父世为王氏骑将，累迁右职。

廷凑沉勇寡言，雄猜有断，为王承元衙内兵马使。初，承元上禀朝旨，田弘正帅成德军，国家赏钱一百万贯，度支辇运不时至，军情不悦。廷凑每抉其细故，激怒众心。会弘正以魏兵二千为衙队，左右有备不能间。长庆元年六月，魏军还镇。七月二十八日夜，廷凑乃结衙兵噪于府署；迟明，尽诛弘正与将吏家族三百余人。廷凑自称留后、知兵马使，将吏逼监军宋惟澄上章请授廷凑节钺。穆宗怒，下诏征邻道兵，仍以河东节度裴度充幽、镇两道招抚使，仍以弘正子泾原节度使布代李醜为魏博节度使，令率魏军进讨。又以承宗故将深州刺史牛元翼为成德军节度使，下诏购诛廷凑。是月，镇州大将王位等谋杀廷凑事泄，坐死者二千余人。

时硃克融囚张弘靖，廷凑杀弘正，合从构逆谋，拒王命。两镇并力，讨除虑难应接，诏朝臣议其可否。东川节度使王涯献状曰：“幽、镇两州，悖乱天纪，迷亭育之厚德，肆狼虎之非心。囚繫鼎臣，戕贼戎帅，毒流州郡，衅及宾僚。凡在有情，孰不痛愤？伏以国家文德诞敷，武功继立，远无不伏，迩无不安，矧兹二方，敢逆天理。臣窃料诏书朝下，诸镇夕驱，以貔貅问罪之师，当猖狂失节之寇，倾山压卵，决海灌茆，势之相悬，不是过也。但常山、蓟郡，虞、虢相依，一时兴师，恐费财力。罪有轻重，事有后先，譬之攻坚，宜从易者。如闻范阳

肇乱，出自一时，事非宿谋，迹亦可验。镇州构祸，殊匪偶然，扇诸属城，以兵拒境。如此，则幽蓟之众，可示宽刑；镇冀之戎，可资先讨。况廷凑闾茸，不席父祖之资；成德分离，又多迫胁之势。今以魏博思复仇之众，昭义愿尽敌之师，参之晋阳，辅以沧德，犄角而进，实若建瓴。尽屠其城，然后北首燕路，在朝廷不为失信，于军势实得机宜。臣之愚诚，切在于此。臣又闻用兵若斗，先扼其喉。今瀛郑、易定，两贼之咽喉也。诚宜假之威柄，戎以重兵，俾其死生不相知，间谍无所入；而以大军先进冀、赵，次临井陘，此一举万全之势也。”

于是命易定节度使开境以抗克融，诸军三面进讨。初，以沧德乌重胤独当一面，重胤宿将，知不可进，颇迟留，乃以杜叔良代重胤。叔良有中官之援，朝辞日，大言云：“贼不足破。”时廷凑合幽蓟之兵围深州，梯冲云合，牛元翼婴城拒守。十一月，杜叔良为贼所败，众皆陷没，仅以身免，乃以德州王日简代之。裴度率众屯承天军，诸将挫败，深州危急。乃以凤翔节度使李光颜为忠武节度使，兼深冀节度，救深州，仍以中官杨永和监光颜军。

国家自宪宗诛除群盗，帑藏虚竭；穆宗即位，赏赐过当；及幽、镇共起，征发百端，财力殫竭。时诸镇兵十五万余，才出其境，便仰给度支，置南北供军院。既深入贼境，辇运艰阻，刍薪不继，诸军多分番樵采。俄而度支转运车六百乘，尽为廷凑邀而虏之，兵食益困。贼围深州数重，虽光颜之善将，亦无以施其方略。其供军院布帛衣赐，往往不得至院，在途为诸军强夺，而悬军深斗者，率无支給。复又每军遣内官一人监军，悉选骁健者自卫，羸懦者即战，以是屡多奔北。而廷凑、克融之众，不过万余，而抗官军十五万者，良以统制不一，玩寇邀利故也。宰相崔祐甫不晓兵家，胶柱于常态，以至复失河朔。

既无如之何，遂议休兵而赦廷凑。

二年正月，魏府牙将史宪诚诱其军谋叛，田布不能止，其众自溃于南宫。二月，诏赦廷凑，仍授检校右散骑常侍、镇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成德军节度、镇冀深赵等州观察等使；以牛元翼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。遣兵部侍郎韩愈至镇州宣慰，又遣中使衔命入深州，监元翼赴镇。廷凑虽受命，而深州之围不解。招抚使裴度与幽、镇书，以大义责之；硃克融解围而去，廷凑亦退舍。朝廷欲其禀命，并加克融检校工部尚书。三月，元翼率十余骑突围出深州赴阙，深州将校臧平以城降。廷凑责其固守，杀将吏一百八十余。五月，遣中使杨再昌至镇州，取牛元翼家族及田弘正骸骨。廷凑曰：“弘正骸骨，不知所在；元翼家族，请至秋发遣。”俄而元翼卒，廷凑乃尽屠其家，其酷毒如此。自获赦宥，遂与硃克融、史宪诚连衡相应，谋拒朝廷。

太和初，沧州李全略死，其子同捷欲效河朔事，求代父任。文宗授以兖海节度使；同捷不奉诏，据郡构逆，以珍玩器币妓女子弟投款于廷凑及幽州李载义。时载义初代克融，输诚效顺，尽送同捷所遣赴阙，诏征幽、魏、徐、兖之师进讨。廷凑出兵挠魏北境，以援同捷。二年，下诏绝廷凑进奉。既魏博将丁志治以行营兵叛，倒戈攻魏州，诸军击志治，廷凑出兵应之。史宪诚危急，诏武军节度使李昕击败之，志治奔于廷凑。三年六月，诛李同捷。寻又何进滔杀史宪诚，据魏州。朝廷厌兵，诛之不果，遂授进滔魏博节度。八月，廷凑遣使诣阙请罪，朝廷因而赦之；依前检校司徒、成德军节度使。

镇冀自李宝臣已来，虽惟岳、承宗继叛，而犹亲邻畏法，期自新之路。而凶毒好乱，无君不仁，未如廷凑之甚也！又就加太子太傅、太原郡开国公，食邑二千户。八年十一月卒，册赠太尉，累赠至太师。

子元逵，为镇州右司马，兼都知兵马使。廷凑卒，三军推主军事，请命于朝。乃起复检校工部尚书、镇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成德军节度使，累迁检校左仆射。元逵素怀忠顺，顿革父风。及领藩垣，颇输诚款，岁时贡奉，结辙于途，文宗嘉之。开成二年，诏以寿安公主出降，加驸马都尉。元逵遣段氏姑诣阙纳聘礼。段氏进食二千盘，并御衣战马、公主妆奁及私白身女口等，其从如云，朝野荣之。会昌中，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卒，其子稹擅领军政；武宗怒，诛之。命邻藩分地而进讨，以元逵为北面招讨使。诏至之日，出师次赵州，与魏博何弘敬同收山东三州。元逵进攻邢州，俄而贼将裴问、高元武降元逵，王钊、安玉降何弘敬，并拔三郡。累迁检校司徒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以破刘稹功，加太傅、太原郡开国公，食邑二千户，食实封二百户。太中十一年二月卒，册赠太师，谥曰忠。子绍鼎、绍懿。

绍鼎，时为镇州大都督府左司马、知府事、节度副使、都知兵马使。起复授检校工部尚书、镇府长史、成德军节度、镇深冀赵观察等使，累加光禄大夫、尚书左仆射。其年七月卒，赠司空，贖布帛三百段、米粟二百硕，累赠司徒、太尉，又赠太傅。

子景胤、景崇、景敌；景崇为嫡，时年幼。

绍鼎卒，宣宗以昭王泚为镇州大都督、成德军节度副使，都知兵马使、检校右散骑常侍、镇府左司马、知府事、兼御史中丞，王绍懿本官充成德军节度、观察留后，仍赐紫金鱼袋。寻正授节度使、检校工部尚书。累加检校右仆射、兼御史大夫、太原县开国伯，食邑七万户，又加检校司空。卒，赠司徒。

景胤，初为成德军中军兵马使、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太子宾客、监察御史。绍鼎卒，出为深州刺史、兼殿中侍御史，充本州团练守捉使。

景崇，于季父绍懿时为镇州大都督府左司马、知府事、都知兵马使。绍懿卒，三军立绍懿。数月，疾笃。召景崇谓之曰：“亡兄以军政托予，以俟汝成立。今危憊如此，殆将不救。汝虽少年，勉自负荷，下礼藩邻，上奉朝旨，俾吾兄家业不坠，惟汝之才也！”言讫而卒。时监军在席，奏其治命，上嘉之，诏起复忠武将军、守左金吾卫将军同正、检校右散骑常侍，充成德军节度观察留后，仍赐上柱国，赐紫金鱼袋。寻正授节度使、检校工部尚书。

咸通中，景崇以公主嫡孙，特承恩渥。季年，盗起徐方，王师进讨，景崇令大将从诸军。徐寇平，以功授检校右仆射，封太原县男，食邑三百户。祖母章惠长公主薨，景崇居丧得礼，朝野称之。起复左金吾卫上将军同正，进位检校司空。明年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累加检校太尉、赵国公，食邑三千户，食实封二百户，寻进封常山王。丁母秦国夫人忧，起复本官。乾符末，盗起河南，黄巢犯阙，驾幸剑南；景崇与定州节度使王处存驰檄藩邻，以兵附处存入关讨贼，奔问行在，贡输相继。关辅平定，以功真拜太尉。中和二年十二月卒。

子镕，时年十岁，三军推为留后，朝廷因授旄钺，检校工部尚书。时天子蒙尘，九州鼎沸，河东节度李克用虎视山东，方谋吞据；镕以重赂结纳，以修和好。晋军讨孟方立于邢州，镕常奉以刍粮。及方立平，晋将李存孝侵镕南部，镕求援于幽州。幽帅李匡威率众三万赴之，存孝退去。景福元年，镕乘存孝有间于其师，乃出兵攻尧山。晋帅遣大将李存质来援，大败镇人于尧山，死者万计。晋人乘胜至赵州，镕复求援于燕。二年，匡威率众数万来援。会邢州节度使李存孝背其帅据城自固，存孝单骑入镇州，与镕面相盟约。俄而李克用自率全师攻存孝，时匡威离镇后，其弟匡筹夺据其位，匡威退无归路。镕感其援

助之恩，乃迎入府城，筑第以居之，事之如父；匡威亦尽心裨益，军中之事，皆为训练。是年五月，镠过匡威第，阴遣部下伏甲劫镠；镠抱持之，镠曰：“公诚止人勿仓卒！吾为晋人所困，赖公获济，犹吾父也，军政请公帅之。”即并辔归府署，镇军拒之，竟杀匡威。晋人知匡威死，克用自率师至城下；镠出练二十万犒劳，修好而退。

及汴宋节度使硃全忠领郢、青三镇，兵强天下，遣将葛从周、张存敬寇陷邢、洛二州，乘胜北掠燕、赵。俄而全忠率亲兵薄于城下。镠仓卒无备，谓宾佐曰：“势危矣，计将安出？”判官周式者，率先而对曰：“敌人迫我，兵不能抗，此可以理说耳，请见梁帅图之！”式即时出见全忠，全忠逆谓式曰：“尔不必言。王令朋附并汾，违盟爽信，敝赋业已及此，期于无舍！”式曰：“公言过矣！且公为唐室之桓、文，当以礼义而成霸业。乃欲穷兵黩武，困人于险难，天下其谓公何！”全忠喜，引式袂而慰之曰：“前言戏之耳！且君为王令计如何？”式曰：“但修好耳！”即复见镠，请出牛酒货币以犒军；仍以镠子昭祚及牙将梁公儒、李弘规子各一人，从昭祚入官于大梁，全忠以女妻昭祚。

及全忠僭，天下无主；镠不获已，行其正朔。镠累迁至开府仪同三司，守太师、中书令，仍赐“敦睦保定大功臣”、上柱国、赵王，食邑一万五千户，食实封一千户，袭食实封二百五十户。伪梁加尚书令，及唐室中兴，去伪尚书令之号。天祐七年，母魏国太夫人何氏卒，起复本官。十八年，为其大将王德明所杀，至于赤族。其后事在中兴云。

史臣曰：土运中微，群盗孔炽。宝臣附丽安、史，流毒中原，终窃土疆，为国蠹贼。加以武俊之狠狡，为其腹心，或叛或臣，见利忘义，蛇吞螳吐，垂二百年。哀哉，王政不纲，以

至于此。若使明皇不懈于开元之政，姚崇久握于阿衡，讵有柳城一胡，敢窥佐伯，况其下者哉！观此无君，可为太息。

赞曰：鸱鸢为怪，必取其昏。人君失政，为盗启门。牙旂金钺，虎子狼孙。茫茫黔首，于何叫阍？

## 列传第九十三

李怀仙 硃希彩附

硃滔 刘怱 子济潼 济子总

程日华 子怀直 怀直子权

李全略 子同捷

李怀仙，柳城胡人也。世事契丹，降将，守营州。禄山之叛，怀仙以裨将从陷河洛。安庆绪败，又事史思明。善骑射，有智数。朝义时，伪授为燕京留守、范阳尹。宝应元年，元帅雍王统回纥诸兵收复东都，朝义渡河北走，乃令副元帅仆固怀恩率兵追之。时群凶瓦解，国威方振，贼党闻怀恩至，望风纳款。朝义以余孽数千奔范阳，怀仙诱而擒之，斩首来献。属怀恩私欲树党以固兵权，乃保荐怀仙可用。代宗复授幽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检校侍中、幽州卢龙等军节度使，与贼将薛嵩、田承嗣、张忠志等分河朔而帅之。既而怀恩叛逆，西蕃入寇，朝廷多故，怀仙等四将各招合遗孽，治兵缮邑；部下各数万劲兵，文武将吏，擅自署置；贡赋不入于朝廷，虽称藩臣，实非王臣也。朝廷初集，姑务怀安，以是不能制。怀仙大历三年为其麾下兵马使硃希彩所杀。

希彩自称留后。恆州节度使张忠志以怀仙世旧，无辜覆族，遣将率众讨之；为希彩所败。朝廷不获已，宥之。以河南副元帅、黄门侍郎、同平章事王缙为幽州节度使，授希彩御史中丞，充幽州节度副使，权知军州事，诏缙赴镇。希彩闻缙之来，搜选卒伍，大陈戎备以逆之。缙晏然建旌节，而希彩迎谒甚恭。

缙知终不可制，劳军旬日而还。寻加希彩御史大夫，充幽州节度留后。十二月，加希彩幽州大都督府长史、幽州卢龙军节度使。五年，封高密郡王。既得位，暴横自恣，无礼于朝廷。七年，孔目官李瑗因人之怒，伺隙斩之，军人立其兵马使硃泚为留后。泚自有传。

硃滔，贼泚之弟也。平州刺史硃希彩为幽州节度，以滔同姓，甚爱之，常令将腹心亲兵。及泚为节度使，遂使滔将劲兵三千赴京师，请率先诸军备塞。自禄山反后，山东范阳，外虽示顺，实皆倔强不庭。泚首效臣节，代宗喜甚，命滔勒兵东入长安通化门，西出开远门，出师劳还；未有兵还王城者，今而许之，盖示优异。召滔对于三殿，代宗临轩劳问。既而曰：“卿材孰与泚多？”滔曰：“各有长短。统御士众，方略明辨，臣不及泚；臣年二十八，获谒龙颜，泚长臣五岁，未朝凤阙，此不及臣。”代宗愈喜。

大历九年，泚朝觐，因乞留西征吐蕃。以滔试殿中监，权知幽州卢龙节度留后、兼御史大夫。及田承嗣反，与李宝臣、李正己等解磁州围。建中二年，宝臣死，其子惟岳谋袭父位。滔与成德军节度张孝忠征之，大破惟岳于束鹿。滔命偏师守束鹿，进围深州。惟岳乃统万余众及田悦援兵围束鹿。惟岳将王武俊以骑三千方陈横进。滔绘帛为狻猊象，使猛士百人蒙之，鼓噪奋驰，贼为惊乱，随击，大破之，惟岳焚营而遁。以功加检校司徒，为幽州卢龙军节度使，以德、棣二州隶焉。朝廷以康日知为深赵二州团练使，王武俊为恆冀二州团练使。滔怒失深州，武俊怒失宝臣故地，滔构武俊同己反。马燧围田悦于魏州，悦告急，滔与武俊遂连兵救悦，败李怀光于愜山。三年十一月，滔僭称大冀王，伪署百官，与李纳、田悦、王武俊并称王，南结李希烈。兴元初，田悦、王武俊以硃泚据京师，滔兵

强盛，首尾相应，田悦常谓武俊曰：“硃滔心险，不可堤防。遂相率归顺。”

泚既僭号，立滔为皇太弟，仍令以重赂招诱回纥，南攻魏、贝，即西入关。兴元元年正月，滔驱率燕、蓟之众及回纥杂虏，号五万，次南河，攻围贝州。三月，田绪杀田悦，魏州乱。滔令大将马实分兵逼魏州，营于王莽河。德宗在山南，虑二凶兵合，遣使授王武俊平章事，令与李抱真叶力击滔。四月，恆、潞两军次泾城北，行营相距十里；抱真自率二百骑径入武俊军，面申盟约，结为兄弟。五月四日，进军距贝州三十里而军。翌日，滔令大将马实、卢南史引回纥、契丹来挑战，武俊遣骑将赵珍提精骑三百当之，抱真将王虔休犄角待之。武俊与其子士清自当回纥、契丹部落。两军既合，鼓噪震地，回纥恃捷，穿武俊阵而过。武俊乘骑勒马不动，俟回纥引退，因而薄之，回纥势不能止。武俊父子纵马急击，获回纥三百骑。滔阵乱，东走，两边追斩，俘馘数万计。遇夜，夹滔垒而军。是夜，滔以残众千人奔德州，委弃戈甲山积。滔至瀛州，杀骑将蔡雄、扬布。以其前锋先败，又杀阴阳人尹少伯，以其言举兵必胜故也。

六月，李晟收京城，硃泚、姚令言死。滔还幽州，为武俊所攻，仅不能军，上章待罪。九月，诏曰：“硃滔累献款疏，深效恳诚，省之惻然，良用悯叹！宜委武俊、抱真开示大信，深加晓谕。若诚心益固，善迹克彰，朕当掩衅录勋，与之昭雪。”贞元元年，寻卒于位，时年四十，赠司徒。

刘怦，幽州昌平人也。父贡，尝为广边大斗军使。怦即硃滔姑之子，积军功为雄武军使，广屯田，节用，以办理称。稍迁涿州刺史。居数年，硃滔将兵讨田承嗣，奏署怦领留府事，以宽缓得众心。时李宝臣为田承嗣间说，与之通谋。承嗣又以沧州与宝臣，乃以兵劫硃滔于瓦桥关，滔脱身走，乘胜欲袭取

幽州。怱设方略镇抚，宝臣不敢进，以功加御史中丞。

宝臣死，子惟岳拒朝命，德宗令滔与张孝忠同力讨之。及惟岳平，滔怨朝廷违约不与深州，含怒不已。会王武俊亦怨割地深、赵，相谋叛，欲救田悦。怱时知幽州留后事，遣人赍书谓滔曰：“司徒位崇太尉，尊居宰相，恩宠冠藩臣之右，荣遇极矣！今昌平故里，朝廷改为尉卿、司徒里，此亦大夫不朽之名也。但以忠顺自持，则事无不济。窃思近日，务大乐战，不顾成败，而家灭身屠者，安、史是也。暴乱易亡，今复何有？怱忝密亲，世荷恩遇，默而无告，是负重知。惟司徒图之，无贻后悔也！”滔虽不用其言，亦嘉其尽言，卒无疑贰。凡出征伐，必以怱总留后事。及僭称大冀王，伪署怱为右仆射、范阳留守。及泚据京邑，召滔南河，至贝州，挫败而还，兵甲尽丧。怱闻滔将至，悉蒐范阳兵甲，夹道排列二十余里，以迎滔归于府第，人皆嘉怱忠义。

贞元元年，滔卒，三军推怱权抚军府事。怱为众所服，卒有其地。朝廷因授怱幽州大都督府长史、兼御史大夫、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事、管内营田观察、押奚契丹、经略卢龙军使。居位三月，以贞元元年九月卒，年五十九，废朝三日，赠兵部尚书，赐布帛有差。子济继为幽州节度使。

济，怱之长子。初，母难产；既产，侍者初见济是一大蛇，黑气勃勃，莫不惊走。及长，颇异常童。所居室焚，人皆惊救，济从容而出，众异之。累历本管州县牧宰。及怱为节度使，以济兼御史中丞，充行军司马。怱卒，军人习河朔旧事，请济代父为帅，朝廷姑务便安，因而从之。累加至检校兵部尚书。

贞元五年，迁左仆射，充幽州节度使。时乌桓、鲜卑数寇边，济率军击走之；深入千余里，虏获不可胜纪，东北晏然。贞元中，朝廷优容藩镇方甚，两河擅自继袭者，尤骄蹇不奉法。

惟济最务恭顺，朝献相继，德宗亦以恩礼接之。寻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顺宗即位，再迁检校司徒。元和初，加兼侍中。及诏讨王承宗，诸军未进，济独率前军击破之，生擒三百余人，斩首千级，献逆将于阙，优诏褒之。又为诗四韵上献，以表忠愤之志。明年春，将大军次瀛州，累攻乐寿、博陆、安平等县，前后大献俘获。赏功颇厚，仍与子孙六品官者凡四人。未几，有疾，会赦承宗，录功拜兼中书令。济在镇二十余年，虽输忠款，竟不入觐。又谋杀其弟灊，灊归国为信臣。及济疾，次子总与济亲吏唐弘实通谋鸩杀济，数日，乃发丧。时年五十四，诏赠太师，废朝三日，赠礼有加，谥曰庄武。

弟源，贞元十六年八月，为检校工部尚书，兼左武卫将军。初，为涿州刺史，不受兄教令，济奏之，贬漠州参军，复不受诏。济帅师至涿州，源出兵拒之，未合而自溃。济擒源至幽州，上言请令入觐，故授官以征之。

灊，济之异母弟也。喜读书，工武艺，轻财爱士，得人死力。事硃滔，常陈逆顺之理。后怍为卢龙军节度使，病将卒，灊在父侧，即以父命召兄济自漠州至，竟得授节度使。济常感灊奉己，

灊为瀛州刺史，亦许以灊代己任；其后济乃以其子为副大使。灊既怒济，遂请以所部西捍陇塞，拔其所部兵一千五百人、男女万余口直趋京师，在道无一人犯令者。德宗宠遇，特授秦州刺史，以普润县为理所。

及顺宗传位，称太上皇，有山人罗令则诣灊言异端数百言，皆废立之事，灊立命系之。令则又云某之党多矣，约以德宗山陵时伺便而动。灊械令则送京师，杖死之。后录功，赐其额曰保义。其军蕃戎畏之，不敢为寇，常有复河湟之志，议者壮之。元和二年十二月，卒。

总，济之第二子也，性阴贼险谲。元和五年，济奉诏讨王承宗，使长子缙假为副使，领留务。时总为瀛州刺史，济署为行营都兵马使，屯军饶阳，师久无功。总潜伺其隙，与判官张孔目官成国宝及帐内小将为谋，使诈自京至，曰：“朝廷以相公逗留不进，除副大使为节度使矣。”明日，又使人曰：“副大使旌节已到太原。”又使人走而呼曰：“旌节过代州。”举军惊恐。济惊惶愤怒，不知所为，因杀主兵大将数十人及与缙素厚者。乃追缙，以张 兄皋代知留务。济自朝至日晏不食，渴索饮，总因置毒而进之。济死，缙行至涿州，总矫以父命杖杀之，总遂领军务。朝廷不知其事，因授以斧钺，累迁至检校司空。

及王承宗再拒命，总遣兵取贼武强县，遂驻军持两端，以利朝廷供馈赏赐。是时吴元济尚存，王承宗方跋扈，易定孤危，宪宗暂务姑息，加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及元济就擒，李师道梟首，王承宗忧死，田弘正入镇州，总既无党援，怀惧，每谋自安之计。初，总弑逆后，每见父兄为崇，甚惨惧，乃于官署后置数百僧，厚给衣食，令昼夜乞恩谢罪。每公退，则憩于道场，若入他室，则恟惕不敢寐。晚年恐悸尤甚，故请落发为僧，冀以脱祸，乃以判官张皋为留后。总以落发，上表归朝，穆宗授天平军节度使；既闻落发，乃赐紫，号大觉师。总行至易州界，暴卒。辍朝五日，赠太尉，择日备礼册命，赙绢布一千五百段、米粟五百石。

先是，元和初，王承宗阻兵，总父济备陈征伐之术，请身先之。及出军，累拔城邑，旋属被病，不克成功。总既继父，愿述先志，且欲尽更河朔旧风。长庆初，累疏求入觐，兼请分割所理之地，然后归朝。其意欲以幽、涿、营州为一道，请弘靖理之；瀛州、漠州为一道，请卢士玫理之；平、蓟、妫、檀

为一道，请薛平理之。仍籍军中宿将尽荐于阙下，因望朝廷升奖，使幽蓟之人皆有希羨爵禄之意。及疏上，穆宗且欲速得范阳，宰臣崔植、杜元颖又不为久大经略，但欲重弘靖所授，而未能省其使局，惟瀛、漠两州许置观察使，其他郡县悉命弘靖统之。时总所荐将校，又俱在京师旅舍中，久而不问。如硃克融辈，仅至假衣丐食，日诣中书求官，不胜其困。及除弘靖，又命悉还本军。克融辈虽得复归，皆深怀缺望，其后果为叛乱。

总既以土地归国，授其弟约及男等一十一人，领郡符，加命服者五人，升朝班，佐宿卫者六人。

程日华，定州安喜人，本单名华。父元皓，事安禄山为帐下将，从陷两京，颇称勇力，史思明时为定州刺史。华少事本军，为张孝忠牙将。

初，李宝臣授恆州节度，吞削藩邻，有恆、冀、深、赵、易、定、沧、德等八州。宝臣既卒，惟岳拒朝命，以图继袭。宝臣部将张孝忠以定州归国，授成德军节度使，令与硃滔讨惟岳。及惟岳诛，朝廷以恆、冀授王武俊，深、赵授康日知，易、定、沧授张孝忠，分为三帅。时惟岳将李固烈守沧州，孝忠令华诣固烈交郡。固烈将归真定，悉取沧州府藏，累乘而还。军人怒，杀固烈，皆夺其财，相与诣华曰：“李使君贪鄙而死，军州请押牙权领。”不获已，从之。孝忠因授华知沧州事。未几，硃滔合武俊谋叛，沧、定往来艰阻，二盗遂欲取沧州，多遣人游说，又加兵攻围，华俱不听从，乘城自固。久之，录事参军李宇为华谋曰：“使君受围累年，张尚书不能致援，论功献捷，须至中山，所谓劳而无功者也。请为足下至京师，自以一州为使。”华即遣之。宇入阙，备陈华当二盗之间，疲于矢石。德宗深嘉之，拜华御史中丞、沧州刺史。复置横海军，以华为使。寻加工部尚书、御史大夫，赐名日华，仍岁给义武军

粮饷数万。自是别为一使，孝忠唯有易、定二州而已。

武俊遣人说华归己，华曰：“相公欲敝邑仍旧隶恆州，且借骑二百以抗贼，俟道路通即从命。”武俊喜，即以二百骑助之。华乃留其马，遣人皆还。武俊怒其背约，又以硃滔方攻围，虑为所有而止。及武俊归国，河朔无事，日华即遣所留马还武俊，别陈珍币谢过，武俊欢然而释。贞元四年卒，赠兵部尚书。子怀直。

怀直习河朔事，父卒，自知留后事。朝廷嘉父之忠，起复授检校工部尚书、兼御史大夫，升横海军为节度，以怀直为留后。又于弓高县置景州，管东光、景城二县，以为属郡。累加至检校尚书右仆射。五年，起复正授节度观察使。

怀直荒于畋猎，数日方还，不恤军政，军士不胜寒馁。其帐下将从父兄怀信因众怒闭门不内，怀直因来朝觐，贞元九年也。德宗优容之，依前检校右仆射，兼龙武统军，赐安业里甲第，妓女一人。既而怀信死，怀直子执恭知留后事，乃遣怀直归沧州。十六年卒，年四十九，废朝一日，赠扬州大都督。

执恭代袭父位，朝廷因而授之。元和六年入朝，宪宗礼遇遣之，加尚书左仆射。尝梦沧州衙门楼额悉帖“权”字，遂奏请改名权。十三年，淮西贼平，藩方惕息，权以父子世袭如三镇事例，心不自安，乃请入朝。十三年，至京师，表辞戎帅，因命华州刺史郑权代之，以靖安里私第侧狭，赐地二十亩，令广其居。寻迁检校司空、邠州刺史、邠宁节度使。十四年十一月卒，赠司徒。权兄弟子侄在朝列宿卫者三十余人。

李全略者，本姓王，名日简。为镇州小将，事王武俊。元和中，节度使王承宗没，军情不安，自拔归朝，授代州刺史。及长庆初，镇州军乱，杀田弘正；穆宗为之旰食，以日简尝为镇将，召问其计。日简遂于御前极言利害，兼愿有以自效，因

授德州刺史，经略其事。明年，擢拜横海军节度使，赐姓李氏，名全略，以崇树之。未几，令子同捷入侍，兼进钱千万。逾岁，同捷归觐，乃奏请授沧州长史、知州事，兼主中军兵马；朝廷初不之许，后虑其有奇策，将副经略之旨，遂从之。及得请，全略乃阴结军士，潜为久计，外示忠顺，内畜奸谋。棣州刺史王稷善抚众，且得其心，全略忌而杀之，仍孥戮其属。凡所为事，大率类此。宝历二年四月卒。

子同捷，初为副大使，居丧，擅领留后事，仍重赂藩邻以求缙袭，朝廷知其所为，经年不问。属昭愍晏驾，文宗即位，同捷冀易世之后，稍行恩贷，即令母弟同志、同巽入朝，令掌书记崔长奉表，备达恳诚，请从朝旨。诏授同捷检校左散骑常侍、兖州刺史、兖海节度使；以天平节度使乌重胤为沧州节度以代之。诏下，同捷托以三军乞留，拒命。乃命乌重胤率郅、齐兵加讨。又诏徐帅王智兴、滑帅李昕、平卢康志睦、魏博史宪诚、易定张璠、幽州李载义等四面进攻。

同捷世行奸诈，自以尝在成德军为将校，燕、赵之师，可结为城社，乃以玉帛子女赂河北三镇，以求旌钺。李载义初受朝命，坚于效顺，乃囚同捷侄及所赂玉帛妓女四十七人表献。又表朝廷加载义左仆射、王廷凑司徒，以悦其心事。廷凑本蓄狼心，欲吞横海，乃出兵于境以赴同捷。

王智兴师次棣州，诏曰：“李同捷幸袭旧勋，不思缙绪，斩麻未几，私行墨纆。毒杀忠良，扰惑部校，稽之国宪，难追常刑。朕以顷在先朝，已稽中旨，实遵成命，未议改图。乃由留务之权，授以戎帅；拔负海之陋，置之中华，推恩含垢，斯亦至矣！而同捷益怀迷执，闭境练兵，大诟邻封，拒捍中使。遐迩愤怨，中外惊嗟，叛命既彰，大义当绝，事非获已，良用怆然。其同捷在身官爵，并宜削夺，令诸军进讨。”俄而乌重

胤卒，授神策节度使李寰代重胤出师，无功召还，乃加王智兴平章事，充行营招抚使。史宪诚遣大将丁志滔与子唐帅兵二万五千攻德州。太和二年九月，智兴收棣州，因割隶淄青。时诸军在野，朝廷特置供军粮料使，日费浸多。两河诸帅每有小捷，虚张俘级，以邀赏赉，实欲困朝廷而缓贼也；缿帛征马，赐之无算。

同捷既窘，王廷凑援之不及，乃令人诱丁志滔，俾倒戈攻宪诚，许以代为魏博节度。志滔信其言而叛。宪诚告难，诏李听以诸道兵攻之。志滔败，奔于镇州。李寰赴阙，又以李祐代为横海节度。三年三月，诏谏议大夫柏耆军前慰抚。四月，李祐收德州。同捷乞降于祐，祐疑其诈；柏耆请以骑兵三百入沧州，祐从之。耆径入沧州，取同捷与其家属赴京师。其月二十六日，至德州界，谍言廷凑兵来劫篡，耆乃斩同捷首，传而献捷，百僚称贺。同捷母孙、妻崔、兒元逵等既献，诏悉宥之，配于湖南安置。

史臣曰：国家崇树藩屏，保界山河，得其人则区宇以宁，失其授则干戈勃起。若怀仙之辈，习乱河朔，志深狡蠹，忠义之谈，罔经耳目；以暴乱为事业，以专杀为雄豪，或父子弟兄，或将帅卒伍，迭相屠灭，以成风俗。斯乃王道浸微，教化不及。惜哉蒸民，陷彼虎吻！其间刘总，粗贮臣诚，然而杀父兄以图荣，落鬢发而避祸；未旋踵而暴卒他境，斯谓报应之验与！

赞曰：国法不纲，贼臣鸣张。虽曰父子，凶如虎狼。恶稔族灭，身屠地亡。蠹兹伏莽，污我彝章。

## 列传第九十四

尚可孤 李观 戴休颜 阳惠元 李元谅 韩游瑰 贾隐林  
杜希全 尉迟胜 邢君牙 杨朝晟 张敬则

尚可孤，东部鲜卑宇文之别种也，代居松、漠之间。天宝末归国，隶范阳节度安禄山，后事史思明。上元中归顺，累授左、右威卫二大将军同正，充神策大将，以前后功改试太常卿，仍赐实封一百五十户。鱼朝恩之统禁军，爱其勇，甚委遇之，俾为养子，奏姓鱼氏，名智德，以禁兵三千镇于扶风县，后移武功。可孤在扶风、武功凡十余年，士伍整肃，军邑安之。朝恩死，赐可孤姓李氏，名嘉勋。会李希烈反叛，建中四年七月，除兼御史中丞、荆襄应援淮西使，仍复本姓名尚可孤，以所统之众赴山南，累有战功。

及泾原兵叛，诏征可孤军至蓝田，贼众方盛，遂营于七盘，修城栅而居之。贼将仇敬等来寇，可孤频击破之，因收蓝田县。兴元元年三月，迁检校工部尚书、兼御史大夫、神策京畿渭南商州节度使。四月，仇敬又来寇，可孤率兵急击，擒仇敬斩之，遂进军与副元帅李晟决策攻讨。五月，晟率可孤及骆元光之军收京城，可孤之师为先锋。京师平，以功升检校右仆射，封冯翊郡王，增邑通前八百户，实封二百户。

可孤性谨愿沉毅，既有勋勳，众会之中，未尝言功。贼平之后，营于白花亭，御众公平，号令严整，时人称焉。李晟甚亲重之。及李怀光以河中叛，诏可孤帅师与诸军进讨，次于沙苑，遇疾，卒于军。赠司徒，赙布帛米粟加等，丧葬所需，并

令官给。

李观，洛阳人，其先自赵郡徙焉，秋官员外郎敬仁侄孙也。少习武艺，沉厚寡言，有将帅识度。乾元中，以策干朔方节度使郭子仪；子仪善之，令佐坊州刺史吴佑，充防遏使。寻以忧免，居整屋别业。广德初，吐蕃入寇，銮驾之陕，覲于整屋，率乡里子弟千余人守黑水之西，戎人不敢近。会岭南节度杨慎微将之镇，以观权谋，奏充偏将，俾总军政。及徐浩、李勉继领广州，尤加信任，麾下兵甲悉委之。平冯崇道、硃泚时有功，累迁大将。李勉移镇滑州，累奏授试殿中监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追赴阙，授右龙武将军。

建中末，泾师叛，观时上直，领卫兵千余人扈从奉天。诏都巡警训练诸军戍卒，三数日间，加召二千余众，列之通衢，整肃鞮鼓，城内因之增气。德宗倚赖之，赐封二百户；二子宏、寓，授八品京官。及驾出奉天，与令狐建、李升、韦清等咸执羈勒，周旋艰险，皆著功劳。驾还京师，诏总后军禁卫。

兴元元年闰十月，拜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使、检校兵部尚书。在镇四年，虽无拓境之绩，励卒储粮，训整宁辑。及平凉之师会，浑瑊既无戎备，观伺知狡谋，潜择精兵五千要伏险道。及瑊遁归，赖观游军及李元谅之师表里以免。帝优赏，赐赉甚厚，特诏褒美。其年，朝京师，除少府监、检校工部尚书，以疾终。贞元四年，赠太子少傅。

戴休颜，夏州人。在军伍以胆略称。大历中，为郭子仪部将，以战功累迁至盐州刺史。奉天之难，倍道以所部蕃汉三千人号泣赴难；德宗嘉之，赐实封二百户。与浑瑊、杜希全、韩游瑰等捍御有功。车驾再幸梁、洋，留守奉天。及李怀光叛据咸阳，使诱休颜；休颜集三军斩其使，婴城自守。怀光大骇，遂自泾阳夜遁。其月，拜检校工部尚书、奉天行营节度使。李

晟收京师，乃与浑瑊破泚偏师，斩首三千级，休颜追贼至中渭桥。李晟既清宫阙，休颜与瑊等率兵赴岐阳邀击泚余众。及策勋，加检校右仆射，封至六百户。七月，扈驾至京，特赐女乐、甲第以褒功伐，寻拜左龙武将军。贞元元年卒，年五十九，废朝一日，赠赙有差。

阳惠元，平州人。以材力从军，隶平卢节度刘正臣。后与田神功、李忠臣等相继泛海至青、齐间，忠勇多权略，称为名将。又以兵隶神策，充神策京西兵马使，镇奉天。

初，大历中，两河平定，事多姑息。李正己有淄、青、齐、海、登、莱、沂、密、德、棣、曹、濮、徐、兖、郓十五州之地，养兵十万；李宝臣有恆、易、深、赵、沧、冀、定七州之地，有兵五万；田承嗣有魏、博、相、卫、洛、贝、澶七州之地，有兵五万；梁崇义有襄、邓、均、房、复、郢六州之地，其众二万。皆始因叛乱得侯，各擅土宇，虽泛禀朝旨，而威刑爵赏，生杀自专，盘根结固，相为表里。朝廷常示大信，不为拘限，缓之则嫌衅自作，急之则合谋。或闻诏旨将增一城，浚一池，必皆怨怒有辞，则为之罢役；而自于境内治兵缮垒以自固。凡历三朝，殆二十年，国家不敢兴拳石撮土之役。

代宗性宽柔无怒，一切从之。凡河朔诸道健步奏计者，必获赐赆。及德宗即位，严察神断，自诛刘文喜之后，知朝法不可犯，四盗俱不自安。奏计者空还，无所赏赐，归者多怨。或传说飞语，云帝欲东封，汴州奏以城隘狭，增筑城郭。李正己闻之，移兵万人屯于曹州，田悦亦加兵河上；河南大扰，羽书警急。乃诏移京西戎兵万二千人以备关东。帝御望春楼亲誓师以遣之，曰：“呜呼！东鄙之警，事非获已。唯尔将校群士，各以忠节，勤于王家；南赴蜀门，西定泾垒，甲冑不解，疮痍未平；今载用尔分镇于周、郑之郊，敬听明命。夫王者之师，

有征无战，稽诸理道，用正邦国。宜励乃戈甲，保固城池，以德和人，以义制事。将备其侵轶，不用越境攻取，戢而后动，可谓正矣！今外夷来庭，方春生植，品物资始，农桑是时。俾尔将士，暴露中野，我心痛悼，郁如焚灼。嗟尔有众，其悉予怀。”士卒多泣下。及赐宴，诸将列坐；酒至，神策将士皆不饮，帝使问之。惠元时为都将，对曰：“臣初发奉天，本军帅张巨济与臣等约曰：‘斯役也，将策大勋，建大名。凯旋之日，当共为欢；苟未戎捷，无以饮酒。’故臣等不敢违约而饮。”既发，有司供饷于道路，他军无子遗，唯惠元一军瓶罍不发。上称叹久之，降玺书慰劳。

及田悦反，诏惠元领禁兵三千与诸将讨伐，战御河，夺三桥，皆惠元之功也。寻加检校工部尚书，摄贝州刺史，令以兵属李怀光。建中四年冬，自河朔与怀光同赴国难，解奉天之围。明年二月，怀光背国叛逆，惠元义不受污，脱身奔窜奉天。会乘舆南幸，怀光怒惠元之逸，令其将冉宗以百余骑追及于好畤县。惠元计穷，父子三人并投人家井中，冉宗并出而害之。兴元元年，赠右仆射，仍赐绢百匹。惠元男尚食奉御晟，赠殿中监，左卫兵曹参军皓赠邠州刺史，褒死难也。

李元谅，本骆元光，姓安氏，其先安息人也。少为宦官骆奉先所养，冒姓骆氏。元谅长大美须，勇敢多计。少从军，备宿卫，积劳试太子詹事。镇国军节度使李怀让署奏镇国军副使，俾领州事。元谅尝在潼关领军，积十数年，军士皆畏服。

德宗居奉天，贼泚遣伪将何望之轻骑袭华州，刺史董晋弃州走；望之遂据城，将聚兵以绝东道。元谅自潼关将所部，仍令义兵因其未设备，径攻望之。遂拔华州，望之走归。元谅乃修城隍器械召募，不数日，得兵万余人，军益振。以功加御史中丞。贼泚数遣兵来寇，辄击却之。是时，尚可孤守蓝田，与

元谅掎角；贼东不能逾渭南，元谅功居多。无几，迁华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、潼关防御、镇国军节度使，寻加检校工部尚书。

兴元元年五月，诏元谅与副元帅李晟进收京邑。兵次于济西，贼悉众来攻，元谅先士卒奋击，大败之。进军至苑东，与晟力战，坏苑垣而入，贼联战皆败，遂复京师。元谅让功于晟，出屯于章敬佛寺。帝还宫，加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实封七百户，赐甲第、女乐，仍与一子六品正员官。

李怀光反于河中，绝河津。诏元谅与副元帅马燧、浑瑊同讨之。时贼将徐庭光以锐兵守长春宫，元谅遣使招之。庭光素轻易元谅，且慢骂之；又以优胡为戏于城上，辱元谅先祖。元谅深以为耻。及马燧以河东兵至，庭光降于马燧，诏以庭光为试殿中监、兼御史大夫。河中平，燧待庭光益厚。元谅因遇庭光于军门，命左右劫而斩之，乃诣燧匍匐请罪。燧盛怒，将杀元谅；久之，以其功高，乃止。德宗以元谅专杀，虑有章疏，先令宰相谕谏官勿论。

贞元三年，诏元谅将本军从浑瑊与吐蕃会盟于平凉。元谅谓瑊曰：“本奉诏，令营于潘原堡，以应援侍中。窃思潘原去平凉六七十里，蕃情多诈，倘有急变，何由应赴？请次侍中为营。”瑊以违诏，固止之。元谅竟与瑊同进。瑊营距盟所二十里，元谅营次之，壕栅深固。及瑊赴会，乃戒严部伍，结阵营中。是日，虜果伏甲，乘瑊无备窃发。时士大夫皆朝服就执，军士死者十七八。瑊单马奔还，群虜追蹙，瑊营将李朝彩不能整众，多已奔散；瑊至，空营而已。赖元谅之军严固；瑊既入营，虜皆散去。是日无元谅军，瑊几不免。元谅乃整军，先遣輜重，次与瑊俱申号令，严其部伍而还，时谓元谅有将帅之风。德宗嘉之，赐良马十匹，金银器、锦彩等甚厚。丁母忧，加右金吾卫上将军，起复本官。帝念其勋劳，又赐姓李氏，改名元

谅。

四年春，加陇右节度支度营田观察、临洮军使，移镇良原。良原古城多摧圮，陇东要地，虜入寇，常牧马休兵于此。元谅远烽堠，培城补堞，身率军士，与同劳逸。芟林薙草，斩荆榛，俟乾，尽焚之，方数十里，皆为美田。劝军士树艺，岁收粟菽数十万斛，生殖之业，陶冶必备。仍距城筑台，上穀车弩，为城守备益固。无几，又进筑新城，以据便地。虜每寇掠，辄击却之，泾、陇由是义安，虜深惮之。以疾，贞元九年十一月，卒于良原，年六十二。帝甚悼惜，废朝三日，赠司空，贖布帛米粟有差。

韩游瑰，河西灵武人。仕本军，累历偏裨，积功至邠宁节度使。德宗出幸奉天，卫兵未集，游瑰与庆州刺史论惟明合兵三千人赴难，自乾陵北过赴醴泉以拒泚。会有人自京城来，言贼信宿当至，上遽令追游瑰等军伍。才入壁，泚党果至。乃出斗城下，小不利，乃退入城。贼急夺门，游瑰与贼隔门血战，会暝方解。自是贼日攻城，游瑰、惟明乘城拒守，躬当矢石，不暇寢息，赴难之功，游瑰首焉。

李怀光反，从驾山南。德宗以禁军无职局，六军特置统军一员，秩从二品，以游瑰、惟明、贾隐林等分典从驾禁兵。李晟移军东渭桥，与骆元光、尚可孤分扼京东要路；浑瑊与游瑰、戴休颜分典京西要路，犄角进攻。兴元元年，检校刑部尚书、兼御史大夫，例授“奉天定难功臣”。李晟收京城，游瑰三将亦破贼于咸阳。德宗自兴元还京，浑瑊与游瑰、休颜三将从；李晟、尚可孤、骆元光三将奉迎，论功行封，与瑊等相次，还镇邠宁。

三年，以子钦绪与妖贼李广弘同谋不轨，时游瑰镇长武城，事将发，钦绪奔于邠州；邠州将吏械送京师。游瑰以子大逆，

请代归，固欲诣阙，诏不许。游瑰锁系钦绪二子送京师，请从坐，上亦宥之。十二月，游瑰入朝，素服待罪，入朝堂；遽命释之，劳遇如故，复令还镇。初，游瑰入觐，邠州将吏以其子谋叛，又御军无政，谓必受代，饯送之礼甚薄。及游瑰见上，盛论边事，请筑丰义城以备蕃寇，上以特达，委用如初。及还镇，军中惧不自安。大将范希朝善将兵，名闻军中；游瑰畏其逼己，将因事诛之。希朝惧，出奔凤翔。上素知名，召入宿卫。及游瑰遣五百人筑丰义城，两板而溃。又宁州戍卒数百人，纵掠而叛。其无方略，失士心，皆此类也。自宁州卒叛，吐蕃入寇，游瑰自率众戍宁州。

四年七月，除将军张献甫代游瑰，不俟献甫至，又不告众知，乃轻骑夜出归朝。将卒素骄，闻献甫严急，因其无帅，纵兵大掠，且围监军杨明义第，请奏范希朝为帅。都虞侯杨朝晟初逃难郊外，翌日闻请希朝，乃复入城，与军众曰：“所请甚愜，我来贺也。”叛卒稍安。朝晟乃与诸将密谋，晨率甲兵而出，召叛卒告曰：“前请者不获，张尚书来，昨日已入邠州。汝等谋叛，皆当死。吾不尽杀，谁为贼首，各言之，以罪归之，余悉不问。”于众中唱二百余人，立斩之，军城方定。上闻军情欲希朝，乃授宁州刺史，为献甫邠宁之副。游瑰至京，授右龙武统军。十四年卒。

李广弘者，或云宗室亲王之胤。落发为僧，白云见五岳、四渎神，己当为人主。贞元三年，自邠州至京师，有市人董昌者，通导广弘，舍于资敬寺尼智因之室。智因本宫人。董昌以酒食结殿前射生将韩钦绪、李政谏、南珍霞，神策将魏修、李僭，前越州参军刘昉、陆缓、陆绛、陆充、徐纲等，同谋为逆。广弘言岳渎神言，可以十月十日举事，必捷。自钦绪已下，皆有署置为宰相，以智因尼为后。谋于举事日，夜令钦绪击鼓于

凌霄门，焚飞龙厩舍草积；又令珍霞盗击街鼓，集城中人；又令政谏、修、俊等领射生、神策兵内应；事克，纵剽五日，朝官悉杀之。事未发，魏修、李俊上变，令内官王希迁等捕其党与斩之，德宗因禁止诸色人不得辄入寺观。

贾隐林者，滑州牙将也。建中初，为本军兵马使，令率兵宿卫。硃泚之乱，诸军未集，隐林率众扈从。性质朴，在奉天，贼急攻城，隐林与侯仲庄逐急救应，难险备至。既而怀光军至，逆贼解围，从臣称庆。隐林抃舞毕，奏曰：“贼泚奔遁，臣下大庆，此皆宗社无疆之休。然陛下性灵太急，不能容忍，若旧性未改，贼虽奔亡，臣恐忧未艾也。”上不以为忤，甚称之。累官至检校右散骑常侍，封武威郡王。将幸山南而卒，赠左仆射，赐其家实封三百户，赠绢百匹、米百硕，丧葬官给。

杜希全，京兆醴泉人也。少从军，尝为郭尚父子仪裨将，积功至朔方军节度使；军令严肃，士卒皆悦服。初，德宗居奉天，希全首将所部与盐州刺史戴休颜、夏州刺史时常春合兵赴难。军已次漠谷，为贼泚邀击，乘高纵礮，又以大弩射之，伤者众。德宗令出兵援之，不得进；希全退次邠州。以赴难功，加检校户部尚书、行在都知兵马使。从幸梁州。帝还京师，迁太子少师、检校右仆射，兼灵州大都督、御史大夫、受降定远城天德军，灵盐丰夏等州节度支度营田观察押蕃落等使、余姚郡王。

希全将赴灵州，当献《体要》八章，多所规谏。德宗深纳之，乃著《君臣箴》以赐之，其辞曰：

夫惟德惠人，惟辟奉天，从谏则圣，共理惟贤。皇立有极，骏命不易，总万机以成务，齐六合之殊致。一心不能独鉴，一目不能周视，敷求哲人，式序在位。于戏！君之任臣，必求一德；臣之事君，咸思正直。何启沃之所宜，自古今而未得？且

以说言者逆耳，谗谀者伺侧，故下情未通，而上听已惑；俾夫忠贤，败于凶慝。譬彼轻舟，烝徒楫之；亦有和羹，宰夫膳之。孰云理国，不自得师，覆车之轨，予其惩而。高以下升，和由甘受，惟君无良，亦臣之咎。闻诸辛毗，牵裾魏后，则有禽息，竭忠碎首，勉思献替，以平可否。勿谓无伤，自微而彰；勿谓何害，积小成大。事有隐而必见，令既出而焉悔！鼓钟在宫，声闻于外，浩然涉水，朕未有艾。将负宸以虚心，期尽忠而纳诲。在昔稷、契，实匡舜、禹；近兹魏徵，佑我文祖，君臣协德，混一区宇。肆予寡昧，获纆丕绪，臣哉邻哉，尔翼尔辅。

高秋始肃，我武惟扬，辍此禁卫，殿于大邦。恋阙方甚，嘉言乃昌，是规是谏，金玉其相。辞高理要，入德知方，总彼千虑，备于八章，宣父有言，启予者商。殷有盘铭，周有欵器，或诫以辞，或警以事。披图演义，发于尔志，与金镜而高悬，将座右而同置。人皆有初，鲜慎厥终，汝其夙夜，期保朕躬。无曰尔身在外，而尔诚不通，一言之应，千里攸同。导彼遐徐，达余四聪，华夷仰德，时乃之功。既往既来，怀贤忡忡，唱予和汝，式示深衷。

寻兼本管及夏绥节度都统，加太子少师。希全以盐州地当要害，自贞元三年西蕃劫盟之后，州城陷虏；自是塞外无保障，灵武势隔，西通鄜坊，甚为边患，朝议是之。九年，诏曰：

设险守国，《易象》垂文，有备无患，先王令典。况修复旧制，安固疆里，偃甲息人，必在于此。

盐州地当冲要，远介朔陲，东达银夏，西援灵武，密迩延庆，保扞王畿。乃者城池失守，制备无据，千里庭障，烽燧不接，三隅要害，役戍其勤。若非兴集师徒，缮修壁垒，设攻守之具，务耕战之方，则封内多虞，诸华屡警，由中及外，皆靡宁居。深惟永图，岂忘终食！顾以薄德，至化未孚，既不能复

前古之治，致四夷之守，与其临事而重扰，岂若先备而即安！是用弘久远之谋，修五原之垒，使边城有守，中夏克宁，不有暂劳，安能永逸？

宜令左右神策及朔方河中绛邠宁庆兵马副元帅浑瑊、朔方灵盐丰夏绥银节度都统杜希全、邠宁节度使张献甫、神策行营节度使邢君牙、银夏节度使韩潭、鄜坊节度使王栖曜、振武节度使范希朝，各于所部简练将士，令三万五千人同赴盐州。神策将军张昌宜权知盐州事，应板筑杂役，取六千人充。其盐州防秋将士，率三年满更代，仍委杜彦先具名奏闻，悉与改转。

朕情非己欲，志在靖人。咨尔将相之臣，忠良之士，输诚奉命，陈力忘忧，勉茂功勋，永安疆场。必集兵事，实惟众心，各相率励，以副朕志。

凡役六千人，二旬而毕。时将板筑，仍诏泾原、剑南、山南诸军深讨吐蕃以牵制之，由是板筑之时，虏不及犯塞。城毕，中外称贺。由是灵武、银夏、河西稍安，虏不敢深入。

希全久镇河西，晚节倚边多恣横，帝尝宽之。丰州刺史李景略威名出其右，希全深忌之，疑畏代己，乃诬奏景略；德宗不得已为贬之。素病风眩，暴戾益甚。判官监察御史李起颇忤之，希全又诬奏杀之。将吏皆重足胁息。贞元十年正月卒，废朝三日，赠司空。

尉迟胜，本于阗王珪之长子，少嗣位。天宝中来朝，献名马、美玉，玄宗嘉之，妻以宗室女，授右威卫将军、毗沙府都督，还国。与西安节度使高仙芝同击破萨毗播仙，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、鸿胪卿，改光禄卿，皆同正。

至德初，闻安禄山反，胜乃命弟曜行国事，自率兵五千赴难。国人留胜，以少女为质而后行。肃宗待之甚厚，授特进，兼殿中监。广德中，拜骠骑大将军、毗沙府都督、于阗王，令

还国。胜固请留宿卫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封武都王，实封百户。胜请以本国王授曜，诏从之。胜乃于京师修行里盛饰林亭，以待宾客，好事者多访之。

建中末，从幸奉天，为兼御史中丞。驾在兴元，胜为右领军将军，俄迁右威卫大将军，历睦王傅。

贞元初，曜遣使上疏，称：“有国以来，代嫡承嗣，兄胜既让国，请传胜子锐。”上乃以锐为检校光禄卿、兼毗沙府长史还。固辞，且言曰：“曜久行国事，人皆悦服。锐生于京华，不习国俗，不可遣往。”因授韶王谏议。兄弟让国，人多称之。府除，以胜为原王傅。卒。时年六十四。贞元十年，赠凉州都督。子锐嗣。

邢君牙，瀛州乐寿人也。少从军于幽蓟、平卢，以战功历果毅折冲郎将，充平卢兵马使。安禄山反，随平卢节度使侯希逸过海，至青、徐间。田神功之讨刘展，君牙又从神功战伐有功，历将军、试光禄卿。神功既为兖郛节度使，令君牙领防秋兵入镇好畤。属吐蕃陵犯，代宗幸陕，君牙隶属禁军扈从。后又以战功加鸿胪卿，累封河间郡公。

建中初，河北诸节帅叛，李晟率禁军助马燧等征之。晟以君牙为都虞候，累于武安、襄国、洹水、魏县、清丰讨贼有功，君牙擒生斩级居多。属德宗幸奉天，晟率君牙统所部兵，倍道兼程，来赴国难。及驻军咸阳，移营渭桥，军中之事，晟惟与君牙商之，他人莫可得而闻也。收复宫阙，骤加御史大夫、检校常侍。既而晟为凤翔、泾原元帅，数出军巡边，常令君牙掌知留后，军府安悦。贞元三年，晟以太尉、中书令归朝，君牙代为凤翔尹、凤翔陇州都防御观察使，寻迁右神策行营节度、凤翔陇州观察使，加检校工部尚书。吐蕃连岁犯边，君牙且耕且战，以为守备，西戎竟不能为大患。寻加检校右仆射。贞元

十四年卒，时年七十一，废朝一日，赠司空，赙布帛米粟有差。

杨朝晟，字叔明，夏州朔方人。初，在朔方为部军前锋，常有功，授甘泉果毅。建中初，从李怀光讨刘文喜于泾州，斩获擒生居多，授骠骑大将军，稍迁右先锋兵马使。后李纳寇徐州，从唐朝臣征讨，常冠军锋，以功授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子宾客。

上在奉天，李怀光自山东赴难，以朝晟为右厢兵马使，将千余人下咸阳，以挫硃泚。加御史中丞，实封一百五十户。及怀光反于河中，朝晟被胁在军。上幸梁、洋，韩游瑰退于邠宁，怀光以尝在邠宁，迫制如属城，以贼党张昕在邠州总后务。昕惧难作，乃大索军资，征卒乘，约明潜发，归于怀光。时朝晟父怀宾为游瑰将，夜后以数十骑斩昕及同谋者。游瑰即日使怀宾奉表闻奏，上召劳问，授兼御史中丞，正授游瑰邠宁节度使。间谍至河中，朝晟闻其事，泣告怀光曰：“父立功于国，子合诛戮，不可主兵。”怀光遂系之。及诸军进围河中，韩游瑰营于长春宫，怀宾身当战伐。及怀光平，上念其忠，俾副元帅浑瑊特原朝晟，用为游瑰都虞候。时父子同军，皆为开府、宾客、御史中丞，异姓王，荣于军中。

后诏征游瑰宿卫，以张献甫代之。献甫在道，军中有裴满者，扇乱劫朝晟，朝晟阳许之，密计斩三百余人。献甫入，改御史大夫。九年，城盐州，征兵以护外境，朝晟分统土马镇木波堡。献甫卒，诏以朝晟代之。其年，丁母忧，起复左金吾大将军同正、邠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。十三年春，朝晟奏：“方渠、合道、木波，皆贼路也，请城其地以备之。”诏问：“须兵几何？”朝晟奏曰：“臣部下兵自可集事，不烦外助。”复问：“前筑盐州，凡兴师七万，今何其易也？”朝晟曰：“盐州之役，咸集诸军，番戎尽知之。今臣境迫虏，若大兴兵，即

番戎来寇；来寇则战，战则无暇城矣！今请密发军士，不十日至塞下，未旬而功毕，番人始知，已无可奈何。”上从之。已事，军还至马岭，吐蕃始来，数日而退。

初，军次方渠，无水，师旅嚣然。遽有青蛇乘高而下，视其迹，水随而流，朝晟命筑防环之，遂为淳泉。军人仰饮以足，图其事上闻，诏置祠焉。免丧，加检校工部尚书。是夏，以防秋移军宁州，遭疾，旬余而卒。

张敬则者，不知何许人，本名昌，后赐名敬则。初助刘玄佐，累有军功，官至凤翔节度使。常有复河湟之志，遣大将野诗良辅发锐卒至陇西，番戎大骇。元和二年六月卒。

史臣曰：有唐中否，逆寇勃兴，天王窘以蒙尘，诸侯忠而赴难。可孤生居沙漠，挺然怀效命之风；功冠貔貅，屹尔有不矜之色。李观文儒之胄，乐习兵戎，戴圣主著定难之勋，救浑瑊于会盟之变。休颜斩使婴城，怀光股栗；惠元穷蹙自致，天子軫悼。元谅退兵章敬，力战让功，雅有器度。及不忍小忿，专杀庭光，请罪军门，壮哉烈士！其下诸将，郁有劳能。胜生异域，推位让国，坚留宿卫，顾慕华风；居中土者，岂不思廉让耶！斯乃高祖之基，太宗之业，贻厥孙谋，不徒虚语。

赞曰：建中失国，啸聚氛慝。景命载延，群雄毕力。歌钟甲第，珪组繁锡。凡百人臣，忠为令德。

## 列传第九十五

刘玄佐 子士宁 士幹 李万荣附

董晋 陆长源 刘全谅

李忠臣 李希烈 吴少诚 弟少阳 少阳子元济附

刘玄佐，本名洽，滑州匡城人也。少倜傥，不理生业；为县捕盗吏，违法，为令所笞，仅死，乃亡命从军。大历中，为永平军衙将。李灵曜据汴州，洽将兵乘其无备，径入宋州，遂诏以州隶永平军，节度使李勉奏署宋州刺史。建中二年，加兼御史中丞、亳颖节度等使。

李正己死，子纳匿丧谋叛，而李洧以徐州归顺，纳遣兵围之。诏洽与诸军援洧，与贼接战，大破之，斩首万余级。由是转输路通，加御史大夫。又收濮州，降其将杨令晖，分兵挟之，徇濮阳，降其将高彦昭，以通濮阳津。迁尚书，累封四百户，兼曹濮观察使，寻加淄青兖郓招讨使，又加汴滑都统副使。李希烈攻汴州，德宗在奉天，连战，贼稍却。兴元初，进加检校左仆射，加平章事。希烈围宁陵，洽大将刘昌言坚守不下。希烈攻陈州，洽遣昌言与诸军救之，大败贼党，获其将翟崇晖。希烈弃汴州，洽率军收汴，诏加汴宋节度。无几，授本管及陈州诸军行营都统，赐名玄佐。是岁来朝，又拜泾原四镇北庭等道兵马副元帅，检校司空，益封八百户。

玄佐性豪侈，轻财重义，厚赏军士，故百姓益困。是以汴之卒，始于李忠臣，讫于玄佐，而日益骄恣，多逐杀将帅，以利剽劫。又宠任小吏张士南及养子乐士朝，财物钜万。士朝通

玄佐嬖妾。玄佐在镇，李纳每使来，必重赠遗，饰美女名乐，从其游娱，故多得其阴事，常先为备，故纳惮其心计。贞元三年三月，薨于位，年五十八，废朝三日，赠太傅。将佐初匿丧，称疾俟代，帝亦为隐，数日乃发丧。子士宁、士干。

初，将佐匿丧，既发，帝遣问所欲立：“吴凑可乎？”监军孟介、行军卢瑋皆曰“便”。及凑次汜水，枢将迁，请备仪；瑋不许，又令留什物俟新使，将士大怒。玄佐子婿及亲兵乃以三月晦夜激怒三军。明晨，衙兵皆甲胄，拥士宁登重榻，衣以墨纁，呼为留后。军士执城将曹金岸、浚仪令李迈，曰：“尔等皆请吴凑者！”遂禽之，唯卢瑋获免。士宁乃以财物分赐将士，请之为帅，孟介以闻。帝召宰臣问计，窦参曰：“今汴人挟李纳以邀命，若不许，惧合于纳。”遂从之，授士宁起复金吾卫将军同正、汴州刺史、宣武军节度等使。士宁位未定时，遣使通王武俊、刘济、田绪，以士宁未受诏于国，皆留之。

士宁初授节制，诸将多不悦服。性忍暴淫乱，或弯弓挺刃，手杀人于杯案间，悉蒸父之妓妾，又强取人之妇女，好俚观妇人。每出畋猎，数日方还，军府苦之。其大将李万荣与其父玄佐同里闾，少相善，宽厚得众心；士宁疑之，去其兵权，令摄汴州事。万荣深怨之，将伺其隙逐之。十年正月，士宁以众二万畋于城南，兵既出，万荣晨入士宁廨舍，召其所留心腹兵千余人，矫谓之曰：“有诏征大夫入朝，俾吾掌留务，汝辈人赐钱三千贯，无他忧也。”兵士皆拜。万荣既约亲兵于内，又召各营兵于外，以是言令之，军士皆听命。万荣乃分兵闭城门，驰使白士宁曰：“诏征大夫，宜速即路；若迁延不行，当传首以献。”士宁知众不为用，计无所出，乃将五百骑走归京师。比至中牟，亡走大半；至东都，所余僮隶婢妾数十人而已。既至京师，诏令归第服丧，禁绝出入。万荣乃斩士宁所亲之将辛

液、白英贤以令于军，凡赏军士钱二十万贯，诏令籍没士宁家财以分赏焉。遂授万荣宣武军兵马留后。

初，万荣遣兵三千备秋于京西，有亲兵三百，前为刘士宁所骄者，日益横。万荣恶之，悉置行籍中，由是深怨万荣。大将韩惟清、张彦琳请将往，不许；万荣令其子乃将之，未发。惟清、彦琳不得志，因亲兵衔怨，乃作乱，共攻万荣。万荣分兵击之，叛卒兵械少，战不胜，乃劫转运财货及居人而溃，杀伤千余人。叛兵四出，多投宋州，刺史刘逸准厚抚之。韩惟清走郑州，张彦琳走东都，以束身归罪，宥以不死，并流窜焉。万荣悉捕逃叛将卒妻孥数千人，皆诛之。万荣诛叛卒之后，人心恟恟不安，军卒数人呼于市曰：“今夜大兵四面至，城当破。”众惊骇。万荣悉捕得，或云士宁所教，万荣斩之以闻；遂以士宁废处郴州。十一年五月，授万荣宣武军节度使。其年八月，万荣病，遂署其子乃为司马。乃勒大将李湛、伊娄说、张伾往外镇，寻皆令杀之。说、伾皆已死，惟李湛至尉氏，尉氏镇将郝忠节不肯杀湛。是夜军士逐出李乃，遂执送京师。万荣以其日病卒。乃至京师，付京兆府杖杀。

刘士干，玄佐养子，前为太府少卿。有乐士朝者，亦为玄佐养子，因冒刘姓，与士干有隙。及玄佐卒，或云为士朝所鸩。士干知之，及至京师，遣奴持刀于丧位，语士朝曰：“有吊客至。”因诱杀之。赐士干死。

董晋，字混成，河中卢乡人。明经及第。至德初，肃宗自灵武幸彭原，晋上书谒见，授校书郎、翰林待制，再转卫尉丞，出为汾州司马。未几，刺史崔圆改淮南节度，奏晋以本官摄殿中侍御史，充判官，寻归台，授本官，迁侍御史、主客员外郎、祠部郎中。大历中，兵部侍郎李涵送崇徽公主使回纥，奏晋为判官。使还，拜司勋郎中。历秘书太府太常少卿监、左金吾将

军。旬日，德宗嗣位，改太常卿，迁右散骑常侍，兼御史中丞知台事。以清勤谨慎，故骤迁右职。寻为华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、潼关防御使。久之，加兼御史大夫。硃泚僭逆于京师，使凶党仇敬、何望之侵逼华州，晋奔遁赴行在，授国子祭酒，寻令往恆州宣慰。从车驾还京师，迁左金吾卫大将军，改尚书左丞。时右丞元琇领度支使，为韩滉所挤贬黜，晋嫉之，见宰相极言非罪，举朝称之。复拜太常卿。

五年，迁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时政事决在窦参，晋但奉诏书，领然诺而已。金吾卫将军沈房有弟丧，公除，衣惨服入阁。上问宰相，对曰：“准式，朝官有周年已下丧者，诸駢纁，不合衣浅色。”帝曰：“南班安得有之？”对曰：“因循而然。”又问晋冠冕之制，对曰：“古人服冠冕者，动有佩玉之响，所以节步也。《礼》云‘堂上接武，堂下布武’，至恭也；步武有常，君前之礼，进趋而已。今或奔走以致颠仆，非恭慎也。在式，朝官皆是绫袍袂，五品已上金玉带，取其文彩画飭，以奉上也。是以禹恶衣食而致美乎黻冕，君亲一致。昔尚书郎含香，老莱彩服，皆此义也。服纁纁，非制也。”上深然之，遂诏曰：“常参官入阁，不得趋走；周年已下丧者，禁惨服朝会。”又令服本品绫袍金玉带。晋明于礼学如此。

窦参骄满既甚，帝渐恶之。八年，参讽晋奏其侄给事中窦申为吏部侍郎，帝正色曰：“岂不是窦参遣卿奏也？”晋不敢隐。因问参过失，晋具奏之。旬日，参贬官，晋忧惧，累上表辞位。九年夏，改礼部尚书、兵部尚书、东都留守、东都畿汝州都防御使。

会汴州节度李万荣疾甚，其子乃为乱，以晋为检校左仆射、同平章事，兼汴州刺史、宣武军节度营田、汴宋观察使。晋既受命，唯将幕官僚从等十数人，都不召集兵马。既至郑州，宣

武军迎候将吏无至者。晋左右及郑州官吏皆惧，共劝晋云：“邓惟恭承万荣疾病之甚，遂总领军州事。今相公到此，尚不使人迎候，其情状岂可料；即恐须且迟回，以候事势。”晋曰：“奉诏为汴州节度使，即合准敕赴官，何可妄为逗留！”人皆忧其不测，晋独恬然。未至汴州十数里，邓惟恭方来迎候，晋俾其不下马；既入，乃委惟恭以军政，众服晋明于事体机变，而未测其深浅。

初，万荣逐刘士宁，代为节度使，委兵于惟恭，以其同乡里。及疾甚，李乃将为乱，惟恭乃与监军同谋缚乃，送归朝廷。惟恭自以当便代居其位，故不遣候吏，以疑惧晋心，冀其不敢进。不意晋之速至。晋已近，方遽出迎之。然心常快快，竟以骄盈慢法，潜图不轨，配流岭南。

朝廷恐晋柔懦，寻以汝州刺史陆长源为晋行军司马。晋谦恭简俭，每事因循多可，故乱兵粗安。长源好更张云为，数请改易旧事，务从削刻。晋初皆然之，及案牒已成，晋乃命且罢。又委钱谷支计于判官孟叔度。叔度轻佻，好慢易军人，皆恶之。晋十五年二月卒，年七十六，废朝三日，赠太傅，赐布帛有差。卒后未十日，汴州大乱，杀长源、叔度等。

陆长源，字泳之，开元、天宝中尚书左丞、太子詹事余庆之孙，西河太守瓌之子。长源淑书史。乾元中，陷河北诸贼，因佐昭义军节度薛嵩卒后。久之，历建、信二州刺史。浙西节度韩滉兼领江、淮转运，奏长源检校郎中、兼中丞，充转运副使。罢为都官郎中，改万年县令，出为汝州刺史。

贞元十二年，授检校礼部尚书、宣武军行军司马，汴州政事，皆决断之。性轻佻，言论容易，恃才傲物，所在人畏而恶之。及至汴州，欲以峻法绳骄兵；而董晋判官杨凝、孟叔度亦纵恣淫洒，众情共怒。晋性宽缓，事务因循，以收士心。长源

每事守法，晋或苟且，长源辄执而正之。

及晋卒，令长源知留后事。长源扬言曰：“将士多弛慢，不守宪章，当以法绳之。”由是人人恐惧。加以叔度苛刻，多纵声色，数至乐营与诸妇人嬉戏，自称孟郎，众皆薄之。旧例，使长薨，放散布帛于三军制服。至是，人请服，长源初固不允，军人求之不已，长源等议给其布直。叔度高其盐价而贱为布直，每人不过得盐三二斤，军情大变。或劝长源，故事有大变，皆赏三军，三军乃安。长源曰：“不可使我同河北贼，以钱买健儿取旌节。”兵士怨怒滋甚，乃执长源及叔度等齑而食之，斯须骨肉糜散。长源死之日，诏下以为节度使，及闻其死，中外惜之，赠尚书右仆射。

刘全谅，怀州武涉人也。父客奴，由征行家于幽州之昌平。少有武艺，从平卢军。开元中，有室韦首领段普恪，恃骁勇，数苦边。节度使薛楚玉以客奴有胆气，令抗普恪。客奴单骑袭之，斩首以献，自白身授左骁卫将军，充游奕使，自是数有战功。性忠谨，为军人所信。天宝末，安禄山反，诏以安西节度封常清为范阳节度，以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为平卢节度，以太原尹王承业为河东节度。禄山既僭位于东都，遣腹心韩朝阳等招诱知诲；知诲遂受逆命，诱杀安东副都护、保定军使马灵警，禄山遂署知诲为平卢节度使。客奴与平卢诸将同议，取知诲杀之；仍遣与安东将王玄志遥相应援，驰以奏闻。十五载四月，授客奴柳城郡太守、摄御史大夫、平卢节度支度营田陆运、押两蕃、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及平卢军使，仍赐名正臣。又以王玄志为安东副大都护、摄御史中丞、保定军及营田使。正臣仍领兵平卢来袭范阳，未至，为逆贼将史思明等大败之。正臣奔归，为王玄志所鸩而卒。逆贼署徐归道平卢节度，王玄志与平卢将侯希逸等又袭杀归道。大历九年，追赠正臣工部尚书。

全谅本名逸准，以父勋授别驾、长史。建中初，刘玄佐为宋亳节度使，召署为牙将，以勇果骑射闻。玄佐以宗侄厚遇之，累署都知兵马使，试太仆卿、兼御史中丞。玄佐卒，子士宁代为节度使，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己，阳言出巡，至宋州，遽以逸准代良佐为刺史。及董晋卒，兵乱，杀陆长源，监军俱文珍与大将密召逸准赴汴州，令知留后。朝廷因授以检校工部尚书、汴州刺史，兼宣武军节度观察等使，仍赐名全谅。贞元十五年二月卒，年四十九，废朝一日，赠右仆射。

李忠臣，本姓董，名秦，平卢人也，世家于幽州蓟县。自云曾祖文昱，棣州刺史；祖玄奖，安东都护府录事参军；父神峤，河内府折冲。忠臣少从军，在卒伍之中，材力冠异。事幽州节度薛楚玉、张守珪、安禄山等，频委征讨，积劳至折冲郎将、将军同正、平卢军先锋使。

及禄山反，与其伦辈密议，杀伪节度吕知诲，立刘正臣为节度，以忠臣为兵马使。攻长杨，战独山，袭榆关、北平，杀贼将申子贡、荣先钦，擒周钊送京师，忠臣功多。又从正臣破渔阳，逆将李归仁、李咸、白秀芝等来拒战，约数十合，并摧破之；无何，潼关失守，郭子仪、李光弼退师，忠臣乃引军北归。奚王阿笃孤初以众与正臣合，后诈言请以万余骑同收范阳，至后城南，中夜反攻，忠臣与战，遂至温泉山，破之；擒大首领阿布离，斩以祭纛衅鼓。正臣卒，又与众议以安东都护王玄志为节度使。

至德二载正月，玄志令忠臣以步卒三千自雍奴为苇筏过海。贼将石帝庭、乌承洽来拒；忠臣与董謁忠退之，转战累日，遂收鲁城、河间、景城等，大获资粮，以赴本军。复与大将田神功率兵讨平原、乐安郡，下之；擒伪刺史臧瑜等。防河招讨使李铣承制以忠臣为德州刺史。属史思明归顺，河南节度张镐令

忠臣以兵赴郢州，与诸军使收河南州县。又与裨将阳惠元大破贼将王福德于舒舍口，肃宗累下诏慰谕，仍令镇濮州，寻移韦城。

乾元元年九月，改光禄卿同正。其年，与郭子仪等九节度围安庆绪于相州。明年二月，诸军溃归，忠臣亦退。至荥阳，贼将敬

釭来袭官船，忠臣大破之，获米二百余艘，以资汴州军士。寻拜濮州刺史、缘河守捉使，移镇杏园渡。及史思明陷汴州，节度使许叔冀与忠臣并力屈降贼。思明抚忠臣背曰：“吾比只有左手，今得公，兼有右手矣！”与俱寇河阳。数日，忠臣夜以五百人斫其营，突围归。李光弼以闻，诏加开府仪同三司、殿中监同正，赐实封二百户。召至京师，赐姓李氏，名忠臣，封陇西郡公，赐良马、庄宅、银器、彩物等。

时陕西、神策两节度郭英义、卫伯玉镇陕州，以忠臣为两军节度兵马使。鱼朝恩亦在陕，俾忠臣与贼将李归仁、李感义等战于永宁、莎栅；前后数十阵，皆摧破之。会淮西节度王仲升为贼所擒，宝应元年七月，拜忠臣太常卿同正、兼御史中丞、淮西十一州节度。寻加安州刺史，仍镇蔡州。其年，令忠臣会元帅诸军收复东都。二年六月，就加御史大夫。时回纥可汗既归其国，留判官安恪、石帝庭于河阳守御财物，因此招聚亡命为寇，道路壅隔，诏忠臣讨平之。

永泰元年，吐蕃犯西陲，京师戒严。代宗命中使追兵，诸道多不时赴难。使至淮西，忠臣方会鞠，即令整师饰驾。监军大将固请曰：“军行须择吉日。”忠臣奋臂于众曰：“焉有父母遇寇难，待拣好日，方救患乎！”即日进发。自此方隅有警，忠臣必先期而至。由是代宗嘉其忠节，加本道观察使，宠赐颇厚。及同华节度周智光举兵反，诏忠臣与神策将李太清等讨平

之。大历三年，加检校工部尚书，实封通前三百户。五年，加蔡州刺史。七年，检校右仆射、知省事。李灵曜之叛，田承嗣使侄悦援之，忠臣与诸军大破悦等，汴州平。十一年十二月，加检校司空平章事、汴州刺史。

忠臣性贪残好色，将吏妻女多被诱胁以通之。又军无纪纲，所至纵暴，人不堪命。而以妹婿张惠光为衙将，恃势凶虐，军中苦之；数有言于忠臣，不之信也。俄以惠光为节度副使，令惠光子为衙将，陵横甚于其父。忠臣所信任大将李希烈，素善骑射，群情所伏，因众心之怒，以十四年三月，与少将丁皓、贾子华、监军判官蒋知璋等举兵斩惠光父子，以胁逐忠臣。单骑赴京师，朝廷方宠武臣，不之责也，依前检校司空、平章事，留京师奉朝请。

建中初，尝因奏对，德宗谓之曰：“卿耳甚大，真贵人也。”忠臣对曰：“臣闻驴耳甚大，龙耳甚小；臣耳虽大，乃驴耳也。”上说之。时常侍张涉承恩用事，坐受财贿事露，帝将以法绳之——涉，即帝在春宫时侍讲也。忠臣奏曰：“陛下贵为天子，而先生以乏财抵法，以愚臣观之，非先生之过也。”帝意解，但令归田里。前湖南观察辛京杲尝以忿怒杖杀部曲，有司劾奏京杲杀人当死，从之。忠臣奏曰：“京杲合死久矣！儒生；上问之，对曰：“渠柏叔某于某处战死，兄弟某于某处战死，渠尝从行，独不死，是以知渠合死久矣。”上亦悯然，不令加罪，改授王傅而已。

忠臣木强率直，不识书，不喜儒生；及罢兵权，官位崇重，常郁郁不得志。及硃泚反，以为伪司空、兼侍中。泚率兵逼奉天，命忠臣京城留守。泚败，忠臣走樊川别业，李晟下将士擒忠臣至，系之有司。兴元元年，并其子并诛斩之，时年六十九，籍没其家。

李希烈，辽西人。父大定。希烈少从平卢军，后随李忠臣过海至河南。宝应初，忠臣为淮西节度，署希烈为偏裨，累授将军、试光禄卿、殿中监。忠臣兼领汴州，希烈为左厢都虞候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大历末，忠臣军政不修，事多委妹婿张惠光，为押衙，弄权纵恣，人怨。与少将丁皓等斩惠光父子，忠臣奔赴朝廷。诏以忻王为淮西节度副大使，授希烈蔡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、淮西节度留后，令滑亳节度李勉兼领汴州。

德宗即位后月余，加御史大夫，充淮西节度支度营田观察使，又改淮西节度淮宁军以宠之。建中元年，又加检校礼部尚书。会山南东道节度梁崇义拒捍朝命，迫胁使臣，二年六月，诏诸军节度率兵讨之；加希烈南平郡王，兼汉北都知诸兵马招抚处置使。希烈破崇义众，遂讨平之。录希烈功，加检校右仆射、同平章事，赐实封五百户。淄青节度李正己又谋不轨，三年秋，加希烈检校司空，兼淄青兖郛登莱齐等州节度支度营田、新罗、渤海两蕃使，令讨袭正己。希烈遂率所部三万人移居许州，声言遣使往青州招谕李纳，其实潜与交通，又移牒汴州令备供拟，将与纳同为乱。李勉以其道路合自陈留，乃除道具饌以待之，希烈不从，乃大慢骂。自是志意纵肆，言多悖慢，日遣使交通河北诸贼帅等。是岁长至日，硃滔、田悦、王武俊、李纳各僭称王，滔使至希烈，希烈亦僭称建兴王、天下都元帅。

四年，希烈遣其将袭陷汝州，执李元平而去，东都大扰乱。朝廷犹为含容，遣太子太师颜真卿往宣慰。真卿发后数日，以龙武将军哥舒曜为东都兼汝州行营兵马节度。希烈既见真卿，但肆凶言，令左右慢骂，指斥朝廷。又遣逆党董待名、韩霜露、刘敬宗、陈质、翟暉等四人伺外，侵抄州县，官军皆为其所败，荆南节度张伯仪全军覆没。又令周曾、王玠、姚憺、吕从贲、康琳等来袭曜，曾、玠、憺等谋回军据蔡州袭讨希烈，事泄，

并遇害。神策军使白志贞又献策谋，令尝为节度、都团练使者各出家僮部曲一人及马，令刘德信总之讨希烈。寻诏李勉为淮西招讨使，哥舒曜为副。至四月，曜率众屯襄城，频与贼战，皆不胜。八月，希烈率众二万围襄城，李勉又令将唐汉臣率兵与刘德信同为曜之影援，皆望风败衄。希烈凶逆既甚，帝乃命舒王为荆襄、江西、沔鄂等道节度诸军行营兵马都元帅，大开幕府，文武僚属之盛，前后出师，未有其比。又令泾原诸道出兵，皆赴襄城。军未发，会泾州兵乱，车驾幸奉天。其日，希烈大破曜军于襄城，曜遁归东都，贼因乘胜攻陷汴州，李勉奔归宋州。

希烈性惨毒酷，每对战阵杀人，流血盈前，而言笑饮饌自若，以此人畏而服从其教令，尽其死力。其攻汴州，驱百姓，令运木土筑垒道，又怒其未就，乃驱以填之，谓之湿梢。既入汴州，于是僭号曰武成，以孙广、郑贲、李绶、李元平为宰相；以汴州为大梁府，李清虚为尹，署百官。遣兵东讨，至宁陵，竟为刘洽所拒，不得前。又遣将翟暉率精卒袭陈州，为刘洽、李纳大破之，生擒暉以献。诸军乘胜进攻汴州，希烈遁归蔡州，擒其伪署将相郑贲、刘敬宗等。李皋、樊泽、曲环、张建封又四面讨袭之，累拔其郡县，希烈败衄。贞元二年三月，因食牛肉遇疾，其将陈仙奇令医人陈仙甫置药以毒之而死。妻男骨肉兄弟共一十七人，并诛之。

初，希烈于唐州得象一头，以为瑞应，又上蔡、襄城获其珍宝，乃是烂车釭及滑石伪印也。

陈仙奇者，起于行间，性忠果。自希烈死，朝廷授淮西节度，颇竭诚节。未几，为别将吴少诚所杀，赠太子太保，赙布帛、米粟有差，丧事官给。

吴少诚，幽州潞县人。父为魏博节度都虞候。少诚以父勋

授一子宫，释褐王府户曹。后至荆南，节度使庾准奇之，留为衙门将。准入觐，从至襄汉，见梁崇义不遵宪度，知有异志，少诚密计有成擒之略，将自陈于阙下。属李希烈初授节制，锐意立功，见少诚计虑，乃以少诚所见录奏，有诏慰饬，不次封通义郡王。未几，崇义违命，希烈受制专征，以少诚为前锋。崇义平，赐实封五千户。后希烈叛，少诚颇为其用。希烈死，少诚等初推陈仙奇统戎事，朝廷已命仙奇，寻为少诚所杀，众推少诚知留务。朝廷遂授以申光蔡等州节度观察兵马留后，寻正授节度。

少诚善为治，勤俭无私，日事完聚，不奉朝廷。贞元三年，判官郑常及大将杨冀谋逐少诚以听命于朝，试校书郎刘涉假为手诏数十，潜致于大将，欲因少诚之出，闭城门以拒之。属少诚将出饯中使，常、冀等遂谋举事；临发，为人所告，常、冀先遇害。其将李嘉节等各持假诏请罪，少诚悉宥之。其大将宋炅、曹齐奔归京师。

十五年，陈许节度曲环卒，少诚擅出兵攻掠临颖县，节度留后上官说遣兵赴救，临颖镇使韦清与少诚通，救兵三千余人，悉擒缚而去。九月，遂围许州。寻下诏削夺少诚官爵，分遣十六道兵马进讨。十二月，官军败衄于小潞河。明年正月，夏州节度使韩全义为淮蔡招讨处置使，北路行营诸军将士，并取全义指挥，陈许节度留后上官说充副使。五月，全义与少诚将吴秀、吴少阳等战于

潞水南，官军复败。七月，全义顿军于五楼行营，为贼所乘，大溃，全义与都监军使贾秀英、贾国良等夜遁，遂城守潞水。汴宋、徐泗、淄青兵马直趣陈州，列营四面。少诚兵逼潞水五、六里下营，韩全义诸军又退保陈州。其汴州、河阳等兵各私归本道，陈许将孟元阳与神策兵各率所部留军潞水。全义

斩昭义、滑州、河阳、河中都将凡四人，然竟未尝整阵交锋，而王师累挫溃。少诚寻引兵退归蔡州。遂下诏洗雪，复其官爵，累加检校仆射。顺宗即位，加同中书门平章事。元和初，迁检校司空，依前平章事。元和四年十一月卒，年六十，废朝三日，赠司徒。

吴少阳，本沧州清池人。初，吴少诚父翔在魏博军中，与少阳相爱。及少诚知淮西留守，乃厚以金帛取少阳至，则名以堂弟，署为军职，累奏官爵，出入少诚家，情旨甚暱。少阳度少诚猜忍，惧为所害，乃请出外以任防捍之任，少诚乃表为申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，凡五年。少阳颇宽易，而少诚之众悦附焉。及少诚病亟，家僮单于熊兒者，伪以少诚意取少阳至，时少诚已不知人，乃伪署少阳摄副使、知军州事。少诚子元庆，年二十余，先为军职，兼御史中丞，少阳密害之。及少诚死，少阳自为留后。时王承宗求继土真，不受诏；宪宗怒，以讨承宗，不欲兵连两河，乃诏遂王宥遥领彰义军节度大使，以少阳为留后。遂授彰义军节度使、检校工部尚书。少阳据蔡州凡五年，不朝覲。汝南多广野大泽，得豢马畜，时夺掠寿州茶山之利，内则数匿亡命，以富实其军。又屡以牧马来献，诏因善之。元和九年九月卒，赠右仆射。

吴元济，少阳长子也。初为试协律郎、兼监察御史、摄蔡州刺史。及父死，不发丧，以病闻，因假为少阳表，请元济主兵务。帝遣医工候之，即称少阳疾愈，不见而还。先是，少阳判官苏兆、杨元卿及其将侯惟清尝同为少阳画朝覲计；及元济自领军，凶狠无义，唯暱军中凶悍之徒。素不便兆，缢杀之，归其尸于家，械侯惟清而囚之。时朝廷误闻惟清已死，赠兵部尚书，赠苏兆以右仆射。杨元卿先奏事在京师，得尽言经略淮西事于宰相李吉甫。始，少阳以病闻，元卿请凡淮西使在道路

者，所在留止之。及少阳卒，凡四十日，不为辍朝，但易将加兵于外以待。其邸吏无何妄传董重质已杀元济，并屠其家；李吉甫遽请对拜贺，乃辍朝。数日，知元济尚在。时贼阴计已成，群众四出，狂悖而不可遏，屠舞阳，焚叶县，攻掠鲁山、襄城。汝州、许州及阳翟人多逃伏山谷荆棘间，为其杀伤驱剽者千里，关东大恐。

十月，以陈州刺史李光颜为忠武军节度使，又以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充申光蔡等州招抚使，仍令内常侍崔潭峻监绶军。十年正月，绶军临贼西境。诏曰：

吴元济逆绝人理，反易天常；不居父丧，擅领军政。谕以诏旨，曾无谦恭，荧惑一方之人，迫胁三军之众。以少阳尝经任使，为之轸悼，命申吊祭，临遣使臣。陵虐封疆，遂致稽阻，绝朝廷之理，忘父子之恩。旋又掩寇舞阳，伤残吏卒，焚烧叶县，骚扰闾阎，恣行夺攘，无所畏忌。朕念赏延之义，重伤藩帅之门，尚欲纳于忠顺之途，处在显荣之地。未能饬怒，犹为包荒，再降诏书，俾申招抚。而毒螫滋甚，奸心靡悛，寿春西南，又陷镇柵，穷凶稔恶，纵暴延灾。覆载之所不容，人神之所共弃，良非获已，致此兴戎。吴元济在身官爵，并宜令削夺。令宣武、大宁、淮南、宣歙等道兵马合势，山南东道及魏博、荆南、江西、剑南东川兵马与鄂岳许会，东都防御使与怀郑汝节度及义成兵马犄角相应，同期进讨。

二月，绶兵为贼所袭，败于磁丘，退保唐州。四月，光颜破贼党，元济遣人求援于镇州王承宗、淄郛李师道；二帅上表于朝廷，请赦元济之罪，朝旨不从。自是两河贼帅所在窃发，冀以沮挠王师。五月，承宗、师道遣盗烧河阴仓，诏御史中丞裴度于军前宣喻，观用兵形势。度还奏曰：“臣观诸将，唯光颜勇义尽心，必有成功。”上意甚悦。翌日，光颜奏大破贼于

时曲，上曰：“度知光颜，可谓至矣！”乃以度兼刑部侍郎。自是中外相贺，决不赦贼，征天下兵环申、蔡之郊，大小十余镇。六月，承宗、师道遣盗伏于京城，杀宰相武元衡、中丞裴度；衡先死，度重伤而免。宪宗特怒，即命度为宰相，淮右用兵之事，一以委之。七月，李师道遣嵩山僧圆净结山贼与留邸兵，欲焚烧东都，先事败而祸弭。严绶退罢，乃以汴州节度使韩弘为淮右行营兵马都统；以高霞寓有名，用为唐邓节度。

十一年春，诸军云合，惟李光颜、怀汝节度乌重胤心无顾望，旦夕血战，继献戎捷。六月，高霞寓为贼所击，败于铁城，退保新兴栅。时诸军胜负皆不实闻，多虚称克捷；及霞寓败，中外恟々。宰相谏官屡以罢兵为请，唯裴度坚于破贼。寻以袁滋代霞寓为唐邓帅，滋柔懦不能军。十二年正月，袁滋复败，闲厩使李醞表请军前自效，乃用醞为唐邓帅以代滋。醞军压境，拔贼文城栅，擒栅将吴秀琳，又获贼将李祐。李光颜亦拔贼郾城。元济始惧，尽发左右及守城卒，属董重质以抗光颜、重胤。

六月，元济乞降，为群贼所制，不能自拔。上以元凶已蹙，兵未临于贼城，輓馈日殫，因延英问计于宰相。裴度曰：“贼力已困，但群帅不一，故未能决降。”上曰：“卿决能行乎？”曰：“臣誓不与贼偕全。”七月，诏以度为彰义军节度使，兼申光蔡四面行营招抚使，以郾城为行在，蔡州为节度所。八月，度至郾城，激励士众，军士喜度至，以赏罚必行，皆愿输罄；每出劳，军士有流涕者。

时李醞营文城栅，既得吴秀琳、李祐，知其可用，委信无疑，日夜与计事于帐中。祐曰：“元济劲军，多在洄曲西境防捍，而守蔡者皆市人疲耄之卒，可以乘虚掩袭，直抵悬瓠，比贼将闻之，元济成擒矣！”醞然之，咨于裴度。度曰：“兵非出奇不胜，常侍良图也。”十一月，醞夜出军，令李祐率劲骑

三千为前锋，田进诚三千为后军，醜自率三千为中军。其月十日夜，至蔡州城下，坎墙而毕登，贼不之觉。十一日，攻衙城，擒元济并其家属以闻。

初，元济之叛，恃其凶狠，然治军无纪纲。其将赵昌洪、凌朝江、董重质等各权兵外寇。李师道郢州之盐，城往来宁陵、雍丘之间，韩弘知而不禁。淮右自少诚阻兵已来，三十余年，王师加讨，未尝及其城下，尝走韩全义，败于颍，故骄悍无所顾忌。且恃城池重固，有陂浸阻回，故以天下兵环攻三年，所克者一县而已。及黜高霞寓、李迺、袁滋，诸军始进。又得阴山府沙陀骁骑、邯郸勇卒，光颜、重胤之奋命，及丞相临统，破诸将首尾之计，力擒元恶。

申、蔡之始，人劫于希烈、少诚之虐法，而忘其所归。数十年之后，长者衰丧，而壮者安于毒暴而恬于搏噬。地既少马，而广畜骡，乘之教战，谓之骡子军。尤称勇悍，而甲仗皆画为雷公星文，以为厌胜；而少诚能以奸谋固众心。

初，韩全义败于浥水，蔡兵于全义帐中得公卿间问讯书，少诚束而谕众曰：“朝廷公卿以此书托全义，收蔡州日，乞一将士妻女以为婢妾。”以此激怒其众，绝其归向之心。是以蔡人有老死不闻天子恩宥者，故坚为贼用。地虽中州，人心过于夷貊，乃至搜阅天下豪锐，三年而后屈者，彼非将才而力备，盖势驱性习，不知教义之所致也。

元济至京，宪宗御兴安门受俘，百僚楼前称贺，乃献庙社，徇于两京，斩之于独柳，时年三十五。其夜失其首。妻沈氏，没入掖庭；第二人、子三人，流于江陵诛之；判官刘协庶七人皆斩。光、蔡等州平，始复为王土矣。

史臣曰：治乱，势也，势乱不能卒治。长源以法绳骄军，祸不旋踵；则董公之宽柔不无谓。古之名将，以阴谋怨望，鲜

全其族者。董秦始奋忠义，多长者言，宜其显赫，及失意挟邪，俄被淮阴之戮，惜哉！吴少诚为希烈之乱胎，虽谋夺其军，及嗣而灭。而元济效希烈之狂悖，谓无天地，人之凶险，一至于斯！是知王者御治之道，其可忽诸！

赞曰：圣哲之君，慎名与器。不轨之臣，得宠则戾。董怨而族，吴悖而菹。好乱乐祸，可监前车。

## 列传第九十六

薛播 鲍防 李自良 李说 严绶 萧昕 杜亚 王纬 李若初  
于頔 卢徵 杨凭 郑元 杜兼 裴玢 薛伾

薛播，河中宝鼎人，中书舍人文思曾孙也。父元暉，什邡令，以播赠工部郎中。播，天宝中举进士，补校书郎，累授万年县丞、武功令、殿中侍御史、刑部员外郎、万年令。播温敏，善与人交，李栖筠、常袞、崔祐甫皆引擢之。及祐甫辅政，用为中书舍人。出汝州刺史，以公事贬泉州刺史。寻除晋州刺史，河南尹，迁尚书左丞，转礼部侍郎。遇疾，贞元三年卒，赠礼部尚书。

初，播伯父元暉终于隰城丞，其妻济南林氏，丹阳太守洋之妹，有母仪令德，博涉《五经》，善属文，所为篇章，时人多讽咏之。元暉卒后，其子彦辅、彦国、彦伟、彦云及播兄据、扆并早孤幼，悉为林氏所训导，以至成立，咸致文学之名。开元、天宝中二十年间，彦辅、据等七人并举进士，连中科名，衣冠荣之。

鲍防，襄州人。幼孤贫，笃志好学，善属文。天宝末举进士，为渐东观察使薛兼训从事，累至殿中侍御史。入为职方员外郎，改太原少尹，正拜节度使。入为御史大夫，历福建、江西观察使，征拜左散骑常侍。扈从奉天，除礼部侍郎，寻迁工部尚书致仕。

防历洪、福、京兆，皆有政声，唯总戎非所宜，而谬执兵柄。以太原革车胡骑雄杂，而回鹘深入寇，防出拒战，为虜所

败。为礼部侍郎时，尝遇知杂侍御史窦参于通衢，导骑不时引避，仆人为参所鞭；及参秉政，遽令致仕。防谓亲友曰：“吾与萧昕之子齿，而与昕同日悬车，非朽迈之致，以余忿见废。

“防文学旧人，历职中外，不因罪戾，而为俗吏所摈，竟以愤终。众颇悯防而咎参，故参之败不旋踵，非不幸也。

李自良，兖州泗水人。初，禄山之乱，自良从兖郛节度使能元皓，以战功累授右卫率。后从袁傖讨袁晁陈庄贼，积功至试殿中监，隶浙江东道节度使薛兼训。兼训移镇太原，自良从行，授河东军节度押衙。兼训卒，鲍防代，又事防为牙将。会回鹘入寇，防令大将焦伯瑜、杜荣国将兵击之。自良谓防曰：“回鹘远来求战，未可与争锋。但于归路筑二垒，以兵守之，坚壁不动，虏求战不得，师老自旋。俟其返旆，即乘之，纵不甚捷，虏必狼狈矣。二垒 厄其归路，策之上也。”防不从，促伯瑜等逆战，遇虏于百井。伯瑜等大败而还，由是稍知名。马燧代防为帅，署奏自良代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，仍为军候。自良勤恪有谋，燧深委信之。建中年，田悦叛，燧与抱真东讨；自良常为河东大将，摧锋陷阵，破田悦。及讨李怀光于河中，自良专河东军都将，前后战绩居多。燧之立功名，由自良协辅之力也。

贞元三年，从燧入朝，罢燧兵权，德宗欲以自良代燧。自良恳辞事燧久，不欲代为军帅，物议多之，乃授右龙武大将军。德宗以河东密迩胡戎，难于择帅，翌日，自良谢，上谓之曰：“卿于马燧存军中事分，诚为得礼，然北门之寄，无易于卿。”即日拜检校工部尚书、兼御史大夫、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支度营田观察使。在镇九年，以简俭守职，军民胥悦。虽出身戎伍，动必循法，略不以暴戾加人。十一年五月，卒于军，年六十三，上甚嗟惜之，废朝一日，赠左仆射，赙布帛米

粟有差。

李说，淮安王神通之裔也。父遇，天宝中为御史中丞。说以门廕历仕，累佐使幕。马燧为河阳三城、太原节度，皆辟为从事。累转御史郎官，御史中丞，太原少尹，出为汾州刺史。节度使李自良复奏为太原少尹、检校庶子、兼中丞。

贞元十一年五月，自良病，凡六日而卒。匿丧，阳言病甚，数日发表。先是，都虞候张瑶久在军，素得士心，尝请假迁葬，自良未许。至是，说与监军王定远谋，乃给瑶假，以大将毛朝阳代瑶，然后遣使告自良病。中使第五国珍自云、朔使还，过太原，闻自良病，中使迟留信宿。自良卒，国珍急驰至京，先说使至。乃下制以通王领河东节度大使，以说为行军司马，充节度留后、北都副留守；仍令国珍赍说官告及军府将吏部内刺史等敕书三十余通往太原宣赐，军中始定。

定远恃立说之功，颇恣纵横，军政皆自专决，仍请赐印。监军有印，自定远始也。定远既得印，益暴，将吏辄自补授，说浸不欢，遂成嫌隙。是岁七月，定远署虞候田宏为列将，以代彭令茵。令茵不伏，扬言曰：“超补列将，非功不可，宏有何功，敢代予任！”定远闻而含怒，召令茵斩之，埋于马粪之中。家人请尸，不与，三军皆怨。说具以事闻。德宗以定远有奉天扈从之功，恕死停任。制未至，定远怒说奏闻，趋府谋杀说，升堂未坐，抽刀刺说，说走而获免。定远驰至府门，召集将吏，于箱中陈敕牒官告二十余轴，示诸将曰：“有敕，令李景略知留后，遣说赴京，公等皆有恩命。”指箱中示之，诸将方拜拊，大将马良辅呼而麾众曰：“箱中皆监军旧官告，非恩命也，不可受，但备急变尔。”定远知事败，走登乾阳楼，召其部下将卒，多不之应。比夜，定远坠城下槎枿，伤而不死。寻有诏削夺，长流崖州。大将高迪等同其谋，说皆斩之。寻正

拜河东节度使，检校礼部尚书。

说在镇六年，初勤心吏职，后遇疾，言语行步蹇涩，不能录军府之政，悉监军主之。又为孔目吏宋季等欺诳，军政事多隳紊，如此累年。十六年十月卒，年六十一，废朝一日，赠左仆射。

是月，制以河东节度行军司马郑儋检校工部尚书，兼太原尹、御史大夫、河东节度度支营田观察等使、北都留守，在任不期年而卒。

严绶，蜀人。曾祖方约，利州司功。祖挹之，符离尉。父丹，殿中侍御史。绶，大历中登进士第，累佐使府。贞元中，由侍御史充宣龠团练副使，深为其使刘赞委遇，政事多所咨访。十二年，赞卒，绶掌宣歙留务，倾府藏以进献，由是有恩，召为尚书刑部员外郎。天下宾佐进献，自绶始也。

未几，河东节度使李说婴疾，事多旷弛，行军司马郑儋代综军政；既而说卒，因授儋河东节度使。是时姑息四方诸侯，未尝特命帅守，物故即用行军司马为帅，冀军情厌伏。儋既为帅，德宗选朝士可以代儋为行军司马者。因绶前日进献，上颇记之，故命检校司封郎中，充河东行军司马。不周岁，儋卒，迁绶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工部尚书，兼太原尹、御中大夫、北都留守，充河东节度支度营田观察处置等使。元和元年，杨惠琳叛于夏州，刘辟叛于成都，绶表请出师讨伐。绶悉选精甲，付牙将李光颜兄弟，光颜累立战功。蜀、夏平，加绶检校尚书左仆射。寻拜司空，进阶金紫，封扶风郡公。绶在镇九年，以宽惠为政，士马蕃息，境内称治。

四年，入拜尚书右仆射。绶虽名家子，为吏有方略，然锐于势利，不存名节，人士以此薄之。尝预百僚廊下食，上令中使马江朝赐樱桃。绶居两班之首，在方镇时识江朝，叙语次，

不觉屈膝而拜，御史大夫高郢亦从而拜。是日，为御史所劾，绶待罪于朝，命释之。翌日，责江朝，降官一等。寻出镇荆南，进封郑国公。有溱州蛮首张伯靖者，杀长吏，据辰、锦等州，连九洞以自固，诏绶出兵讨之。绶遣部将李忠烈赍书晓谕，尽招降之。

九年，吴元济叛，朝议加兵，以绶有弘恕之称，可委以戎柄，乃授山南东道节度使，寻加淮西招抚使。绶自帅师压贼境，无威略以制寇；到军日，遽发公藏以赏士卒，累年蓄积，一旦而尽。又厚赂中贵人以招声援。师徒万余，闭壁而已，经年无尺寸功。裴度见上，屡言绶非将帅之才，不可责以戎事，乃拜太子少保代归。寻检校司空。久之，进位太傅，食封至三千户。长庆二年五月卒，年七十七，诏赠太保。

绶材器不逾常品，事兄嫂过谨，为时所称。常以宽柔自持，位跻上公，年至大耋，前后统临三镇，皆号雄藩，所亲士亲睹为将相者凡九人，其贵寿如此。

萧昕，河南人。少补崇文进士。开元十九年，首举博学宏辞，授阳武县主簿。天宝初，复举宏辞，授寿安尉，再迁左拾遗。昕尝与布衣张镐友善，馆而礼之，表荐之曰：“如镐者，用之则为王者师，不用则幽谷一叟尔。”玄宗擢镐拾遗，不数年，出入将相。及安禄山反，昕举赞善大夫来瑱堪任将帅；思明之乱，瑒功居多。累迁宪部员外郎，为副元帥哥舒翰掌书记。潼关败，问道入蜀，迁司门郎中。寻兼安陆长史，为河南等道都统判官。迁中书舍人，兼扬府司马，佐军仍旧，入拜本官，累迁秘书监。代宗幸陕，昕出武关诣行在，转国子祭酒。大历初，持节吊回鹘。时回鹘恃功，廷诘昕曰：“禄山、思明之乱，非我无以平定，唐国奈何市马而失信，不时归价？”众皆失色。昕答曰：“国家自平寇难，赏功无丝毫之遗，况邻国乎！且仆

固怀恩，我之叛臣，乃者尔助为乱，联西戎而犯郊畿；及吐蕃败走，回纥悔惧，启颡乞和。非大唐存念旧功，则当匹马不得出塞矣！是回纥自绝，非我失信。”回纥惭退，加礼以归，为常侍。十二年。硃泚之乱，徒步出城，泚急求之，亡窜山谷间。至奉天，迁太子少傅。贞元初，兼礼部尚书，寻复知贡举。五年，致仕。七年，卒于家，年九十，废朝，谥曰懿。

杜亚，字次公，自云京兆人也。少颇涉学，善言物理及历代成败之事。至德初，于灵武献封章，言政事，授校书郎。其年，杜鸿渐为河西节度，辟为从事，累授评事、御史。后入朝，历工、户、兵、吏四员外郎。永泰末，剑南叛乱，鸿渐以宰相出领山、剑副元帅，以亚及杨炎并为判官。使还，授吏部郎中、谏议大夫。炎为礼部郎中、知制诰、中书舍人。亚自以才用合当柄任，虽为谏议大夫，而心不悦。李栖筠承恩，众望必为宰相，亚厚结之。元载得罪，亚与刘晏、李涵等七人同鞫讯之。载死之翌日，亚迁给事中、河北宣慰使。宰相常袞亦不悦亚，岁余，出为洪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、江西都团练观察使。

德宗初嗣位，励精求贤，令中使召亚。亚自揣必以宰辅见征，乃促程而进，累路与人言议，语及行宰相事方面，或以公事谘祈，亚皆纳之。既至，帝微知之，不悦；又奏对辞旨疏阔，出为陕州观察使兼转运使。寻迁河中、晋、绛等州防御观察使。杨炎作相，刘晏得罪，亚坐贬睦州刺史。

兴元初，召拜刑部侍郎。出为扬州长史、兼御史大夫、淮南节度观察使。时承陈少游征税烦重，奢侈僭滥之后，又新遭王绍乱兵剽掠；淮南之人，望亚之至，革划旧弊，冀以康宁。亚自以材当公辅之选，而联出外职，志颇不适，政事多委参佐，招引宾客，谈论而已。扬州官河填淤，漕輓埋塞，又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，行旅拥弊。亚乃开拓疏启，公私悦赖，

而盛为奢侈。江南风俗，春中有竞渡之戏，方舟并进，以急趋疾进者为胜。亚乃令以漆涂船底，贵其速进；又为绮罗之服，涂之以油，令舟子衣之，入水而不濡。亚本书生，奢纵如此，朝廷亟闻之。

贞元五年，以户部侍郎窦觚为淮南节度代亚。亚犹以旧望，窦觚甚畏之。改检校吏部尚书，判东都尚书省事，充东都留守、都防御使。既病风，尚建利以固宠，奏请开苑内地为营田，以资军粮；减度支每年所给，从之。亚不躬亲部署，但委判官张荐、杨腆。初，奏请取荒地营田，其苑内地堪耕食者，先为留司中官及军人等开垦已尽。晋计急，乃取军中杂钱举息与畿内百姓，每至田收之际，多令军人车牛散入村乡，收敛百姓所得菽粟将还军。民家略尽，无可输税，人多艰食，由是大致流散。乃厚赂中官，令奏河南尹无政，亚自此亦规求兼领河南尹，事不果。帝渐知虚诞，乃以礼部尚书董晋代为东都留守，召亚还京师。既风疾渐深，又患脚膝，不任朝谒。贞元十四年卒于家，年七十四，赠太子少傅。

王纬，字文卿，太原人也。祖景，司门员外、莱州刺史。父之咸，长安尉；与昆弟之贲、之涣皆善属文。之咸以纬贵，故累赠刺史。纬举明经，又书判入等，历长安尉，出佐使府，授御史郎官，入朝为金部员外郎、剑南租庸使、检校司封郎中、彭州刺史、检校庶子、兼御史中丞、西川节度营田副使。初，大历中，路嗣恭为江西观察使，陷害判官李泌，将诛之；纬亦为路嗣恭判官，说谕救解，获免。贞元三年，泌为相，擢授纬给事中。未数日，又擢为润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、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使。十年，加御史大夫，兼诸道盐铁转运使。三岁，加检校工部尚书。纬性勤俭，历官清洁，而伤于苛碎，多用削刻之吏，督察巡属，人不聊生。贞元十四年卒，年七十一，废

朝一日，赠太子少保。

李若初，赵郡人。贞观中并州长史、工部侍郎弘节之曾孙也。祖道谦，太府卿。若初少孤贫，初为转运使刘晏下微冗散职；晏判官包佶重其勤干，以女妻之。历陈州太康令。刺史李芄初莅官，若初献计，请收敛羨余钱物，交结权贵，芄厚遇之。累岁，芄迁河阳三城使，奏若初为从事，军中之事，多以委之。累授检校郎中、兼中丞、怀州刺史。转虢州刺史，坐公事为观察使劾奏，免归。久之，出为衢州刺史，迁福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、福建都团练使。寻迁越州刺史、浙江东道都团练观察使。十四年秋，代王纬为润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、浙江都团练观察、诸道盐铁转运使。善于吏道，性严强，力束敛下，吏人甚畏服。方整理盐法，颇有次叙。贞元十五年，遇疾卒，废朝一日，赠礼部尚书。

于頔，字休明，河南人也。父庭谓，济王府仓曹，累赠尚书左仆射。頔少以吏事闻，累授京兆府士曹，为尹史翊所赏重。翊出镇襄、汉，奏为御史，充判官。翊为乱兵所杀，頔挺出收葬遗骸，时人义之。度支使第五琦署为河东租庸使，累授凤翔少尹、度支郎中、兼御史中丞、转运租庸粮料盐铁等使。頔因奏移转运汴州院于河阴，以汴州累遇兵乱，散失钱帛故也。元载为诸道营田使，又署为郎官，令于东都、汝州开置屯田。历户部侍郎、秘书少监、京兆尹、太府卿，代杜济为京兆尹。

及为大官，好任机数，专候权要，朝列中无势利者，视之蔑如也。曲事元载，亲昵之。而为政苛细无大体；丁所生母忧罢。及载得罪后，出为郑州刺史，迁河南尹，以无政绩代还。时征汾州刺史刘暹。暹刚肠嫉恶，历典数州，皆为廉使畏惧。宰相卢杞恐暹为御史大夫，亏沮己之所见，遽称荐頔为御史大夫，以其柔佞易制也。从幸奉天，改左散骑常侍，历左千牛上

将军，徙大理卿、太子少保、工部尚书。因入朝仆地，为金吾仗卫掖起，改太子少师致仕。贞元十五年卒，时年七十四。

卢徵，范阳人也，家于郑之中牟。少涉猎书记。永泰中，江淮转运使刘晏辟为从事，委以腹心之任，累授殿中侍御史。晏得罪，贬珍州司户。元琇亦晏之门人，兴元中，为户部侍郎、判度支，荐徵为京兆司录、度支员外。琇得罪，坐贬为信州长史。迁信州刺史。入为右司郎中，骤迁给事中。户部侍郎窦参深遇之，方倚以自代。贞元八年春，同州刺史阙，参请以尚书左丞赵憬补之，特诏用徵，以间参腹心也。数岁，转华州刺史。徵冀复入用，深结托中贵，厚遗之。故事，同、华以近地人贫，每正至端午降诞，所献甚薄；徵遂竭其财赋，每有所进献，辄加常数，人不堪命。疾病卧理者数年，贞元十六年卒，时年六十四。

杨凭，字虚受，弘农人。举进士，累佐使府。征为监察御史，不乐检束，遂求免。累迁起居舍人、左司员外郎、礼部兵部郎中、太常少卿、湖南江西观察使，入为左散骑常侍、刑部侍郎、京兆尹。凭工文辞，少负气节；与母弟凝、凌相友爱，皆有时名。重交游，尚然诺，与穆质、许孟容、李鄲、王仲舒为友，故时人称杨、穆、许、李之友，仲舒以后进慕而入焉。性尚简傲，不能接下，以此人多怨之。及历二镇，尤事奢侈。

元和四年，拜京兆尹，为御史中丞李夷简劾奏凭前为江西观察使赃罪及他不法事，敕付御史台覆按，刑部尚书李鄲、大理卿赵昌同鞫问台中。又捕得凭前江西判官、监察御史杨瑗系于台，复命大理少卿胡珣、左司员外郎胡证、侍御史韦顼同推鞫之。诏曰：“杨凭顷在先朝，委以藩镇，累更选用，位列大官。近者宪司奏劾，暴扬前事，计钱累万，曾不报闻，蒙蔽之罪，于何逃责？又营建居室，制度过差，侈靡之风，伤我俭德。

以其自尹京邑，人颇怀之，将议刑书，是加愍恻。宜从遐谴，以诫百僚，可守贺州临贺县尉同正，仍驰驿发遣。”先是，凭在江西，夷简自御史出，官在巡属。凭颇疏纵，不顾接之。夷简常切齿。及凭归朝，修第于永宁里，功作并兴，又广蓄妓妾于永乐里之别宅，时人大以为言。夷简乘众议，举劾前事，且言修营之僭，将欲杀之。及下狱，置对数日，未得其事。夷简持之益急，上闻，且贬焉，追旧从事以验。自贞元以来居方镇者，为德宗所姑息，故穷极僭奢，无所畏忌。及宪宗即位，以法制临下，夷简首举凭罪，故时议以为宜；然绳之太过，物论又讥其深切矣。

郑元，举进士第，累迁御史中丞。贞元中为河中节度使杜确行军司马。确卒，遂继为节度使，入拜尚书左丞。元和二年，转户部侍郎、兼御史大夫、判度支。三年春，迁刑部尚书，兼京兆尹。九月，复判度支，依前刑部尚书、兼御史大夫。元性严毅，有威断，更践剧任，时称其能。元和四年，以疾辞职，守本官，逾月卒。

杜兼，京兆人，贞观中宰相杜正伦五代孙。举进士，累辟诸府从事，拜濠州刺史。兼性浮险，豪侈矜气。属贞元中德宗厌兵革，姑息戎镇，至军郡刺史，亦难于更代。兼探上情，遂练卒修武，占召劲勇三千人以上闻，乃恣凶威。录事参军韦赏、团练判官陆楚，皆以守职论事忤兼，兼密诬奏二人通谋，扇动军中。忽有制使至，兼率官吏迎于驿中，前呼韦赏、陆楚出，宣制杖杀之。赏进士擢第，楚兗公象先之孙，皆名家，有士林之誉；一朝以无罪受戮，郡中股栗，天下冤叹之。又诬奏李藩，将杀之，语在藩事中。故兼所至，人侧目焉。元和初，入为刑部、吏部郎中，拜给事中，除金商防御使，旋授河南少尹、知府事，寻正拜河南尹。皆杜佑在相位所借护也。元和四年，卒

于官。

裴玠，京兆人。五代祖疏勒国王绰，武德中来朝，授鹰扬大将军，封天郡公，因留阙下，遂为京兆人。玠初为金吾将军论惟明

谦，德宗幸奉天，以战功封忠义郡王。惟明镇鄜坊，累署玠为都虞候。后节度王栖曜卒，中军将何朝宗谋作乱，中夜纵火，玠匿身不救火，迟明而擒朝宗。德宗发三司使按问，竟斩朝宗及行军司马崔轺，以同州刺史刘公济为节度使，以玠为坊州长史、兼侍御史，充行军司马。明年，公济卒，拜玠鄜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，充节度观察等使。三年，改授山南西道节度观察等使。

玠历二镇，颇以公清苦节为政；不交权幸，不务贡献，蔬食敝衣，居处才避风雨，而廩库饶实，三军百姓安业，近代将帅无比焉。及绵疾辞位，请归长安。元和七年卒，年六十五，赠尚书左仆射，谥曰节。

薛伾，胜州刺史涣之子。尚父汾阳王召置麾下，著名于诸将间。左仆射李揆使西蕃，伾为将从役。时贼泚之难，昆夷赴义，伾驰骑乡导，至于武功，擢授左威卫将军。使绝域者前后数四，累迁左金吾卫大将军、检校工部尚书、兼将作监，出为鄜坊观察使。元和八年，卒于官，赠潞州大都督。

史臣曰：薛播温敏有文，鲍防董戎无术，李、严太原之政，可谓美矣。萧昕抱则哲之知，杜亚怀非次之望。王纬清洁而伤苛碎，若初善理而性刚严。于颀好任机权，趋附势利。卢徵厚敛货贿，结托中人。杨凭好奢，郑元有断。杜兼杀戮端士，怙乱邀君。裴玠发奸谋，安民和众。而玠敝衣糲食，不交权幸，帑庾咸实，郡邑以宁。若夫君子无求备于人，舍短从长，彰善瘅恶，则裴玠之善，抑之更扬；杜兼之恶，欲盖而彰耳。

## 列传第九十七

杜黄裳 高郢 子定

杜佑 子式方 从郁 式方子惊 从郁子牧

杜黄裳，字遵素，京兆杜陵人也。登进士第、宏辞科，杜鸿渐深器重之。为郭子仪朔方从事，子仪入朝，令黄裳主留务于朔方。邠将李怀光与监军阴谋代子仪，乃为伪诏书，欲诛大将温儒雅等。黄裳立辨其伪，以告怀光，怀光流汗伏罪。诸将有难制者，黄裳矫子仪命尽出之，数月而乱不作。后入为台省官，为裴延龄所恶，十年不迁。贞元末，为太常卿。王叔文之窃权，黄裳终不造其门。尝语其子婿韦执谊，令率百官请皇太子监国，执谊遽曰：“丈人才得一官，可复开口议禁中事耶！”黄裳勃然曰：“黄裳受恩三朝，岂可以一官见买！”即拂衣而出。寻拜平章事。

邠州节度使韩全义曾居讨伐之任，无功，黄裳奏罢之。刘辟作乱，议者以剑南险固，不宜生事；唯黄裳坚请讨除，宪宗从之。又奏请不以中官为监军，只委高崇文为使。黄裳自经营伐蜀，以至成功，指授崇文，无不悬合。崇文素惮刘彘雍，黄裳使人谓崇文曰：“若不奋命，当以刘雍代之。”由是得崇文之死力。既平辟，宰臣入贺，帝目黄裳曰：“此卿之功也。”后与宪宗语及方镇除授，黄裳奏曰：“德宗自艰难之后，事多姑息。贞元中，每帅守物故，必先命中使伺其军动息，其副贰大将中有物望者，必厚赂近臣以求见用，帝必随其称美而命之，以是因循，方镇罕有特命帅守者。陛下宜熟思贞元故事，

稍以法度整肃诸侯，则天下何忧不治！”宪宗然其言。由是用兵诛蜀、夏之后，不容藩臣蹇傲，克复两河，威令复振，盖黄裳启其衷也。黄裳有经画之才，达于权变，然检身律物，寡廉洁之誉，以是居鼎职不久。二年正月，检校司空，同平章事，兼河中尹、河中晋绛等州节度使。八月，封邠国公。三年九月，卒于河中，年七十一，赠司徒，谥曰宣。

黄裳性雅淡宽恕，心虽从长，口不忤物。始为卿士，女嫁韦执谊，深不为执谊所称；及执谊谴逐，黄裳终保全之，泊死岭表，请归其丧，以办葬事。及是被疾，医人误进其药，疾甚而不怒。然为宰相，除授不分流品，或官以赂迁，时论惜之。

黄裳歿后，贿赂事发。八年四月，御史台奏：“前永乐令吴凭为僧鉴虚受托，与故司空杜黄裳，于故州邠宁节度使高崇文处纳赂四万五千贯，并付黄裳男载，按问引伏。”敕曰：“吴凭曾佐使府，忝履宦途，自宜畏法惜身，岂得为人通货！事关非道，理合惩愆，宜配流昭州。其付杜载钱物，宰辅之任，宠寄实深，致兹货财，不能拒绝，已令按问，悉合征收，贵全始终之恩，俾弘宽大之典。其所取钱物，并宜矜免，杜载等并释放。”

载为太子仆，长庆中，迁太仆少卿、兼御史中丞，充入吐蕃使。

载弟胜，登进士第，大中朝位给事中。胜子廷坚，亦进士擢第。

高郢，字公楚，其先渤海蓀人。九岁通《春秋》，能属文。天宝末，盗据京邑，父伯祥先为好畤尉，抵贼禁，将加极刑。郢时年十五，被发解衣，请代其父，贼党义之，乃俱释。后举进士擢第，应制举，登茂才异行科，授华阴尉。尝以鲁不合用天子礼乐，乃引《公羊传》，著《鲁议》，见称于时，由是授咸

阳尉。

郭子仪节制朔方，辟为掌书记。子仪尝怒从事张晔，奏杀之；郢极言争救，忤子仪旨，奏贬猗氏丞。李怀光节制邠宁，奏为从事，累转副元帅判官、检校礼部郎中。怀光背叛，将归河中，郢言：“西迎大驾，岂非忠乎！”怀光忿而不听。及归镇，又欲悉众而西。时浑瑊军孤，群帅未集，郢与李鄲誓死驻之。属怀光长子瑋候郢，郢乃谕以逆顺曰：“人臣所宜效顺。且自天宝以来阻兵者，今复谁在？况国家自有天命，非独人力。今若恃众西向，自绝于天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安知三军不有奔溃者乎？”李瑋震惧，流泪气索。明年春，郢与都知兵马使吕鸣岳、都虞候张延英同谋间道上表；及受密诏，事泄，二将立死。怀光乃大集将卒，白刃盈庭，引郢诘之。郢挺然抗辞，无所惭隐，愤气感发，观者泪下，怀光惭沮而止。德宗还京，命谏议大夫孔巢父、中人啖守盈赴河中宣慰怀光，授以太保；而怀光怒，激其亲兵诟詈，杀守盈及巢父。巢父之被刃也，委于地，郢就而抚之。乃怀光被诛，马燧辟郢为掌书记。

未几，征拜主客员外，迁刑部郎中，改中书舍人。凡九岁，拜礼部侍郎。时应进士举者，多务朋游，驰逐声名；每岁冬，州府荐送后，唯追奉宴集，罕肄其业。郢性刚正，尤嫉其风，既领职，拒绝请托，虽同列通熟，无敢言者。志在经艺，专考程试。凡掌贡部三岁，进幽独，抑浮华，朋滥之风，翕然一变。拜太常卿。贞元十九年冬，进位银青光禄大夫，守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顺宗即位，转刑部尚书，为韦执谊等所惮。寻罢知政事，以本官判吏部尚书事。明年，出镇华州。

元和元年冬，复拜太常卿，寻除御史大夫。数月，转兵部尚书。逾月，再表乞骸，不许。又上言曰：“臣闻劳生佚老，天理自然，蠕动翮飞，日入皆息。自非贡禹之守经据古，赵喜

之正身匪懈，韩暨之志节高洁，山涛之道德模表，纵过常期，讷为贪冒。其有当仁不让，急病忘身，岂止君命，犹宜身举。臣郢不才，久辱高位，无任由衷沥恳之至。”乃授尚书右仆射致仕。六年七月卒，年七十二。赠太子太保，谥曰贞。

郢性恭慎廉洁，罕与人交游，守官奉法勤恪，掌诰累年，家无制草。或谓之曰：“前辈皆留制集，公焚之何也？”曰：“王言不可存私家。”时人重其慎密。与郑珣瑜并命拜相；未几，德宗升遐。时同在相位，杜佑以宿旧居上，而韦执谊由朋党专柄。顺宗风恙方甚，枢机不宣，而王叔文以翰林学士兼户部侍郎，充度支副使。是时政事，王叔文谋议，王伾通导，李忠言宣下，韦执谊奉行。珣瑜自受命，忧形颜色，至是以势不可夺，因称疾不起。郢则因循，竟无所发，以至于罢。物论定此为优劣焉。子定嗣。

定，幼聪警绝伦，年七岁时，读《尚书·汤誓》，问郢曰：“奈何以臣伐君？”郢曰：“应天顺人，不为非道。”又问曰：“用命赏于祖，不用命戮于社，是顺人乎？”父不能对。仕至京兆参军。小字董二，人以幼慧，多以字称之。尤精《王氏易》，尝为《易图》，合入出以画八卦，上圆下方，合则重，转则演，七转而六十四卦六甲八节备焉。著《易外传》二十二卷。

杜佑，字君卿，京兆万年人。曾祖行敏，荆、益二州都督府长史、南阳郡公。祖恂，右司员外郎、详正学士。父希望，历鸿胪卿、恆州刺史、西河太守，赠右仆射。佑以廕入仕，补济南郡参军、剡县丞。时润州刺史韦元甫尝受恩于希望，佑谒见，元甫未之知，以故人子待之。他日，元甫视事，有疑狱不能决。佑时在旁，元甫试讯于佑；佑口对响应，皆得其要。元甫奇之，乃奏为司法参军。元甫为浙西观察、淮南节度，皆辟为从事，深所委信。累官至检校主客员外郎，入为工部郎中，

充江西青苗使，转抚州刺史。改御史中丞，充容管经略使。杨炎入相，征入朝，历工部、金部二郎中，并充水陆转运使，改度支郎中，兼和籴等使。时方军兴，馈运之务，悉委于佑；迁户部侍郎、判度支。为卢杞所恶，出为苏州刺史。佑母在，杞以苏州忧阙授之。佑不行，俄换饶州刺史。未几，兼御史大夫，充岭南节度使。时德宗在兴元。朝廷故事，执政往往遗脱；旧岭南节度，常兼五管经略使，佑独不兼。故五管不属岭南，自佑始也。

贞元三年，征为尚书左丞，又出为陕州观察使，迁检校礼部尚书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充淮南节度使。丁母忧，特诏起复，累转刑部尚书、检校右仆射。十六年，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卒，其子愔为三军所立，诏佑以淮南节制检校左仆射、同平章事，兼徐泗节度使，委以讨伐。佑乃大具舟舰，遣将孟准先当之。准渡淮而败，佑杖之，固境不敢进。及诏以徐州授愔，而加佑兼濠、泗等州观察使。在扬州开设营垒三十余所，土马修葺。然于宾僚间依阿无制，判官南宫儁、李亚、郑元均争权，颇紊军政，德宗知之，并窜于岭外。

十九年入朝，拜检校司空、同平章事，充太清宫使。德宗崩，佑摄冢宰，寻进位检校司徒，充度支盐铁等使，依前平章事。旋又加弘文馆大学士。时王叔文为副使，佑虽总统，而权归叔文。叔文败，又奏李巽为副使，颇有所立。顺宗崩，佑复摄冢宰，寻让金谷之务，引李巽自代。先是，度支以制用惜费，渐权百司之职，广署吏员，繁而难理；佑始奏营缮归之将作，木炭归之司农，染练归之少府，纲条颇整，公议多之，朝廷允其议。

元和元年，册拜司徒、同平章事，封岐国公。时河西党项潜导吐蕃入寇，边将邀功，亟请击之。佑上疏论之曰：

臣伏见党项与西戎潜通，屡有降人指陈事迹，而公卿廷议，以为诚当谨兵戎，备侵轶，益发甲卒，邀其寇暴。此盖未达事机，匹夫之常论也。

夫蛮夷猾夏，唐虞已然。周宣中兴，猘狁为害，但命南仲往城朔方，追之太原，及境而止，诚不欲弊中国而怒远夷也。秦平六国，恃其兵力，北筑长城，以拒匈奴；西逐诸羌，出于塞外。劳力扰人，结怨阶乱，中国未静，白徒竞起，海内云扰，实生谪戍。汉武因文、景之富，命将兴师，遂至户口减半，竟下哀痛之诏罢田轮台。前史书之，尚嘉其先迷而后复。盖圣王之理天下也，唯务绥静蒸人，西至流沙，东渐于海，在南与北，亦存声教。不以远物为珍，匪求遐方之贡，岂疲内而事外，终得少而失多。故前代纳忠之臣，并有匡君之议。淮南王请息师于闽越，贾捐之愿弃地于珠崖，安危利害，高悬前史。

昔冯奉世矫汉帝之诏，击莎车，传其王首于京师，威震西域。宣帝大悦，议加爵土之赏。萧望之独以为矫制违命，虽有功效，不可为法；恐后之奉使者争逐发兵，为国家生事，述理明白，其言遂行。国家自天后已来，突厥默啜兵强气勇，屡寇边城，为害颇甚。开元初，边将郝灵佺亲捕斩之，传首阙下，自以为功，代莫与二，坐望荣宠。宋璟为相，虑武臣邀功，为国生事，止授以郎将。由是讫开元之盛，无人复议开边，中国遂宁，外夷亦静。此皆成败可征，鉴戒非远。

且党项小蕃，杂处中国，本怀我德，当示抚绥。间者边将非廉，亟有侵刻，或利其善马，或取其子女，便贿方物，征发役徒。劳苦既多，叛亡遂起，或与北狄通使，或与西戎寇边，有为使然，固当惩革。《传》曰：“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”《管子》曰：“国家无使勇猛者为边境。”此诚圣哲识微知著之远略也。今戎丑方强，边备未实，诚宜慎择良将，诚之完

葺，使保诚信，绝其求取，用示怀柔。来则惩御，去则谨备，自然怀柔，革其奸谋，何必遽图兴师，坐致劳费！

陛下上圣君人，覆育群类，动必师古，谋无不臧。伏望坚保永图，置兵衽席，天下幸甚！臣识昧经纶，学惭博究，窃鼎铉之宠任，为朝廷之老臣，恩深莫伦，志恳思报，臧否备阅，乌莛上陈，有渎旒宸，伏深惶悚。

上深嘉纳。

岁余，请致仕，诏不许，但令三五日一入中书，平章政事。每入奏事，宪宗优礼之；不名，常呼司徒。佑城南樊川有佳林亭，卉木幽邃，佑每与公卿宴集其间，广陈妓乐。诸子咸居朝列，当时贵盛，莫之与比。元和七年，被疾，六月，复乞骸骨。表四上，情理切至，宪宗不获已，许之。诏曰：

宣力济时，为臣之懿躅；辞荣告老，行己之高风。况乎任重公台，义深翼赞，秉冲让之志，坚金石之诚。敦谕既勤，所执弥固，则当遂其衷恳，进以崇名；尚齿优贤，斯王化之本也。

金紫光禄大夫、守司徒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兼充弘文馆大学士、太清宫使、上柱国、岐国公、食邑三千户杜佑，岩廊上才，邦国茂器；蕴经通之识，履温厚之姿，宽裕本乎性情，谋猷彰乎事业。博闻强学，知历代沿革之宜；为政惠人，审群黎利病之要。由是再司邦用，累历藩方，出总戎麾，入和鼎实，聿膺重寄，历事先朝，左右朕躬，夙夜不懈。命以诏册，登之上公，肃恭在廷，华发承弁。兹可谓国之元老，人之具瞻者也。

朕缵承丕业，思弘景化，选劳求旧，期致时邕，方伸引翼之仪，遽抗悬车之请。而又固辞年疾，乞就休闲，已而复来，星馆屡变，有不可抑，良用耿然。永惟古先哲王，君臣之际，臣有耆艾以求其退，君有优赐以徇其情；乃辍邓禹敷教之功，仍增王祥辅导之秩，俾养浩然之气，安于敬止之乡，庶乎怡神

葆和，永绥福履。仍加阶级，以厚宠章，可光禄大夫、守太保致仕，宜朝朔望。

是日，上遣中使就佑第赐绢五百匹、钱五百千。其年十一月薨，寿七十八，废朝三日，册赠太傅，谥曰安简。

佑性敦厚强力，尤精吏职，虽外示宽和，而持身有术。为政弘易，不尚皁察，掌计治民，物便而济，馭戎应变，即非所长。性嗜学，该涉古今，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。初开元末，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，取《周礼》六官所职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，号曰《政典》大为时贤称赏；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。佑得其书，寻味厥旨，以为条目未尽，因而广之，加以开元礼、乐，书成二百卷，号曰《通典》。贞元十七年，自淮南使人诣阙献之，曰：

臣闻太上立德，不可庶几；其次立功，遂行当代；其次立言，见志后学。由是往哲递相祖述，将施有政，用义邦家。臣本以门资，幼登官序，仕非游艺，才不逮人，徒怀自强，颇玩坟籍。虽履历叨幸，或职剧务殷，窃惜光阴，未尝轻废。夫《孝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周易》、《三传》皆父子君臣之要道；十伦五教之宏纲，如日月之下临，天地之大德，百王是式，终古攸遵。然多记言，罕存法制；愚管窥测，莫达高深，辄肆荒唐，诚为亿度。每念懵学，莫探政经，略观历代众贤著论，多陈紊失之弊，或阙匡拯之方。臣既庸浅，宁详损益，未原其始，莫暢其终。尚赖周氏典礼，秦皇荡灭不尽，纵有繁杂，且用准绳。至于往昔是非，可为来今龟镜，布在方册，亦粗研寻。自顷纘修，年逾三纪，识寡思拙，心昧辞芜。图籍实多，事目非少，将事功毕，罔愧乖疏，固不足发挥大猷，但竭愚尽虑而已。书凡九门，计贰百卷，不敢不具上献，庶明鄙志所之，尘渎圣聪，兢惶无措。

优诏嘉之，命藏书府。其书大传于时，礼乐刑政之源，千载如指诸掌，大为士君子所称。

佑性勤而无倦，虽位极将相，手不释卷。质明视事，接对宾客，夜则灯下读书，孜孜不怠。与宾佐谈论，人惮其辩而伏其博，设有疑误，亦能质正。始终言行，无所玷缺，唯在淮南时，妻梁氏亡后，升嬖妾李氏为正室，封密国夫人，亲族子弟言之不从，时论非之。

三子，师损嗣，位终司农少卿。

式方，字考元。以廕授扬府参军，转常州晋陵尉。浙西观察使王纬辟为从事，入为太子通事舍人，改太常寺主簿。明练钟律，有所考定，深为高郢所赏。时父作镇扬州，家财钜万，甲第在安仁里，杜城有别墅，亭馆林池，为城南之最。昆仲皆在朝廷，与时贤游从，乐而有节。既而佑入中书，出为昭应令。丁父忧，服阕，迁司农少卿，赐金紫，加正议大夫、太仆卿。时少子忬选尚公主，式方以右戚移病不视事。久之，穆宗即位，转兼御史中丞，充桂管观察都防御使。长庆二年三月，卒于位，赠礼部尚书。

式方性孝友，弟兄尤睦。季弟从郁，少多疾病，式方每躬自煎调，药膳水饮，非经式方之手，不入于口。及从郁夭丧，终年号泣，殆不胜情，士友多之。

子恇、慤、忬、恂。恇嗣，富平尉；慤，兴平尉。

忬，以廕三迁太子司议郎。元和九年，选尚公主，召见于麟德殿。寻尚岐阳公主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、殿中少监、驸马都尉。岐阳，宪宗长女，郭妃之所生。

自顷选尚，多于贵戚，或武臣节将之家。于时翰林学士独孤郁，权德舆之女婿，时德舆作相，郁避嫌辞内职。上颇重学士，不获已许之，且叹德舆有佳婿，遂令宰臣于卿士家选尚文

雅之士可居清列者。初于文学后进中选择，皆辞疾不应，唯惊愿焉。累迁至司农卿。太和六年，转京兆尹。七年，检校刑部尚书，出为凤翔尹、凤翔陇右节度。丁内艰，八年，起复授忠武军节度使、陈许蔡观察等使，就加兵部尚书。开成初，入为工部尚书、判度支。属岐阳公主薨，久而未谢。文宗怪之，问左右。户部侍郎李珣对曰：“近日驸马为公主服斩衰三年，所以士族之家不愿为国戚者，半为此也。杜忬未谢，拘此服纪也。”上愕然曰：“予初不知。”乃诏曰：“制服轻重，必由典礼。如闻往者驸马为公主服三年，缘情之义，殊非故实，违经之制，今乃闻知。宜令行杖周，永为通制。”三年，改户部尚书，兼判户部度支事。会昌中，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寻加左仆射。

大中初，出镇西川，降先没吐蕃维州。州即古西戎地也，其地南界江阳，岷山连岭而西，不知其极；北望陇山，积雪如玉；东望成都，若在井底。地接石纽山，夏禹生于石纽山是也。其州在岷山之孤峰，三面临江。天宝后，河、陇继陷，惟此州在焉。吐蕃利其险要，二十年间，设计得之，遂据其城，因号曰“无忧城”，吐蕃由是不虞邛、蜀之兵。先是，李德裕镇西川，维州吐蕃首领悉怛谋以城来降，德裕奏之；执政者与德裕不协，遽勒还其城。至是复收之，亦不因兵刃，乃人情所归也。俄复入相，加司空，继加司徒，历镇重藩。至是加太傅、邠国公。忬无他才，常延接寒素，甘食窃位而已。

从郁，以廕贞元末再迁太子司议郎。元和初，转左补阙。谏官崔群、韦贯之、独孤郁等以从郁宰相子，不合为谏官，乃降授左拾遗。群等复执曰：“拾遗之与补阙，虽资品有殊，皆名谏列。父为宰相，子为谏官，若政有得失，不可使子论父。”乃改为秘书丞，终驾部员外郎。

子牧、顓，俱登进士第。顓后病目而卒。

牧，字牧之，既以进士擢第，又制举登乙第，解褐弘文馆校书郎，试左武卫兵曹参军。沈传师廉察江西宣州，辟牧为从事、试大理评事。又为淮南节度推官、监察御史里行，转掌书记。俄真拜监察御史，分司东都，以弟顓病目弃官。授宣州团练判官、殿中侍御史、内供奉。迁左补阙、史馆修撰，转膳部、比部员外郎，并兼史职。出牧黄、池、睦三郡，复迁司勋员外郎、史馆修撰，转吏部员外郎。又以弟病免归。授湖州刺史，入拜考功郎中、知制诰，岁中迁中书舍人。牧好读书，工诗为文，尝自负经纬才略。武宗朝诛昆夷、鲜卑，牧上宰相书论兵事，言“胡戎入寇，在秋冬之间，盛夏无备，宜五月中击胡为便”。李德裕称之。注曹公所定《孙武十三篇》行于代。

牧从兄怵隆盛于时，牧居下位，心常不乐。将及知命，得病，自为墓志、祭文。又尝梦人告曰：“尔改名毕。”逾月，奴自家来，告曰：“炊将熟而甑裂。”牧曰：“皆不祥也。”俄又梦书行纸曰：“皎皎白驹，在彼空谷。”寤寢而叹曰：“此过隙也。吾生于角，徵还于角，为第八宫，吾之甚厄也。予自湖守迁舍人，木还角，足矣。”其年，以疾终于安仁里，年五十。有集二十卷，曰《杜氏樊川集》行于代。子德祥，官至丞郎。

史臣曰：黄裳以道致君，持诚奉主；辨怀光之诈，罢全义之征。讨贼辟之凶，举无遗算；葬执谊之枢，岂曰不仁。郢天纵之性，总卯之年，代父命于临刑，孝也；怀光之乱，王人被伤，抚巢父于贼庭，义也；抑浮滥之流，考艺文之士，尽搜幽滞，大变时风，正也；保止足之名，辞荣辱之路，高避世利，遐躅昔贤，智也。忠孝全矣，仁智备矣！此二子者，皆临大节而不可夺也。佑承廕入仕，谏狱受知，博古该今，输忠效用；

位居极品，荣逮子孙，操修之报，不亦宜哉！及其宾僚紊法，嬖妾受封，事重因循，难乎语于正矣！牧之文章，忤之长厚，能否既异，才位不伦，命矣夫！

赞曰：贞公壮节，临难奋发。言行无玷，斯为明哲。戡乱阜俗，时泰位隆。国之名臣，郑公、岐公。

## 列传第九十八

裴埒 李吉甫 李藩 权德舆 子璩

裴埒字，弘中，河东闻喜人。垂拱中宰相居道七代孙。埒弱冠举进士。贞元中，制举贤良极谏，对策第一，授美原县尉。秩满，藩府交辟，皆不就。拜监察御史，转殿中侍御史、尚书礼部考功二员外郎。时吏部侍郎郑珣瑜请埒考词判，埒守正不受请托，考核皆务才实。

元和初，召入翰林为学士，转考功郎中、知制诰，寻迁中书舍人。李吉甫自翰林承旨拜平章事，诏将下之夕，感出涕。谓埒曰：“吉甫自尚书郎流落远地，十余年方归，便入禁署，今才满岁，后进人物，罕所接识。宰相之职，宜选擢贤俊，今则懵然莫知能否。卿多精鉴，今之才杰，为我言之。”埒取笔疏其名氏，得三十余人。数月之内，选用略尽，当时翕然称吉甫有得人之称。三年，诏举贤良，时有皇甫湜对策，其言激切；牛僧孺、李宗闵亦苦诋时政。考官杨于陵、韦贯之升三子之策皆上第，埒居中覆视，无所同异。及为贵幸泣诉，请罪于上，宪宗不得已，出于陵、贯之官，罢埒翰林学士，除户部侍郎。然宪宗知埒好直，信任弥厚。

其年秋，李吉甫出镇淮南，遂以埒代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明年，加集贤院大学士、监修国史。埒奏：“集贤御书院，请准《六典》，登朝官五品已上为学士，六品已下为直学士；自非登朝官，不问品秩，并为校理；其余名目一切勒停。史馆请登朝官入馆者，并为修撰；非登朝官，并为直史馆。仍永为常

式。”皆从之。

元和五年，中风病。宪宗甚嗟惜，中使旁午致问，至于药膳进退，皆令疏陈。疾益痼，罢为兵部尚书，仍进阶银青。明年，改太子宾客。卒，废朝，赠礼有加，赠太子少傅。

初，垠在翰林承旨，属宪宗初平吴、蜀，励精思理，机密之务，一以关垠。垠小心敬慎，甚称中旨。及作相之后，恳请旌别淑慝，杜绝蹊径，齐整法度，考课吏理，皆蒙垂意听纳。吐突承璀自春官侍宪宗，恩顾莫二。承璀承间欲有所关说，宪宗惮垠，诚勿复言，在禁中常以官呼垠而不名。杨于陵为岭南节度使，与监军许遂振不和，遂振诬奏于陵，宪宗令追与慢官。垠曰：“以遂振故罪一藩臣，不可。”请授吏部侍郎。严绶在太原，其政事一出监军李辅光，绶但拱手而已，垠具奏其事，请以李鄴代之。

王士真死，其子承宗以河北故事请代父为帅。宪宗意速于太平，且频荡寇孽，谓其地可取。吐突承璀恃恩，谋挠垠权，遂伺君意，请自征讨。卢从史阴苞逆节，内与承宗相结约，而外请兴师，以图厚利。垠一一陈其不可，且言：“武俊有大功于朝，前授李师道而后夺承宗，是赏罚不一，无以沮劝天下。”逗留半岁，宪宗不决，承璀之策竟行。及师临贼境，从史果携贰，承璀数督战，从史益骄傲反覆，官军病之。时王师久暴露无功，上意亦怠。

后从史遣其衙门将王翊元入奏，垠延与语，微动其心，且喻以为臣之节，翊元因吐诚言从史恶稔可图之状。垠遣再往，比复还，遂得其大将乌重胤等要领。垠因从容启言：“从史暴戾，有无君之心。今闻其视承璀如婴孩，往来神策壁垒间，益自恃不严，是天亡之时也。若不因其机而致之，后虽兴师，未可以岁月破也。”宪宗初愕然，熟思其计，方许之。垠因请密

其谋，宪宗曰：“此唯李绛、梁守谦知之。”时绛承旨翰林，守谦掌密命。后承璀竟擒从史，平上党，其年秋班师。垧以“承璀首唱用兵，今还无功，陛下纵念旧劳，不能加显戮，亦请贬黜以谢天下”。遂罢承璀兵柄。

先是，天下百姓输赋于州府：一曰上供，二曰送使，三曰留州。建中初定两税，时货重钱轻；是后货轻钱重，齐人所出，固已倍其初征。而其留州送使，所在长吏又降省估使就实估，以自封殖而重赋于人。及垧为相，奏请：“天下留州、送使物，一切令依省估。其所在观察使，仍以其所莅之郡租赋自给；若不足，然后征于支郡。”其诸州送使额，悉变为上供，故江淮稍息肩。

垧虽年少，骤居相位，而器局峻整，有法度，虽大僚前辈，其造请不敢干以私。谏官言时政得失，旧事，操权者多不悦其举职。垧在中书，有独孤郁、李正辞、严休复自拾遗转补阙，及参谢之际，垧廷语之曰：“独孤与李二补阙，孜孜献纳，今之迁转，可谓酬劳愧矣。严补阙官业，或异于斯，昨者进拟，不无疑缓。”休复悚恧而退。垧在翰林，举李绛、崔群同掌密命；及在相位，用韦贯之、裴度知制诰，擢李夷简为御史中丞，其后继踵入相，咸著名迹。其余量材赋职，皆叶人望，选任之精，前后莫及。议者谓垧作相，才与时会，知无不为，于时朝无幸人，百度浸理；而再周遘疾，以至休谢，公论惜之。

李吉甫，字弘宪，赵郡人。父栖筠，代宗朝为御史大夫，名重于时，国史有传。吉甫少好学，能属文。年二十七，为太常博士，该洽多闻，尤精国朝故实，沿革折衷，时多称之。迁屯田员外郎，博士如故，改驾部员外。宰臣李泌、窦参推重其才，待遇颇厚。及陆贽为相，出为明州员外长史；久之遇赦，起为忠州刺史。时贽已谪在忠州，议者谓吉甫必惺憾于贽，重

构其罪；及吉甫到部，与贄甚欢，未尝以宿嫌介意。六年不徙官，以疾罢免。寻授柳州刺史，迁饶州。先是，州城以频丧四牧，废而不居，物怪变异，郡人信验；吉甫至，发城门管钥，剪荆榛而居之，后人乃安。

宪宗嗣位，征拜考功郎中、知制诰。既至阙下，旋召入翰林为学士，转中书舍人，赐紫。宪宗初即位，中书小吏滑涣与知枢密中使刘光琦暱善，颇窃朝权，吉甫请去之。刘辟反，帝命诛讨之；计未决，吉甫密赞其谋，兼请广征江淮之师，由三峡路入，以分蜀寇之力。事皆允从，由是甚见亲信。二年春，杜黄裳出镇，擢吉甫为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吉甫性聪敏，详练物务，自员外郎出官，留滞江淮十五余年，备详闾里疾苦。及是为相，患方镇贪恣，乃上言使属郡刺史得自为政。叙进群材，甚有美称。

三年秋，裴均为仆射、判度支，交结权幸，欲求宰相。先是，制策试直言极谏科，其中有讥刺时政，忤犯权幸者，因此均党扬言皆执政教指，冀以摇动吉甫，赖谏官李约、独孤郁、李正辞、萧俛密疏陈奏，帝意乃解。吉甫早岁知奖羊士谔，擢为监察御史；又司封员外郎吕温有词艺，吉甫亦眷接之。窦群亦与羊、吕善。群初拜御史中丞，奏请士谔为侍御史，温为郎中、知杂事。吉甫怒其不先关白，而所请又有超资者，持之数日不行，因而有隙。群遂伺得日者陈克明出入吉甫家，密捕以闻；宪宗诘之，无奸状。吉甫以裴垪久在翰林，宪宗亲信，必当大用，遂密荐垪代己，因自图出镇。其年九月，拜检校兵部尚书，兼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，充淮南节度使，上御通化门楼饯之。在扬州，每有朝廷得失，军国利害，皆密疏论列。又于高邮县筑堤为塘，溉田数千顷，人受其惠。

五年冬，裴垪病免。明年正月，授吉甫金紫光禄大夫、中

书侍郎、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、监修国史、上柱国、赵国公。及再入相，请减省职员并诸色出身胥吏等，及量定中外官俸料，时以为当。京城诸僧有以庄碁免税者，吉甫奏曰：“钱米所征，素有定额，宽缁徒有余之力，配贫下无告之民，必不可许。”宪宗乃止。又请归普润军于泾原。

七年，京兆尹元义方奏：“永昌公主准礼令起祠堂，请其制度。”初，贞元中，义阳、义章二公主咸于墓所造祠堂一百二十间，费钱数万；及永昌之制，上令义方减旧制之半。吉甫奏曰：“伏以永昌公主，稚年夭枉，举代同悲，况于圣情，固所钟念。然陛下犹减制造之半，示折衷之规，昭俭训人，实越今古。臣以祠堂之设，礼典无文，德宗皇帝恩出一时，事因习俗，当时人间无窃议。昔汉章帝时，欲为光武原陵、明帝显节陵，各起邑屋，东平王苍上疏言其不可。——东平王即光武之爱子，明帝之爱弟。贤王之心，岂惜费于父兄哉！诚以非礼之事，人君所当慎也。今者，依义阳公主起祠堂，臣恐不如量置墓户，以充守奉。”翌日，上谓吉甫曰：“卿昨所奏罢祠堂事，深愜朕心。朕初疑其冗费，缘未知故实，是以量减。览卿所陈，方知无据。然朕不欲破二十户百姓，当拣官户委之。”吉甫拜贺。上曰：“卿，此岂是难事！有关朕身，不便于时者，苟闻之则改，此岂足多耶！卿但勤匡正，无谓朕不能行也。”

七年七月，上御延英，顾谓吉甫曰：“朕近日畋游悉废，唯喜读书。昨于《代宗实录》中，见其时纲纪未振，朝廷多事，亦有所鉴诫。向后见卿先人事迹，深可嘉叹。”吉甫降阶跪奏曰：“臣先父伏事代宗，尽心尽节，迫于流运，不待圣时，臣之血诚，常所追恨。陛下耽悦文史，听览日新，见臣先父忠于前朝，著在实录，今日特赐褒扬，先父虽在九泉，如睹白日。“因俯伏流涕，上慰谕之。

八年十月，上御延英殿，问时政记何事。时吉甫监修国史，先对曰：“是宰相记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实录也。古者，右史记言，今起居舍人是；左史记事，今起居郎是。永徽中，宰相姚璩监修国史，虑造膝之言，或不可闻，因请随奏对而记于仗下，以授于史官，今时政记是也。”上曰：“间或不修，何也？”曰：“面奉德音，未及施行，总谓机密，故不可书以送史官；其间有谋议出于臣下者，又不可自书以付史官；及已行者，制令昭然，天下皆得闻知，即史官之记，不待书以授也。且臣观时政记者，姚璩修之于长寿，及璩罢而事寝；贾耽、齐抗修之于贞元，及耽、抗罢而事废。然则关时政化者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谓之良史也。”

是月，回纥部落南过碛，取西城柳谷路讨吐蕃。西城防御使周怀义表至，朝廷大恐，以为回纥声言讨吐蕃，意是入寇。吉甫奏曰：“回纥入寇，且当渐绝和事，不应便来犯边，但须设备，不足为虑。”因请自夏州至天德，复置废馆一十一所，以通缓急。又请发夏州骑士五百人，营于经略故城，应援驿使，兼护党项。九年，请于经略故城置宥州。六胡州以在灵盐界，开元中废六州。曰：“国家旧置宥州，以宽宥为名，领诸降户。天宝末，宥州寄理于经略军，盖以地居其中，可以总统蕃部，北以应接天德，南援夏州。今经略遥隶灵武，又不置军镇，非旧制也。”宪宗从其奏，复置宥州，诏曰：“天宝中宥州寄理于经略军，宝应已来，因循遂废。由是昆夷屡扰，党项靡依，蕃部之人，抚怀莫及。朕方弘远略，思复旧规，宜于经略军置宥州，仍为上州，于郭下置延恩县，为上县，属夏绥银观察使。

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卒，其子元济请袭父位。吉甫以为淮西内地，不同河朔，且四境无党援，国家常宿数十万兵以为守御，宜因时而取之。颇叶上旨，始为经度淮西之谋。

元和九年冬，暴病卒，年五十七。宪宗伤悼久之，遣中使临吊；常赠之外，内出绢五百匹以恤其家，再赠司空。吉甫初为相，颇洽时情，及淮南再征，中外延望风采。秉政之后，视听时有所蔽，人心疑惮之。时负公望者虑为吉甫所忌，多避畏。宪宗潜知其事，未周岁，遂擢用李绛，大与绛不协；而绛性刚评，讦于上前，互有争论，人多直绛。然性畏慎，虽其不悦者，亦无所伤。服物食味，必极珍美，而不殖财产，京师一宅之外，无他第墅，公论以此重之。有司谥曰敬宪；及会议，度支郎中张仲方驳之，以为太优。宪宗怒，贬仲方，赐吉甫谥曰忠懿。

吉甫尝讨论《易象》异义，附于一行集注之下；及缀录东汉、魏、晋、周、隋故事，论其成败损益大端，目为《六代略》，凡三十卷。分天下诸镇，纪其山川险易故事，各写其图于篇首，为五十四卷，号为《元和郡国图》。又与史官等录当时户赋兵籍，号为《国计簿》。凡十卷。纂《六典》诸职为《百司举要》一卷。皆奏上之，行于代。子德修、德裕。

李藩，字叔翰，赵郡人。曾祖至远，天后时李昭德荐为天官侍郎，不诣昭德谢恩，时昭德怒，奏黜为壁州刺史。祖畬，开元时为考功郎中，事母孝谨，母卒，不胜丧死。至远、畬皆以志行名重一时。父承，为湖南观察使，亦有名。

藩少恬淡修检，雅容仪，好学。父卒，家富于财，亲族吊者，有挈去不禁，愈务散施，不数年而贫。年四十余未仕，读书扬州，困于自给，妻子怨尤之，晏如也。杜亚居守东都，以故人子署为从事。洛中盗发，有诬牙将令狐运者，亚信之，拷掠竟罪。藩知其冤，争之不从，遂辞出。后获真盗宋瞿昙，藩益知名。

张建封在徐州，辟为从事，居幕中，谦谦未尝论细微。杜兼为濠州刺史，带使职，建封病革，兼疾驱到府，阴有冀望。

籓与同列省建封，出而泣语兼曰：“仆射公奄忽如此，公宜在州防遏，今弃州此来，欲何也？宜疾去！不若此，当奏闻。”兼错愕不虞，遂径归。建封死，兼悔所志不就，怨籓甚。既归扬州，兼因诬奏籓建封死时摇动军中。德宗大怒，密诏杜佑杀之。佑素重籓，怀诏旬日不忍发，因引籓论释氏，曰：“因报之事，信有之否？”籓曰：“信然。”曰：“审如此，君宜遇事无恐。”因出诏。籓览之，无动色，曰：“某与兼信为报也。”佑曰：“慎勿出口，吾已密论，持百口保君矣。”德宗得佑解，怒不释，亟追籓赴阙。及召见，望其仪形，曰：“此岂作恶事人耶！”乃释然，除秘书郎。

王绍持权，邀籓一相见即用，终不就。王仲舒、韦成季、吕洞辈为郎官，朋党辉赫，日会聚歌酒，慕籓名，强致同会，籓不得已一至。仲舒辈好为讹语俳戏，后召籓，坚不去，曰：“吾与仲舒辈终日，不晓所与言何也。”后果败。迁主客员外郎，寻换右司。时顺宗册广陵王淳为皇太子，兵部尚书王纯请改名绍，时议非之，皆云：“皇太子亦人臣也，东宫之臣改之宜也，非其属而改之，谄也。如纯辈岂为以礼事上耶！”籓谓人曰：“历代故事，皆自不识大体之臣而失之，因不可复正，无足怪也。”及太子即位，宪宗是也。宰相改郡县名以避上名，唯监察御史韦淳不改。既而有诏以陆淳为给事中，改名质；淳不得已改名贯之，议者嘉之。

籓寻改吏部员外郎。元和初，迁吏部郎中，掌曹事，为使所蔽，滥用官阙，黜为著作郎。转国子司业，迁给事中。制敕有不可，遂于黄敕后批之。吏曰：“宜别连白纸。”籓曰：“别以白纸，是文状，岂曰批敕耶！”裴垍言于帝，以为有宰相器，属郑絪罢免，遂拜籓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籓性忠荃，事无不言，上重之，以为无隐。

四年冬，顾谓宰臣曰：“前代帝王理天下，或家给人足，或国贫下困，其故何也？”籓对曰：“古人云：‘俭以足用。盖足用系于俭约。诚使人君不贵珠玉，唯务耕桑，则人无淫巧，俗自敦本，百姓既足，君孰与不足！自然帑藏充羨，稼穡丰登。若人君竭民力，贵异物，上行下效，风俗日奢，去本务末，衣食益乏，则百姓不足！君孰与足！自然国贫家困，盗贼乘隙而作矣！今陛下永鉴前古，思跻富庶，躬尚勤俭，自当理平。伏愿以知之为非艰，保之为急务，宫室舆马，衣服器玩，必务损之又损，示人变风，则天下幸甚。”帝曰：“俭约之事，是我诚心；贫富之由，如卿所说。唯当上下相勸，以保此道，似有逾滥，极言箴规，此固深期于卿等也。”籓等拜贺而退。

帝又问曰：“禳灾祈福之说，其事信否？”籓对曰：“臣窃观自古圣达，皆不祷祠。故楚昭王有疾，卜者谓河为祟，昭王以河不在楚，非所获罪，孔子以为知天道。仲尼病，子路请祷，仲尼以为神道助顺，系于所行，己既全德，无愧屋漏。故答子路云：‘丘之祷久矣。’《书》云：‘惠迪吉，从逆凶。言顺道则吉，从逆则凶。《诗》云：‘自求多福。’则祸福之来，咸应行事，若苟为非道，则何福可求？是以汉文帝每有祭祀，使有司敬而不祈，其见超然，可谓盛德。若使神明无知，则安能降福；必其有知，则私己求媚之事，君子尚不可悦也，况于明神乎！由此言之，则履信思顺，自天祐之，苟异于此，实难致福。故尧、舜之德，唯在修己以安百姓。管仲云：‘义于人者和于神。’盖以人为神主，故但务安人而已。虢公求神，以致危亡，王莽妄祈，以速汉兵，古今明诫，书传所纪。伏望陛下每以汉文、孔子之意为准，则百福具臻。”帝深嘉之。

时河东节度使王锬用钱数千万赂遗权幸，求兼宰相。籓与权德舆在中书，有密旨曰：“王锬可兼宰相，宜即拟来。”籓

遂以笔涂“兼相”字，却奏上云：“不可。”德舆失色曰：“纵不可，宜别作奏，岂可以笔涂诏耶！”曰：“势迫矣！出今日，便不可止。日又暮，何暇别作奏！”事果寝。李吉甫自扬州再入相，数日，罢籓为詹事。后数月，上思籓，召对，复有所论列。元和六年，出为华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。未行卒，年五十八，赠户部尚书。籓为相材能不及裴垪，孤峻颇后韦贯之，然人物清规，亦其流也。

权德舆，字载之，天水略阳人。父皋，字士繇，后秦尚书翼之后。少以进士补贝州临清尉。安禄山以幽州长史充河北按察使，假其才名，表为蓟县尉，署从事。皋阴察禄山有异志，畏其猜虐，不可以洁退，欲潜去，又虑祸及老母。天宝十四年，禄山使皋献戎俘，自京师回，过福昌。福昌尉仲谔，皋从父妹婿也，密以计约之。比至河阳，诈以疾亟召谔，谔至，皋示已暗，瞪谔而瞑。谔乃勉哀而哭，手自含衾，既逸皋而葬其棺，人无知者。从吏以诏书还，皋母初不知，闻皋之死，恸哭伤行路。禄山不疑其诈死，许其母归。皋时微服匿迹，候母于淇门；既得侍其母，乃奉母昼夜南去，及渡江，禄山已反矣。由是名闻天下。淮南采访使高适表皋试大理评事，充判官。属永王璘乱，多劫士大夫以自从，皋惧见迫，又变名易服以免。玄宗在蜀，闻而嘉之，除监察御史。会丁母丧，因家洪州。时南北隔绝，或逾岁不闻诏命。有中使奉宣至洪州，经时未复，过有求取，州县苦之。时有王遘为南昌令，将执按之，因见皋白其事；皋不言，久之，垂涕曰：“方今何由可致一敕使，而遽有此言。”因掩涕而起，遘遽拜谢之。浙西节度使颜真卿表皋为行军司马，诏征为起居舍人，又以疾辞。尝曰：“本自全吾志，岂受此之名耶！”李季卿为江淮黜陟使，奏皋节行，改著作郎，复不起。两京蹂于胡骑，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，知名之士如李华、

柳识兄弟者，皆仰皋之德而友善之。大历三年，卒于家，年四十六。元和中谥曰贞孝。

初，皋卒，韩洄、王定为服朋友之丧，李华为其墓表，以为分天下善恶，一人而已。前赠秘书监，至是因子德舆为相，立家庙。至元和十二年，复赠太子太保。

德舆生四岁，能属诗；七岁居父丧，以孝闻；十五为文数百篇，编为《童蒙集》十卷，名声日大。韩洄黜陟河南，辟为从事，试秘书省校书郎。贞元初，复为江西观察使李兼判官，再迁监察御史。府罢，杜佑、裴胄皆奏请，二表同日至京。德宗雅闻其名，征为太常博士，转左补阙。八年，关东大水，上疏请降诏恤隐，遂命奚陟等四人使。

裴延龄以巧幸判度支，九年，自司农少卿除户部侍郎，仍判度支。德舆上疏曰：

臣伏以爵人于朝，与众共之，况经费之司，安危所系。延龄顷自权判，逮今间岁，不称之声，日甚于初。群情众口，喧于朝市，不敢悉烦圣听，今谨略举所闻。多云以常赋正额支用未尽者，便为剩利，以为己功。又重破官钱买常平先所收市杂物，遂以再给估价，用充别贮利钱。又云边上诸军皆至悬阙，自今春已来，并不支粮。伏以疆场之事，所虞非细，诚圣谟前定，终事切有司。陛下必以延龄孤贞独立，为时所抑，丑正有党，结此流言，何不以新收剩利，征其本末，为分析条奏？又择朝贤信臣，与中使一人巡覆边军，察其资储有无虚实。倘延龄受任已来，精心勤力，每事省约，别收羨余，于正数各有区分，边军储蓄，实犹可支，身自敛怨，为国惜费；自宜更示优奖，以洗群疑，明书厥劳，昭示天下。如或言者非谬，罔上实多，岂以邦国重务，委之非据！臣职在谏曹，合采群议，正拜已来，今已旬日，道路云云，无不言此。岂京师士庶之众，愚

智之多，合而为党，共有仇嫉。陛下亦宜稍回圣鉴，俯察群心。况臣之事君，如子事父；今当圣明不讳之代，若犹爱身隐情，是不忠不孝，莫大之罪。敢沥肝血，伏待刑书。

十年，迁起居舍人。岁中，兼知制诰。转驾部员外郎、司勋郎中，职如旧。迁中书舍人。是时，德宗亲览庶政，重难除授，凡命于朝，多补自御札。始，德舆知制诰，给事有徐岱，舍人有高郢；居数岁，岱卒，郢知礼部贡举，独德舆直禁垣，数旬始归。尝上疏请除两省官，德宗曰：“非不知卿之劳苦，禁掖清切，须得如卿者，所以久难其人。”德舆居西掖八年，其间独掌者数岁。贞元十七年冬，以本官知礼部贡举。来年，真拜侍郎，凡三岁掌贡士，至今号为得人。转户部侍郎。元和初，历兵部、吏部侍郎，坐郎吏误用官阙，改太子宾客，复为兵部侍郎，迁太常卿。

五年冬，宰相裴垕寝疾，德舆拜礼部尚书、平章事，与李藩同作相。河中节度王锬来朝，贵幸多誉锬者，上将加平章事，李藩坚执以为不可。德舆继奏曰：“夫平章事，非序进而得，国朝方镇带宰相者，盖有大忠大勋。大历已来，又有跋扈难制者，不得已而与之。今王锬无大忠勋，又非姑息之时，欲假此名，实恐不可！”上从之。

运粮使董溪、于皋谋盗用官钱，诏流岭南。行至湖外，密令中使皆杀之。他日，德舆上疏曰：

窃以董溪等，当陛下忧山东用兵时，领粮料供军重务，圣心委付，不比寻常；敢负恩私，恣其脏犯，使之万死，不足塞责。弘宽大之典，流窜太轻，陛下合改正罪名，兼责臣等疏略。但诏令已下，四方闻知，不书明刑，有此处分，窃观众情，有所未喻。伏自陛下临御已来，每事以诚，实与天地合德，与四时同符，万方之人，沐浴皇泽。至如于、董所犯，合正典章，

明下诏书，与众同弃，即人各惧法，人各谨身。

臣诚知其罪不容诛，又是已过之事，不合论辩，上烦圣聪。伏以陛下圣德圣姿，度越前古，顷所下一诏，举一事，皆合理本，皆顺人心。伏虑他时更有此比，但要有司穷鞫，审定罪名，或致之极法，或使自尽，罚一劝百，孰不甘心！巍巍圣朝，事体非细，臣每于延英奏对，退思陛下求理之言，生逢盛明，感涕自贺。况以愚滞朴讷，圣鉴所知，伏惟恕臣迂疏，察臣丹恳。

及李吉甫自淮南诏征，未一年，上又继用李绛。时上求理方切，军国无大小，一付中书。吉甫、绛议政颇有异同，或于上前论事，形于言色；其有诣于理者，德舆亦不能为发明，时人以此讥之。竟以循默而罢，复守本官。寻以检校吏部尚书为东都留守，后拜太常卿，改刑部尚书。先是，许孟容、蒋乂等奉诏删定格敕。孟容等寻改他官，乂独成三十卷，表献之，留中不出。德舆请下刑部，与侍郎刘伯刍等考定，复为三十卷奏上。十一年，复以检校吏部尚书出镇兴元。十三年八月，有疾，诏许归阙，道卒，年六十。赠左仆射，谥曰文。

德舆自贞元至元和三十年间，羽仪朝行，性直亮宽恕，动作语言，一无外饰，蕴藉风流，为时称向。于述作特盛，《六经》百氏，游泳渐渍，其文雅正而弘博，王侯将相洎当时名人薨歿，以铭纪为请者什八九，时人以为宗匠焉。尤嗜读书，无寸景暂倦，有文集五十卷，行于代。子璩，中书舍人。

史臣曰：裴垪精鉴默识，举贤任能，启沃帝心，弼谐王道。如崔群、裴度、韦贯之辈，咸登将相，皆垪之荐达。立言立事，知无不为。吉甫该洽典经，详练故实，仗裴垪之抽擢，致朝伦之式序。吉甫知垪之能别髦彦，垪知吉甫之善任贤良，相须而成，不忌不克。叔翰修身慎行，力学承家，批制敕有夕郎之风，涂御书见宰执之器；而乃轻财散施，天爵是期，伟哉，自待之

意也！德輿孝悌力学，髻髻有闻，疏延龄恣行巧佞，论皋谟不书明刑，三十年羽仪朝行，实皋之余庆所钟。此四子者，所谓经纬之臣，又何惭于王佐矣！

赞曰：二李秉钧，信为名臣。甫柔而党，籓俊而纯。裴公鉴裁，朝无屈人。权之藻思，文质彬彬。